新齊諧

新齊諧總目錄

卷一

李通判　蔡書生
南昌士人　會虛舟
鍾孝廉　南山頑石
鄧都知縣　骷髏報仇
骷髏吹氣　趙大將軍剝皮臉怪
狐生員勸人修仙　煞神受枷
張士貴　杜工部
胡求爲鬼魅　江中三太子

田烈婦　鬼着衣受網
阿龍　大樂上人
山西王二　大福未享
觀音堂　常格訴冤
蒲州驢梟　靈璧女借屍還魂
漢高祖弑義帝　地窮宮
獄中石匣
卷二
張元妻　蝴蝶怪
白二官　關東毛人以人爲餌

平陽令　不倒翁
算命先生鬼　鬼借力制凶人
馬盼盼　漢秀才半世女粧
煉丹道士　菜老脫
蘇耽老飲疫神　劉刺史奇夢
趙李二生　山東林秀才
秦中墓道　夏侯惇墓
塞外二事　關神斷獄
紫清烟語　顧堯年
妖道乞魚　屍行訴冤

沐陽洪氏獄　雷公被紿
鬼冒名索祭　鬼畏人拚命
天壳　董賢爲神
三頭人　水鬼帚
羅刹鳥
卷三
烈傑太子　裘秀才
摸龍阿大　水仙殿
火燒鹽船　年子
狐撞鐘　土地神告狀

鄱陽湖黑魚精　鄱陽小神
囊囊　兩神相毆
賭錢神號迷龍　羊骨怪
夜叉偷酒　拔麻煞
瓜棚下二鬼　介溪墳
李半仙　李香君鴈卷
道士取葫蘆　火焚人不當水死
城隍殺鬼不許爲孽
卷四
呂蒙塗臉　鄭細九

替鬼做媒　鬼有三技
鬼多變蒼蠅　嚴秉珍
奉新奇文　智恒僧
三斗漢　蘇南村
葉生妻　七盜案命
陳清恪公　陳聖濤
長鬼被縛　西園女
雷誅營卒　青龍黨
陳州考院　符離楚客
徐氏疫亡　蔣文恪公

獵戶除狐
卷五
城隍替訓妻　文信王
吳三復　影光書樓
波兒象　斧斷狐尾
洗紫河車　石門屍
空心鬼　畫傭屍
鴛嬌　旁觀因果
徐四葬女子　羊踐前緣
鬼神欺人　楚陶

藏魂鎮　老嫗爲妖
署雷公　捉鬼
侍郎異夢　盤古成案
卷六
猪道人　徐先生
秦毛人　貘獸
人同　人蝦
鴨變　員嬴精
陰間中秋　縛山魈
門灸鬼腿　祭雷文

王介眉侍讀　周若虛
葛道人　沈姓妻
爆竹自焚　嗜雉
常熟程生　怪風
孝女　老嫗變狼
義犬附魂　白虹精
冷秋江　釣鬼脫逃
櫻桃鬼　鼠嚙林西仲
卷七
尹文端　霹靂牖

瘟鬼　千年仙鶴

夏太史　石崇老奴

鬼差貪酒　李倬

王將軍妻　仙鶴扛車

紅花洞　大毛人攫女

吳生不歸　狐充觀音

陳姓父幼子壯　吳生手軟

狐祖師　紂之倕嫩將軍

瘟鬼　誤學武松

孝星女身　九夫墳

土地奶奶索詐
卷八
鬼聞鷄鳴則縮　蜈蚣吐丹
雷部三爺　鬼乖乖
鳳凰山崩　黃金甌
蔣廚　曹操稱晚生
武后謝秘先生　冒失鬼
史官詹改命　高相國種蠶
說白話鬼偷雷錘　土地受餓
扎偃尸頰　簸箕龜

命彭薄棺　向狐仙學道
五通神　張奇神
青陽江子　梁武帝四子
呂城無關廟　姚劍仙
黑煞神　吳子雲
禿尾龍　石灰窖雷
徐巨源　九天玄女
項王顯靈　醫肺癰
朱十二　鬼攀日線
死夫賣活妻　惡鬼嚇詐不遂

道士作祟自斃
卷九
木繩頸　掘塚奇報
一目五先生　夢乞兒羹狗
一棺藏十八人　眞龍圖
莆田冤獄　水鬼畏嚣字
狐仙知科舉　鬼爭替身
城隍神酬酒　地藏王接客
治鬼二妙　狐讀時文
何翁傾家　江軼林

異足作俑之報　判官答問
蔣太史　李敏達公扶乩
呂道人驅龍　盤古以前天
卷十
禹王碑吞蛇　黑柱
猴怪　鞭尸
梁朝古冢　獅子大王
綠毛怪　張大帝
紫姑神　魏象山
王莽時蛇冤　牙鬼

妖夢三則　凱明府
羞疾　賢孫者兒
謝經歷　趙文華就情
毀陳友諒廟
卷十一
通判妾　劉貴孫鳳
狐詩　大小縱人
紅衣娘　秀民冊
妓仙　李百年
醫妬　風水客

呂兆熊　張又華
官癖　鏽文局
染坊椎　血兒愁
龍陣風　彭楊記異
冤鬼戲墓碑　奇鬼眼生背上

卷十二

掛刷倉刀　噩雲使者
吾頭豈白斫者　石言
鬼借官銜嫁女　雷祖
鎮江某仲　銀鴿世走歸原主

人熊　繩拉雲
燒狼筋　王老三
擇風水貢禍　飛僵
兩僵尸野合　鬼幕賓
雷震墓妖　夢中破案
馬變魚園變鵝　聾鬼
棺床　砲打蝗蟲
僵尸手執元寶　張飛棺
誤嘗糞　借屍延嗣

關神下乩　遇太歲煞神
歸安魚怪　張憶娘
飛星入南斗　楊妃見夢
曹能始記前生　江南客寓
荆波宛在　馮侍御
藥師父　莊秀才
鵠鵠幽人　僵屍求食
僵屍貪財　宋荔裳
陸夫人　牛頭大王
水定港牡丹　烏臺

見娘堡　鬼糊塗
鬼勢利　鬼相思
鬪神世法鄉試彌封　兩汪士鉉
雷擊土地　張光熊
趙氏再婚　童其澗
鏡山寺僧　江秀才寄語
卷十四
勾魂卒　趙西席
楊四佐領　藍頂妖人
紫化太守　店主還債

許女報奶娘仇　盡
酡人取香火　科場二則
狸稱表兄　陸大司馬墳
鬼受禁　狐鬼入腹
怪詐人父　皂莢下二鬼
中山王　狀元不能拔貢
謹權量　拘忌
奇術　狐仙自縱
高白雲　梁觀察夢應
大胞人　錢文敏公

鬼入人腹　牛僵尸
袁州府署大樹　燧人鑽火樹
鬼怕冷淡　鬼避人
寶蒜叟　借棺爲車
孫伊仲
卷十五
姚端恪公　吳靜
麻林　鶴靜先生
門戶無故自開　袁陵元鶴
土地迎舉人　孫烈婦

小芙　鬼寶塔
棺蓋飛　油瓶烹鬼
無門國　宋生
屍香　儲梅夫府丞
唐配滄　裴文達公
莊生　褐道人
佟觭角　淘氣
糞破邪術　服桂子長生
伊五　諸廷槐
王都司

卷十六
杭大宗　西江水怪
仲能　崔報恩
全姑　奇勇
紅毛國人吐妓　西賈認父
徐步蟾宮　歪嘴先生
鬼衣有補褂痕　孫方伯
賣冬瓜人　柳如是爲厲
捧頭司馬　驅鱉
海中毛人　卞山地陷

鬼逐鬼　柳樹精
摺疊仙　仙人頂門無髮
香虹　閻王升殿
萬佛崖　大力河
卷十七
白骨精　羅殼亭
怪怕講理　婁真人錯捉妖
陳姓婦啖石子　天台縣缸
木姑娘墳　雷誅王三
鉄匣壁虎　圓公爲神

隨園瑣記　廣西鬼師
馬家塹　天厨星
夢中聯句　碧眼鬼
龍舟　清涼老人
徐崖客　虎衛文昌頭
採戰之報　木皂隸
王清本　女化男
井泉童子　射天箭
神科　莊明府
淨禾童子　棺尸求祭

沈椒園
卷十八
陝西茶客　山姑娠
瓜州公子　王白齋尚書
白天德　髑髏乞恩
錫錄　雞卵搪糞
狐丹　處州溺婦
道家有全骨法　批地藏王頰
儒佛兩不收　烏門山事
楊二　吳秉中

土俗異獸　雞脚人
海和尚　一足蛇
方蚌　山和尚
贈紙灰　湯翰林
黑苗洞　空中扯辮
蓬頭鬼　借絲縮人殮
洞庭君留舡　纜將軍失勢
吳二姑娘　石獅求救命
旱魃　蝎怪
蛇王　顧洲爲先師

豆腐架篇　蔣金殿
還我血
卷十九
周世福　韓宗海
徐俞氏　琵琶墳
曹阿狗　錢仲玉
蝦蟆蠱　墩怪
六郎神鬪　返魂香
觀音作別　兒神
玉梅　盧彪

孔林古墓　史閣部降乩
懸頭竿子　陳崇山
忌火日　朱法師
城門面孔　竹葉鬼
驢大爺　熊太太
寃鬼錯認　代州獵戶
金剛作鬧　癩頭香
樹怪　顧信狐仙
白石精　鬼團
東賢寶鑑治狐　乩言

卷二十
移觀音像　山陰風災
謝檀霞　引鬼報冤
靈鬼雨救兄命　木書
滾經臺　菜花三娘子
神和病　鼠食牛
代神判斬　鬼門關
冤魂索命　掃螺螄
周太師驅妖　艮猪
雷打執手　北門貨

泥劉海仙行走　盧雪奇冤
張大令　鏡水
蔡堂官　沈友松
藍姑娘　鼠膽兩頭
西海祠神　猢猻洒
張秀才　周將軍墓
卷二十二
婆羅二道人　蛆合草
蔡京後身　天鎮縣碑
憧轎郎君　揚笠湖救難

浪得御身輕	江都縣令
執虎耳	十八難頭
三姑娘	搜河都尉
科場事五條	百四十村
人畜改常	夢葫蘆
乩仙示題	神籤預兆
奇騙	騙術巧報
香亭記夢	敦倫一字千金
菩薩菩拜	白進羅妻驢
倭人以下發服藥	獅子擊蛇

賈士芳　石男
鬚長一丈　禁魘婆
割竹簽　黎人進舍
海異　喝呼草快子竹
蚺蛇藤　網虎
福建解元　顧四嫁婁重合
千里客　趙子昂降乩
神仙不解考據　崖公
烏魯木齊城隍　黑霜
中印度　來文端公

福建試院樹神　于雲石
卷二十二
王昊廬宗伯　鬼賣兒
鬼搶饅頭　荷花兒
歐陽滃　浮尼
雷火救忠臣　滑伯
盤古脚迹　珠重七兩
采膽入酒　膽長三寸
湖神守尸　僵尸抱韋駄
窮鬼祟人　雷神火劍

水精孝廉　水鬼移家
負妻之報　四小龜扛大龜
鬼送湯圓　忠恕二字
土雨　降霜
隴西城隍　城隍赤身求衣
水怪吹氣　鐘響
貞女訴冤　楊成龍成神
周倉赤脚　張飛治河
神祐不必貴人　成神不必賢人
中一月人　女鬼告狀

丁大哥　汪二姑娘
謝銅頭　烏頭太子
吳生兩入陰間　狐學道
卷二十三續增
太白山神　太平閒吏
楚雄奇檮　泗州怪碑
雁蕩動靜石　瓦屑廟石人無頭
十三猫同日殉節　鬼吹頭變
蝦蟆敎書蟻排陣　木犬能吠
銅人演西廂　雙花廟

假女　預知科名
胡鵬南　龍護高家堰
雷公被污　李文貞公夢
鬼求路引　石揆諫暉
天上四花園　徐畴作怪
風流具　騙人參
偷畫　偷靴
偷牆　鬼妬二則
人面豆　粉檀
口琴　無湖朱生

白日鬼　饒州幕友
雷誅不孝　桂花相公
落漈　鐵公雞
夜星子　醫狐
產麒麟　生夜叉
石膏因果　劉伯溫後輩
小那爺　水鬼鐔
鬼市　金娥墩
翻洗酒鐔　雷誅吉豹
狐仙親嘴　喇嘛

夢中事只靈一半

卷二十四 續增

長樂奇冤　燒包

金銀洞　猫怪

夢馬言　蔣靜存

天妃神　宿遷官署鬼

廣東官署鬼　爲鬼索債

鬼魂覓棺告主人　屍怪

徐支手　魚怪

盜鬼供狀　時文鬼

鬼弄人二則　漢江寃獄
控鶴監秘記二則　牛乞命
猪乞命　張世犖
洗心池　活死人墓
屋傾有數　河布十三疋
牛鬼山守歲　鬼拜風
僵尸夜肥盡瘦　黑雲劫
金秀才　董觀察
狐仙開張　虫蠟燭
乍浦海怪　天開堰

泥像曰行　焚尸二則

美人魚人面猪　花魄

新齊諧第一卷

隨園戲編

李通判

廣西李通判者鉅富也家畜七姬珍寶山積通判年二十七疾卒有老僕者素忠謹傷其主早亡與七姬共設齋醮忽一道人持簿化緣老僕呵之曰吾家主早亡無暇施汝道士笑曰爾亦思家主復生乎吾能作法令其返魂老僕驚奔語諸姬羣訝然出拜則道士去矣老僕與羣妾悔輕慢神仙致令化去各相歸咎未幾老僕過市遇道士于途老僕驚且喜強持之請罪乞哀道士曰

非我漸爾主之復生也陰司例死人還陽須得替代恐爾家無人代死吾是以去老僕曰請歸商之拉道士至家以道士語告羣妾羣妾初聞道士之來也甚喜繼聞將代死也皆悲咨相視噤不發聲老僕毅然曰諸娘子青年可惜老奴殘年何足惜出見道士曰如老奴者代可乎道士曰爾能無悔無怖則可曰能道士曰命汝誠心可出外與親友作別待我作法三日法成七日法驗矣老僕奉道士于家旦夕敬禮身至某某家告以故泣而訣別其親友有笑者有敬者有憐者有娜揄不信者老僕過聖帝廟素所奉也入而拜且禱曰奴代家主死

求聖帝助道士放回家主魂魄語未竟有赤腳僧立案前叱曰汝滿面妖氣大禍至矣吾救汝慎勿視聽一紙包曰臨時取看言畢不見老僕歸偷開之手爪五具纏索一根遂置懷中俄而三日之期已屆道士命移老僕床與家主靈柩相對鐵鎖扃門鑿穴以通食飲道士與羣姬相近處築壇誦咒屆亡何了無他異老僕疑之心竊動開床下颯然有聲兩黑人自地躍出綠睛深目通體短毛長二尺許頭大如甫瑜曰睽睽視老僕且視且走繞棺而行以齒嚙棺縫縫開開咳嗽聲宛然家主也二鬼啟棺之前和扶家主出狀態然若不勝病者二鬼

手摩其腹口漸有聲老僕目之形是家主音則道士忽然曰聖帝之言得無驗乎急揣懷中紙五爪飛出變爲金龍長數丈攫老僕手空中以繩縛梁上老僕昏然注目下視二鬼扶家主自棺中出至老僕卧床無人焉者家主大呼曰法敗矣二鬼猙獰繞屋尋覓卒不得家主怒甚取老僕床帳被褥碎裂之一鬼仰頭見老僕在梁大喜與家主騰身取之未及屋梁震雷一聲僕墜于地棺合如故二鬼亦不復見矣羣詫問雷往啟戶視之老僕具道所見相與急視道士道士已爲雷震死壇所其屍上有硫黃大書妖道煉法易形圖財貪色天條決斬

如律令十七字

蔡書生

杭州北關門外有一屋鬼屢見人不敢居扃鐍甚固書生蔡姓者將買其宅人危之蔡不聽遂成家人不肯入蔡視自啟屋獨坐至夜半有女子冉冉來頭拖紅帛向蔡俠拜結繩千粟仲頸就之蔡無怖色女子再拜一繩招蔡蔡曳一足就之女子曰君誤矣蔡笑曰妖誤繩有个日我勿誤也鬼大哭伏地再拜去自此怪遂絕蔡亦登第或云即蔡炳侯方伯也

南昌士人

江西南昌縣有士人某讀書北蘭寺一長一少甚相友善長者歸家暴卒少者不知也在寺讀書如故天晚睡矣見長者披閣入登床撫其背曰吾別兄不十日竟以暴疾亡今我鬼也朋友之情不能自割特來訣別少者陰喝不能言死者慰之曰吾欲書兄訃兄豈肯直告兄慎勿怖吾之所以來此者欲以身後相托也少者心稍定問托何事曰吾有老母年七十餘妻年未三十得數斛米足以養生願兄周恤之此其一也吾有文稿未梓願兄爲鐫刻傳微名不泯此其二也吾欠賣筆者錢數千未經償還願兄償之此其三也少者唯唯死者起立曰既

承兄擔承吾亦去矣言畢欲走少者見其言近入情貌如平昔漸無怖意乃泣留之曰與君長訣何不稍緩須臾去耶死者亦泣回坐其床更敘平生數語復起曰吾去矣立而不行兩眼瞠視貌漸醜敗少者懼促之曰君言既畢可去矣屍竟不去少者拍床大呼亦不去屹立如故少者愈駭起而奔屍隨之奔少者奔愈急屍奔亦急追逐數里少者踰墻仆地屍不能踰墻而垂首墻外口中涎沫與少者之面相滴涔涔也天明路人過之飲以糞汁少者蘇屍主家方覓屍不得聞信舁歸成殯識者曰人之魂善而醜惡人之魂靈而醜愚其始來也一

靈不泯魄附魂以行其既去也心事既畢魂一散而魄滯魂在則其人也魂去則非其人也世之移屍走影皆魄爲之惟有道之人爲能制魄

曾虛舟

康熙年間有曾虛舟者自言四川榮昌縣人佯狂吳楚間言多奇中所到處老幼男婦環之而行虛舟嬉笑嫚罵所言輒中人隱或與人好言其人大哭去或答罵人人大喜過望在問者自知之旁人不知杭州王子堅先生知瀘溪縣事罷官後或議其祖墳風水不利子堅意欲遷葬而未果聞虛舟來走問之適虛舟持捧登高草

衆人環擁子堅不得前虛舟望見子堅遙擊以棒罵曰
你莫來你莫來你來便想摳旋盜骨了行不得行不得
子堅悚然而歸後子堅子文璿官至御史

鍾孝廉

余同年邵又房幼從鍾孝廉某常熟人也先生性方正
不苟言笑與又房同卧起忽夜半醒呪曰吾死矣又房
問故曰吾夢見二隸人從地下聳身起至榻前拉吾同
行路泱泱然黃沙白草了不見人行數里引入一官衙
有神烏紗冠南向坐隸掖我跪堂下神曰汝知罪乎曰
不知神曰試思之我思良久曰某知矣某不孝某父母

死停棺二十年無力下葬罪當萬死神曰罪小曰某少時曾淫一婢又狎二妓神曰罪小曰某有口過好譏彈人文章神曰此更小矣曰然則某無他罪神顧左右曰令渠照來左右取水一盤沃其面恍然悟前生姓楊名儆曾偕友貿易湖南利其財物推入水中死不覺戰栗匍伏神前曰知罪神厲聲曰還不變麼舉手拍案霹靂一聲天崩地坼城郭衙署神鬼器械之類了無所覩但見汪洋大水無邊無岸一身渺然飄浮于菜葉之上自念葉極身重何得不墜回視己身已化蛆蟲耳目口鼻悉如芥子不覺大哭而醒吾夢若是其能久乎又房為

覺解曰先生毋苦夢不足憑也先生命速具棺殮之物越三日嘔血亡

南山頑石

海昌陳秀才某禱夢于蕭愍廟夢蕭愍開正門延之秀才逡巡蕭愍曰汝異日我門生也禮應正門入坐未定侍者啟湯溪縣城隍稟見隨見一神峩冠來蕭愍命陳與抗禮曰渠屬吏汝門生汝宜上坐秀才皇恐而坐聞城隍神與蕭愍語甚細不可辨但聞死在廣西中在湯溪南山頑石一百萬年十六字城隍告退蕭愍命陳送之至門城隍曰向與于公之言君頗聞乎曰但聞十六

字神曰志之異日當有驗也入見肅愍言亦如之驚而醒以夢語人莫解其故陳家負有表弟李姓者選廣西某府通判欲與同行陳不可曰夢中神言死在廣西若同行恐不祥通判解之曰神言始在廣西乃始終之始非死生之死也若既死在廣西矣又安得中在湯溪乎陳以爲然偕至廣西通判署中西廂房封鎖甚秘人莫敢開陳開之中有園亭花石遂移榻焉月餘無恙八月中秋在園醉歌曰月明如水照樓臺舉盃望空中有人拊掌笑曰月明如水浸樓臺易照字便不佳陳大駭仰視之有一老翁白藤帽葛衣坐梧桐枝上陳悸急趨卧內老

翁落地以手持之曰無怖世有風雅之鬼如我者乎問翁何神曰勿言吾且與汝論詩陳見其鬚眉古樸不異常人意漸解入室內互相唱和老翁所作字皆蝌蚪形不能盡識問之曰吾少年時俗尚此種筆蹟今頗欲以楷法易之緣手熟一時未能驟改所云少年時乃嫣皇前也自此每夜輒來情甚狎通判家僮常見陳持杯向空處對飲急白通判通判亦覺陳神氣恍惚責曰汝染邪氣恐死在廣西之言驗矣陳大悟與通判謀歸家避之甫登舟老翁先在旁人俱莫見也路過江西老翁謂曰明日將入浙境吾與汝緣盡矣不得不傾吐一言吾

修道一萬年未成正果爲少檀香三千斤刻一元女像耳今向汝乞之否則將借汝之心肺陳大驚問翁修何道曰斤車大道陳悟斤車二字合成一斬字愈駭曰俟歸家商之同至海昌告其親友皆曰蕭愍所謂南山頑石者得毋此怪耶次日老翁至陳曰翁家可住南山乎翁變色罵曰此非汝所能言必有惡人教汝陳以其語語友友曰然則拉此怪入蕭愍廟可也如其言將至廟老翁失色反走陳兩手夾持之强掖以入老翁長嘯一聲冲天去自此怪遂絶後陳生員籍湯溪境成進士會試房師乃狀元于振也

鄧都知縣

四川鄧都縣俗傳人鬼交界處縣中有井每歲焚紙錢帛錙投之約費三千金名納陰司錢糧人或吝惜必生瘟疫國初知縣劉綱到任聞而禁之衆論譁然令持之頗堅衆曰公能與鬼神言明乃可令曰鬼神何在曰井底即鬼神所居無人敢往令毅然曰爲民請命死何惜吾當自行命左右取長繩縛而墜焉衆持留之令不可其幕客李詵豪士也謂令曰吾欲知鬼神之情狀請與子俱令沮之客不可亦縛而墜焉入井五丈許地黑復明燦然有天光所見城郭宮室悉如陽世其人民貌小

映日無影蹈空而行自言在此者不知有地也見縣令皆羅拜曰公陽官來何爲令曰吾爲陽間百姓請免陰司錢糧衆鬼嘖嘖稱賢手加額曰此事須與包閻羅商之令曰包公何在曰在殿上引至一處宮室巍峩上有冕旒而坐者年七十餘容貌方嚴羣鬼傳呼曰某縣令至公下堦迎揖以上坐曰陰陽道隔公來何爲令起立拱手曰酆都水旱頻年民力竭矣朝廷國課尚苦不輸豈能爲陰司納帛鑪再作租戶哉知縣冒死而來爲民請命包公笑曰世有妖僧惡道借鬼神爲口實誘人修齋打醮傾家者不下千萬鬼神幽明道隔不能家喻戶

曉破其誣罔明公爲民除弊雖不來訟誰敢相違今更
寵臨具徵仁勇語未竟紅光自天而下包公起曰伏魔
大帝至矣公少避劉退至後堂少傾關神綠袍長髯冉
冉而下與包公行賓主禮語多不可辨關神曰公處有
生人氣何也包公具道所以關曰若然則賢令也我願
見之令與幕客李愷恐出拜關賜坐顏色甚温問世事
甚悉惟不及幽明之事李素慧遽問曰元德公何在關
不答色不懌帽髮盡指卽辭去包公大驚謂李曰汝必
爲雷擊死吾不能救汝矣此事何可問也況于臣子之
前呼其君之字乎令代爲乞哀包公曰但令速死色致

焚屍取匣中玉印方尺許解李袍背印之令與幕客李拜謝畢仍縋而出甫至鄴都南門李竟中風而亡未幾暴雷震電燒其棺尋衣服焚燒殆盡惟背間有印處不壞

骷髏報仇

常熟孫君壽性獰惡好慢神虐鬼與人遊山脈如厠戲取荒塚骷髏蹲踞之令吞其糞曰汝食佳乎骷髏張口曰佳君壽大駭急走骷髏隨之滾地如車輪然君壽至橋骷髏不得上君壽登高望之骷髏仍滾歸原處君壽至家面如死灰遂病曰遺矢輒手或捨之自挪曰汝食

佳乎食畢更遺遺畢更食三日而死

骷髏吹氣

杭州閔茂嘉好奕其師孫姓者常與之奕雍正五年六月暑甚閔招友五人循環而奕孫奕畢曰我倦去東廂少睡再來決勝少頃聞東廂有叫號聲閔與四人趨視之見孫伏地涎沫滿頤飲以薑汁蘇問之曰吾床上睡未熟覺背間有一點冷如胡桃大漸至盤碟大未幾而半席皆冷直透心骨未得其故聞床下咈咈然有聲俯視之一骷髏張口隔席吹我不覺駭絕遂仆于地骷髏竟以頭擊我閔人來始去四人咸請掘之閔家子懼有

禍不敢掘遂爲東廂

趙大將軍剌皮臉怪

趙大將軍良棟平三藩後路過四川成都川撫迎之授館于民家將軍嫌其隘意欲宿城西察院衙門撫軍曰聞此中關鎖百餘年頗有怪不敢爲公備將軍笑曰吾盪平寇賊殺人無算妖鬼有靈亦當畏我即遣丁徙掃除置眷屬于內室而已獨占正房枕軍中所用長戟而寢至二鼓帳鈎聲鏗然有長身而白衣者垂大腹闖床面燭光青冷將軍起厲聲喝之怪退行三步燭光爲之一明照見頭面儼然俗所畫方相神也將軍拔戟刺之

怪閃身干梁再刺再走逐入一次道中隱不復見將軍還房覺有尾之者回目之此怪微笑躡其後將軍大怒罵曰世那得有此皮臉怪耶衆家丁起各持兵仗來怪復退走過次道入一空房見沙飛塵起簇簇有聲似其醜類共來格鬬者怪至中堂挺然立作負嵎狀家丁相視無敢前將軍愈怒手刺以戟正中其腹腹亨有聲其身面不復見矣但有兩金眼在壁上大如銅盤光瞰瞰射人衆家丁各以刀擊之化爲滿房火星初大後小以至干滅東方已明將軍次日上馬行以所見語闔城文武咸爲咋舌終不知何怪

狐生員勸人修仙

趙大將軍之子襲敏公總督保定夜讀書西樓門戶已閉有白窟窿縫中側身入者形甚扁至樓中以手搔頭及手足漸次而圓方巾朱履向上長揖拱手曰生員狐仙也居此百年蒙諸大人俱許在此公忽來讀書生員不敢抗　天子之大臣故來請示公必欲在此讀書某宜遷讓須寬限三日如公見憐容其卵息於此則請屬鎖如平時趙公大駭笑曰爾狐矣安得有生員曰舉狐蒙太山娘娘考試每歲一次取其文理精通者爲生員劣者爲野狐生員可以修仙野狐不許修仙因勸趙公曰

公等貴人可惜不學仙耳如某等學仙最難先學人形再學人語學人語者先學鳥語學鳥語者又必須盡學四海九州之鳥語無所不能然後能爲人聲以成人形其功已五百年矣人學仙較異類學仙少五百年功苦若貴人文人學仙較凡人又省三百年功苦大率學仙者千年而成此定理也公喜其言即于次日隔西樓讓之此二事得于鎭遠太守諱之壇者即將軍之孫且曰吾父後悔未問太山娘娘出何題目考狐也

煞神受枷

淮安李姓者與妻某氏琴瑟調甚李三十餘病亡已殮

矣妻不忍釘棺朝夕哭啟而視之故事民間人死七日則有迎煞之舉雖至戚皆迴避妻獨不肯置子女于別室已坐亡者帳中待之至二鼓陰風颯然燈火盡綠見一鬼紅髮圓眼長丈餘手持鐵叉以繩牽其夫從窗外入見棺前設酒餌便放叉解繩坐而大啖每咽物腹中嘖嘖有聲其夫摩撫舊時几案愴然長嘆走至床前揭帳妻哭抱之聆然如一團冷雲遂裹以被紅髮神競前牽奪妻大呼子女盡至紅髮神踉蹌走妻與子女以所裹魂放置棺中屍漸奄然有氣遂抱置卧床上灌以米汁天明而蘇其所遺鐵叉俗所焚紙叉也復爲夫婦二

十餘年妻六旬矣偶禱于城隍廟恍惚中見二弓丁皁一枷犯至珍之所枷者卽紅髮神也罵婦曰吾以貪饑故爲爾所弄枷二十年矣今乃相遇肯放汝耶婦至家而卒

張士貴

直隸安州參將張士貴以公廨太仄買屋于城東徐傳其屋有怪張素倔强必欲居之旣移家矣其中嘗每夜聞擊鼓聲家人惶恐張乃挾弓矢秉燭坐至夜靜聽梁上忽伸一頭覘而相笑張射之全身墜地寂無而肥腹大如五石匏矢中其臍入一尺許鬼以手摩腹笑曰好

靜復射之應笑如前張大呼家人齊進鬼升梁而走嘗曰必滅汝家次日天明參將之妻暴卒天暮參將之子又卒張槍欲畢悲悔不已居月餘閨複聲呻有呻吟聲往視卽其所殯之妻子也飲以薑汁揚揚如平生問之皆曰吾未嘗死但昏昏如夢見兩大黑手攜我于此開棺視之蕩然無有方知人死有命雖惡鬼相懲亦僅能以幻術揶揄之不能殺也

杜工部

四川杜某乾隆丁巳進士爲工部郎年五十餘續娶襄陽某氏婚夕同年畢集工部行纏畢將入房鬼祟忽

有童子長三四寸踞燭盤以口吹氣欲滅其火工部喝之應聲走而燭齊滅賓客驚視工部變色汗如雨下侍妾扶之登床工部以手指屋之上下左右云悉有人頭汗愈甚口漸不能言是夕卒襄陽夫人出轎時見有蓬髮女子迎問曰欲鐫圖章否夫人怪其語不倫不之應及工部死始知揶揄夫人者即此怪也工部卒後附魂于夫人之體每食必搤其喉悲啼曰拾不得同年周翰樟煜正色責之曰杜君何憒憒爾死與夫人何干而反索其命乎鬼大哭絕聲夫人病隨愈

胡求爲鬼毬

方閣學苞有僕胡求年三十餘隨閣學入直閣學修書
武英殿胡僕宿浴德堂中夜三鼓見二人舁之堦下時
月明如晝炤見二人皆青黑色短袖仄襟胡恐急走隨
見東首一神紅袍烏紗長丈餘以靴腳踢之滾至西首
復有一神如東首狀貌衣裳亦以靴腳踢之滾至東首
將胡當作拋毬者然胡痛不可忍五更鷄鳴二神始去
胡委頓于地明旦視之遍身青腫幾無完膚調數月始
愈

江中三太子

蘇州進士顧三典好食龍漁者知之每得龍必售顧家

顧之岳母李氏夜夢金甲人哀求曰吾江中三太子也
爲爾壻某所獲幸免我必不忘報次早造家人馳救則
廚人已解之矣是年進士家無故火自焚圖史散藏未
焚之夕家畜一犬忽人立以前兩足擊雙盂水獻主人
又見屋壁上有歷代祖宗狀貌如繪識者曰此陽不藏
陰之象也其將火乎已而果然

田烈婦

江蘇巡撫徐公士林素正直爲安慶太守時日暮陞堂
月色皎然見一女子以黑帕蒙首肩以上眉目不可辨
跪儀門外若訴冤者徐公知爲鬼令吏卒持牌喝曰有

冤者魂許進女子冉冉入跪堦下聲嗽如小兒吏卒不見但聞其聲自言姓田寡居守節爲其夫兄方德逼嫁謀産致令縊死徐公爲拘夫兄與鬼對質初訊時殊不服回首見女子大駭遂吐情實乃置之法一郡譁以爲神公作田烈婦碑記以旌之時泰安趙相國國麟爲巡撫責徐公爲此事作訪問足矣何必托鬼神以自奇徐公深以爲愧然其事頗寓不能秘也徐公未遇時往京師路上有同行客忽稱背痛蹶地叩首曰我响馬賊也利公之財將手劍公忽有金甲神以捶擊我遂仆于地公曰後非凡人也言畢死

鬼請衣受網

廬州府舒城縣鄉民陳姓者妻忽爲一女鬼所憑或捉其喉或縛其頸旁人不能見婦甚苦之時將手抓領乃多出麻苴繩索夫授以桃枝二束曰來即擊之鬼怒鬧更甚夫無可奈何乃入城求葉道士贈以二十金延之家中設壇作法布八卦陣于四方中置小瓶以五色紙剪成女衣十數件置瓶側道士披髮持咒漏三下婦人曰鬼來矣手持猪肉夫以桃枝迎擊之果空中墜肉數塊道士告婦人曰如彼肯穿我紙衣便好拿矣少頃鬼果取衣婦故意喝曰不許編衣鬼笑曰這樣華服理該

我着乃盡服之衣化爲網重重包裹始實復數遂不能出其陣中道士書符作呪以法水一杯當頭打去水潑而杯不破鬼在東杯擊之于東鬼在西杯擊之于西杯碎而鬼頭亦裂矣隨即捕納瓶內封以法印五色紙埋桃樹下復以二符入絳香來送爲二圓付婦人曰此鬼亦有丈夫半月內必來復讐以此擊之可無慮矣越數日果有男鬼猙獰而來婦如其法鬼乃逃去

阿龍

蘇州徐世球居木瀆幼入城中讀書于韓其武家韓有僕曰阿龍年二十侍書室頗勤一夕徐讀書樓上命阿

龍下取茶少頃阿龍失色而至曰某見一白衣人在樓下狂走呼之不應殆鬼耶徐笑而不信次夕阿龍不敢上樓徐命柳姓者代其職至二更柳下取茶足有所觸遂仆地視之阿龍死于堦下柳大呼徐與韓氏諸賓客共來審視見阿龍頸下有手搦痕青黑如柳葉大耳目口鼻盡塞黃泥屍橫而氣未絕飲以薑汁乃蘇曰吾下堦時昨白衣者當頭立年可四十餘短髯黑面向我張嘴伸其舌長尺許吾欲叫喊遂爲所攫以手夾我喉旁有一老者白鬚高冠勸曰渠年少未可欺侮我爾時幾欲氣絕適柳某撞我腳上白衣者衝屋去矣徐命衆人

扶之登床床上鬼燈數十如極大螢火徹夜不絕次日阿龍痴迷不食韓氏召女巫珍之巫曰取縣官堂上硃筆在病者心上書一正字頭上書一刀字兩手書兩火字便可救也韓氏如其言書至左手火字阿龍張目大叫曰勿燒我我即去可也自此怪遂絕阿龍至今猶存

大樂上人

洛陽水陸庵僧號大樂上人饒于財其隣人周某充縣役家貧承催稅租皆侵蝕之每逢比期輒向上人借貸數年間積至七兩上人知其無力償還不復取索後頗感恩相見必曰吾不能報上人恩死當為驢馬以報焉

無何晚有人叩門甚急問爲誰應聲口周某也來報恩耳上人啟戶了不見人以爲有相戲者是夜所畜驢產一駒明旦訪役果死上人至驢旁產駒奮首翹足若相識者上人乘之一年有山西客來宿愛其駒求買之上人弗許不忍明言其故客曰然則借我騎往某縣一宿可乎上人許之客上鞍攬轡笑曰吾許和尚耳我愛此驢騎之未必即返我已措價嘗妝几上可歸取之不顧而馳上人無可奈何入房視之几上白金七兩如其所貢之數

山西王二

熊翰林滌齋先生爲余言康熙年間遊京師與陳參政儀計副憲某飲報國寺三人俱早貴喜繁華以席間不得聲妓爲悵遣人召女巫某唱秧歌勸酒女巫唱終半席腹脹將溷焉出至墻下少頃返則兩目瞪視跪三人前呼曰我山西王二也某年月日爲店主趙三謀財殺死埋骨于此寺之墻下求三長官代爲伸冤三人相顧大駭莫敢發聲熊曉之曰此司坊官事非我輩所能主張女巫曰現任司坊官俞公與熊爺有交但求熊爺轉請俞公到此掘驗足矣熊曰此事重大空言無信如何可行巫曰論理某當自陳但某形質朽爛須附生人而

言諸位老爺替我籌之言畢女巫仆地良久醒問之茫然無知三公謀曰我輩何能替鬼訴冤訴亦不信明日盍請俞司坊官共飲此處召女巫質之則冤白矣次日招俞司坊至寺飲告之故召女巫巫大懼不肯復來司坊官遣役拘之巫始至未入寺門言狀悉如昨日司坊官啟巡城御史發掘墻下得白骨一具頸下有傷詢之土人云從前此墻係山東濟南府趙三安歇客寫之所某年捲店逃歸山東乃移文前差關提至濟南果有其人文到之日趙三一叫而絕

大福未享

蘇州羅姓者年二十餘元旦夢其亡祖謂曰汝于十月某日將死萬不能免可速理後事醒後語其家人羣驚怖焉至期衆家人環而視之羅無他恙至暮如故家人以爲夢不足信二更後羅溲于墻久而不反家人急往視衣離其身矣取燈照之裸死于墻東去衣服十餘步心口尚溫不敢遽殮次夜蘇告家人曰冤業耳我姦妻婢小春有胎不認致妻拷掠而亡渠訴冥司親來拘我適我至墻渠以手剝我衣如我曩時淫彼之狀我昏迷不省遂同至陰司城隍衙門正欲訊鞫適渠亦以前生別事發覺爲山西城隍所拘陰官不肯久繫獄囚故仍

今還陽恐終不免也羅父問曰爾亦問陽間事乎曰我自知死不可追恐老父無養故問耳我之隸吾父異日何如隸笑曰念汝孝心爾父大福未享家人閙之皆為老翁喜翁亦竊自負宋踰月羅父竟以腹脹亡腹大如匏始知大福者大腹之應其子又隔三年乃死

觀音堂

余同官趙公諱天爵者自言為句容令時下鄉驗屍薄暮宿古廟夢老嫗面有積塵髮脫左髻立而訴曰萬藍抝我咽喉公為有司須速救我趙驚醒張目燈前隱隱猶有所見急起逐之了無所得次早閒步見廟側有觀

音堂旁塑一老婦宛如夢中人堂前溝巷狹甚爲民房出入之所呼廟僧問曰妝里中得毋有萬藍乎僧曰在觀音堂前出入者卽萬藍家也唫藍至問兩屋祖遺乎曰非也此屋本從前觀音堂大門出入之地今年正月寺僧盜售于我價二十金趙亦不告以夢卽捐二十金爲贖還基址加修葺焉是時趙年四十餘尙無嗣數月後夫人有身將產之夕夢老嫗復來抱一兒與之夫人覺夢亦如公遂產一兒

常格訴冤

乾隆十六年八月初三日閱邸抄見景山遺失鍊設古

玩數件內務府官疑挑土工人所竊召執役者數十人
立而訊之一人忽跪訴曰我常格也係正黃旗人年十
二歲赴市買物爲工人趙二圖姦不遂將刀殺死埋我
于厚載門外堆炭地方我家父母某尙未知也求大人
掘驗仲冤言畢仆地少頃復躍而起曰我卽趙二殺常
格者我也內務府大人見其狀知有冤移交刑部掘驗
屍傷宛然訪其父母曰我家兒遺失已一月尙未知其
死也隨拘詢趙二盡吐情實刑部奏趙二自吐兒情迹
似自首例宜減等但爲冤鬼所憑不便援引此例擬斬
立決奉　旨依議

蒲州鹽梟

岳水軒過山西蒲州鹽池見關帝祠內塑張桓侯像與關面南坐旁有關將軍像低目猙獰手執鐵練鎖朽木一枝不解何故土人指而言曰此鹽梟也問其故曰宋元祐間取鹽池之水熬煎數日而鹽不成商民惶惑禱于廟夢關神召衆人謂曰汝鹽池爲蚩尤所據故燒不成鹽我享血食自宜料理但蚩尤之魄吾能制之其妻名梟者悍惡尤甚我不能制須吾弟張翼德來始能擒服吾已遣人自益州召之矣衆人驚寤且卽在廟中添塑桓侯像其夕風雷大作朽木一根已在鐵索之上次

曰取水煮鹽成者十倍始得今所稱鹽梟實始于此

靈壁女借尸還魂

王硯庭知靈壁縣事村中有農婦李氏年三十許貌醜而嗜病臟脹十餘年腹大如豕一夕夫入城買棺棺到將殮婦已生矣雙目盡明腹亦平復夫喜近之婦堅拒泣曰吾某村中王姑娘也尚未婚嫁何爲至此吾之父母姊妹俱在何處其夫大駭急告某村則舉家哭其幼女屍已埋矣其父母狂奔而至婦一見泣抱歷敘生平事皆符合其未婚之家亦來眡視婦猶羞澁亦見于面遂兩家爭此婦鳴于官硯庭爲之作合斷歸村農乾

漢高祖弒義帝

山東驛鹽道盧憲觀纂卒已而復蘇云前身本九江王英布也弒義帝乃高祖使之非項羽所使也高祖陰弒義帝嫁名項羽而僞與諸侯討弒義帝者羽訟于上帝須布爲質質明果係高祖所弒陳平六出奇計此其一也故盧死而復蘇問何以遲二十年而讖始定曰羽以坑咸陽卒二十萬上帝震怒戮于陰山受無量罪今始滿員方得訴寃按王阮亭池北偶談載張巡妾報寃事亦遲至千年益張以忠節故而報復難項以慘戮故而

申訴亦難也

地窮宮

保定督標守備李昌明暴卒三日屍不寒家人未敢棺殮忽屍腹脹大如鼓一溺而蘇握送殮者手曰我將死時苦楚異甚自腳趾至手肩領氣散出不可收既死覺身體輕倩頗佳于生時所到處天色深黃無日色飛沙茫茫足不履地一切屋舍人物都無所見我神魂飄忽隨風東南行許久天色漸明沙少止俯視東北角有長河一條河內牧羊者三人羊白色肥大如馬我問家安在牧羊人不答又走約數十里見遠處隱隱宮殿甚皆

黃琉璃如帝王居近前有二人靴帽袍帶立殿外如世上所演高力士童賔形狀殿前有黃金扁額書地窮宮三字我玩視良久袍帶者怒來逐我曰此何地容爾立耶我素剛不肯去與之爭毆內傳呼曰外何喧嚷袍帶者入良久出曰放進去聽候諭旨二人環而守之天漸暮陰風四起霜片如雨我凍久戰慄兩守者亦瑟縮流涕指我怨曰微汝來作鬧我輩豈受此冷夜之苦哉天稍明殿內鐘動風霜亦霽又一人出曰昨所留人着送歸本處袍帶者拉以行仍過原處見牧羊人尚在袍帶者以我授之曰奉旨交此人與汝送他還家我捉侯牧

手人毆我以拳懼而墜河飲水腹脹一溺遂蘇言畢後盥手沐面飲食如常後十日餘仍幸先是李之隣張姓者睡至三更床側開人呼聲驚起見黑衣四人各長丈餘曰為我引路至李守備家張不肯黑衣人欲毆之懼而同行至李門先有二人蹲于門上貌更猙惡四人不敢仰視偕張穿籬笆側路以入俄而哭聲內作此事傳卓園提督所言李其友也

獄中石匣

越州周道澧以難蔭選陝西隴州知州抵署後循例按獄獄中有石匣長尺許封鎖甚固周欲開視獄吏固持

不可曰相傳自明季即有此匣不知所藏何物但記有道人云開則不利于官周素愎必欲開視乃劈其匣得人影半幅赤身帶血面目模糊兇氣襲人周諦視未畢有硫黃氣自匣中起卷幅燒毀紙灰騰空而去周太悸得病卒于隴竟不知何怪周蘭坡學士爲余言州牧即其從孫也

新齊諧

隨園戲編

張元妻

河南偃師縣鄉人張元妻薛氏歸寧母家返小叔迎之路過古墓樹木陰森薛氏將溲焉遂所乘驢與小叔使視之而挂所衣紅布裙于樹溲畢返裙失所在歸家與夫宿侵晨不起家人撞門入窗牖宛然而夫婦有身無首告之官不能理拘小叔訊之具道昨日失裙事迹至墓所墓旁有穴滑溜如常有物出入者窺之紅布裙帶在外即其嫂物掘之兩首具在並無棺槨穴甚小僅容

一手官竟不能讞也

蝴蝶怪

京師葉某與易州王曰相善王以七月七日爲六旬壽期葉騎驢往祝過玉山天將暮矣一僕丈夫躍馬至問將何往葉告以故丈夫喜曰王四吾中表也吾將往祝盍同行乎葉大喜與之偕行丈夫屢踣其背葉固讓前行僞許而仍落後葉疑爲盜屢回顧之時天已黑不甚辨其狀貌但見電光所燭丈夫撾首馬下以兩腳踏空而行一路雷與之俱丈夫口吐黑氣與雷相觸舌長丈餘色如硃砂葉大驚卒無奈何且隱忍之疾驅至王四

家王出與相見幡然盥酒葉私問與路上丈夫何親曰此吾中表張某也現居京師經匠衙術以鉛銀為業葉稍自安且疑路上所見眼花耳酒罷葉就寢心悸不肯與同宿丈夫固要之不得已請一蒼頭伴焉葉微夜不寐而蒼頭酣寢矣三鼓燈滅丈夫起坐復吐其舌一室光明以鼻嗅葉之帳涎流不已伸兩手持蒼頭啖之骨星星墜地葉素奉關神急呼曰伏魔大帝何在忽訇然有鐘鼓聲關帝持巨刃排梁而下直擊此怪怪化一蝴蝶大如車輪張翅拒刃盤旋片時又霹靂一震蝴蝶與

關神俱無所見葉昏暈仆地日午不起主四啟門視之

具道所以地有鮮血數斗床上失一張某與一蒼頭矣所騎馬宛然在廐急遣人至繩匠衙衙踪跡張某張方跼爐燒銀並無往易州祝壽之事

白二官

常州王姓者以幕遊爲業歲暮歸里築張氏青山莊園林之美樸被往遊遇白二官于園中素所狎戲旦也甚喜遊畢同宿于園王神思恍惚不能成寢見白二官伸頭吹燈燈離白所卧處二丈餘而白伸頭亦長二丈餘吹燈而滅王大駭以被裹首而寢白至其床前揭被以手上下量之所按處其冷如鐵王驚呼無人答應忽窗

西有一黑物猪臉毛爪從外跳入與白二官對拇甚兇不知勝負俄而天明地上見鮮血一片死蟒一條急往白二官家詢之二官得蠱疾半年一旦而愈其疾愈之時即王姓遜白二官之時也

關東毛人以人爲餌

關東人許善根以掘人參爲業故事掘參者須黑夜往掘許夜行勞倦宿沙上及醒其身爲一長人所抱身長二丈許遍體紅毛以左手撫許之身又以許身摩擦其毛如玩珠玉者然每一摩撫則狂笑不止許自分將果其腹矣俄而抱至一洞虎筋鹿尾象牙之類森森山積

置許石榻上取虎鹿進而奉之許喜出望外然不能食
也長人俯而若有所思既而點首若有所得敲石為火
汲水煑鍋為烹熟而進之許大啖黎明長人復抱而出
身投五矢至絕壁之上縛許于高樹許復大駭疑將射
已俄而羣虎聞生人氣盡出穴爭來搏許長人抽矢斃
虎復解縛抱許曳死虎而返烹獻如故許始心悟長人
養已以餌虎也如是月餘許無恙而長人竟以大肥許
一日思家跪長人前涕泣再拜以手指東方不已長人
亦潸然復抱至昧爽處示以歸路并為歷指產參地示
相報意許從此富矣

平陽令

平陽令朱鑾性慘刻所宰邑別造厚枷巨梃縶涉婦女必引入姦情訊之杖妓去小衣以杖抵其陰使腫潰數月日看渠如何接客以臀血塗嫖客面妓之美者加酷焉髡其髮以刀開其兩鼻孔曰使美者不美則妓風絕矣逢同寅官必自詫曰見色不動非吾鐵面水心何能如此以俸滿遷山東別駕挈眷至在平旅店店樓封鎖甚固朱問故店主曰樓中有怪歷年不敢朱素愎曰何害怪聞吾威名早當自退妻子苦勸不聽乃置妻子于別室已獨攜劍秉燭坐至三鼓有扣門進者白髮絳冠

見朱長揖朱叱何怪老入曰某非怪乃此方土地神也聞貴人至此正羣怪殄滅之時故喜而相迎且囑曰公少頃怪至但須以寶劍揮之某更相助無不授首矣朱大喜謝而遣之須臾青面者白面者以次第至朱以劍斫應手而倒最後有長牙黑嘴者來朱以劍擊亦呼痛而隕朱喜自負急呼店主告之時雞已鳴家人秉燭來照橫屍滿地悉其妻妾子女也朱大叫曰吾乃爲妖鬼所弄乎一慟而絕

不倒翁

蔣生某往河南過葉縣宿焉店家有西樓洒掃極淨蔣

愛之以行李往庖主笑曰公膽大否此樓不甚安蔣曰
根山自有膽秉燭坐至夜深聞几下如竹桶泛水聲有
躍出者青衣皂冠長三寸許類世間差殺狀睨蔣許久
叱叱而退少頃數短人舁一官至旗幟車馬之類歷歷
如豆官烏紗冠危坐指蔣大詈聲細如蜂蔣無怖色
官愈怒小手拍地麾衆短人拘蔣衆短人率鞋扯襪竟
不能動官嫉其無勇攘臂自起蔣以手撮之置于几上
細視之世所賣不倒翁也塊然僵仆一土偶耳其與從
俯伏羅拜乞還其主蔣戲曰爾須以物贖應聲曰諾墻
穴中嗡嗡有聲或四人聲一叙或二人扛一簪頃刻首

餘金帛之屬布散于地蔣取不倒翁擲與之復能舉動如初然隊伍不復整矣奔竄而散天漸明店主大呼失賊問之則樓上贖官之物皆三寸短人所偷店主物也

算命先生鬼

平望周姓以撐舟爲業舟過湖州橋下篙觸骨鯁落水至家而妹病呼曰我湖州算命先生徐某在生時督撫司道貴人誰不敬我汝何人敢投我骨于水女素不識字病後能讀書喜爲人算命寫八字與之其推排悉合世上五行之說亦不甚驗也周具牒訴于城隍女卧一日覺曰見二青衣拘一鬼與我質于神前鬼跪訴毀骨

之事神曰其兒觸汝而責之于妹何畏强欺弱耶汝自稱能算命而不能自護其朽骨其算法不靈可知生前哄騙人財物不知多少矣笞二十押赴湖州女自此不復識字亦不能算命矣

鬼借力制凶人

俗傳凶人之終必有惡鬼以其力能相制也揚州唐氏妻某素悍妬妾婢死其手者無數亡何暴病口喃喃詈罵如平日撒潑狀鄰有徐元膂力絕人先一日昏暈觸呼叫罵如與人角鬬者逾日如蘇或問故曰吾爲羣鬼所借用耳鬼率閻羅命拘唐妻而唐妻力强羣鬼不能

制故來假吾力縛之吾與鬬三日昨被吾拉倒其足縛
亥羣鬼吾才歸耳往視唐妻果氣絶而左足有青傷

馬盼盼

壽州刺史劉介石好扶乩牧秦州時請仙西廳一日乩
盤大動書盼盼二字又書有兩世緣三字劉大駭以爲
關盼盼也問兩世何緣曰事載西湖佳話劉書紙焚之
曰可得見面否曰在今晚果薄暮而病目定神昏妻妾
大駭圍坐守之燈上片時陰風颯然一女子容色絶世
遍身衣履甚華手執紅紗燈從戶外入向劉直撲劉冷
汗如雨下心有悔意女子曰君怖我乎緣尚未斷故也

復從戶外出劉病稍差嗣後意有所動女子輒來劉一
日寓揚州天寧寺秋雨悶坐復思此女取乩焚紙乩盤
大書曰我韋馱佛也念汝爲妖孽所纏特來相救汝可
知天條吾上帝最惡者以生人而好與鬼神交接其孽
在淫嗔以上汝嗣後速宜改悔毋得邀仙媚鬼自戕其
命劉悚然叩頭焚乩盤燒符紙自此妖絕數年後閱西
湖佳話泰州有宋時營妓馬盼盼墓在州署之左偏書
箱雜志載盼盼機巧能學東坡書法始悟現形之妖蓋
闕盼盼也

滇緬谷秀才生世女妝

蜀人淩謙六富而無子屢得屢亡有星家教以壓勝之法云足下兩世命中所照臨者多是雌宿雖獲雄無益也惟獲雄而以雌畜之庶可補救已而綿谷生謙六教以穿耳梳頭裹足呼爲小七娘娶不梳頭不裹足不穿耳之女以歸之果長大入洋生二孫偶以郎名孫卽死于是每孫生亦以女畜之綿谷部委無纏頭以女自居何補針詞行世吾友楊刺史潮觀與之交好爲序其顛末

煉丹道士

楚中大宗伯張履吳好道子生旨歸寄居江寧不城聘梅

朱提乙百六十萬有郎總兵者公門下士也薦朱道士善黃白之術壽九百餘歲燒杏核成銀屢試若神道士說公燒丹以白銀百萬煉丹一枚則長生可致公惑之齋戒三日定坎離之位每一爐輒下銀五萬兩炭百擔晝則公親監之夜則使人守之銀登時化爲水煉三月費銀八十萬丹無消息公詰之道士曰滿百萬則丹成成後舍之不飢不寒可南可北隨意所之無不可到公無柰何復與十餘萬然已覺其妄道士溲溺必遣人尾之清晨道士溲于園尾者回顧忽失道士所在往視其爐百萬俱空矣敢道士行李得書一封云公此種財皆

非譏物也吾與公有宿緣特來取生為公打點陰間贖罪費用日後自有效驗羊毋相怪家人覘道士者皆云每五萬銀下爐時屋上隱隱有雷聲道士惶恐伏地以朱符蓋其頭其搬運實無痕迹

葉老脫

有葉老脫者不知其由來科頭跣足冬夏一布袍手擎竹席而行常投雜揚旅店嫌客房嘈雜欲擇潔地店主指一室曰此最靜僻但有鬼不可宿葉曰無害徑自備除攜竹席手拋夜卧聞三鼓門忽開見有婦人髻鬟于項雙眸抉出懸兩頤下伸舌長數尺行行而來旁有無

頭鬼手提兩頭繼至尾其後者一鬼遍體皆黑耳口口鼻甚糢糊一鬼四肢黃腫腹大于五石甕相詫曰此間有生人氣當共攫之羣作捜捕狀卒不得近葉一鬼曰明明在此而捜之不得奈何黃胖者曰凡吾輩之所以能攝人者以其心怖而魂先出也此人蓋有道之士心不怖魂不離體故倉猝不易得羣鬼方徬徨四顧葉乃起坐席上以手自表曰我在此羣鬼驚悸齊跪地下葉一一訊之婦人指三鬼曰此死于水者此死于火者此盜殺人而被刑者我則縊死此室者也葉曰若輩服我乎皆曰然曰然則各自投生勿在此作祟各羅拜去竟

甕為主人道其事嗣後此室寥然

蘇軾老飲疫神

杭州蘇軾老性滑稽善嘲人人惡之元旦晝疫神一紙壓其門軾老晨出開門見而大笑迎疫神歸延之上座與共飲酒而燒化之是年大疫四鄰病者為祀疫神其病人輒作神語曰我元旦受蘇軾老禮敬愧無以報欲禳我者必請蘇君陪我我方去于是祀疫神者爭先請蘇蘇遂日奔忙困于酒食其家大小十餘口無一病者

劉刺史奇夢

陝西劉刺史介石補官江南寓蘇州虎邱夜二鼓夢乘

輕風歸陝未至鄉里路遇一鬼尾之長三尺許囚首喪面猙醜可憎與劉對搏良久鬼敗劉挾鬼于腋下而擄將投之河路遇余姓者故鄰也謂曰城西有觀音廟何不挾此鬼訴于觀音以杜後患劉然其言挾鬼入廟門外韋馱金剛神皆怒目神鬼各舉所持兵器作擊鬼狀鬼亦悚懼觀音望見呼曰此陰府之鬼須押回陰府劉拜謝觀音曰金剛押解金剛跪辭語不甚解似不屑押解者觀音笑目劉曰即著汝押往陰府劉跪曰弟子凡身何能到陰府觀音曰易耳捧劉面呵氣者三即遣出鬼俯伏無語相隨而行劉自念雖有觀音之命然陰

府未知在何處正徘徊間復遇余姓者曰君欲往陰府前路有竹笠覆地者是也劉望路北有笠如俗所用醬缸篷狀以手起之窪然一井鬼見大喜躍而入劉隨之冷不可耐每墜丈許必爲井所次有温氣自上而下則又墜矣三墜後豁然有聲乃落于毛上張目視之別有天地白日麗空所墜之毛上即王者之殿角也聞殿中聲神震怒大呼曰何處生人氣有金甲者擒劉至王前王衮龍衣冕旒鬚白如銀上坐問爾生人胡爲至此劉具道觀音遣解之事王目金甲神捽其面仰天諦視之曰面有紅光果然佛遣來問鬼安在曰在牆脚下王厲

聲曰惡鬼難留着押歸原處羣神又喊交集將鬼又拽上投池池中毒蛇怪龍爭競食之劉自念已到陰府何不一問前生事揖金甲神曰某願知前生事金甲神首肯引至廊下抽簿示之曰汝前生九歲時曾盜人賣兒銀八兩賣兒父母懊恨而亡汝以此孽天死今再世矣猶應爲賠以償前欵劉大驚曰性命可禳乎神曰視汝善何如耳語未畢殿中傳曰天符至矣速令劉某回陽毋致洩漏陰司之事金甲神掖至王前劉復跪求曰某凡身何能出此陰界王特剌背吸氣者三遂聳身于井三聳三次如前有温氣自下而上身從井出至長安道

上復命于觀音廟晚陳陰府本末旁一童子嘻嘻不已所陳語與劉同劉駭視之耳目口鼻儼然已之本身也但縮小如嬰兒劉大驚指童子呼曰此妖也童子亦指劉呼曰此妖也觀音謂劉曰汝毋怖此汝魂也汝魂惡而靦善故作事堅強而不甚遠徹今為汝易之劉拜謝童子不謝曰我在彼上今欲易我必先去我我去獨不于彼有傷乎觀音笑曰毋傷也手金簪長尺許自劉之左脇插入剔一腸出以腕繞之每繞尺許則童子身漸縮小繞畢擲于梁上童子不復見矣觀音以掌撲案劉悸而醒仍在蘇州枕席間脇下紅痕猶隱然在焉月餘

陝信至其鄰人余姓者亡矣此語介石親爲余言

趙李二生

廣東趙李二生讀書番禺山中端陽節日趙氏父母饋酒穀爲兩生慶節兩生同飲甚樂至二鼓聞叩門聲啟之亦書生也衣冠楚楚自云相離十里許慕兩生高義願來納交邀入坐言論風生先論舉業後及古文詞賦元元本本兩生自以爲弗及最後論及仙佛趙素不樂聞而李頗信之書生因力辨其有且曰欲見佛乎此頃刻事也李欣然欲試之書生取案几擧高五尺許身踞其上登時有旃檀之氣氤氳四至隨取身上絹帶作圈

謂二生曰從圈入即佛地也可以見佛李信之既篤見圈中觀音韋馱香烟飄渺即欲以頭入圈而趨望之則獰牙青面吐舌丈餘者在圈中矣遂大呼家人共進李如夢醒者雖掙脫而頸已有傷書生杳然不復可見兩生家俱以此山有邪不可讀書各令還家明年李舉孝廉會試連捷出授廬江知縣卒以被劾自縊而亡

山東林秀才

山東林秀才長康四十不第一日有改業之想聞旁有呼者曰莫灰心林驚問何人曰我鬼也守公而行并爲公護鬻者數年矣林欲見其形鬼不可再四言鬼曰公

必欲見我無悔而後可林許之遂跪于前喪面流血曰某監城縣市布者也爲掖縣張某謀害以屍壓東城門石磨盤之下公異曰當宰掖縣故常侍公求爲申冤且言公某年舉鄉試某年成進士言畢不復見至期果舉孝廉惟進士之期爽焉林嘆曰世間功名之事鬼亦有不知者乎言未畢空中又呼曰公自行有虧耳非我愆報也公于某月日私通婦婦某幸不成胎無人知覺陰司記其惡而寬其罪罰遲二科林悚然謹身修善逾二科而成進士授官掖縣抵任進城見一石磨敬之果得屍立拘張某訊之盡吐殺人情實置之于法

秦中墓道

秦中土地極厚有掘三五丈而未及泉者鳳翔以西其俗人死不即葬多暴露之俟其血肉化盡然後葬理否則有發凶之說屍未消化而葬者一得地氣三月之後遍體生毛白者號白凶黑者號黑凶便入人家爲孽劉刺史之鄰孫姓者掘溝得一石門開之隧道宛然陳設雞犬器尊皆兎爲之中懸二棺旁列男女數人釘身于墻蓋古之爲殉者懼其作故釘之也衣冠狀貌約畧可觀稍逼視之風起于穴悉化爲灰并骨如曰麼矣其釘猶在左右墻上不知何王之墓亦有掘得士人作冏形

者有頭角四肢而無耳目疑皆古屍之所化也

夏侯惇墓

本朝松江提督張勇生時其父夢有金甲神自稱漢將軍夏侯氏入門隨即生勇後封侯歸葬掘地得古碑誌書魏將軍夏侯惇墓字如碗大閱二千年而骨肉復歸其故處亦奇

塞外二事

雍正時定西大將軍紀成斌以失律誅在塞外頗爲景後拔任將軍查公轅下兵某白日仆地自稱紀大將軍來索飲食衆皆羅拜代爲乞命幕客陳對軒豪士也直

前批其頰罵曰紀成斌爾征阿拉蒲坦臨陣退縮以王法伏誅鬼若有靈尚宜自愧何敢黍爲厲鬼作厝沽兒乞食狀那罵畢長蹶然起不復痊語矣自後凡有疫癘自稱紀大將軍者稱陳相公來了駭之無不立愈紀受誅時家奴盡散一厨者收其尸亡何病死常附病者身自稱厨神曰上帝憐我忠心輩主故命爲羣鬼長問紀將軍何在曰上帝怒其違律使兵民受傷數萬罰爲疫鬼受我驅遣我以主人故終不敢然我所言無不驗嗣後塞外遇將軍爲祟先請陳相公如陳不來便呼厨神紀亦去矣

關神斷獄

溧陽馬孝廉豐木第時館于邑之西村李家鄰有王某性凶惡素捶其妻妻饑餓無以自存竊李家雞烹食之李知之告其夫夫方被酒大怒持刀率妻至審問得實將殺之妻大懼誣雞爲孝廉所竊孝廉與爭無以自明曰村有關神廟請往擲珓珓卜之卦陰者婦人竊卦陽者男子竊如其言三擲皆陽王投刀放妻歸而孝廉以竊雞故爲村人所薄失館數年他日有扶乩者方登壇自稱關神孝廉記前事大罵神之不靈乩書灰盤曰馬孝廉汝將來有臨民之職亦知事有緩急重輕耶汝竊

雖不過失館某妻竊雞立死刀下矣我寧受不靈之名以救生人之命上帝念我能識政體故超陞三級汝乃怨我耶孝廉曰關神既封帝矣何級之陞乱神曰今四海九州皆有關神廟焉得有許多關神分享血食凡村鄉所立關廟皆奉　上帝命擇里中鬼平生正直者代司其事眞關神在帝左右何能降凡耶孝廉乃服

紫清烟語

蘇州楊大瓢諱宸者工書法年六十時病死而蘇曰天上書府喚我赴試耳近日玉帝製紫清烟語一部繕寫者少故召試諸善書人我未知中式否如中式則不能

復生矣越三日空中有鸞鶴之聲楊愀然曰吾不能學王僧虔以禿筆自累致損其生瞑目而逝或問天府書家姓名曰柴靖一等第一人右軍一等第十人

顧堯年

乾隆十五年余寓蘇州江雨峯家其子寶臣赴金陵鄉試歸家病劇雨峯遍召名醫均有難色知余與薛徵君一瓢交好強余作札邀之未至余與雨峯候于門病者在室呼曰顧堯年來矣連稱顧與請坐顧堯年者蘇市布衣先以請平米價倡衆毆官爲蘇撫安公所誅者也坐定語江曰江相公你已中鄉試三十八名矣病亦無

恙可自寬解賜我酒肉我便去雨峯聞之急入房相慰曰顧舅速去當卽祭舅病者曰外有錢塘袁某官喧聒于門我怖之不能去又嗜曰薛先生到門矣其人良醫也我當避之雨峯急出拉余讓路而一瓢果自外入卽告以故一飄大笑曰鬼旣避我二人請與公同入逐之遂入房薛按脈余帚掃床前一藥而愈其年寶臣登第果如所報之名次

妖道乞魚

余姊夫王貢南居杭州之橫河橋晨出遇道士于門拱手曰乞公一魚貢南頗曰汝出家人喫素乃索魚肉耶

曰木魚也貢南拒之道士曰公吝于前必悔于後遂去是夜閭落无聲旦視之无集于庭次夜衣服盡入厠溷中貢南乞符于張有虔秀才家張曰我有二符其價一賤一貴賤者張之可制之于旦夕貴者張之現神變怪貢南取賤者歸懸中堂是夜果安越三日又有老道士形容古怪來叩門適貢南他適次子後文出見道士曰汝家日前爲某道所苦其人即我之弟子也汝索救于我可囑汝父明日到西湖之冷泉亭大呼鐵冠三聲我即至矣否則符且爲鬼竊去貢南歸後文告之貢南侵晨至冷泉亭大呼鐵冠數百聲杳無應

者適錢塘令王嘉會路過貢南攔輿口訴原委于疑其狎大被訴辱是夜集家丁雄健者數人護守此符五更寂然有聲符已不見旦視之凡有巨人跡長尺許從此每夜鞏鬼輒集撞門擲碗貢南大駭以五十金重索符于張氏懸後鬼果寂然一日王怒其長男後曾將杖之後曾逃三日不歸余姊泣不已貢南親自尋求見後曾徬徨于河將溺焉急拉上肩輿其重倍他日到家兩眼瞪視語喃喃不可辨卧席上忽驚呼曰要審要審我即去貢南曰兒何去我當償去後曾起具衣冠跪符下貢南與俱貢南無所見後曾見一神上坐眉間三目金面

紅鬚旁跪者皆泖小丈夫神曰王某陽壽未終爾何得以其有異權之心便惑之以死又曰爾等五方小吏不受上清救令乃爲妖道奴僕耶各謝罪神予杖三十鬼啾啾乞哀視其臀作青泥色事畢以靴腳踢後曾如夢之初醒汗浹于背嗣後家亦安寧

屍行訴冤

常州西鄉有顧姓者日暮郊行借宿古廟廟僧曰今晚爲某家送殮生徒盡行廟中無人君爲我看廟顧允之爲閉廟門吹燈卧至三鼓有人撞門聲甚厲顧喝問何人外應曰沈定蘭也沈定蘭者顧之舊交已死十年之

人也顧大怖不肯開門外大呼曰爾無怖我有事托君若遲遲不開我既爲鬼獨不能衝門而進乎所以喚爾開門者正以照常行事存故人之情耳顧不得已爲啟其鑰寂然有聲如人墜地顧手忙眼顧意欲舉燭忽地上又大呼曰我非沈定蘭也我乃東家新死李某被奸婦毒死故托名沈定蘭求汝伸冤顧曰我非官府冤何能申鬼曰屍傷可驗問屍在何處曰燈至卽見但見燈我便不能言矣正匆遽間外扣門者人聲甚衆顧迎出則羣僧歸廟各有駭色曰正誦經送屍屍隱不見故各自龍歸顧告以故同舉火照屍有七竅流血者奄然在

地次日同報有司爲理其冤

沭陽洪氏獄

乾隆甲子余宰沭陽有淮安吳秀才者館于洪氏洪故村民饒于財吳孥一妻一子居其外舍洪氏主人偶餽先生并其子妻獨居于室夜二更返妻被殺死刀擲墻外即先生家切菜刀也余往驗屍見婦人頸上三創粥流喉外爲之慘然根究兇手無可踪跡洪家有奴洪安者素以左手持物而刀痕左重右輕遂刑訊之初即承認既而訴爲家主洪生某指使爲婪鄙毋不遂故殺之生即吳之學徒也及訊洪生則又以奴曾被笞故仇誣

耳獄未具余調江寧後任魏公廷會竟坐洪安以狀上
臬司翁公藻嫌供情未確均釋之刑緝正凶十二年來
未得也丙子六月余從弟鳳儀自沭陽來道有洪某者
係武生員去年病死尸柩未出見夢于其妻曰某年月
日姦殺吳先生婦者我也漏網十餘載今被冤魂訴于
天明午雷來擊棺可速為我遷棺避之其妻驚覺方議
引轜之事而棺前失火并骨為灰燼矣其餘草屋木器
俱完好也余方愧身為縣令婦冤不能雪又加刑于無
罪之人深為作吏之累然天報必遲至十年後又不於
其身而于其無知之骸骨何耶此等凶徒其身已死其

鬼不靈何以尚存精爽于夢寐而又自惜其軀殼者何耶

雷公被紿

南豐徵士趙聚村言其祖某爲一鄉豪士明季亂時有匪類某武斷鄉曲慣爲糾錢作社之事窮氓苦之趙爲告官逐散其黨諸匪無所得積怨者衆趙有膂力羣匪不敢私報每天陰雷起則聚其妻孥具豚蹄禱曰何不擊惡人趙某耶一日趙方採花園中見尖嘴毛人從空而下鬱鬱然有硫黃氣趙知雷公爲匪所紿手溺器擲之曰雷公雷公吾生五十年從未見公之擊虎而厲見

公之擊牛也嫉善怕惡何至于此公能答我雖枉死不恨雷嘿不發聲怒目閃閃如有慚色文為溺所汚竟墜田中苦吼三日其鼻匪噴曰吾累雷公雷公為設醮超度之始去

鬼冒名索祭

某侍衛好馳射逐兔東直門有翁蹲而汲水馬逸不止擠翁于井某大懼急奔歸家是夜即見此翁排闥入罵云爾雖無心殺我然見我落井曾入救我尚有活理何乃忍心潛逃竟歸家耶某無以答翁即毀器壞戶作祟不已舉家跪求為設齋醮鬼曰無益也欲我安寧須刻

本爲主寫我姓名于上每日以豚蹄享我當作祖宗待
我方饒汝如其言崇爲之止自此過東直門必紆道而
避此井後悉從　聖駕當過東直門仍欲紆道走其總
管斥之曰狗　上問汝何在將何詞以對況青天白日
千乘萬騎何畏鬼耶遠不得已仍過井所則見老翁宛
然立于道左前跽泣訴　上我今日尋着汝矣汝前年馬
衝我面不減仇忽心耶旦暮且殺之某驚遑哀懇曰我
非何能傷翁乙在我家受羞數年會面許見我何以灭
改前言矣　上怒曰吾未言何需汝祭我雖爲馬所衝失
脚落井後有過客開我呼聲急救出兩何得疑我爲

鬼某大駭即拉翁同至其家其觀木主所書者非其姓
名翁攘臂罵取木主擲之撒所供物于地舉家惶愕不
解其故聞空中有聲大笑而去

鬼畏人拚命

介侍郎有族兄某強悍憎人言鬼神事每所居喜擇其
素號不祥者而居之過山東一旅店人言西廂有怪介
大喜開戶直入坐至二鼓寂寥無聲介罵曰若鬼耶須
擇吾屋上所無者而擲焉吾方畏汝果墜一磨石介又
罵曰若厲鬼耶須能碎吾之几吾方畏汝則墜一巨石
碎几之半介大怒罵曰鬼狗奴敢碎吾之首吾方畏汝

起立擲冠于地昂首而待自此寂然無聲怪亦永斷矣

天壳

渾天之說天地如鷄卵卵中之黃白未分是混沌也卵中之黃白既分是開闢也人不能遊于卵壳之外則道家三十三天之說終屬渺茫泰中地厚往往崩裂全村皆陷有衝起黑水者有冒出烟火者有裂而仍合者惟所陷之人民家室從無再出土者亦不知何往矣順治三年武威地陷有董遇者學煉形之術能伏氣沉海中不死全家遭此劫九日後竟一身自地下起云初陷時沉沉然一日一夜墜至于泉其墜下之勢似飛非飛似

暈非暈頗爲順適猶與家人答問一至于泉則家口盡
溺死董伏氣入水底千餘丈乃復乾燥覺四面純黃色
已而漸明下視蒼蒼然有天在下細聽之人民鷄犬之
聲因風而至我意此是天壳之外天也得落第二層天
宮固佳卽落在人家瓦上豈不破我爲天上人耶因極
力將身掙墜爲罡風所勒兜捲空中終不得下俄而有
古衣冠人長二丈餘叱曰此兩天分界處萬古神聖不
破此關汝何人作此妄想速趁地未合時仍歸汝世界
否則大地一合百萬丈汝能穿水不能穿土死矣語未
畢忽金光萬道自遠而來熱不可耐古衣冠者撫其背

曰速行速行日輪至矣我且避去汝血肉之身不走將燄爲飛灰董聞之悚然卽運氣騰身而上面目爲水土所蝕黑如焦炭衣服肌膚粘結一片逾月始復人形自痂甲外叟余按淮南子曰溫帶之下無血氣之倫日輪所近卽溫帶矣

董賢爲神

康熙間從叔祖弓箱公爲西安同知求雨終南山山側有古廟中塑美少年金貂龍衮服儀如漢公侯問道士何神道士指爲孫策弓箱公以爲孫策橫行江東來嘗至長安且以策才武當有英銳之氣而神狀妍媚如婦

女疑爲邪神會建修太白山龍王祠意欲毀廟拆其木
毋移而用之是夕夢神召見曰余非孫郎乃漢大司馬
董聖卿也我爲王莽所害死甚慘上帝憐我無罪雖居
高位蒙盛寵而在朝未嘗害一士大夫故封我爲大郎
神管此方晴雨弓韜公知是董賢記賢傳中有美麗自
喜之語諦視不已神有不悅之色曰汝毋爲班固所欺
也固作哀皇帝本紀既言帝病痿不能生子又安能幸
我耶此自相矛盾語也我當日君臣相得與帝仝卧起
事實有之武帝時衛霍兩將軍亦有此寵不得以安陵
龍陽見比幸臣一星原應天象我亦何辭但二千年兇

案須卿為我湔雪言未畢有二鬼獠牙藍面者牽一囚至年已老頭禿而聲嘶手捧一卷書神指之曰此奔賊也上帝以其罪惡滔天貶入陰山受毒蛇咀嚼久矣今赦出押至我所司涸固之事有小過輒以鐵鞭鞭之弓韜公問囚手挾何書神笑曰此賊一生信周禮雖死猶抱持不放受鐵鞭時猶以周禮護其背弓韜公就視之果周禮也上有臣劉歆恭校等字不覺大笑遂醒次日捐俸百金葺其廟祀以少牢又夢神來謝且曰蒙君修廟甚感高義但無人配享我未免血食太孤我掾史朱栩義士也倉收葬我尸為葬所殺我感其恩奏上帝薩

其子淨爲光武皇帝大司空君其留意弓輔公即塑朱公像于董公側而兼塑一囚爲王莽狀跪階下嗣後祈晴雨無不立應

三頭人

康熙時吳逆爲亂道路斷絕有湖州客張氏兄弟三人在雲南逃歸從蒙樂山之東步行十晝夜迷失道採木葉草根食之晨行壙野忽大風西來如海潮江濤之聲三人懼登高邱望之見一黑牛身大於象蘭單而過草木爲之披靡暮無投宿所望前大樹下若有屋宇者趨之屋甚宏敞中一丈夫走出身長丈餘頸上三頭每

作語則三口齊響清亮可辨似中州人首問三人何來
俱以寔告三頭人曰汝步行迷道得毋飢乎三人拜謝
隨呼其妹爲客煮飯意頗殷勤妹應聲來亦三頭女子
也視張兄弟而笑語其兄曰此三君其長者可長壽其
兩弟慮不免于難張兄弟飯畢三頭丈夫折樹枝與之
曰以此映日影而行可當指南車也但此去所過廟宇
可住宿不可撞其鐘鼓須緊記之三人遂行次日入亂
山中有古廟可憩三人坐簷下烏鴉羣飛來啄其頂張
怒取石子擊之悞觸廟中鐘鏗然作聲兩夜又跳出取
其兩弟擘而食之又將及張忽聞風濤聲有大黑牛瀕

然而至與兩夜久苦闕移時夜久敗走張乃脫逃行數十日始得歸里

水鬼索命

表弟張鴻業寓秦淮潘姓河房夏夜如廁漏下三鼓人聲已絕月色大明張愛月憑欄閒眺中著然有聲一人頭從水中出張疑此時安得有泅水者諦視之眉目無有黑身僵立頸不能動如木偶然以石擲之仍入於水次日午後有一男子溺死方知現形者水鬼也以此告同寓人有米客因言水鬼索命之奇客少時販米嘉興過黃泥灣因淤泥太深故騎水牛而過行至半灣有黑

手出泥中拉其腳其人將腳縮上黑手即拉牛腳牛不得動客大駭呼路人共牽牛牛不起乃以火炙牛尾牛不勝痛盡力拔泥而起腹下有帕帶繫繫不解腥穢難近以杖擊之聲啾啾然滴下水皆黑血也衆人用刀截帶下取柴火焚之臭經月才散自此黃泥溝不復溺人余米客有詩紀其事云本欲牽人候扯牛何須慎悔哭啾啾與君一把桑柴火暗處陰謀明處休

羅刹鳥

雍正間內城某爲子娶媳女家亦巨族住沙河門外新娘登轎後騎從簇擁過一古墓有颱風從冢間出繞花

轎者數次飛沙琳目行人皆辟易移時方定頃之至塔
家轎停大廳上嬪者揭簾扶新娘出不料轎中復有一
新娘掀幃自出與先出者並肩立衆驚視之衣粧彩色
無一異者莫辨眞僞扶入內室翁姑相顧而駭無可奈
何且行夫婦之禮凡參天祭祖謁見諸親俱令新郎中
立兩新人左右之新郎私念娶一得雙大喜過望夜闌
攜兩美同床僕婦侍女輩各歸寢室翁姑亦就枕忽聞
新婦房中慘叫披衣起童僕婦女輩排闥入則血淋漓
滿地新郎跌卧床外床上一新娘仰卧血泊中其一不
知何往張燈四焰梁上棲一大鳥色灰黑而鉤喙巨爪

如雪衆喧呼奮擊短兵不及方議取弓矢長矛鳥鼓翅作磔磔聲目光如青燐奪門飛去新郎昏暈在地云並坐移時正思解衣就枕忽左邊婦舉袖一揮兩目睛被抉去疾痛劇而絶不知若何化鳥也再詢新婦云郎叫絶時兒驚問所以渠已作怪鳥來啄兒目兒亦頓時昏絶後療治數月俱無恙伉儷甚篤而兩盲比目可悲也

正黃旗張君廣基爲予述之如此相傳墟墓間太陰積尸之氣久化爲羅刹鳥如灰鶴而大能變幻作祟好食人眼亦藥叉脩羅薜荔類也

新齊諧卷三

隨園戲編

烈傑太子

湖州烏程縣前有廟神號烈傑太子相傳元末時有勇少年糾鄉兵起義與張士誠將戰死土人哀之爲立廟號烈傑者以其勇烈而能爲豪傑之意也乾隆四十二年邑人陳某燒香廟中染邪自縊其兄名正中者剛正士也以爲廟乃神靈所棲不應居鬼崇往詢廟祝云今歲來進香者先有二人縊死矣正中大怒率家僮各持鈿械入廟毀其神像衆鄉人大駭嘈嘈然以爲得罪神

明將爲隣里禍遂投牒縣中控正中狂悖正中具訴原委且云烈傑太子四字不見史傳又不見志書明係與五通神鬼相同非正神也今正中已將神像折毀致犯鄉鄰怒情願出資將廟修好另立關聖神像爲鄉鄰祈福縣令某嘉其詞正批准允行銷案如是者兩月廟頗平妥忽孫姓家一女年已將笄染患邪病目斜肩墜自稱烈傑太子被惡人折去神像棲身無所須與我酒食等語其家進奉稍遲則此女自批其頰哀號痛苦女父往正中家告之正中大怒持桃枝徑往女家大呼而入曰寃有頭債有主毀汝像者我也我在此汝不報仇而

欺人家小兒女索詐酒食何烈何傑直是無恥小人敢不速走女作驚懼狀曰紅臉惡人又來矣我去我去女登時蘇醒其父乃留正中住宿其家女遂平安正中偶然外出鬼祟如故于是正中與其父謀擇里中年少者嫁之自此怪絕而病亦愈

裴秀才

南昌裴秀才某夏日乘涼裸卧社公廟歸家大病其妻以爲得罪社公即具酒食燒香紙爲秀才請罪病果愈裴命秀才往謝社公秀才怒反作牒呈燒向城隍廟告社公詐渠酒食憑勢爲妖燒十月後寂然秀才更怒又

燒催呈并責城隍神縱屬員貪賊難享血食是夜夢城
隍廟墻上貼一批條云社公詐人酒食有玷官箴着革
職褒某不敬鬼神多事好訟發新建縣責二十板秀才
醒心懷狐疑以爲已乃南昌縣人縱有責罰不得在新
建地方夢未必驗未幾天雨雷擊社公廟秀才心始憂
之不敢出門月餘江西巡撫阿公方入廟行香爲仇人
持斧斫額衆官齊集查拿凶人秀才以爲奇事急行觀
探新建令見其神色詫異喝問何人秀才口吃吃不能
道一字身著長衫又無頂帶令怒當街責三十板罪始
稱我是秀才且係裴司農本家公亦大悔爲薦豐城縣

摸龍阿太

杭州少宰姚公三辰以外科醫術世其家相傳少宰之祖半夜采藥歸過西溪醉墜于澗以手據石滑軟有涎旋即蠕蠕而動驚以爲蛇少頃負姚而上兩目如燈照見頭有鬚角委地上騰空去始知乃龍也姚兩手觸涎處香數月不散以之撮藥應手而愈子孫相傳呼爲摸龍阿太又號曰姚藍兒以其采藥持藍故也姚愈人病不受謝故孫位至二品人以爲陰德之報

水仙殿

杭州學院臨考諸廩生會集明倫堂互保應試童生號
曰保結廩生程某在家侵晨起肅衣冠出門行二三里
仍還家閉戶坐嘯嘯若與人語家人怪之不敢問少頃
又出良久不歸明倫堂待保童生到其家問信家人愕
然方驚疑間有緘桶匠扶之而歸則衣服沾濕面上塗
抹青泥目瞪不語灌以薑汁塗以硃砂始作聲曰我初
出門街上有黑衣人向我拱手我便昏迷隨之而行其
人云你到家收拾行李與我同遊水仙殿何如我遂拉
渠到家將隨身鑰匙繫腰仝出湧金門到西湖邊見水
面宮殿金碧煇煌中有數美女艷粧歌舞黑衣人指向

余曰此水仙殿也在此殿看美女與到明倫堂保童生二事孰樂余曰此間樂遂挺身赴水忽見白頭翁在後喝曰惡鬼迷人勿往勿往諦視之乃亡父也黑衣人遂與亡父互相毆擊亡父幾不勝矣適箍桶匠走來如有熱風吹入水中者黑衣人逃水仙殿與亡父亦不見故得回家家人厚謝箍桶匠兼問所以救之之故匠曰是日也湧金門內楊姓家喚我箍桶行過西湖天氣炎熱望見地上遺傘一柄欲往取之遮日至傘邊聞水中有屑索聲方知有人陷水扶之使起而君家相公埋頭欲沉堅持許久才得脫歸其妻曰人乃未死之鬼也鬼乃

已死之人也人不強鬼以爲人而鬼好強人以爲鬼何耶忽空中應聲曰我亦生員讀書者也書云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我等爲鬼者已欲溺而溺人已欲縊而縊人有何不可耶言畢大笑而去

火燒鹽船一案

乾隆丁亥鎮江修城隍廟董其事者有嚴高吕三姓設簿勸化一日早雨有婦人肩輿來袖中出銀一封交嚴曰此修廟銀五十兩拜煩登簿嚴請姓氏府居以便登記婦曰些微小善何必留名煩記明銀數便了語畢去高吕二人至嚴處其故並商何以登寫吕笑曰登簿何

爲尤此無人知覺三人派分似亦無害高曰善嚴以爲非理急正之二人不聽嚴無奈何去高呂將銀對分及工竣此事惟嚴一人知之越八年乙未高死丙申呂繼亡嚴未嘗與人談及戊戌春患疾見二差持票謂嚴曰有一婦在城隍案下告君我等奉差拘質問告何事差亦不知嚴與全行到廟門外氣象嚴冷不復有平日算命起課者在矣門內兩旁舊係妓人此時所見盡是差役班房過仙橋至二門見一帶枷囚叫曰嚴兄來耶視之高生也向嚴泣曰弟自乙未年辭世迄今四載受苦總皆陽世罪譴眼前正在枷滿可以托生不料又因侵

蝕修廟銀一案發覺拘此審訊嚴曰此事已隔十數年
何以忽然發覺想彼婦告發耶高曰非也彼婦今年二
月壽終凡鬼無論善惡俱解城隍府彼婦乃係善人同
幾個行善鬼解來過堂城隍神戲問曰爾一生聞善即
趨上年本府修署爾獨惜貲何耶婦曰鬼婦當年六月
二十日送銀五十兩到公所係一嚴姓生員接去自覺
此微小善冊上不肯留名故尊神有所未知神隨命痛
責司細查原委不覺和盤托出因兄有勸阻之言故拘
兄來對質嚴問吾兄今在何處高嘆曰渠生前罪重已
在無間獄中不止爲分銀一事也語未畢忽二差至曰

老爺陞座矣嚴與高等隨差立階下有二童持彩幢引一婦上殿又牽一枷犯至即呂也城隍謂嚴曰善婦之銀可交汝手乎嚴一一從實訴明城隍謂判官曰事干修理衙署非我擅專宜申詳東嶽大帝定奪可速備文書申送仍令二童送婦歸二差押嚴并高呂二生出廟過西門一路見有男着女衣者女穿男服者有頭罩盔蒲包者有披羊狗皮者紛紛滿目耳聞人語曰乾隆三十六年儀徵火燒監船一案凡燒死溺死者今日業滿可以轉生二差謂嚴曰難得大帝坐殿我們可速投文已而疾走呼曰文書已投可各上前聽點嚴等急趨立

未定聞殿上判曰所解高某竊分善婦之銀其罪尚小應照該城隍所擬枷責發落呂某生前包攬詞訟坑害良民其罪甚大除照擬枷責外應命火神焚毀其戶嚴某君子也陽祿未終宜速送還陽嚴聽畢驚醒則身卧在床家人皆已掛孝曰相公已死三日矣因心頭未冷故爾相守嚴將夢中事一一言之家人未信後二年八月夜呂家失火柩果遭焚

年子

鹽城東北鄉草堰口小鬧營村民孫自成妻謝氏除夕生子因名年子年十八挑雜入城半途有旋風一陣將

籠內雞盡吹出騰空飛去年子大驚從此回家臥病危急中會其母將產舉家守生無人看護年子昏沉身隨風蕩忽從朱門之內墮于萬丈深潭恰無痛楚只覺身子短小不似平時兩目被澁難開耳中所聞仍似父母聲音以為夢中幻境安心待之其時孫兒謝氏產兒安穩偷暇趨視年子則已死矣不覺大哭年子驚醒不解其故只聞母泣而數曰生此血泡反將我成人長大的年子死了悲號不已年子始知身已轉生恐母急壞遂大聲曰我即年子也年子未死謝聞小兒言語頓時驚風數日而死孫憂小兒無乳哺以粥食三月生齒五月

能履取名再生今年十六矣此事鹽城令閻公云

狐撞鐘

陳公樹蕃任汀漳道時海上忽浮一鐘至大可容百石人以為瑞告之官遂于城西建高樓懸此鐘焉撞之聲聞十里外選里中老民李某掌守此樓亡何海水屢嘯陳公以為金木相應海嘯者鐘聲所召也命知縣用印封閉此鐘并嚴諭李叟不許人再撞有美少年常來樓中與李閒談偶需食物之類往往憑空而至李知為狐仙忽起貪心跪曰君為仙人何不賜我銀物徒以酒食來耶少年曉之曰財有定數爾命窮薄不可得也得且

有災將生懊悔李固請不已少年笑而應曰諾少頃見
几上置大元寶一錠嗣後少年不至矣李大喜收藏衣
箱中一日邑宰路過聞撞鐘聲怒李守護不謹召而責
之笞十五板李無以自明歸視印封完好如故然業已
受笞悶悶而已未幾邑宰又過樓上鐘聲亂鳴遣役視
之並無一人邑宰悟曰樓上得毋有妖乎李無奈何具
以實告命取元寶視之即其庫物也持歸復所鐘不復
鳴

土地神告狀

洞庭山棠里徐氏家世富饒起造花園不足于地東邊

有土地廟香火久廢私向寺僧買歸建造亭臺已年餘
矣一日其妻韓氏方梳頭忽仆于地小婢扶之亦與俱
仆少頃婢起取大椅置堂上扶韓氏南向坐大言曰我
蘇州城隍神也奉都城隍神差委來審汝家私買土地
神廟事語畢婢跪啟太湖水神恭見又啟棠里巡欄神
恭見韓氏一一首領之最後曰原告土地神來韓氏命
徐家子弟取婢聽點名分東西班侍立有不聽命者持
杖擊之喚買地人姓名即其夫也問價若干中証何人
口音絕非平素吳音乃撫趙間男子聲其夫驚駭伏地
願退地基建還原廟韓氏素不識字忽索紙筆判云八

奪神地理原不應況土地神既老且貧露宿年餘殊為可憐屢控城隍未蒙准理不得已越訴都城隍幸汝能有悔心許還廟宇可以牲牢香火供奉之中証某某本應治罪姑念所得無多罰演戲贖罪寺僧某于事未發時棄已身死可毋庸議判畢擲筆而卧少頃起立仍作女音梳頭如故問其原委茫然不知其夫一一如所判而行從此榮里土地神香火轉盛

郡陽湖黑魚精

郡陽湖有黑魚精作祟有許客舟過忽黑風一陣水立數丈上有魚口如臼大向天吐浪許客死焉其子某晉

殺魚以報父仇貿易數年資頗豐詣龍虎山具盛禮請于天師時天師老矣謂許曰凡除怪斬妖全仗純氣眞煞我老病且死不能爲汝用然感汝孝心我雖死囑吾子代治之已而天師果死小天師傳位一年許又往請小天師曰誠然父有遺命我不敢忘然此妖者黑魚也據鄱陽湖五百年神通甚大我雖有符呪法術亦必須有根氣仙官助我方能成事篋中出小銅鏡付許曰汝持此照人凡一人而有三影者速來告我許如其言徧照江西皆一人一影密搜月餘忽照鄉村楊家童子有三影告天師天師遣人至鄉厚贈其父母詭言募神童

名請到府中試其所學童故貧家欣然而來天師供養數日隨携許及童子同往鄱陽湖建壇誦呪一日者衣童子衣袍劍縛背上出其不意直投湖中衆人大駭其父母號哭向天師索命天師笑曰無妨也俄而霹靂一聲童子手提大黑魚頭立高浪之上天師遣人抱至舟中式示沽湓湖中水十里內皆成血色童子歸人爭問所見童子曰我酣睡片時並無所苦但見金甲將軍提魚頭放我手中抱我立水上而已其他我不知自此鄱陽湖無黑魚之患或云童子蓋即總漕楊清恪公也

鄱陽小神

江西新建縣張某生二女同日出嫁天大風送親及舁轎者一時迷惑將妹嫁其姊家將姊嫁其妹家成婚後一日方知錯誤兩家父母以爲天緣亦各相安無異言其小妹所嫁夫金某買貨過鄱陽湖舟中忽謂其伙伴曰我將作官卽日到任火伴咸笑之以爲戲語行文數里金欣然曰胥役轎馬都來迎我我不可以久留言畢躍入水中死是夕近湖村人見一男子昂然來立村前曰我鄱陽小神也應血食汝地方可塑像祀我言畢不見村人遲疑未爲立廟已而頭痛發熱口稱小神爲祟衆大駭糾錢立廟祀之凡有祈求神應如響夫幾小神

又至曰豈可神明而無妃偶乎汝等再塑立一娘娘配我不可緩也村人如其言塑之金家聞水死之信撈尸殯殮舉家成服忽一日其妻脫孝服換盛服敷脂抹粉揚揚得意公姑怒責曰此非婦女所宜曰我夫並未死現在鄱陽外湖作官差肴役夫轎迎我上任鄱已在外伺候我何為不吉服耶言畢作上轎狀隨瞑目矣嗣後鄱陽小神之名頗著遠近燒香者爭赴焉

龔襲

桐城南門外章雲士性好神佛偶過古廟見有雕木神像頗尊嚴迎歸作家堂神奉祀甚虔夜夢有神如所奉

像曰我靈鈞法師也修煉有年蒙汝敬我以香火祖我
倘有所求可焚牒招我我即于夢中相見章自此倍加
敬信鄰有女危怪所纏怪貌獰惡遍體蒙茸似毛非毛
每交媾則下體痛楚難忍女哀求見饒怪曰我非害汝
者不過愛汝姿色耳女曰某家女比我更美汝何不往
纏之而獨苦我乎怪曰某家女正氣我不敢犯女子怒
罵曰彼正氣偏我不正氣耶怪曰汝某月日燒香城隍
廟路有男子方走汝在轎簾中暗窺見其貌美心竊慕
之此得為正氣乎女面赤不能答女母告章章為求家
堂神是夜夢神曰此怪未知何物寬三日限當為查辦

過期神果至曰怪名蠪蠪神通甚大非我自在剪除不可然鬼神力量終需恃人而行汝擇一除曰偷轎一乘夫四名快手四名繩索刀斧入物剪紙為之惡師子艦汝在傍喝曰上轎曰撞到女家更喝曰斬如此則怪除矣雨家如其言臨期扶紙轎者果覺重于平日至女家大喝斬字紙刀盤旋如風颯颯有聲一物擲墻而過女身霍然如釋重負家人追視之乃一蓑衣蟲長三尺許細腳千條如蠟絲閃閃自腰斫為三段燒之臭聞數里相城人不解蠪蠪之名後考庶物異名疏方知蓑衣蟲一名蠪蠪

兩神相歐

孝廉鍾悟常州人一生行善晚年無子且衣食不周憲鬱鬱不樂病臨危謂其妻曰我死慎毋置我棺中我有不平事將訴冥王或有靈應亦未可知隨即氣絕而中心尚溫妻如其言橫尸以待死三日後果蘇曰我死後到陰間所見人民來往與陽世一般聞有李大王者司賞善罰惡之事我求人指引到他衙門思量其訴果到一處宮殿巍峩中坐尊官我進見自陳姓名將生平修善不報之事一一訴知且責神無靈神笑曰汝行善行惡我所知也汝窮困無子非我所知亦非我所司問何

神所司曰素大王我心知孝者理也素者嫩也因求神送至素王處一間神曰素王尊嚴非與我處無人攔門者我正有事要與素王商辦汝可隨行少頃聞呼喝聲所從吏役皆整齊嚴肅行至半途見相隨有瀝血者曰受冤未報有嚙齒者曰逆黨未除有美婦人而拉醜男者曰夫婦鉗魄最後有一人衮冕玉帶狀若帝王貌偉然而衣履盡濕曰我周昭王也我家祖宗自后稷公劉積德累仁我祖父文武成康聖賢相繼何以一傳至我而欲剪南征無故為楚人溺死幸有勇士辛游靡長臂多力與我口起歸葬成周否則徒為江魚所吞矣後雖

有齊侯小白借端一問亦不過虛應故事草草完結如此奇冤二千年來絕無報應望神替一查李王唯唯餘鬼聞之紛紛然俱有怒色鍾方悟世事不平者尚有許大冤抑如我貧困固是小事氣為之平行少頃闖途中喝道而至曰素王來李王迎上各在輿中交談始而絮語繼而忿爭嘵嘵不可辨再後兩神下車揎拳相歐李漸不勝羣鬼從而助之我亦奮身相救終不能勝李神怒云汝等從我上奏玉皇聽候處分隨即騰雲而起二神俱不見少頃俱下雲中有霞帔而宮裝者二仙女相隨來手持金盞玉杯傳詔曰玉帝管三十六天事無暇

聽此此小說今賜二神天酒一尊共十杯有能多飲者便直其事李神大喜曰稱我量素佳即躍持飲至三杯便捧腹欲吐素神飲畢七杯尚無醉色仙女曰汝等勿行且俟我復命後再行須臾又下頒玉帝詔云理不勝數自古皆然觀此酒量汝等便該明曉要知世上凡一切神鬼聖賢英雄才子時花美女珠玉錦繡名書法書或得寵逢時或遭凶受拘素王掌管七分李王掌管三分素王因量大故往往飲醉顛倒亂行我三十六天日食星隕尚被素王抱持擅權我不能作主而況李王平然畢竟李王能飲三杯則人心天理美惡是非終有三

分公道直到萬古千秋綿綿不斷鍾某陽數雖絕而此
中消息非到世間曉諭一番則以後告狀者愈多故且
開恩增壽一紀放他還陽此後永不為例鍾聽畢還魂
又十二年乃死常語人云李王貌清雅如世所塑文昌
神張王貌陋團團渾渾望去耳目口鼻不甚分明從者
諸人大抵相似千百人中亦頗有美秀可愛者其黨亦
不甚推尊也鍾本名馥自此乃改名悟

賭鑽神號迷龍

李某官翰雲令以賭博被黜然性好之不能一日離病
危時猶拍肘床上作呼盧聲其妻泣諫曰氣喘勞神何

善如是李曰賭非一次所能我有朋類數人在牀前同擲骰盆汝等特未之見耳已而氣絕忽又蘇醒伸手向家人云速燒紙錁替還賭錢妻問與何人決勝曰陰司賭神號稱迷龍其門下有賭鬼數千皆受驅使探人將托生時便請迷龍作一花押納入天靈蓋中此人一落母胎性便好賭雖嚴父賢妻萬不能救漢書公卿表以博掩失侯者十餘人可見此神從古有之或且一心貪賭有美食而讓他人食有美妻而讓他人眠皆迷龍作祟也但陰間賭法與世間不同其法聚十餘鬼同擲十三顆骰子每子下盆有五采金色光者便是全勝羣鬼

以所畜紙錁全行獻上迷龍高坐抽頭以致大富羣鬼賭敗窮極便到陽間作瘟疫詐人酒食汝等此時燒紙錢一萬可以放我生還家人信之如其言燒與之而李竟瞑目長逝或曰渠又哄得賭本可以放心大擲故不返也

羊骨怪

杭人李元珪館于沛縣韓公署中司書稟事倘有鄉親同杭李托帶家信命館童調麪糊封信家童調盛碗中李用畢以其餘置几上夜聞窸窣聲以為鼠來偷食也揭帳伺之見燈下一小羊高三寸許渾身白毛食糊盡

乃去李疑退花次日特往糊待之夜聞小羊又至因留心細觀其去之所在到窗外樹下而沒次日告知主人發掘樹下有枕并骨一條喝嫁肉漿糊猶在取而燒之此後怪絕

夜叉偷酒

宣德年間滁州河下每年龍王造宮有黃白二龍從古北口販木過來每木百枝一夜叉管守之其木在水中皆直立而行上注一紅燈爲號關外販木商人每年待龍發水然後依附運行偶失一枝龍怒遣夜叉尋取風雨大作山石皆飛村中民造酒八缸一夜被夜叉偷

飲立盡懼其爲患爲伐二木置水中夜始平靜此石隸今鄭公首瀛爲余言鄭鄴州人

拔麻敘

新安曹媼有孫登官定婚某氏將娶有日先期掃除樓房待新娘居房與媼卧閣相去十步許日向夕媼獨坐樓下聞樓上履聲蹇蹇意是丫鬟不之詰也久而聲漸厲稍覺不類疑是偷兒疾趨而掩執之起推樓門門開舉首見一人麻冠麻鞋手扶桐杖立梯上屑見媼主返身退走媼素有膽不計其爲人爲鬼奮前相捉其人狂奔新房有悤窣之聲如烟一縷而沒始悟爲鬼急下樓

欲以語人念 明日婚期已屆捨此無從見他室隱忍不
言次夕新婦入門張燈設樂散後媪以前事在心不能
成寐旦覘新婦則已靚妝坐床琴瑟之好甚篤媪意大
安易宅之念漸差然終以前事故常不欲新婦獨登樓
一日者婦欲登樓問其故以如廁對勘其秉燭以熟徑
解食頃不下媪喚之不應遣小鬟持燈上樓亦不見婦
媪大驚婢曰是或在厨下乎媪謂我坐梯次未見他下
來無可奈何乃召婿告以失婦狀舉家大駭婢忽在樓
呼曰嚴在是衆亟視之則新婦匿伏一小牀椅下四肢
如有細縛之狀扶出口沫滿口氣息奄然以水漿灌之

逾時甫醒問之云遇一披麻人爲祟媪乃哭曰咎在我因偶述前事且告以不言之故時夜漏將殘不能移宅攜婦偃息在床壻秉燭坐雙鬟立左右至五更倦者睡去壻亦勞倦稍一交睫覺燈前有披麻人破戶入直奔床前以指掐婦頸三五下壻奔前救護披麻人聳身從牕櫺中去疾于飛鳥呼婦不應持火視之氣已絕矣或曰此選日家不良于衙婚期犯披麻煞故也

瓜棚下二鬼

海陽邑中劉氏女夏日在瓜棚下刺繡薄暮家人鋪蒲席招涼女忽於座間顧影粲語家屬其誕呵之乃大聲

曰咲我豈若女耶我爲某村某婦氣忿縊死多年欲得
替人故在此語鬼大笑擧帶自勒其頸閣室盡驚取米
豈厭勝之不退乃哀求曰我女年年爲他人壓金線取
錢貿米家貧可憐與汝素無冤幸相捨不然天師將至
我當往訴鬼懼曰嚇人嚇人雖然我不可以虛返當思
所以送我衆曰供香楮何如不應曰加斗酒隻鷄何如
乃有喜色且頷之如其言女果醒未三日家人方相慶
女衣裓忽又翻舊情語曰汝等如此薄待我回想不齿
甘休仍須討替頭作惡狀以帶套頸衆察其音不類前
鬼正驚疑間俄聞瓜棚下絆絆履響仍在女曰叱曰鬼

婢昌我姓名來詐錢錮辱沒煞人亟去亟去不然我將訟汝于城隍神又勞問女家勿怕此無賴鬼我在此他不敢爲厲言畢其女頰暈紅潮狀若羞縮者食頃兩鬼寂然皆退次日其女依舊臨鏡詢其事杳然如夢

老人李某海陽人薄暮自邑中還家覺腰纏重物解視無有勉荷而歸時已月上家人閒門屏聲走相問安老人瞪目無言爲設酒脯亦不食愈益怪之既而取布幅詣懸梁間作繯狀曰我縊死鬼也今與汝翁作交代衆驚詰以前因曰余爲李氏樓泊城中曾至某家崇其女于爪栅下因其家中哀求我亦念伊女婉弱是以捨去

別要替代奔及城門有二大人司管甚嚴不敢走過以
此日日受苦一言難盡衆家人曰城門大人既然攔阻
汝今日何能復來乃嘻嘻笑曰此實大巧事今早鄉人
以葉補寄門側大人者惡其臭也兩相謂曰非肯兩歇
城頭山色當住盡一兎眺乎遂約伴登山去矣余得乘
間出城過汝翁歸時他腰帶間蒙其負荷急於得生故
仍欲相借垂淚衆聞其言軟仍可以情動者乃哀求曰
翁年老墓木已拱你不忍於弱女寧獨甘心於尭翁如
蒙哀憐當為延名僧修法事令你生天人境界何如鬼
拍手喜曰我前在瓜棚下原欲挽彼作此功德視其家

貧是以勿言今衆居士既能發大願力余又何求雖然世人慣作哄鬼伎倆惟求居士勿忘此言衆唯唯鬼即作頂禮狀食頃老人已起索水漿飲竟翌日廣延僧衆作七日道場瓜棚下從此清淨

介溪墳

嚴介溪爲其妻歐陽氏卜葬召門下風水客數十人囑曰吾富貴已極尙何他望只望諸君擇地生子孫能再如我者而甘心焉諸客唯唯未一月有客來云某山有穴葬之子孫貴壽與公相埒介溪命羣客視之一客獨曰若葬此子孫雖貴但氣脈大遲恐在六七世後耳俱

以爲然介溪貿成開穴中有古墳墓志摩視之卽嚴氏之七世祖也介溪大駭急加封識然自此嚴氏大衰且籍沒矣此事嚴後裔名秉璉者所言

李半仙

甘肅參將李旋自稱李半仙能視人一物便知休咎彭芸楣少詹與沈雲椒翰林仝往占卦彭指一硯問之曰石質厚重形有八角此八座象也惜是文房之需非封疆之料沈將所掛手巾問之曰絹素清白自是玉堂高品惜邊幅小耳正笑語間雲南同知某亦來占小取烟筒問之曰曾有三截鐵合而成居官有三起三倒然否

曰然曰君此後爲人亦須改過不可再如烟管問何故曰烟管是最勢利之物用得著他渾身火熱用不著他頃刻冰冷其人大笑慚沮而去逾三年彭學差任滿回京李亦入都引見彭故意再取烟管問之曰君又放學差矣問何故曰烟非吃得飽之物學院試差非做得富之官且烟管終日替人呼吸貧學終年爲寒士吹噓將必復任已而果然

李香君薦卷

君友楊潮觀字宏度無錫人以孝廉授河南固始縣知縣時陸王由鄉試楊爲同考官閱卷畢將發榜矣搜落

卷爲加批焉倦而假寐夢有女子年三十許淡粧面目
脾秀短身青紬裙烏巾束額如江南人儀態揭帳低語
曰拜托使君桂花香一卷千萬留心相助楊驚醒告同
考官皆笑曰此噩夢也焉有榜將發而可以薦卷者乎
楊亦以爲然偶閱一落卷裁聯有杏花時節桂花香之
句蓋子甲二月表題即謝開科事也楊大驚加意翻閱
表頗華贍五策尤詳明眞飽學者以時藝不甚佳故置
之孫山外楊既感夢兆又難直告主司欲薦未薦方徘
徊間適正主試錢少司農東麓先生嫌進呈策通場求
得佳者命各房搜索楊喜即以桂花香卷薦上錢公如

得至寶取中八十三名折卷填榜乃商邱老貢生侯元標其祖侯朝宗也方疑女子來託者即李香君楊自以得見香君參于人前以爲奇事

道士取葫蘆

秀水祝宣臣名紱諧余戊午同年也其尊人某饒於財一日有長鬚道士叩門來見主人問法師何爲來曰我有一友現住君家故來相訪祝曰此間並無道人誰爲君友道士曰現在觀稼書房之第三間如不信煩主人同往尋之祝與同往則書房挂呂純陽像道士指笑曰此吾師兄也偷我葫蘆久不見還故我來索借言畢伸

手向畫上作取狀呂仙亦笑以葫蘆撫還之主人視畫上果無葫蘆矣大驚問取葫蘆何用道士曰此間一府四縣夏間將有大疫雖犬不留我取葫蘆煉仙丹救此方人能行善者以千金買藥僅用不特自活兼可救世立大功德因出囊中藥數丸示主人莎步撲鼻且曰今年八月中秋月色大明時我仍來汝家可設瓜菓待我此間人民恐少一半矣祝心動曰如弟子者可行功德乎曰可乃命家僮以千金與之道士束負腰間如足布然不覺其重留藥十丸拱手別去祝舉家敬若神明早晚禮拜是年夏間無疫中秋無月且風雨交加道士亦

查不至

火焚人不當水死

涇縣葉某與人貿易安慶江行遇風同船十餘人半溺死矣獨葉墜水中見紅袍人抱而起之因以得免自以爲獲神人之助後必大貴亡何家居不戒於火竟燒死

城隍殺鬼不許爲孽

台州朱始女已嫁夫外出爲業忽一日燈下見赤脚人披紅布袍貌醜惡來與褻狎且云娶汝爲妻婦力不能拒因之癡迷日漸黃瘦當怪未來時言笑如常來則有風肅然他人不見惟婦見之婦姊夫袁承棟素有拳

勇婦父母將女匿袁家數日怪不來月餘踪跡而至曰汝來藏此處乎累我各處尋覓及訪知汝在此處我要來又隔一橋橋神持棒打我我不能過昨日將身坐在擔簍者周四補中才能過來此後汝雖藏石牀中吾能取汝袁與婦商量持刀斫之婦指怪在西則西斫指怪在東則東斫一日婦喜拍手曰斫中此怪額角矣果數日不至已而布纏其額仍來爲祟袁發鳥銃擊之怪暫於閃躲屢擊不中一日婦又喜曰中怪臂矣果數日不來已而布纏其臂又來入門罵曰汝如此無情吾將索汝性命歐撞此婦滿身青腫哀號欲絕女父與袁連名

作狀投城隍廟是夜女夢有青衣二人持牌喚婦聽審且索差錢曰此場官司我包汝必勝可燒錫錁二千謝我你不嫌多陰間只算九七銀二十兩此項非我獨享將替你爲鋪堂之用憑汝叔紹先一同分散他日可見個分明紹先者朱家已死之族叔也如其言燒與之五更女醒曰事已審明此怪是東埠頭轎夫名馬大城隍怒其生前作惡死尙如此用大杖打四十戴長枷在廟前示衆從此婦果康健合家懽喜未三日又癡迷如前口稱我是轎夫之妻張氏汝父汝姊夫將我夫告城隍柳責害我忍饑獨宿我今日要爲夫報仇以手爪摑婦

眼眼幾暗女父與承棟無奈何再焚一牒與城隍是夕
女又夢鬼隸召往怪亦在鴉城隍置所焚牒於案前嘖
目厲聲曰夫妻一般凶惡可謂一床不出兩樣人矣非
臀斬不可命兩隸縛兒持刀截之分為兩段有黑氣流
出不見腸胃亦不見有血旁二隸請曰可准押往鴉鳴
國為奠吾城隍不許曰此奴作鬼便害人若作蠶必又
害鬼可揚滅惡氣以斷其根兩隸呼長鬚者二人各持
大扇扇其尸頃刻化為黑烟散盡不見囚其妻械手足
充發黑雲山羅刹神處充當苦差命原差送婦還陽女
驚而醒從此朱婦安然仍回夫家生二子一女至今猶

存鬼所云搶攘周四者其隣也問之曰果然可疑我某
日擔空桶歸扉肩甚重

新齊諧

隨園戲編

呂蒙塗臉

湖北秀才鍾某偕大史赤子之表戚也將赴秋試夢文昌神召詣殿下不發一言但呼之近前取筆向倪上離極濃墨塗其臉幾滿大驚而醒慮有汚卷之事意忽忽不樂隨入場僮在號簷中假寐見有偉丈夫掀其號簾長髯綠袍乃關帝也罵曰呂蒙老賊你道塗抹面孔我便不認得你麼言畢不見鍾方悟前身是呂蒙心甚惶悚是年獲雋後十年選山西解梁知縣到任三日往謁

武廟一拜不起家人視之業已死矣

鄭細九

揚州名奴多以細稱細九者商人鄭氏奴也鄭家主母病革忽蘇醒然而起曰事太可笑我死何妨不應托生於細九家爲兒以故我魂已出戶到半途得此消息將送我者打脫而返言畢道口渴索青菜湯家人煮與之嚥少許仍仆於床瞑目而逝須臾鄭細九來報家中產一兒口含菜葉啼聲甚厲嗣後鄭氏頗加恩養不敢以奴產子待也

替鬼作媒

江浦前鄉有女張氏嫁陳某七年而寡日食不周改適張姓張亦喪妻七年作媒者以爲天緣巧合婚甫半月張之前夫附魂妻身曰汝太無良竟不替我守節轉嫁屠奴以手自批其頰張家人爲燒紙錢再三勸慰作厲如故未幾張之前妻又附魂於其夫之身罵曰汝太薄情但知有新人不知有舊人亦以手自擊頰舉家驚惶適其時原作媒者蔡某在旁戲曰我從前既替活人作媒我今日何妨替死鬼作媒陳某既在此索妻汝又在此索夫何不彼此交配而退則陰間不寂寞而兩家活夫妻亦平安矣何必在此吵鬧耶張面作羞縮狀曰我

亦有此意但我貌醜未知陳某肯要我否我不便自言
先生既有此好意即求先生一說何如秦乃向兩處通
陳但唯唯忽又笑曰此事極好但我輩雖鬼不可野合
爲媒鬼所輕必須媒人替我剪紙人作輿從具鑼鼓音
樂擺酒席送合巹杯使男女二人成禮而退我輩才去
張家如其言從此兩人之身安然無恙鄉隣共傳某村
替鬼作媒替鬼作媒

鬼有三技過此鬼道乃窮

蔡魏公孝廉常言鬼有三技一迷二遮三嚇或問三技
云何云我表弟呂某松江嗔生性豪放自號豁達先生

嘗過泖湖西鄉天漸黑見婦人面施粉黛貿貿然持繩索而奔望見呂走避大樹下而所持繩則遺隆地上呂取觀乃一條草索嗅之有陰霾之氣心知為縊死鬼取藏懷中徑向前行其女出樹中往前遮攔左行則左攔右行則右攔呂心知俗所稱鬼打牆是也直衝而行鬼無奈何長嘯一聲變作披髮流血狀伸舌尺許向之跳躍呂曰汝前之塗眉畫粉迷我也向前阻拒遮我也今作此惡狀嚇我也三技畢矣我總不怕想無他技可施爾亦知我素名豁達先生乎鬼仍復原形跪地曰我城中施姓女子與夫口角一時短見自縊今開柳東某家

婦亦與其夫不睦故我往取替代不料半路被先生截
住又將我繩奪去我實在計窮只求先生超生呂問作
何超法曰替我告知城中施家作道場請高僧多念往
生呪我便可托生呂笑曰我即高僧也我有往生呪爲
汝一誦即高唱曰好大世界無遮無礙死去生來自何
替代要走便走豈不爽快鬼聽畢恍然大悟伏地再拜
奔趨而去後士人云此處向不平靜自豁達先生過後
永無爲祟者

鬼多變蒼蠅

徽州狀元戴有祺與友夜醉玩月出城步回龍橋上有

藍衣人持傘從西鄉來見戴公欲前不前疑爲竊賊直
前擒問曰我差役也奉本官拘人戴曰汝太說謊世上
只有城裡差人向城外拘人者斷無城外差人向城裡
拘人之理藍衣者不得已跪曰我非人乃鬼也奉陰官
命就城裡拘人是實問有牌票乎曰有取而視之其第
三名即戴之表兄某也戴欲救表兄心疑所言不實乃
放之行而堅坐橋上待之四鼓藍衣者果至戴問人可
拘齊乎曰齊矣問何在曰在我所持傘上戴視之有線
縛五蒼蠅在焉嘶嘶有聲戴大笑取而放之其人惶急
踉蹌走去天色漸明戴入城至表兄處探問其家人云

家主病久三更已死四更復活天明則又死矣
江寧劉某年七歲腎囊紅腫醫藥罔效隣有饒氏婦當
陰司差役之事到期便與夫異床而寢不飲不食若痴
迷者劉母托往陰司一查去三日來報曰無妨也二郎
前世好食田雞剝剝太多故今世孕雞來啄相與報仇
然天生田雞原係供人食者蝦魚皆八蜡神所管只須
向劉猛將軍處燒香求禱便可無患如其言子疾果痊
一日者饒氏睡兩日夜方醒醒後滿身流汗口呿喘不
已其嫂問故曰隣婦某氏乳惡難捉冥王差我拘拿不
料旭踣死尚强有力與我格鬬多時幸虧我解下纏足

布捆縛其手裁得牽來嫂曰現在何處曰在窻外梧桐樹上嫂往視之見無別物只頭髮拴一蒼蠅嫂戲取蠅來入針線箱中未幾聞饒氏在床上有呼號聲良久乃蘇曰嫂爲戲大虐陰司因我拿某婦不到重責三十板勒限再拿嫂速還我蒼蠅以免再責嫂視其臀果有杖痕始大悔取蒼蠅付之饒氏取含口中睡去遂亦平靜自此不肯尋人間查陰司事矣

嚴秉琳

嚴秉琳作雲南祿勸縣縣署東偏有屋三間封鎖甚嚴相傳狐仙所居官到必祭嚴循例致祭其妻某必欲觀

之屬伺門側不得見一日見美婦入倚嶺梳頭妻素悍妒虐戮其夫率奴婢持棒衝入亂毆美婦化作白鵝繞地哀鳴妻玲取印印其背遂現原形委地墮胎而死胎中兩小狐也嚴取硃筆點其額兩小狐亦死取大小狐投之火中自此署中無狐而嚴氏亦無恙又一年其妻懷孕生雙胞頭上各有一點紅如硃筆所點妻大驚而殤嚴以痛妻故未幾亦病亡小兒終不育

奉新奇事

江西奉新村民李氏婦生產三日胎不下其姑率三女守之以倦故又請鄰婦三人輪流守護一婦姓孫有兒

尙穌穌不能同在乃寄托外婆家而舉長子名鍾者同
往鍾已弱冠入學虛夜間寂寞乃持書一卷往次日將
午其門內絕無人聲戚里疑之打門入則產婦死於床
七人死於地七人中六人衣服面目無他異惟氣絕而
已獨孫秀才身尙端坐石凳挑書如故其左臂自肩以
下全身燒毀直至腳底黑如煤炭合村大噪鳴於官急
相驗命且掩埋亦無從申報也此事彭芸楣少司馬爲
叅言

智恒僧

玩家園內有種荷花缸年久不起陳命扛起覓其缺識
缸下又得一鐘黃碧色花紋甚古中有淤泥朽骨數片
陳投骨於水搗僧入室夜夢一僧來曰我唐時僧智恒
也汝所取磁鐘乃我埋骨鐘速還我骨而土掩焉陳素
豪曉告友朋不以為意又三日其母夢一長眉僧挾一
惡狀僧至曰汝子無禮負我磁鐘拋撒我骨我訴之不
理欺我老耳我師兄大千聞之不平故同來索汝子之
命母驚醒命家人遍尋所棄之骨僅存一片問孝廉則
已逃閪不省人事矣未十日而病亡

三斗漢者粵之鄙人也其飯須三斗粟乃飽人故呼爲
三斗漢身長一丈圍抱不周鬚虬面黑乞食于市所得
莫能果腹一日之惠州戲于提督軍門外雙手挈二石
獅去提督召之則仍雙挈石獅而來提督命五牛曳橫
木于前三斗漢挽其後用鞭鞭牛牛奮欲奔終不能移
尺寸提督奇其力賞食馬糧使入伍學武乃跪求云小
人食需三斗粟願倍其糧提督許之習武有年馳馬輒
墜箭發不中乃改步卒鬱鬱不得志而歸遊于潮州值
潮之東門修湘子橋橋梁石長三丈餘寬厚皆尺五衆
工構夫架數十人挽之莫能上三斗漢從旁笑曰如許

衆人顏面汗背猶不能升一條石塊耶衆怒其妄命試之遂登架獨挽而上衆股栗橋洞故有百數辛卯年圮其三郡丞范公捐俸倡修見此人能獨挽巨石賞省工速遂命盡挽其餘賞錢數十千不一月食盡去莫知所之或云餓死於澄江

蘇南村

桐邑有蘇南村者病篤昏迷問其家人曰李耕野魏兆芳可曾來否家人莫知漫應之頃又問答以未曾來曰爾等當着人與他速來家人以爲謾語不應乃長嘆欲逝家人倉皇遣健足奔市購紙輿一乘至則見蘇背

有李耕野魏兆琇字樣乃恍然悟急焚之而其氣始絕
與夫姓字乃好事者戲書也竟成爲眞亦奇

葉生妻

桐城邑西牛欄舖界葉生躬耕傍口父兄業農乾隆癸
卯春佃其族人田於門庄閭宅移居於是其妻年十
八素端重寡言忽發顛慢罵其前不一惟罵李某喪絕
天良毀我輩十八塚益遊房屋好生受用將我等骸骨
踐踏汚穢葉生不解詢鄰老始知房主李某於康熙時
卒墳墓屋事實有之乃詰其妻云平墳做屋實李某事
於我何干妻咎云當時李某氣燄甚高我等忍氣不言

多出遊逛之今看爾家運低故在此浪忿罵音中惟此厲聲者最惡其九音偶爾相間亦畧平和生許以拆屋陪塚答云屋有主人爾不能擅拆盡往商量生奔請李姓來其妻引至堂西兩正屋內指示曰此二椰也此四壙也其牖旁乃二女壙我壙在牀後墻下李問爾何人答云我阮姓字名年二十二前明正德間儒生讀書自鳴觀戲習道教竟成羽士偶為貪色踰墻被辱自縊斃此十八中惟我受踐踏污穢更苦故我糾合伊等同來李云汝骨在何處答曰正中一壙掘下三尺見棺黑色者是我也李躊躇不敢掘鬼罵不息遠近觀者漸繞而

至有問必答或燒紙錢求之其九鬼亦從旁勸解言皆
自其妻口中出縊鬼罵曰汝等九個賊得受棄家紙
錢彼此趕老羊快活便來勸我麼自是九鬼無聲惟縊
鬼獨留生請羽士禳解屬甄師陳棄作薦送文鬼大笑
曰不過之極某故事用錯某處文詞鄙俗況送我文當
求我不應以威脅我甄師慚赧唯唯而已道士誦經畢
錯必加切責生之戚有程氏者家素豐方到門鬼曰富
翁來矣當備好茶章孝廉甫與生有姻將到鬼曰文星
至矣求為我作墓誌章口占一律贈之曰當年底事竟
投繯遺體飄零瘞此間芳屋亥成將拆去高封誤毀已

培還從茲獨樂安貧壤還望垂憐放翠鬟他日超升籍法力直排閶闔列仙班鬼謝曰蒙獎太過字有風流罪過安能排閶闔列仙班乎惟五六二語見教極是吾遵命去矣臨去呼葉生字告之曰吾不受道士懺悔受文人懺悔亦永忘結習故也兩盡鐫詩墓石以光泉壤生妻聽目無言越一日乃醒

七盜柔命

杭州湯秀才世坤年三十餘館於范家一日晚坐生徒四散時冬月畏風書齋窗戶盡閉夜交三鼓一燈熒然湯方看書窗外有無頭人跳入隨其後者六人皆無頭

其頭悉用帶挂腰間圍湯而各以頭血滴之淨淨冷濕湯驚迷不能聲適館僮持溺器來一衝而散湯噴地不醒僮告主人急來救起灌甚湯數甌醒具道所以因乞回家主人喚有輿送之天已大明家住城堅山脚下將近山湯告與夫不肯歸家願仍至館中未至山脚下望見夜中七斷頭鬼昂然高坐似有相待之意主人無奈何仍延館中遂大病身熱如炙主人素賢爲迎其妻來侍湯藥未三日卒已而蘇謂妻曰吾不活矣所以復蘇者冥府覽恩許來相訣故也昨病重時見青衣四人拉者同行云有人告發索命事所到黃沙茫茫心知陰界

汝問吾何罪請衣曰相公請自觀其容便曉矣吾云人不能自見其容作何觀法四請衣各賫有柄小鏡曰請相公照如其言便覺龐然魁梧鬚長七八寸非今生清瘦面貌前生姓某名鏘乃明季娶縣知縣七人者七盜也坐囚禁金于某所被獲後謀以此金賄官兒死托婁縣典吏許某轉請於我詐匿取二萬以二萬說我我彼時明知盜罪難逭拒之許典吏引左氏殺汝壁將焉往之說請掘取其金而仍殺之我一時心貪竟從許計此時悔之無及乃隨四人行至一處官廨壯麗中坐衮袍陰官色頗和吾拜伏堦下七鬼者捧頭於肩若有所訴

訴畢仍挂頭腰間者哀乞陰官官曰我無成見汝自向七鬼求恃吾因轉向七鬼叩頭乞請高僧超度多燒紙錢鬼俱不肯其頭掛於腰間得惡殊甚開口露牙就近求咬我頭陰官喝曰盜休無禮仗等罪應死非某祉法某之不良在取爾等財耳但起意者與臣非臣今似可緩索還命七鬼者又令以頭裹頸哭曰我等向毋索債非索命也彼食朋延僻而貪盜財是亦一盜也許與臣人已被我等吐噶矣因臣令初轉世為美女嫁宋尚書牧仲為妾宋貴人有文名某等不敢近今又託生湯家湯祖宗素積德家中應有科目今年除夕渠之姓名將

被文昌君送上天榜一入天榜則邪魔不敢近我等又休矣予戲一時說視非易願官勿行婦人之仁陰官聽畢蹙額曰盜亦有道吾無如何汝姑回陽間一別妻孥可也以此我得暫蘇語畢不復開口妻為焚燒黃白紙錢千百萬冥無言而卒湯民別房諱世昌者次年鄉試及第中進士入詞林人皆以為填天榜者所拙換矣

陳清恪公吹氣退鬼

陳公鵬年未遇時與鄉人李宇相善秋夕乘月免過李閒話李故寒士謂陳曰與婦謀酒不得子少坐我外出沽酒與子賞月陳持其詩卷坐觀待之門外有婦人藍

衣蓬首開戶入見陳便邪去陳疑李氏戚也避客故不入乃側坐避婦人婦人祖物來藏門檻下身走入內陳心疑何物就檻視之一繩也臭有血痕陳悟此乃繩鬼取其繩置靴中坐如故少頃蓬首婦出探藏處失繩怒直矜陳前呼曰還我物陳曰何物婦不答但聳立張口吹陳冷風一陣如冰毛髮慄慄燈焰熒熒青色將滅陳私念鬼尚有氣我獨無氣乎乃亦鼓氣吹婦婦當公吹處成一空洞始而腹穿繼而胸穿終乃頭破頃刻恕輕烟散盡不復見矣少頃李持酒入大呼婦繩于床陳笑曰無傷也鬼繩尚在我靴告之故乃共入解救灌以薑湯

蘇問何故尋死其妻曰家貧甚夫君好客不已頭止一
釵拔去沽酒心悶甚客又在外未便聲張旁忽有逢首
婦人自稱左鄰告我以夫非爲客拔釵也將赴賭錢場
耳我愈覺恨且念夜深夫不歸客不去無面目辭客遂
首婦手作圈曰從此入即佛國幢幡無量余從此圈入
而手空不見圈屢散婦人曰取吾佛帶來則成佛矣走
出取帶良久不來余方眞然若夢而君來救我矣訪之
隣數月前果縊死一村婦

陳聖濤遇狐

紹興陳聖濤者貧士也喪偶遊揚州寓天寧寺側一小

廟廟僧遇之甚薄陳見廟有小樓扃閉問僧何故僧曰樓有怪陳必欲登乃開戶入見几上無絲毫塵有鏡架梳篦等物大疑以爲僧藏婦人不語出過數日望見淇婦倚樓窺陳亦自挑之婦騰身下已至陳所陳始驚以爲非人婦曰我仙也汝毋怖爲有夙緣故耳欵接甚殷覺成夫婦每月朔婦告假七日云往泰山娘娘處聽差陳乘婦去啟其箱金玉爛然陳一絲不取代扃鎖如初婦歸陳私謂曰我貧甚而君頗有餘貲盡假我屯貨爲生業乎婦曰君骨相貧不能富雖作商賈無益且喜君行義甚高開我之箱分文不取亦足敬也請資君衣食

自後陳不起欵中饋之事婦主之居年餘婦謂陳曰妾所蓄金已爲君捐納飛班逼判赴京投供即可選也妾請先入京師買屋待君陳曰娘子去我從何處訪尋曰君第入都到彰義門妾自遣人相迎陳如其言後婦人兩月入都至彰義門果有蒼頭跪曰主君到遲娘娘相待久矣引至米市衚衕則崇垣大廈奴婢數十人皆跪迎叩門如舊曾服侍者陳亦不解其故登堂婦人盛服出迎攜手入房陳問諸奴婢何以識我曰勿聲張妾假君形貌赴部投捐又假君形貌買宅立契諸奴婢投身聽亦假君形貌以臨之故皆認識君因私教陳曰若何

姓若何名喚道時須如我所囑毋爲若輩所疑陳喜諾
因通書于家明年陳之長子來知父已續娶後母入房
拜見母慈恤倍至如所生子亦孝敬不違婦人曰聞兒
有婦何不偕來明年可同至別駕任所長子唯唯婦人
贈冊車遣迎其妻入京同居忽一日門外有少年求見
陳問何人少年曰吾母在此陳問婦人婦人曰是吾兒
妾前夫所生也陳入拜陳并拜陳之長子呼爲兄居亡
何婦假日也不在家長子亦外出婁王氏方梳粧少年
突嫂有色排窗入擁抱求歡王不可少年强之弛下衣
以陰示嫂蛮頭無肉而有毛尖挺如立錐王愈畏惡大

呼乞命少年懼奔出王之裙褶已毀裂矣長子夜歸被酒見婁容色有異問之具道所以長子不勝忿拔几上刀尋少年少年已臥就帳中斫之燭照一狐斷首而斃陳知其事驚駭懼婦人假滿歸必索其子命乃即夜父子逃歸紹興官不准選一錢不得着身負如故

長鬼被縛

竹墩沈翰林厚餘少與友張姓同學讀書數日張不至問之張曰傷寒甚劇因往問候入門悄然將升堂見堂上先有一長人端坐仰面視堂上題額沈疑非人戲解腰帶潛縛其兩腿長人驚轉頭相視沈叩以何處來長

人云張某當死余爲勾差當先來取其家堂神說明再動手勾捉沈以張寡母在堂未娶無子胡可以死懇寬計緩之長人亦有憐色而謝以無術沈代懇再三長人曰只一法耳張明日午時當死先期有冥使五人偕予自其門外柳樹下入冥中鬼餓渴久得飲食即忘事君可預設二席置六人坐君候于門外柳樹邊有旋風自上而下即拱揖入門延之入座勤爲勸酬視日影過午則起散張可以免沈允諾即入語張家人屆期一一如所教張至巳刻巳昏暈當午惟存一息外牖散而神氣漸復沈大喜歸月餘夜夢前長人作痛楚狀揖眉告曰

前為君書槩張君得延一紀入學且當中某科副車舉二子而余以泄冥事為同輩所告貢四十板革役矣余本非鬼乃峽石鎮挑腳夫劉先今遭冥責不復能行起尚有三年陽數未終須君語張君給日用費終我餘年沈語張張即持數十金借沈買舟訪之果得其人方以癱疾卧床乃拜謝床下以所鐫金贈之而返張後一如夢中所語

西園女怪

杭郡周姓者與友陳某游邦上主某紳家時初秋尚有餘暑所居屋頗隘主人西園椅舍數間頗幽靜面山臨

池二人移榻其中數夜安然一夕步月至二鼓入室將
寢聞庭外步屧聲徐徐吟曰春花成往事秋月又今宵
回首巫山遠空將兩鬢凋兩人初娅主人出遊既而語
氣不類披衣竊視見一美女背棚干立兩人私語未聞
主人家有此人且裝束殊不似近時得毋世所謂鬼魅
者此乎陳少年情動曰有此麗質魅亦何妨因呼曰美
人何不入室一談庭外應聲曰妾可入君獨不可出耶
陳拉周啟戶出不復見人呼之隨呼隨應而人不可得
尋聲以往若在棚間審視之則柳枝下倒懸一婦人首
二人駭極大呼首墜地蹦躂而來二人急奔避入室首

已隨至兩人關門盡力抵之首嗞門限咋咋有聲俄聞鷄鳴首跳躍去至池而沒兩人迫天明急移住舊所各病瘧數十日

雷誅營卒

乾隆三年二月間雷震死一營卒卒素無惡蹟人咸怪之有同營老卒告于衆曰某墳已改行爲善二十年前披甲時曾有一事我因同爲班卒稔知之某將軍獵畢亭山下某立帳房于路旁蕭幕有小尼過帳外見前後無人拉入行姦尼再四抵擲遺其褲而逸某追半里許尼避入一田家某悵悵而返尼所避之家僅一少婦二

小兒其夫外出傭工見尼入拒之尼語之故哀求假宿
婦憐而許之借以巳褲尼約以三日後當來歸還未明
即去夫歸脫垢衣欲換婦啟篋求之不得而巳褲故在
因悟前倉卒中誤以夫褲借去方自咎未言而小兒在
旁曰昨夜和尚來穿去耳夫疑之細叩踪跡兒具告和
尚夜來哀求何娘如何留宿如何借褲如何帶黑出門
婦力辯是尼非僧夫不信始以書罵繼加捶楚婦遍告
鄰佑鄰佑以事在昏夜咎推不知婦不勝其冤竟縊死
次早其夫啟門見女尼持褲來還并謝貸錢備餘謝其
子指以告父曰此即前夜借宿之和尚也夫悔痛杖其

子殺于婦柩前已亦自縊鄉里以經官不無多累相與殯殮寢其事次冬將軍又獵其地土人有言之者余雖心識為某卒而事既寢息遂不復言會客語某某亦心動自是改行為善讓以恭愼而不廣天誅之必不可逃也

青龍黨

杭州舊有惡少插血結盟刺背為小青龍號青龍黨橫行閭里雍正末年臬司范國瑞捕治之死者十之八九首惡董超竟以逃免乾隆某年冬夢其黨數十人走告曰子為黨首雖幸逃免明年當伏天誅董惶恐求計衆

門計惟投保叔塔草庵僧爲徒力持戒行或可幸免萬
夢覺訪之塔下果有老僧結草棚趺坐誦經晝長跪泣
涕自陳罪戾願度爲弟子老僧初猶遜謝既見其情眞
乃爲剪髮爲頭陀令日間誦經夜沿山敲木魚念佛號
自冬至春修持頗力四月某日從市上化齋歸小憩土
地祠牆壁頹圮見其黨來促曰速歸速歸今夕雷至矣
童笑覺踉蹌歸棚天已昏黑果有雷聲萬以夢告僧僧
令跪已膝下兩袖蒙其頂而誦經如故不數刻電光繞
棚霹靂連下或中棚左右或中棚右樹如是者七八擊
行不得中少頃風雨俱止雲開見月老僧謂難已過披

以起曰從此當無事矣遣驚魂少定拜謝老僧出棚外忽電光爍然震霆一聲已斃石上

陳州考院

河南陳州學院衙堂後有樓三間封鎖相傳有鬼物康熙中湯西崖先生以給諫視學其地亦以老吏言扃其樓如故時值盛暑幕中人多屋少杭州王秀才暱中州景秀才考祥居常以膽氣自壯欲移居高樓湯告以所聞不信斷鎖登樓則明窗四敞梁無點塵愈疑前言爲妄景楊于樓之外間王楊于樓之內間讓中一間爲起坐所湯下二鼓景先睡王從中間持燭歸寢語景曰人

言樓有祟今數夕無事可知前人無膽爲書吏所愚耳
求告便聞樓梯下有履聲徐徐登者鼎呼王曰樓下何
物王笑曰想樓下人故意來嚇我耳少頃其人連步上
鼎大喝號呼王亦起持燭出室中間燈光收縮如螢火
二人驚急添燒數燭燭光稍大而色終青綠樓門洞開
門外立一青衣人身長二尺面長二尺無口無口無鼻
而有髮髮直豎亦長二尺許兩人大聲嘔樓下人來此
物遂倒身而下窗外四面啾啾然作百種鬼聲房中什
物皆動躍二人幾駭死至鷄鳴始息次日有老吏言先
是溧陽潘公督學時歲試畢明日當發案潘已就寢將

二更忽聞堂上擊鼓聲淅遣僮問之值堂吏云頃有披髮婦人從西老棚中出上階求見大人吏以深夜不敢傳答曰若有冤欲見大人陳訴吾非人乃鬼也吏驚仆鬼因自擊鼓署中皆惶遽不知所爲僕人張姓者稍有膽乃出問之鬼曰大人見我何碍今既不出即煩致語我某縣某生家僕婦也主人誣我色姦我不從則鞭撻之我語夫夫醉後有不遜語某夜率家人殺我夫喂馬次早入房命數人抱我行姦我肆口詈之遂大怒立捶死埋後園西石槽下沉寃數載今特來求申言訖大哭張曰爾所告某生今來就試否鬼曰來已取第二等第

十三名矣張入告潘公公折十三名視之果某生姓名也因令張出慰之曰當爲爾撤府縣查審鬼仰天長嘯去潘次日即以訪聞撤縣果于石槽下得女屍遂置生于法此是衙門一異聞而樓上之怪究不知何物也王後舉孝廉景後官侍御

符離逢客

康熙十二年冬有逆客買舟山東由徐州至符離約二鼓北風勁甚見道旁酒肆燈火方盛入飲即假宿焉店中人似有難色有老者僉其參迫詰曰方設饌以待遠歸之士無餘酒飲君右有耳房可以暫宿引客進客饑

甚不能成寐聞外間人馬喧聲心疑之起從門隙窺見店中匝地皆軍士據地飲食談說兵間事皆不甚曉少頃衆相呼曰主將來矣遠遠有呼噪聲咸趨出迎候見紙燈數十錯落而來一雄壯長髯者下馬入店上坐衆人伺立門外店主人具酒食上餉啜有聲亟呼軍士入曰爾輩遠出久矣各且歸隊吾亦少憩俟文書至再行未遲衆諾而退隨呼曰阿七來有少年軍士從店左門出店中人閉門避去阿七引長髯者入左門門隙有燈射出客從右耳房潛至左門隙窺之見門內有竹床無褥具燈置地上長髯者引手撼其頭頭即墜下放置

床上阿比代捉其左右臂亦皆墜下分置床內外然後倒身臥于床阿七搖其身自腰下對裂作兩段倒于地燈亦旋滅客悸甚飛趨耳房以袖掩面臥輾轉不能寐遙聞鷄鳴一二次漸覺身冷啟袖見天色微明身乃臥亂樹中曠野無屋亦無墳堆冒寒行三里許始有店店主人方開門訝問客來何早客告以所遇并問所宿爲何地曰此間皆舊戰場也

徐氏疫亡

正王子冬杭城徐姓嫁女某家杭俗彌月行雙回門是日壻飲于徐徐爲設榻廳樓下壻就帳未寢聞樓

樓有行步聲見四人下樓立燈前一紗帽朱衣一方巾道服餘二人皆貂帽皮袍相與嘆息少頃有女裝者五人亦來掩泣于燈前有高年婦人指帳中曰可託此人紗帽者搖手曰無濟且泣曰吾當求張先生存吾門一線耳五相勸慰或坐或行堵悸極不能出聲迫五鼓方相扶上樓桌下忽走出一黑面人急上梯挽紅衣者曰獨不能為我留一綫耶紅衣者唯唯時鷄已明黑面人奔桌下去堵後窓微亮披衣入內門樓上何人所居曰新年供祖先神像無人住也堵上樓觀像衣飾狀貌與所見同心不解所以然而不言先是徐滄三子皆受業

年張有凌先生是年張館杭江五月中以病歸乞其
弟子代權館徐故富家皆不欲出張强之主人命第三
子往有阿壽者奴産子也向事張謹因命同往主僕出
門未二十日杭州蝦蟆瘟大作徐一家上下十二口死
者十人惟第三子與阿壽以外出故免聞喪歸塲以所
見語之徐愕然曰阿壽之父名阿黑以面黑故也君所
見從桌下出者是矣

蔣文恪公說二事

余座主蔣文恪公居李廣橋賜第自言少時讀書草臺
其地與他屋隔遠每夜坐呼人輒有應聲而無人至一

被欲搜窟外月不盛明又無相伴者乃呼其所隨僮名
應聲答令之入卒不入啟戶出見一人方枕外墻門閾
乃頭向內而應公初疑為某僮醉罵之其卧如故公怒
自闖邊思朴之見所卧人長三尺方巾皂衣白鬚如
俗所塑土地樣公喝之其人冉冉沒矣

公父文肅公戒子孫不得近優人故終文肅之世從無
演戲觴客之事文肅歿後十年文恪稍稍演戲而不敢
蓄養伶人老奴顧升乘文恪燕坐談及梨園慫恿曰外
間優人總不若家伶為佳且便于傳喚家中奴產子甚
衆何不延教師擇數奴演之文恪心動未荅忽見顧升

驚怖面色頓異兩手如受桎梏身倒于地以頭鑽入椅
脚中由一椅脚穿至第二椅脚由第二椅脚穿至第三
椅脚自首至足若納于匣呼之不應公急召巫醫百計
解救夜半始甦曰怕殺怕殺方前言畢時見一長人挾
奴出先老主人坐堂上聲色俱厲曰爾爲吾家世僕吾
之遺訓爾豈不知何得導五郎蓄戲子蓄猢狲打四十活
埋棺中奴閒絶不知所爲最後聞遠遠有呼救聲奴在
棺中欲應不能後稍覺清快亦不知何以得出驗其體
果有青黑痕

獵戶除狐

海昌元化鎮有富家卧房三間在樓上日間人俱下樓理家務一日其婦上樓取衣樓門內閉加橛焉因思家中人皆在下誰爲此者板隙窺之見男子坐于床疑爲偷兒呼家人齊上其人大聲曰我當移家此樓我先來家眷行且至矣假爾床桌一用餘物還汝自寬閒擲其箱篋零星之物于地少頃聞樓上聚語聲三間房內老幼雜沓敲盤而唱曰主人翁主人翁千里客來酒無一鍾其家畏之具酒四桌置庭中其鼻創憑空取上食畢復從空擲下此後亦不甚作惡富家延道士爲驅除方在外定議歸樓上人又唱曰狗道狗道何人敢到明日

道上至方布壇若有物捶之踉蹌奔出一切神像法器皆撒門外自此日夜不寧乃至江西求張天師天師令法官某來其怪又唱曰天師天師無法可施法官法官來亦枉然俄而法官至若有人捽其首而擲之面破衣裂法官大慚曰此怪力量大須請謝法官來纔可謝住長安鎮某觀中主人迎謝來立壇施法怪竟不唱富家嬉甚忽紅光一道有白鬚者從空中至樓呼曰毋畏謝道士謝所行法我能破之謝坐廳前誦經擲鉢于地走如飛周廳盤旋欲飛上樓者屢矣而終不得上須臾樓上揭鉢鈴頓頓盤響鉢遂委地不復轉動謝驚曰吾力

竭不能除此怪即取鉢走而樓上歐呼之聲徹墻外自是作祟無所不至如是者又半年冬暮大雪有獵戶十餘人求借宿其家告以借宿不難恐有擾祟獵戶曰此狐也我輩獵狐者也但求燒酒飲醉當有以報君其家即沽酒具殺饌徹內外燃巨燭獵戶盡飲大醉各出鳥鎗裝火藥向空點放烟塵障天竟夕震動迨天明雪止始去其家方慮驚駭之當更作祟乃寂夕悄然又數日了無所聞上樓察之則氈毛委地窓牖盡開而其怪遁矣

隨園戲編

城隍替人訓妻

杭州望仙橋周生業儒婦凶悍數忤其姑每歲逢佳節着麻衣拜姑于堂詛其死也周孝而懦不能制妻惟日具疏禱城隍神願殛婦以安母章凡九焚不應乃更爲忽語責神無靈是夕夢一卒來曰城隍召汝周隨往入廟中城隍曰爾婦忤逆狀吾豈不知但查汝命只一妻無繼妻恰有子二人爾孝子胡可無後故暫寬汝婦汝何嘵嘵周曰婦惡如是奈堂上何且某與婦恩義既

絕又安得有嗣城隍曰爾昔何媒曰范陳二姓乃命拘二人至責曰某女不良而汝爲媒嫁于孝子害皆由汝呼杖之二人不服曰某無罪女處閨中其賢否某等無由知周亦代爲祈免曰二人不過要好作媒非貪媒錢作誑語者與伊何罪據某愚見婦人雖悍未有不畏鬼神念經拜佛者但求城隍神呼婦至示之懲警或得改逆爲孝事未可定城隍曰甚是但爾輩皆善頻故以好面目相向婦凶悍非吾變相不足示威爾輩無恐命藍面鬼持大鎖往擒其妻而以袍袖拂面頃刻變成青靛色朱髮睜眼召兩旁兵卒執刀鋸者皆猙獰兇猛油錐

肉磨置列庭下須臾鬼率婦至敲牙跪階前城隍厲聲數其罪狀取登註冊示之命夜叉拉下剝皮放油鍋中婦哀號伏罪請後不敢周及兩媒代爲之請城隍曰念汝夫孝姑宥汝再犯者有如此刑乃各放歸次日夫婦證此夢皆同婦自此善視其姑後果生二子

文信王

湖州同徵友沈炳震嘗晝寢書堂夢青衣者引至一院深竹蒙密中設木牀素几几上鏡高丈許青衣曰公炤前生沈自炤方中朱履非　本朝衣冠矣方錯愕間青衣曰公炤三生沈又自炤則烏紗紅袍玉帶皂靴非儒

蒼衣冠矣有蒼頭闖然入跪門頭曰公猶識老奴乎奴
當從公赴大同兵備道任者也今二百餘年矣言畢泣
下文卷一冊獻沈沈問故蒼頭曰公前身在明嘉靖間
姓王名秀爲大同兵備道今日青衣召公爲地府文信
王處有五百鬼訴冤請公質問老奴記殺此五百人非
公本意起意者乃總兵某也五百人本劉七案內敗卒
降後又反故總兵殺之以杜後患公曾有手書勸阻總
兵不從老奴恐公忘記此書難以辨雪故袖此稿奉公
沈亦恍然記前世事與慰勞者再青衣請曰公步行乎
乘轎乎老僕問曰安有監司大員而步行者呼一輿三

夫甚事拔沈行數里許前有官闕魏峩中坐王者冕旒白纊旁吏絳衣烏紗持文簿呼兵備道王某進王曰且止此總兵事也先喚總兵有戎裝金甲者從東廊入沈視之果某總兵舊同官也王與問答良久語不可辨隨喚沈沈至揖王而立王曰殺劉七黨五百人總兵某已承認公有書勸止之與公無干然明朝法總兵亦受兵備道節制公今之不從則平日懦恣可知沈唯唯謝過總兵爭曰此五百人非殺不可者也曾詐降復反不殺則又將反總兵為國殺之非為私殺也言未已階下黑氣如纛聲啾啾遠來血臭不可耐五百頭拉雜如滾毬

齊張口露牙來嚇總兵兼睨沈沈大懼向王拜不已且
以神中文書呈上王拍案厲聲曰斷頭奴詐降復反事
有之乎羣鬼曰有之王曰然則總兵殺汝誠當尚何曉
焉羣鬼曰當時詐降者渠魁數人復反者亦渠魁數人
餘皆脅從者也何可盡殺且總兵意欲迎合嘉靖皇帝
嚴刻之心非眞爲國爲民也王笑曰說總兵不爲民可
也說總兵不爲國不可也因諭五百鬼曰此事沈擱二
百餘年總爲事屬因公陰官不能斷今總兵心迹未明
不能成神去汝等怨氣未散又不能托生爲人我將以
此事狀上奏玉皇聽候處置惟兵備道某所犯甚小且

有勸阻手書爲據可放還陽他生罰作富家女子以懲其柔懦之過五百鬼皆手持頭叩階噠噠有聲曰惟大王命王命青衣者引沈出行數里仍至竹密書齋老僕迎出驚喜曰主人案結矣跪送再拜青衣人呼至鏡所曰公視前生果仍巾履一前朝老諸生也青衣又呼曰曰公視今生不覺驚醒汗出如雨仍在書堂家人環哭道暈去一晝夜惟胸間微温次信王官闕扁對甚多不能記憶只記官門外金鐫一聯云陰間律例全無那有法重情輕之案件天上算盤最大只等水落石出的時

吳三復

蘇州吳三復者其父某饒于財晚年中落所存只萬金而負人者衆一日謂三復曰我死則人望絕汝讀猶得以所遺資生遂縊死三復實未防救其友顧心怡者探知其事僞設乩仙位而召三復請仙三復往焚香叩頭乩盤大書曰余爾父也爾明知父將縊死而汝竟不防于事先又不救于事後汝罪重不曰伏冥誅矣三復大慟跪泣求懺悔乩盤又書曰余祗犢情深爲汝想無他法惟損三千金爻顧心怡立斗姥閣一以超度我之亡魂一以懺汝之罪孽方可免死三復深信之即以三千

金與顧立收券爲憑顧僞辭讓若不得已而後受者少頃飲三復酒乘其醉遣奴竊其券焚之三復歸家券已遺失遣人促顧立閣顧曰某宋受金何能立閣三復心惜其姦然其時家尚有餘亦不與校又數年三復窘甚求貸于顧顧以三千金營運頗有贏餘意欲以三百金周給之其叔某止之曰若與三百則三千之說遂真矣是小不忍而亂大謀也心怡以爲然卒不與三復控官俱以無券不准三復怨甚作牒詞訴于城隍焚牒三日拳再三日顧心怡及其叔某偕亡其夜顧之鄰人見蘇州城隍司燈籠滿巷時乾隆二十九年四月事

歙州史家巷蔣申吉余年家子也有子娶徐氏年十九琴瑟頗調生產彌月忽置酒喚郎君共飲曰此別酒也汝與君緣滿將去昨日宿寃已到勢難挽回諺曰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我死後君亦勿復相念言畢大慟蔣愕然猶慰以好語氏忽擲杯起立瞋目非復平日容顏臥牀上向西大呼曰汝記萬歷十二年影光書樓上事乎兩人設計害我我死何慘呼畢以手批額血出未已又以剪刀自刺察其音山東人語也蔣家人環跪哀求卒不解如是者三日有某和尚者素

有道行申吉將遣人召之徐氏厲聲曰余汝家祖宗也汝敢召僧驅我乎即作蔣氏之祖父語口吻宛然呼奴婢名一一無爽責子孫不肖事某某亦復似是而非有中有不中和尚至門徐氏嗜曰禿奴可怖且去且去和尚甫出則又詈曰汝家媳婦房中能朝夕使和尚居乎和尚謂申吉曰此前世冤業已二百餘年纏得尋着積愈久者報愈深老僧無能為走出不肯復來徐氏遂死死時面如裂帛竟不知是何冤此乾隆二十九年二月

江蘇布政司書吏王文寶晝寢聞書室有布衣絡繹聲視之一吏卒也見便昏迷身隨之行至一處殿宇清嚴中坐兩官一白鬚年老者上坐一壯年面麻而黑鬚者旁坐階下以金絲熏籠罩一獸狀如猪尖嘴綠毛見王來張嘴奮躍欲前相噬王懼跪身向左左一人藍縷枯瘠狀如乞丐怒目睨王白鬚官手招王跪近前問曰五十三兩之項汝曾記得乎王愕然不解壯年者笑曰長船變價案也汝前生事耳王恍然悟是前明海運一案前明海運既停海船數百隻追價充公王前世亦為江蘇書吏專司此案運丁追比無出湊銀賄王圖准充銷

爲居間者中飽案仍不結此藍縷者乃迫比縊死之運丁也王悟前世事由削侃侃實對兩官斷頭曰冤既有主當別拘中飽者治罪汝可回陽命隸卒引出黃埃蔽天王知爲泉下冤獄卒曰彼乞丐貶我者吾知爲冤鬼矣彼似猪非猪欲嚙我者是何物耶隸卒曰此名波兒象非猪也陰間畜養此獸凡遇案件訊明罪重之人即打彼吞噬如陽間投畀豺虎故事王悚然行至大河側被隸卒推入水驚醒妻子環榻而泣昏沉者已三日矣

斧斷狐尾

河間府丁姓者不事生業以狎邪爲事聞某處有狐仙

羣人丁獨往以名帖投之願爲兄弟晏晚狐果現形自
稱愚兄吳清年五十許相得如平生歡凡所求請愚兄
必爲張羅丁匆匆千人以爲交人不如交狐一日丁謂
吳曰我欲往揚州觀燈能否狐曰能河間至揚離二千
里弟衣我衣閉目同行便至矣從之憑空而起兩耳聞
風聲頃刻至揚有商家方演戲丁與狐在空中觀忽聞
場上鑼鼓聲喧闢聖軍刀步出狐大驚舍丁而奔丁不
覺墜于席上商人以爲妖械送江都縣鞫訊再三解回
原籍見狐咎之狐曰兄素膽小聞關帝將出故奔耳偶
憶汝嫂故急歸丁問嫂何在曰我狐也焉能婚娶不過

魔迷良家婦耳鄰家李氏女卽汝嫂也丁心動求見嫂狐曰有何不可但汝入身無由入入密室我有小襖汝着之便能出入窗戶如履無人之境丁如其言竟入李家李女久被狐蠱狀如白痴丁登其牀女卽與交女爲狐所染氣奄奄忽忽近人身酣暢異常病亦漸愈丁告以故女秘之不言而漸漸有樂丁厭狐之意狐知之召丁語曰開門揑盜兄之罪也近日嫂竟愛弟而憎我弟劉兩世人身女子愛之誠宜然非兄之醜亦無由顯弟美也丁問故狐曰凡男子之陰以頭上肉肥重爲貴第十五六卽脫韜出皮不裹稜嗅之無穢氣者人類也

皮裹其頭不淨稜下多腐潰而筋勝者獸類也弟未見
羊馬猪狗之陰非皆皮裹頭尖而以筋皮勝者乎出其
陰示之果細瘦而毛堅如錐丁聞之愈自得也狐始丁
尊婦龍陰就女子之牀取小襆歸丁篤曉鑽窗窗不開
愛塊然墜地女家父母大驚以爲獲怪先噴狗血繼沃
滾湯針灸備至受無量苦丁以實情告其家不信孝女
愛之私爲解脫曰彼亦被狐惑耳不如送之還家丁得
脫歸將尋狐咎之狐避不見是晚大雷一紙貼丁門曰
陳平盜嫂宜有此報從此折開弟兄分鑿鬧後丁與女
斷狐仍往其家設隨步罡終不能禁女一胎生四子面

狀皆人類而尻多一尾落地能行頗識孝道時隨父出採蔬果奉母一日狐來向女泣曰我與卿緣識矣昨泰山娘娘知我蠱惑婦人罰砌進香御路永不許出境吾將攜四子同行袖中出一小斧劈其女曰四兒子尾不斷終不得修到人身卿人也爲我斷之女如其言各拜謝去

洗紫河車

四川酆都縣皂隸丁愷持文書往夔州投遞過鬼門關見前有石碑上書陰陽界三字丁走至碑下摩觀良久不覺已出界外欲返迷路不得已任足而行至一古廟

神像剝落其旁牛頭鬼蒙灰絲蛛網而立丁憐廟中之無僧也以袖拂去其塵網又行二里許聞水聲瀑瀑中南長河一婦人臨水洗菜菜色甚紫枝葉環結如芙蓉諦視漸近乃其亡妻妻見丁大驚曰君何至此此非人間丁告之故問妻所居何處所洗何菜妻曰妾亡後爲閻羅王隸卒牛頭鬼所娶家住河西槐樹下所洗者即世上胞胎俗名紫河車是也洗十次者兒生清秀而貴洗兩三次者中常之人不洗者昏愚穢濁之人閻王以此事分派諸牛頭管領故我代夫洗之丁問妻可能使我還陽否妻曰待吾夫歸商之但妾既爲君婦又爲鬼

妻新夫舊夫殊覺啟齒爲羞語畢邀至其家談家常訊親故近狀少頃外有敲門者丁懼伏牀下妻開門牛頭鬼入取牛頭擲于几上一假面具也既去面具自目言笑宛若平人謂其妻曰憶甚今日侍閻王審大案數十脚跟立久酸痛須斟酒飲我飲酣曰有生人氣且嗅且尋妻度不可隱拉丁出叩頭告之故代爲哀求牛頭曰是人非獨爲妻故將救之是實于我有德我在廟中蒙灰滿面此人爲我拭淨是一長者但未知陽數何如我明日往判官處偷查其簿便當了然命丁坐三人其飲酣設饌至丁將舉箸牛頭與妻急奪之曰鬼酒無妨鬼

肉不可食食則常留此間矣次日牛頭出及暮歸欣欣然賀曰昨查陰司簿冊汝陽數未終且喜我有出關之望正可送汝出界手持肉一塊紅色臭腐曰以贈汝可發大財丁問故曰此河南富人張某之背上肉也張有惡行閻王擒而釣其背于鐵錐山半夜肉潰脫逃去現在陽間患發背瘡千醫不愈汝往以此肉研碎敷之即愈彼必重酬汝丁拜謝以紙裹而藏之遂與同出關牛頭即不見丁至河南果有張姓患背瘡醫之痊獲五百金

石門屍怪

浙江石門縣里書李念先催租下鄉夜入荒村無旅店遙望遠處茅舍有燈向光而行稍近見破籬攔門中有呻吟聲李大呼里書某催糧求宿可速開門竟不應李從籬外望見遍地稻草草中有人枯瘠如用灰紙糊其面者面長五寸許濶三寸許奄奄臥而宛轉李知爲病重人再三呼始低聲應曰客自推門李如其言入病人告以染疫垂危舉家死盡言甚慘強其外出買酒餅不能許謝錢二百乃勉強爬起持錢而行壁間燈滅李倦甚倒臥草中聞草中颯然有聲如人起立者李疑之取火石擊火照見一蓬髮人枯瘦更甚面亦濶三寸許

眼閉血流形同僵屍倚草直立問之不應李驚乃益擊火石每火光一亮則僵屍之面一現李思遁出坐而倒遁退一步則僵屍進一步李愈駭抉籬而奔屍追之踐草上錢錢有聲狂奔里許躍入酒店大喊而仆屍亦仆酒家灌以薑湯蘇具道其故方知合村瘟疫追人之屍即病者之妻死未棺殮感陽氣而走魄也村人共往尋沽酒者亦持錢倒於橋側離酒家尚五十餘步

空心鬼

杭州周豹先家住東青巷屋之大廳上每夜立一人紅袍烏紗長鬚方面旁侍二人頂小猥鄙衣青衣聽其使

喚其胸以下至肚腹皆空透如水晶人視之雖隔肚腹猶望見壁上所挂畫也周氏即年十四臥病見烏紗者呼從者謀曰若何而害之從者曰明日藥將服盧浩亭之藥我二人變作藥渣伏碗中俾渠吞入便可抽其肺腸次日盧浩亭來診脈畢周氏即不肯服藥告家人以鬼語如此家人買一鍾馗挂堂上鬼笑曰此近視眼鍾馗先生曰昏昏然人鬼不辨何足懼哉盡畫者戲爲小鬼持鍾馗取耳鍾馗忍癢微合其目故也居月餘鬼又言曰是家氣運未衰鬧之無益不如他去烏紗者曰若如此空過一家將來成例何以得血食乎揄其指曰今已

周年可索一屬猪者去未幾果一奴屬猪者死而主人愈周氏家人至今呼爲空心鬼

畫工畫僵尸

杭州劉以賢善寫照鄰人有一子一女而居室者其父死子外出賈棺囑鄰人代請以賢爲其父傳形以賢往入其室虛無人焉意死者必居樓上乃躡梯登樓就死人之牀坐而抽筆尸忽蹶然起以賢知爲走尸坐而不動尸亦不動但閉目張口翕翕然眉撐肉皺而已以賢念身走則尸必追不如竟畫乃取筆申紙依尸樣描摹妥臂動指運尸亦如之以賢大呼無人答應俄而其子

上樓見女尸起驚而仆又一鄰上樓見尸起亦驚滾落樓下以賢窘甚強忍待之俄而擡棺者來以賢徐記尸走畏若帚乃呼曰汝等持若帚來擡棺者心知有走尸之孽持帚上樓拂之倒乃取董湯灌醒仆者而納尸入棺

鴛嬌

揚州妓鴛嬌年二十四矢志從良有紳姓者娶爲妾婚已定太學生朱某慕之以十金求歡妓愛其金紿曰今夕來當與郎同寢朱臨期往則花燭盈門鴛嬌已登輿矣朱知爲所誑悵然返逾年鴛嬌病瘵卒朱忽夢見

鷹嫋披黑衫直入朱門曰我來還債驚而醒明日家產
盡黑牛向朱依依若相識者賣之竟得十金狎邪之費
尚且不可苟得也如此

旁觀因果

常州馬秀才士麟自言幼時從父讀書北樓窗開處與
賣菊叟王某露臺相近一日早起倚窗望天色微明見
王叟登臺澆菊畢將下臺有擔糞者倚二桶升臺澆欲
助澆叟色不悅拒之而擔糞者必欲上遂相擠于臺坡
天雨臺滑坡仄且高叟以手推擔糞者上下勢不敵遂
失足順臺下叟急趨扶之未起而雙桶壓其胸兩足踠

然直衝與大駭噤不發聲良擔簦者足開後門遁之河干復舉其桶置尸傍歸閉門復臥馬時雖幼念此關人命事不可妄談掩窗而已日漸高聞外喧傳河干有死人里保報官日午武進知縣鳴鑼至忤作驗尸無傷係失足跌死官詢鄰人鄰人齊稱不知乃命棺殮加封焉出示招尸親而去事隔九年馬年二十一入學為生員父亡家貧即于幼時讀書所招徒授經督學使者劉冀龍將臨歲考馬早起溫經開窗見巷有人肩兩桶將來諦視之擔簦者也大駭以為來報讐仇俄而過門不入別行數十步入一李姓家李頗富亦近鄰而

望者也馬愈疑起尾之至李門其家蒼頭跟鴿出
[illegible]家娘子分娩甚急將往招收生婆問有擔桶者入
曰無言未畢門內又一婢出曰不必招收生婆娘子
已產一官人矣馬方悟擔糞者來託生非報仇也但竊
怪李家頗富擔糞者何修得此自此留心訪李家兒作
何舉止又七年李氏兒漸長不喜讀書好畜禽鳥而王
叟康健如故年八十餘愛菊之性老而彌篤一日有馬
又早起倚窗叟上臺灌菊李氏兒亦登樓放鴿忽十餘
鴿飛集叟花臺欄杆上兒懼飛去再三呼鴿不動兒不
得已尋取石子擲之誤中王叟叟驚失足墮于臺下良

久不起兩足蹶然直矣兒大駭噪不發聲嘿嘿掩窗去日漸高叟之子孫咸來尋翁知是失足跌死哭殮而已此事聞于劉繩菴相公相公曰一擔糞人一叟報復之巧如此公平如此而在局中者彼此不知賴馬姓人冷觀歷歷然則天下事吉凶禍福各有來因當無絲毫舛錯而惜乎從旁冷觀者之無人也

徐四葬女子

攜牙喇徐四居京城金魚衚衕家貧屋內外五間兄嫂同居兄外出直宿嫂素賢謂徐四曰北風甚大室

母家以炕讓叔叔唯唯嫂遂歸寧夜二鼓月色微明
有叩門者走入美少年貂帽狐裘手挈一囊坐炕上泣
曰君救我我非男子君亦不必問我所由來但許我一
宿我以貂裘爲贈解其囊示徐金珠首飾約值萬金徐
年少見其美貌懷竇意不能無動然終不知何家女留
之懼禍拒之不忍乃曰奶奶姑坐我與鄰人商量即歸
女曰諾徐自外掩門奔往善覺寺告方丈僧圓智圓智
年高有道徐素所敬也圓智聞之亦大駭曰此必大
家貴妾有故奔出留之有禍拒之不忍子不如在我菴
中坐以待旦俟天明歸家未遲徐以爲然圓智之弟子

某素無賴聞之乃僞作徐還家狀開門滅燈入遽上炕抱女子臥矣是夜其兄値宿苦寒以取皮衣故四更還家持燈照炕下有男子履大怒以爲妻與叔姦拔腰間刀連斷兩頭奔告岳家入門大呼妻自內走出其兄驚仆地以爲鬼也正喧嚷間而徐四與圖智亦來方知誤殺之因相與報官刑部以爲殺姦律本勿論但懸女頭招尸親竟無認者徐四憐女子之送死鬻其金珠爲收葬焉

羊踐前緣

康熙五十九年山東巡撫李公樹德生日司道各具羊

酒爲壽連日演戲諸幕客互相娛宴徹夜不臥有刑名
張先生酒酣逃席入房將就寢聞紗帳內囁嚅有聲若
嚶咬交媾狀怒以爲他幕客輾優童借其牀爲淫所大
呼揭帳則兩白羊跪而入淫即羣官送禮之羊也見人
驚散張笑以爲奇徧告同人少頃張昏迷仆地以手自
批其頰罵曰老奴可惡我與謝郎生死因緣隔四百七
十年方得一聚談何容易又被汝驚散破人婚姻罪不
可饒言畢又自批頰撫軍聞之來視笑慰之曰謝家姬
子何必如此吾生日本意放生行善今將爾等數百隻
盡行放生聽汝配偶以了風緣何如張聽畢叩首曰謝

大人躍然起矣此事梁瑤峰相公言

鬼神欺人以應劫數

本朝定鼎後有顧姓者妄欲糾常熟無錫兩邑民爲亂有黠者某知其無益而難于相禁乃號于衆曰某村關帝廟甚靈盍禱于帝取周將軍鐵刀重百二十斤者投河以卜之沉則敗不可起兵浮則勝可以起兵其意以爲鐵刀必沉之物故試之以阻衆也先禱于神聚衆投刀刀浮水面如蕉葉一片衆驚喜即日揭竿起者數萬人俄而 王師至剿絕無遺

楚陶

隆丙寅夏江陰縣民徐甲家患黑眚火焚其宅矢盈
梁欹啸嗥無寧夕里人咸患苦之時邑令劉君翰長粵
西名士也禱於神不應延羽士賽祈不應乃記劉公司
法皇煒爲文禱於城隍令齋沐投爐宿神廡下聽命翌
日無所兆但爐灰墳起作楚陶二字令謂曰汝豈與楚
人陶姓有宽乎甲大驚叶實云甲幼年訪其宗人某往
武昌路患惡疾同行者委之于道分轉溝壑死矣有一
馬者雄軀深目分糗糒食之攜與同乞月餘病良已馬
者以力淩其曹偶所得獨贏因省啬爲甲作歸計竟得
歸甲素有心計爲人傭租得婚娶貲小阜矣一何馬忽

至挾巨橐顏色窘甚叩之曰囊別後竄身綠林浮沉湖湘間二十載今事敗捕急請從子而庇焉甲唯唯諾其子子謂功令匿盜者與盜同罪不如放之使逸甲方囁嚅未決忽伍伯數人入縶其人以去甲大驚有拍手笑于房者其子婦也曰大恩不報新婦知若父子不忍故已通知捕快召之入矣獲厚賞且得賞何憚爲民無可奈何顧常大恨不意其禀至於此也劉令曰盜劫人而殺盜盜當其罪何厲之能爲顧汝享其利則汝亦盜神人烏能庇盜無何禀益甚燬其家殆盡乎若婦先

貴妖符邪術最盛貴州臬使費元龍赴滇家奴張姓馬上忽大呼墜馬左腿失矣費知妖人所爲張示云能補張某腿者賞若干隨有老人至曰是某所爲張在省時倚主人勢威福太過故與爲惡戲張亦哀求老人解荷包出一腿小若蝦蟆呵氣持咒向張擲之兩足如初竟領賞去或問費公何不威以法曰無益也在黔時有惡棍某案如山積官府殺之投尸於河三日還魂五日作惡如是者數次訴之撫軍撫軍怒請主命斬之身首異處三日後又活身首交合頸邊隱隱然紅絲一條

作惡如初後毆其母母來控官手一鐲口此逆子藏魂
鐲也逆子自知罪大惡極故居家先將魂提出煉藏鐲
內官府所刑殺者其血肉之體非其魂也以久煉之魂
治新傷之體三日即能平復今惡貫滿盈毆及老婦老
婦不能容求官府先毀其鐲取風輪扇扇散其魂再加
刑於其體庶幾惡子乃真死矣官如其言杖斃之而驗
其尸不浹旬已臭腐

老嫗爲妖

乾隆二十年京師人家生兒輒患驚風不周歲便亡兒

急急待兒氣絕黑物乃去未幾某家兒又驚風有待衛鄧來者素勇聞之怒挾弓矢相待見黑物至射之中弦而飛有呼痛聲血滂沱灑地追之踰兩重牆至李大司寇家之竈下乃滅鄧挾矢來竈下李府驚爭來問訊鄧與李素有戚道其故大司馬命往竈下覓之見窮屋內一綠眼尾插箭於腰血猶淋漓形若猢猻乃大司馬官雲南時帶歸苗女最篤老自云不記年歲疑其爲妖捉問之云有咒詛念之便能身化異鳥專待二更後出食小兒腦所傷者不下數百矣李公大怒縛置薪火焚之嗣後長安小兒病驚風竟斷

署雷公

婺源董某弱冠時暑月晝臥忽夢奇鬼數輩擁視其面相謂曰雷公患病此人嘴尖可替代也授以斧納其袖中引至一處壯麗如王者居立良久召入冠冕旒者坐殿上謂曰樂平某村婦朱氏不孝於姑合遭天誅適雷部兩將軍俱爲行雨過勞現在患病一時不得其人功曹薦爾汝充此任汝可領符前往董拜命出自視足下雲生閃電環繞公然一雷公矣頃刻至樂平界即有社公導往董立空中見婦方詬詈其姑觀者如堵董取袖中斧一擊斃之聲轟然萬衆駭跪歸復命王者欲留供

職以母老辭王亦不強問董何業曰應童子試王顧左右取郡縣冊閱之曰汝某歲可遊庠遂醒急語所親請樂平縣驗之果然震死一婦時日悉合方閱籍時董將脫邑試一名爲程雋仙二名爲王佩葵次年皆驗

捉鬼

婺源汪敬明遷居上河之進士第其族汪進士波故宅也乾隆甲午四月一日夜夢魘良久暗見一鬼逼幅立高與屋齊汪素勇突起搏之鬼急奪門走而誤觸牆狀甚狼狽汪追及之抱其腰忽陰風起殘燈滅不見鬼面但覺手甚冷腰物如囊欲喊集家人而聲噤不能出

久之極力大叫家人齊應鬼形縮小如嬰兒各持炬來炤則所握者壞絲綿一團也窗外死鼠亂擲如雨家人咸怖勸釋之汪笑曰鬼黨虛驕人耳奚能爲倘釋之將助爲祟不如殺一鬼以懲百鬼因左手握鬼右手取家人火炬燒之膚膊有聲鮮血迸射臭味不可聞迨曉四鄰驚集聞其臭無不掩鼻者地上血厚寸許腥膩如膠覓不知何鬼也王葑亭舍人爲作捉鬼行紀其事

某侍郎異夢

嘉隆二十年某侍郎督視黃河駐劄陶莊歲除夕奚侍素勤騎正馬跟從者四人持懸火巡河行冰凌中一

黃茅白葦自覺悽然見草中有支布帳而露燭光者
召問則主簿某也侍郎愛其勤大加誇獎主簿請曰大
人除夕至此夜已三鼓天寒風緊回館尚遠某有度歲
酒殺獻上一醉何如侍郎笑而受之飲數觴乃歸公館
解衣臥夢中依舊騎馬看河覺所行處便非前境最
後黃沙茫茫行二里許有火光出廬舍間就之老嫗迎
門細視即其亡母太夫人也見侍郎驚曰汝何至此侍
郎告以奉　命看河之故太夫人曰此非人間汝既來
汝何能歸侍郎方悟太夫人已亡己身已死遂大哭太
夫人曰河西有老和尚法力甚大吾帶汝往求之侍郎

院行至一廟莊嚴如王者居南面坐一老僧閉目無言侍郎跪階下再拜僧不爲禮侍郎問我奉　天子命看河因何至此僧又無言侍郎怒曰我爲　天子大臣縱有罪當死亦須示我使我心服何默默如啞羊耶老僧笑曰汝殺人多矣祿折盡矣尚何問爲侍郎曰我殺人雖多皆國法應誅之人非我罪也僧曰汝當日辦案時果只知有國法乎抑貪圖迎合固寵遷官乎取案上如意直指其心侍郎覺冷氣一條直逼五臟心趙趙然跳不止汗如雨下惶悚不能言良久曰某知罪矣嗣後改過何如僧曰汝非改過之人今日恰非汝壽盡之日顧

全石沙彌云領他出放他歸沙彌同行昏黑中開其拳出一小珠光照黃河工次一段直至惇莊公館歷歷如白晝太夫人迎來泣曰兒雖歸不久卽來撫多時別也遂依原路歸及門下馬而醒日已午矣衆河員賀節盈門疑侍郎最勤何以元旦不起侍郎亦不肯明言其故是年四月病嘔血竟以不起此事裘文達公爲余言

奉行初次盤古成案

北史稱毘騫國王頭長三尺至今不死予嘗疑其誕康熙間浙人方文木泛海被風吹至一處宮殿巍峩上署毘騫國三字方大驚俯伏殿外兩霞帔者引之入有長

頭王上坐寬如巨桶珍珠四垂擾拂拂然相觸有聲問
文木曰汝游人平曰然王曰離此五十萬里矣謂文木
飯來大如輿文木知王神靈跪拜求歸王顧謂侍臣曰
取第一次盤古皇帝成案替他一查文木大駭叩頭曰
盤古皇帝有幾個乎王曰天地無始無終有十二萬年
便有一盤古今來朝天者已有盤古萬萬餘人我安能
記明數曰但元會運世之說已被宋朝人邵堯夫說破
可惜歷來開闢總奉行第一次開闢之成案尚無人說
破故風吹汝來亦要說破此故以曉世人耳文木不解
所謂王曰我且問汝世間福善禍淫何以有報有不報

耶天地鬼神何以有靈有不靈耶修仙學佛何以有成有不成耶紅顏薄命而何以不薄者亦有耶才子命窮而何以不窮者亦多耶一飲一啄何以有前定耶日食山崩何以有劫數耶彼善推算者何以能知而不能免耶彼怨天尤天者天胡不降之罰耶支木不能答主曰嗚呼今世上所行皆成案也當第一次世界開闢十二萬年之中所有人物事宜亦非造物者之有心造作偶然隨氣化之推遷半明半暗忽是忽非如瀉水落地偶成方圓如孩童着棋隨手下子既定之後竟成一本板板賬簿生鐵鑄成矣乾坤將毀時天帝將此冊交代與

第二次開闢之天帝命其依樣奉行絲毫不許變動以故人意與天心往往參差不齊世上人終日忙忙急急正如木偶傀儡暗中有爲之牽絲者成敗巧拙久已前定人自不知耳文木恍然曰然則今之所謂三皇五帝即前此之三皇五帝乎今之二十一史中之事即前此之二十一史中之事乎王曰然言未畢侍臣捧一冊至王書康熙三年浙江方文木泛海至昆侖國應將前定天機漏洩仰世人共曉仍送歸浙江云云文木拜謝晦別泣下王揮手曰子胡然十二萬年之後我與汝又會於此矣何必泣爲既而笑曰我錯我錯此一泣亦是十

二萬年中原有此兩條眼淚故照樣謄錄我不必勸止
也文木問王年壽左右曰王與第一次盤古同生不與
第千萬次盤古同死文木曰王不死則乾坤毀時王將
安歸王曰我沙身也歷劫不壞萬物毀壞變爲泥沙而
極矣我先居於極壞之處劫火不能燒洪水不能淹惟
爲惡風所吹蕩上至九天下至九淵殊覺勞頓每經桑
生數萬年等盤古出世覺日子太多殊可厭耳言畢口
噓氣吹文木文木乘空而起仍至海船上月餘歸浙以
此語毛西河先生先生曰人但知萬曆前定而不知所
以前定之故今得是說乃始豁然

卷五終

新齊諧

隨園戲編

猪道人鄭鄭

明季華山寺中養一猪年代甚久毛盡脫落能持齋不食穢物聞誦經聲則叩首作頂禮狀合寺僧以道人呼之一夕老病將死寺中住持湛一和尚者素有道行將往他處說法召其徒謂曰猪道人若死必碎割之分其肉啖寺鄰衆僧雖諾之而心以爲非已而猪死乃私埋之湛一歸問猪死作何處分衆僧以實告且曰佛法戒殺故某等已埋葬之湛一大驚即往埋猪處以杖擊地

次日吾貧汝吾貧汝衆僧問故曰三十年後某村有一清貧官無辜而受極刑者卽此猪也猪前生係宰官有貪心事知惡劫難逃托生爲畜來求超度我故立意以方解法厭勝之不意爲汝輩庸流所誤然此一大數無可挽回也崇禎間某村翰林鄭鄭素行端方在東林黨籍中爲其舅吳某誣其杖母事凌遲處死天下冤之其時滋一漿已圓寂衆方服其通因果也

徐先生

宿松石贊臣家饒于財兄弟數人資各數萬宿俗富饒之家每日必設一家常飯置外廳堂不拘來客皆就食

爲號曰燕坐忽有徐姓者清瘦微鬚亦來就食指門外
青山曰君等曾見過山跳乎曰未也徐以手指三撮山
一眼三躍衆人大奇之呼爲先生先生謂贊臣曰君等家
貧雖富能煉丹可加十倍羣兄弟惑其言置爐設竈各
出銀母數千以求子金二房弟婦某氏素黠暗置銅於
銀母中不與先生見亡何炭熾風雷起於屋上驟碎瓦
數片先生罵曰此必有假銀攙雜至干鬼神慫恿之果
然合家駭服先生置銅盤於空中呼曰丹來盤中鏗然
一就墜下迸呼之鏗鏗之聲不已大錠小錠齊落于盤
完乃曰煉大丹在深山中人迹不到之所可致千萬盡

隨我往江西廬山乎石氏兄弟愈喜即載銀數萬隨先
生往未半途先生上岸去矣夜率大盜數十明火執杖
來劫取銀曰毋怖我雖盜魁然頗有良心念汝等供養
父甚誠當留下千金俾汝等還鄉於是石氏兄弟以全
數與之悵悵然歸十年後安慶按察使衙門役吏差人
來召贊臣曰獄有大盜徐某請君相見贊臣不得已往
果見先生先生曰我劫數已盡死亦何辭但念我數年
交遊爲葬其遺骸脫手上金釧四隻與贊臣爲棺費且
曰我大限在七月一日未時汝可來送至期贊臣往山
曹見先生反接待斬忽勝下出一小兒作先生音曰看

殺我看殺我須臾頭落小兒亦不見其時梟使爲祖延圭滿洲正藍旗人

秦毛人

湖廣鄖陽房縣有房山高險幽遠四面石洞如房多毛人長丈餘遍體生毛往往出山食人雞犬拒之者必遭攫搏以鎗砲擊之鉛子皆落地不能傷相傳制之之法只須以手合拍叫曰築長城築長城則毛人倉皇逃去余有世好張君名敔者曾官其地試之果然土人曰秦時築長城人避入山中歲久不死遂成此怪見人必問城修完否以故知其所忌而嚇之數千年後猶畏秦法

可想見始皇之威

貘

房山有貘獸好食銅鐵而不傷人凡民間犁鋤刀斧之類見則涎流食之如腐城門上所包鐵皮盡爲所啖

人同

喀爾喀有獸似猴非猴中國人呼爲人同番人呼爲噶里往往窺探穹廬乞人飲食或乞取小刃烟具之屬被人呼喝即棄而走有某將軍畜養之喚使垜豆槁汲等事頗能服役居一年將軍任滿歸人同立馬前泪下如雨卒從十餘里麾之不去將軍曰汝之不能從我至中

國猶我之不能從汝居此土也汝送我可止矣人同悲鳴而去猶屢回頭仰視云

人蝦

國初有前明逸老某欲殉難而不肯死手刀繩水火念藥死莫如信陵君以醇酒婦人自戕做而爲之多娶姬妾終日荒淫如是數年卒不得死但覺脈斷矣頭彎背駝僂僕如熟蝦匍匐而行人戲呼之曰人蝦如是者二十餘年八十四歲方死王子堅先生言幼時猶見此翁

鴨變

江西高安縣僧楊貴年十九微有姿性柔和有狎之者

都無所拒一日夏間浴于池中忽一雄鴨飛起嚙其腎而以尾撲之作抽盪狀擊之不去須臾死矣尾後拖下肉莖一縷臊水涓涓然合署人大笑呼楊爲鴨嬖

員凰精

無錫華生美風姿家住水溝頭密邇 聖瀚廟前有橋甚濶多爲遊人憩息夏日生上橋納涼日將夕步入學宮見閒道側一小門有女徘徊戶下生心動試前乞火女笑而與之亦以目相注生更欲進詞而女已闔扉遂記門徑而出次日再往女已在門相待生叩姓氏知爲學中門斗女且曰妾含逼隘不避耳目卿家但只但得

請僻一室妾當夜分相就卿明夕可待我于門生喜無
歸誰婦以畏暑宜獨寢瀝掃外室潛候于門女果夜來
攜手入室生喜過望自是每夕必至數月後生漸羸弱
父母潛窺寢處見生與女並坐嬉笑亟排闥入寂然無
人乃嚴詰生生備道始末父母大駭偕生赴學宮踪跡
絕無向時門徑遍訪門斗中亦並無有女者共知爲妖
乃廣延僧道請符籙一無所效其父研硃砂與生曰俟
其來時潛印女身便可踪跡生俟女睡以硃砂散撮髮
上而女不知次日父母偕人入聖廟遍尋絕無影響忽
聞鄰婦詬小兒曰甫換新扉又染猩紅從何處染來耶

其父聞而異之往視小兒褲上盡硃砂因究兒所自曰適騎學宮前貢碑龜首不覺染此往視扈扈之首硃砂在焉乃啟學官碎碑下龜首石片片有血絲順中得小石如卵堅光若鏡錘之不碎遠投太湖自是父不復來閱半月父忽直入寢所詈生曰我何負卿覓碎我身體然我亦不悔也卿父母所慮者爲卿病耳今已乞得仙宮靈藥服之當無恙出葦葉數莖強生食其味香甘且云前者居處相近可朝夕往返今稍遠便當長住此矣自是白晝見形惟不飲食家人大小咸得見之生妻大歸次笑而不答每夕生妻擁生坐牀不令女上女亦不

強但一就枕輒昏憒長睡不知所爲而父獨與生寢生服靈藥後精神頓好絕不似羸病房婦父每撫柔姑聽之如是年餘一日生偶行街市有一矜道人熟視生曰君妖氣過重不實言死期近矣生以實告矜道人邀入茶肆取青上朗盧傾酒飲之出黃紙一符授生曰汝持歸一貼寢門一貼牀上毋令女知彼緣尚未絕俟八月十五夜吾當來相見時六月中旬也生歸如約貼符次至門懸邪大蒜曰何又薄情若此然吾最懼此哉詢訊盧面終不敢入良久大笑曰我有要語告君憑君自揆君且啟符如其言乃入告生曰郎君親戚妻愛君道

人亦愛君妾愛君想君爲夫道人愛君想君爲龍陽耳二者郎君擇焉生大悟遂相愛如初至中秋望夕生方與女並坐看月忽聞喚名聲見一人露半身于短牆外逍視之疥道人也拉生告曰妖緣將盡特來爲汝驅除生意不欲道人曰妖以穢言謗我我亦知之以此愈不饒他書一符曰速去捕來生方送巡適家人出遇將符送至妻所妻大喜持符向女女戚慄作噤乃縛女手擲之以行女泣謂生曰早知緣盡當生因一點痴情淹留受禍但數年恩愛卿所深知今當永訣乞置我于牆陰勿令月光照我或冀須臾緩死卿能見憐否生固不忍

絕之也乃擁之至牆陰手解其縛忽奮身躍起化一片黑雲平地飛升道人亦長嘯一聲向東南騰空追去不知所往

陰間中秋官不辦事

羅之芳湖北荆州府監利縣舉人辛未會試有福建浦城縣李姓者來拜曰足下今科必中但恐未能館選羅詢其故李不肯說云俟驗後再說榜發果中進士竟未館選乃往問之據云前得一夢夢足下將爲浦城縣老父臺故來相訪羅還家選期尚早乃就館某氏曰道將來選官必得浦城矣不料處館三年一病而歿家中亦

不知李所說夢中事也又一年後八月十五日家中請仙乩盤大書我係羅之芳今回來了合家不信乩上書你等若不信有螺螄灣田契一紙我當年因殁子館中未得清付家中尚記得夾在禮記某篇內爾等現在與田鄰搆訟可查出呈驗則四至分明訟事可息家人當即檢查果得此契于是合家痛哭乩上亦寫數十哭字問現在何處乩寫做浦城縣城隍且云陰間比陽間公事更忙一刻不暇惟中秋一日例不辦事然必月郎風清英魂方能行遠今適逢此夕故得開回家一走若平常日子便不得暇回來了又吩咐家人庭外草木不得

搖動我帶回鬼吏鬼卒百十餘人皆依草附木而棲鬼性畏風若無所憑藉被風一吹便不知飄泊何處豈不是我做城隍的反害了他們麼乱盤書畢又做長賦一篇乃去

縛山魈

湖州孫叶飛先生掌教雲南素豪于飲中秋夕招諸生飲于樂志堂月色大明忽几上有聲如大石崩壓之狀正愕視間門外有怪頭戴紅綿帽黑臉如猴頸下綠毛茸茸然以一足跳躍而至見諸客方飲大笑去聲如裂竹人皆指爲山魈不敢近前伺其所往則闖入右首廚

房廚者醉臥牀上山魈揭帳視之又笑不止衆大呼廚人驚醒見怪自持木棍毆擊山魈亦伸臂作攫搏狀廚夫素勇手抱怪腰同滾地上衆人各持刀棍來助斫之不入棍擊良久漸漸縮小面目模糊變一肉團乃以繩細于柱擬天明將投之江至鷄鳴時又復化上有極大聲響急往視之怪已不見地上遺緑帽一頂乃書院生徒朱某之物方知院中秀才往往失帽皆此怪所竊而此怪好戴緑帽亦不可解

門次鬼腿

尹月恒住杭州長山門外自沙河難歸懷菱半斤路經

鉢盂歸人稱地贖有義塚數堆覺懷內輕裝探所買菱
已失去矣因轉身尋至義塚見菱肉割碎並骸塚尖尹
復拾至懷內踉蹌歸家食未竟而病大作喊云吾等不
當菱肉久矣欲借以解宿饞汝必盡數取回何吝嗇若
是今吾等至汝家非飽食不去其家懼即供飯爲主人
贖罪依俗例凡送鬼者前人送出門後人把門閉其家
循此例閉門過急尹復大聲云汝請答嚴恭敬今吾等
猶未走而汝門驟閉夾壞我腿痛苦難禁非再大烹請
我則吾永不出汝門矣因復祈禳尹病稍安然旋好旋
發不脫體卒以此亡

祭雷文

黃湘舟云張用鄰某有子生十五歲被雷震死其父作文祭雷云雷之神誰敢侮雷之擊誰敢阻雖然我有一言問雷祖說是吾兒今生孽我兒今年才十五說是我兒前生孽何不使他今世不出土雷公雷公作何語祭畢寫其文于黃紙焚之忽又霹靂一聲其子活矣

王介眉侍讀是習鑿齒後身

吾鄉孝廉王介眉名延年同膺博學鴻詞少嘗夢至一室秘書古器益然橫陳榻坐一叟短身白鬚見客不起亦不言又有一人頎而黑揖介眉而言曰余漢之陸壽

也作三國志斷劉帝魏實出無心不料後人以爲口實
指摘王人曰賴此彥威先生以漢晉春秋正之汝乃先
生之後身聞方撰歷代編年紀事夙根在此須勉而成
之言訖手授一卷書俾題六絕句而寤寤後僅記二句
曰慚無賈漢春秋筆收道前身是彥威後介眉年八十
餘進呈所撰編年紀事得　賜翰林侍讀

周若虛

慈溪周若虛久困場屋在城外謝家店教讀四十餘年
凡村內長幼靡不受業　日晚膳後在館獨坐有學生
馮某向前作揖遜若虛至家有要事相懇言畢告別辭

色之間甚覺慘惋若虛憶馮某已死所見者係鬼不覺大驚卽詰其家馮之父夢蘭在門外竚立見某卽挽留小飲若虛亦不道其所以閒話家常不覺漏下三鼓不能回家夢蘭留宿樓上在中間設榻閒壁卽馮某之妻王氏住房隱隱似有哭聲若虛悚然不寐見樓梯上有青衣婦人屢屢伸頭窺探始露半面繼現全身若虛呵問何人其婦厲聲曰周先生此時應該睡矣若虛曰我睡與不睡與彼何干婦曰我是何人與先生何干卽披髮滴血持繩奔犯若虛驚駭欲倒忽背後有人用手扶持曰先生休怕學生在此保護諦視之卽已故之馮生

也隆亦不見若虛喊叫其父夢蘭持燭上樓若虛具道所見夢蘭即叫媳婦王氏開門杳無聲息扶門入則身已懸梁上矣若虛協同解救逾時始蘇因午前王氏與小姑爭鬧被翁責罵短見輕生惡鬼乘機而至其夫在泉下知之故求援于若虛

葛道人以風洗手

葛道人者杭州仁和人家素小康性好道年五十外分家貲半以與子而挾其半以遊過錢唐江將取道入天台山路遇一叟拱手曰子有道骨盍學道葛與談甚悅叟曰某福建人也明習天文曾官于欽天監辭官歸二

十年矣子如不棄明春當候子于家寫屋址與之爲次年如期往訪不遇悵悵欲回晚入旅店又見一道士貌偉神清經夕不發一語爲就而與談自陳爲訪仙故來道士曰子果有志吾薦子入廬山見吾師兄雪林先生可以爲子師爲求薦書而往行深山中十餘日不見踪跡心竊疑之一日見山洞中坐一老人以手招風作盥沐狀爲異之因陳道人書拜于座下老人曰汝來太早矣尚有人間未了緣三十年吾且與汝經一卷法寶一件汝出山誦經守寶以濟世人三十年後再入山吾傳汝道可也爲問以手招風何爲曰修神仙術成者食不

用火沐不用水招風所以洗手也因導葛出山行未半日已至南昌大路矣至今葛道人學其術能治鬼服妖所謂法寶者乃一鵝子石有縫頗似人眼有光芒能自動閃閃如交睫然葛亦不輕以示人也

沈姓妻

杭城有沈姓者住運司署前與葛道人善其長子旭初妻有娠詢道人說男女道人命取水一碗來沈與水畢凡上道人默念咒語數遍側耳聽片時蹙額曰奈何奈何沈驚問故曰汝妻不久有難恐傷性命不暇問男女也沈雖素知道人靈異然其妻甚健疑信參半未幾沈

妻持燈上樓忽大聲呼婦其翁姑與其夫急走視之已臥牀顛撲面作笑容曰今日乃洩我恨其聲若紹興人沈夫妻環叩之答曰我自報寃不干汝事沈急命次子某往求道人道人至取米一椀口作咒語手撮米擊病者病者作畏懼狀曰我奉符命報寃道人勿打道人曰汝有何寃病者答曰予山陰人也此友前生乃予鄉家婦予時四歲偶戲其家碎其碗併詈我毋與私夫某往來故生此惡兒予訴之母母恐我泄其事撻予至死是致予死者此婦也我仇之久矣今始得若道人告沈曰報寃索命事都是東嶽掌管必須訴于嶽帝允救方可

以法治否則難救沈清晨赴法華山嶽帝廟默訴其事
占得上上籤歸告道人其時婦胎已臨道人嫌不潔不
肯入房沈合家哭求道人乃詣榻前書召彩雲符一紙
問好看否病婦答曰好道人曰何不出觀應曰諾道人
即捏訣向空一捉曰得矣馳下樓去病人昏迷若醒曰
我為何遍身痛極腹甚飢左右與之食安未半刻又作
哭聲曰汝攜我孫去我在此亦能索汝命言畢顛狂如
故口中作聲甚雜皆杭音內有一鬼云我輩皆張老頭
兒邀來你家若肯齋薦我等即去沈邀僧作道場聚聲
稱謝不已忽又作張老者聲云我是正客如何反輕我

諸人饅頭皆是菜心我獨豆沙多而菜心少沈視所設張老位前果如所言乃換與之求其去終不肯復請道人來道人授桃枝一束曰吵則打之沈持入向病人作欲打勢婦哀鳴曰勿打我去我去道人立門外預設一甕向空罵曰速入此中用符一紙封其口攜去沈婦從此愈矣半年後有人過道人于理安寺見衆僧打道人行空室中七晝夜不着土木口吐黑汁數升汚沾衣色如血告人曰我以童眞之身汚崖婦穢氣幸衆長老超度不然幾墮落矣

怪弄爆竹自焚

紹興民家有樓終年鎖閉一日有遠客來求宿主人曰宅東有樓君敢居乎客問故曰此樓素稱鬼二僕居之夜半聞叫號聲往視之見二僕顏色如土識慄不能言少頃云我二人甫睡尚未滅燭見一物長尺許如人間石敢當狀至榻前簪帷欲上我等駭極不覺大呼狂奔而下所見如此自是莫敢有樓居者客聞笑曰僕請身試之主人不能挽爲滌塵土列几席而下榻焉客登樓燃燭佩劍以待漏三下有聲索索自室北隅起凝眸覘之見一怪如主人所言狀跳而登座翻閱客之書卷良久復啟其篋陳物几上一一審視篋內有檄州炮竹

數枚怪持向燈前把玩良久燭花飛落藥線上颯然一聲響如霹靂此怪嘶嘶滾地遂沒不見心大異之慮其復來待至漏盡竟匿跡銷聲天晨起告主人互相驚詫至夜客仍宿樓上查無所見此後樓中怪絕

喀雄

喀雄者姓楊父作守備早亡表叔周某作副將鎮河州憐其孤撫養之周有女年相若見雄少年聰秀頗愛之時與飲食周家法甚嚴卒無他事有務子者亦周城也直宿書齋夏日雄苦熱徘徊月下見周女冉冉而至遂與成歡次日入內見女曉粧雄目之而笑女亦笑迎之

月後無日不至務子閒其房中笑語疑而窺之見雄與
周女相狎而心大妬密白周公周入宅讓其夫人夫人
曰女兒夜夜與我同牀焉有此事周終以爲疑借他事
杖雄而遣之雄無所依棲身蘭州古寺中一日者女忽
至帶來貂裘甚富雄驚且喜問從何來曰與我叔父同
來蓋周公之弟名鎬者亦武官也方陞蘭州守備雄深
信不疑與女居半月楊楊如富人叔到任後遇諸塗喜
曰姪在此乎曰然叔策馬登其堂姪婦出拜乃周女也
大驚問故雄具言之鎬曰予來時不聞署中失女事豈
吾兄諱之耶居數日借公事回河州備述其事周大駭

曰吾女宛然在室頃且同飯那有此事或者其狐仙所
冒托耶夫人曰與其使狐猥冒托我女之名玷我閨門
不如竟以眞女妻之看渠如何周兄弟二人大以爲然
卽招雄歸成親合巹之夕西寧之女先已在房雄茫然
不知所措女笑而謂之曰何事張皇兒狐也實爲報德
而來令祖作將軍時嘗獵于土門關兒貫矢破檎令祖
拔矢縱之屢欲報恩無從下手近知郎愛周女而不得
故來作冰人以償汝願亦因予與周女有夙緣不然兒
亦不能爲力也今媒已成兒去矣倏然不見

乾隆甲子江南鄉試常熟程生年四十許頭場已入號
矣夜忽驚叫似得瘋病者同號生憐而問之俯首不答
日未午即收拾考籃投白卷求出同號生不解其意牽
袖頭問之曰我有虧心事發覺矣我年未三十時館某
搢紳家弟子四人皆主人之子姪也有柳生者年十九
貌美余心慕欲私之不得其間適清明節諸生俱歸家
掃墓惟柳生與余相對余挑以詩曰繡被憑誰寢相逢
自有因亭亭臨玉樹可許鳳棲身柳見之臉紅團而嚼
之余以爲可動矣遂強以酒俟其醉而私焉五更柳醒
知已被污大慟余勸慰之沉沉睡去天明則柳已縊死

牀上妄家人不知其故余不敢言飲泣而已不料非進號見柳生先坐號中旁一皂隸將我與柳齊牽至陰司處有官府坐堂上柳訴良久余亦認罪神判曰例載雞姦者照以穢物入人口例決杖一百汝爲人師而居心淫邪應加一等治罪汝命該兩榜且有祿籍今盡削去柳生爭曰張應抵命杖太輕陰官笑曰汝雖死終非程所殺也倘程因汝不從而竟殺汝將何罪以抵之且汝身爲男子上有老母此身關係甚大何得學婦女之見羞忿輕生易稱窺觀女貞亦可醜也從古朝廷旌烈女不旌貞童聖人立法之意汝獨不三思耶柳聞之大悔

兩手自搏淚如雨下神笑曰念汝迂拘著發往山西將善人家作館舖哲他謹手閽門享受旌表列畢將我杖三十放還魂依然在號中現在下身痛楚不能作文就作文亦終不中也不去何爲遂呻吟頹唐而去

怪風

涼州大靖營有松山者在沙磧中古戰場也將軍塔思哈因公須兵過其處白晝黃雲一望無際忽見一山高千仞中有火星萬點簇日而來聲若雷霆人馬失色哈大驚謂是山移俄而漸近不及迴避乃同下馬閉目據地互相抱持頃之天地加黑人人滾地馬亦翻倒良久

始定麾下三十六人滿面皆血石子嵌入面皮深者半寸回望高山已在數十里之外日暮抵大靖營告總兵馬成龍馬笑曰此風怪非山移也若山移公等死矣此等風塞外至冬常常有之不傷性命但公等爲沙石所擊從此盡成麻面牢貌冊又須另造矣

孝女

京師崇文門外花兒市居民皆以製通草花爲業有幼女奉老父居亦以製花生活父久病不起女忘晝夜侍明慰暗禱適有鄰媪糾衆婦女往丫髻山進香者女因問進香可能療父病否媪曰誠心祈禱靈應加鬱女曰

此間去山道里幾何曰百餘里曰一里幾何媼曰二百五十步女謹記之每夜靜坐寢持香一炷曰計步數里數繞院四頭默祝母爲女子不能朝山之故如是者半月有餘向例了緣山李祀碧霞元君凡王公搢紳每至四月無不進香以雞鳴時開上殿拈香者爲頭香頭香必待大富貴家方人無敢僭越時有太監張某往進頭香甫闔殿門已有香在爐中張怒責廟主廟主曰殿不會開不識此香何由得上張曰既往不咎明日當來上頭香汝可待我毋許別人先入廟主唯唯次日始四更張已至至則爐中香已宛然一女子方禮拜伏地聞人

聲俟不見張曰豈有神聖之前鬼怪敢公然出現者此必有因坐二山門外聚香客而告之並詳述所見容態服飾一媪聽良久曰據君所見乃吾鄉女某也因說其在家救災禮拜之事張嘆曰此孝女神感也進香畢即策馬至女家厚賜之認爲義女災病旋愈因大監周邨故家漸溫飽女嫁大興張氏爲富商妻

老媪變狼

廣東肇州農民孫姓者家有母年七十餘忽兩臂生毛漸至腰背再至手掌皆長寸餘身漸傴僂兒後晝生一日仆地化作白狼衝門而去家人無禁何驚其所之每

隔一月或半月必還家視其子孫照常飲啖鄰里惡之欲持刀箭殺之其子婦乃買豚蹄候其再至囑曰婆婆享此以後不必再來我輩兒孫深知婆婆思家無惡意彼鄰居人那能知道倘以刀箭相傷則做兒媳者心上如何忍得言畢狠哀號良久環視各處忽然後走出自後竟不來矣

義犬附魂

京中常公子某少年貌美愛一犬名花見出則相隨春日豐臺看花歸遲人散遇三惡少方坐地喫飲見公子美以邪語調之初而牽衣繼而親嘴公子羞沮遮攔力

不能拒花兒咆哮奮前咬噬惡少怒取巨石擊之中花兒之頭腦漿迸裂死于樹下惡少無息遂解帶縛公子手足剝去下衣兩惡少踏其背一惡少褪褲按其臀將淫之忽有癩狗從樹林中突出背後咬其腎囊兩子齊落血流滿地兩惡少大駭擁傷者歸隨後有行人過解公子縛以下衣與之始得歸家心感花兒之義次日往收其骨爲之立塚夜夢花兒來作人語曰犬受主人恩正欲圖報而被凶人打死一靈不昧附魂于豆腐店癩狗身上終殺此賊犬雖死犬心安矣言畢哀號而去公子叩日訪至賣腐家果有癩狗店主云此狗奄奄既病

且老從不咬人昨日歸家滿口是血不解何故遣人訪之惡少到家死矣

白虹精

浙江唐西鎮丁水橋當丁馬有篙師小舟夜行有老婦攜女呼渡舟中客拒之篙工曰黑夜婦女無歸渡之亦陰德事老婦攜女應聲上坐艙中默無言時當孟秋斗柄西指老婦指而顧其女笑曰猶郎又手指西方矣好趨風氣者是乎女曰非也七郎君有所不得已也若不隨時爲轉移慮世間人不識春秋耳舟客怪其語瞪愕相顧婦與女更然絕不介意舟近北關門天已明老婦

出囊中黃豆升許謝篙工并解麻布一方與之包豆曰
我姓白住西天門汝他日欲見我但以足踏麻布上便
升天而行至我家矣言訖不見篙工以爲妖撒豆于野
歸至家捲其袖猶存數豆皆黃金也悔曰得坐仙乎急
奔至棄豆處迹之豆不見而麻布猶存以足躡之再再
雲生便覺輕舉見人民村郭歷歷從脚下經過至一處
瓊宮絳宇小青衣侍戶外曰郎果至矣入扶老婦人出
曰吾與汝有宿緣小女欲侍君子篙工謙讓非耦婦人
曰耦亦何常之有緣之所在即耦也我呼渡時緣從我
生汝昔渡時緣從汝起言未畢笙歌酒肴婚禮已備篙

工居月餘雖恩好甚隆而未免思家謀之女女教仍以足蹠布可乘雲歸篙工如其言竟歸丁水橋鄉里聚觀不信其從天而下也嗣後屢往屢還俱以一布爲車馬篙工之父母惡之私焚其布異香累月不散然往來從此絕矣或曰姓白者白虹精也

冷秋江

乾隆十年鎮江程姓者抱布爲業夜從象山歸過山廊荒塚蠔蠔有小兒從草中出牽其衣程知爲鬼呵之不去未幾又一小兒出執其手前小兒牽其西西皆牆也牆上簇簇然黑影成羣以泥擲之後小兒牽往東東亦

牆也牆上啾啾然鬼聲成羣以沙撒之程無可奈何聽
其羣鬼東鬼西鬼始而嘲笑既而喧爭程不勝其苦仆
于泥中自分必死忽羣鬼呼曰冷相公至矣此人讀書
汪洋可憎須避之果見一丈夫蹁肩昂背高步瞻視持
大扇擊手作拍板口唱大江東于于然來羣鬼盡散其
人俯視程笑曰汝爲邪鬼弄耶吾救汝汝可隨吾而行
程起從之其人高唱不絕行數里天漸明謂程曰近汝
家矣吾去矣程叩謝問姓名曰吾冷秋江也住東門十
字街程還家口鼻皺青泥俱滿家人爲藁沐畢即往東
門謝冷姓者皆無其人至十字街問左右鄰曰今姓有

祠堂其中供一木主名嗣乃順治初年秀才秋江者其號也

釘鬼脫逃

句容捕者殷敢捕賊有名每夜伺人于陰僻處將往一村有持繩索者貿貿然急奔衝突其背殷私憶此必盜也尾之至一家則踰垣入突殷又私憶捕之不如伺之捕之不過獻官未必獲賞伺其出而劫之必得重利俄聞隱隱然有婦女哭聲殷疑之亦踰垣入見一婦梳粧對鏡梁上有蓬頭者以繩鉤之殷知此乃縊死鬼求代耳大呼破窗入鄰佑驚集殷具道所以果見婦懸于梁

乃救起之婦之公姑咸來致謝且酒爲歡散後從原路歸天猶未明昔簸簸有聲回顧則持繩鬼也罵曰我自取婦于汝何畢而破我法以雙手搏之殷膽素壯與之對搏拳所着處冷且腥天漸明持繩者力漸憊殷愈奮勇抱持不釋路有過者見殷抱一朽木口喃喃大罵上前諦視殷恍如夢醒而朽木亦墜地矣殷怒曰鬼附此木我不救木取釘釘之庭柱每夜聞哀泣聲不勝痛楚過數夕有來其語者慰唁者代乞恩者啾啾然聲如小兒殷皆不理中有一鬼曰幸主人以釘釘汝若以繩縛汝則汝愈苦矣羣鬼噪曰勿言勿言恐洩漏機關被殷

學乘次日殷以繩易釘如其法至夕不聞鬼泣聲明旦視朽木竟遁去

櫻桃鬼

熊太史本僦居京師之半截衚衕班莊編修令與居相鄰每夜置酒互相過從八月十二日夜莊具酒飲熊寫圭其坐適桐城相公遣人來招莊去熊知其即歸獨酌待之自斟一杯置几上未及飲杯已空矣初猶疑已之忘之也又斟一杯伺之見有巨手藍色從几下伸出探杯熊起立藍手者亦起立其人頭目面髮無一不藍熊大呼兩僕奴悉至燭照無一物莊歸聞之戲熊曰君敢

宿此乎熊年少氣豪即命僕取被褥攤牀上而塵僕出獨持一劒坐劒者大將軍年羹堯所贈平青海血人無算者也時秋風怒號斜月冷照牖施綠紗帳燈明燈徹街鼓鳴三更心怯此怪終不能寐忽几上鏗然擲一酒杯再鏗然擲一酒杯熊笑曰偷酒者來矣俄而一腳自西窗進一目一耳一手半鼻半口一腳自西窗進一目一耳一手半鼻半口似將人身當中分鋸作兩半者皆作藍色俄合爲一聯聯然怒視帳中冷氣漸逼帳忽自開熊起拔劒斫之中鬼臂如着倣絮了無聲響奪窗逃去熊追至櫻桃樹下而滅次早主人起見窗外有血痕

急來詢問熊告所以乃斬櫻桃樹焚之尚帶酒氣窗外有司閽奴老矣既聾且瞽所臥窩棚乃鬼出入經過處咨無聞見鼾聲如雷熊後年登八旬長子巡撫浙江次子監司湖北常笑謂人曰余以膽氣福氣勝妖終不如司閽奴之聾且瞽尤勝妖也

鼠嚙林西仲

福建耿藩之變原門司馬林西仲不降被縛入獄西仲平素讀一小像忽被鼠嚙斷其頭環頸一線如刀截者家人號哭以爲不祥未幾　王師破耿出西仲于獄復其官加遷三級西仲還家家人揖酒慶再生是夕聞鼠

鼠聲啾啾甚忙打一物置几上去視之所銜去小像之頭兵持來還西仲也

隨園戲編

尹文端公說二事

乾隆十五年尹文端公總督陝西蘇州顧某者爲綏德州知州貌素豐是年九月顧赴西安求見則匿廳已甚尹公疑其病問之顧跪而請曰某平生讀書從不信鬼神事況敢妄言于大人前耶今旦暮將死不敢不告爲身後計本年五月初七日清晨起坐書齋見一人青衣皂帽持帖入曰某官請公會訊備騎在門視其帖同寅湯杖也某即上馬出城北行三十里至公廨有古衣冠

者迎揖曰所以屈公至者為欲造姓名冊送上帝須與公會辨某未答旁一吏跪啟冊草創未就須八月二十四日方可騰清古衣冠者目皂衣人送某還約至期勿爽某復上馬行三十里入署見己身偃臥牀上妻子號泣于旁皂衣者推某身自其口入格格然如不可復合四肢筋骨五臟之間酸楚莫狀蘇醒後始進米飲自此部署公私至八月二十四日晨起即具衣冠訣別慕友妻子泣囑曰尸勿寒且緩殮至午昏暈類中風者果皂衣人來引至前處古衣冠者坐堂上列兩几于前如世間會審狀吏逐名點唱無相識者至第三名即本州之

皂隸某也第八十五名本州之東房吏某也其餘人服中雖甚熟悉而不知姓名呼二人到案前問之亦云不知何以到此古衣冠者笑曰公何問耶公永當在此其事自然具曉一切問來當何時曰今年十月初七日公趁此時速歸部署家事可也復拱手別蘇醒如故身之狼狽尤甚于前未幾此縣大疫一吏一役俱以疫亡今已九月死期不遠故來訣別大人尹公慰之再三泣拜去明年正月尹公巡邊過經德州內幕許孝章者素知其事方留心訪顧而顧仍無恙來謁于轅體充實如故公戲之曰鬼言何以靈于吏役而不靈于汝耶顧即頓

謝恩亦不解其何故

公督陝時接華陰縣某稟啟云爲觸犯妖神陳情稟死事卑職三廳前有古槐一株遮房甚黑意欲伐之而邑中吏役禽曰是樹有神伐之不可某不信伐之并掘其根根盡見鮮肉一方肉下有畫一幅畫赤身女子橫臥卑職心惡之焚其畫以肉餉犬是夜覺神魂不寧無病而憔悴日甚惡聲洶洶目無見而耳有聞自知不久人世乞大人別委署篆者來尹公得稟神之頃幕客傳觀曰此等稟帖作何批發言未畢華陰縣報病故狡書至矣

霹靂脯

海州宋先生康配閻人貌三四十歲或出或隱不知寒暑嘗曰海州氣象好惜讀書者少耳出遊數年歸語人曰吾家竹垞子孫博雅可與談山陽閻百詩亦後來之秀惜其俱未聞道耳居亡何又語人曰我何罪于天而今日有雷擊我我不得不相抗但恐驚諸君諸君須避之至期雲雨晦冥見大蜈蚣腳自空中下雷乍響而啞矣曠野有血肉一團大如車輪朱指示人曰此霹靂脯也以酒烹之獨坐而嘆又一日雷雨復集朱張口空中吐白絲數百丈盤結如網有火龍騰空而至奮鬣

舒爪于網外終不能入良久入雲去朱曉曰海濱多怪物不可久居吾將逝矣竟去不知所終人疑爲蜘蛛精也

瘟鬼

乾隆丙子湖州徐鼇神之叔岳劉民敎作長洲主簿居前宗伯孫公岳頒賜第鼇神歸湖之便訪焉天暑浴于書齋月色微明覺窗外有氣噴入如曉行泉霧中凡上雞毛箭盤旋不已徐拍牀喝之見牀上所挂浴布與茶杯飛出窗櫺外窗外有黃楊樹林觸樹碎聲鏗然徐大駭喚家奴出視見黑影一團繞瓦有聲良久始息徐坐

牀上片時箭又動徐起以手握箭非平時故物濕軟如婦人亂髮惡臭不可近冷氣自手貫臂直達于肩徐强忍持之牆角有聲如出甕中者初似鷄鳴學語繼似小兒啼音稱我姓吳名中從洪澤湖來被雷驚故匿于此求恩人放歸徐問現在吳門大瘟故得非瘟鬼否曰是也徐曰是瘟鬼則我愈不放汝以免汝去害人鬼曰避瘟有方敢獻方以乞恩徐令數藥名而手錄之錄畢不勝其臭且臂冷不可耐欲放之又懼爲祟家奴在旁各持鑼鐘請納箭而封焉徐從之封投太湖所載方需九四兩飛金三十張硃砂三錢明礬一兩大黃四兩水法

爲丸每服三錢蘇州太守趙文山求其方以濟人無不活者

千年仙鶴

湖州菱湖鎮王靜岩家饒于財房室高敞有九思堂廣可五六畝冬客日暮必聞廳柱下有聲如敲竹片靜岩惡之對柱祝曰汝鬼耶則三響乃應四聲曰若仙耶則四響乃應五聲曰若妖耶則五響乃亂應無數有道士來設壇用雷篆插入柱下忽家中婢頭壞起痛不可忍道士撤篆婢痛止間一日婢忽狂呼如傷寒發狂者召醫視之按脈未畢舉足踢醫傷面血流男子有力者

四五人抱持不能禁王之女初竝聞婢病來視之初入門大驚仆地曰非婢也其面方如牆白色無眼鼻口耳吐舌赤如丹砂長三四尺向人翕張女驚不已遂亡女死而婢愈王百計驅妖有請乩仙者來言仙人草衣翁甚靈可以鎮邪王如其言設香案置盤乩筆劃然有聲穿窗而出于窗紙上大書曰何苦何苦土地受過主人問乩乩言草衣翁因地邪未去遽請仙駕將當方土地神發城隍各二十矣自後此妖寂然草衣翁與人酬酢甚和所言多驗或請姓名曰我千年仙鶴也偶乘白雲過鄱陽湖見大黑魚吞人予怒而啄之魚傷腦死所吞

人以姓名假我以狀貌付我我今姓陳名芝田草衣者吾別字也或請見之曰可請期曰在某夜月明時至期見一道士立空中面白微鬚冠角巾披氅唐服飾良久如烟散矣

夏太史說三事

高郵夏醴谷先生督學湖南舟過洞庭值大風浪諸船數千泊岸未發夏性急欲趕到任日期命舵工逆風而行諸船隨之揚帆至湖心風愈大天地昏冥白浪如山見水面二短人長尺許面目微黑操舟指撝似巡邏者諸船中人俱見之風定日出漸隱去矣

公居督學衙門家丁子弟白日見怪見者必病公夫人
禍閉子弟午後不許至園囑公致祭公不信是夜閱卷
燈下聞哭聲自西來殷殷日田聲響雜沓飛沙打窗如
雨而下公厲聲曰吾已悉爾意明日祭汝可也其聲漸
遠而滅公詰朝尋其聲來之處有破屋一間木主數十
皆前任學臣閱卷幕友卒于署者因爲文具牲牢祭之
此後怪絕

公門生朱仕琇從福建入都至山東莊平道中日暮夜
宿風雨交至遣家人先行見店停車于三叉路口待之
夜二更天地昏黑見遠樹中火光忽上忽下疑爲家人

持火至矣少頃火光漸近大如車輪錯落數十高者至蒼天低者及馬足大駭以爲必非人燈近視之火光中有三人掠車而過其中行者當額閃閃有眼朱衣搏帶鬚眉偉然旁侍兒錦衣玉貌扶之而行最前一白鬚老翁偏僂先驅背有穴孔如碗大火光從此孔出如鑑突洩烟者然見人了無驚異徐步入遠村而沒少頃家人與店家至云其見之相與詫駭而已

石崇老奴才

康熙間任雨林進士有詩名宰河南鞏縣晝臥書室見簪花女郎持名紙稱石大夫招飲輿夫盈門俱來迎接

任不覺身隨之行良久至一府閈閎巍然主人戴晉巾
錦襦褕又手出迎談論風發坐定席設水陸奇珍皆目
所未覩女樂二八舞傞傞然酒酣主人起握任手行至
後園極高下叢花木之勝園後有井水綠色主人手黃金
勺呼左右酌水爲任公解酲任初沾脣覺有辛惡之味
唇爲之焦因辭謝不聚其勺主人强之衆美人伏地勸
請任不得已爲盡之俄而腹痛欲裂呼號求歸主人拱
手曰客果醉矣且暫別再會任倉皇登車痛亟從原
路歸過城隍廟城隍神趨出迎唏曰石季倫老奴才又
毒人乎昨作主飲君者晉石崇也崇生時取精多用物

宏誅死時受孫秀割血肉狼籍張魂不散爲厲剎尊神誉殺名士三千以洩生平好名之忿吾第十九人君第二十九人也吾以生平正直訴冤上帝帝不能救封爲城隍神賜藥二丸曰有真名士被害者以此救之君有文行故在此相救言畢取藥璽任口中任痛遽止頃刻汗出而寤其原臥之處家人環泣已浹晝二日矣後修葺縣故城掘地得神鐫金谷兩大字類索幼安筆法始知石氏金谷不在今洛陽也

鬼妾貪酒

杭州袁觀瀾年四十未婚鄉人女有色袁暴之兩情屬

矣女之父嫌袁貧拒之女思慕成瘵至袁愈悲悼月夜無以自解持酒尊獨酌見牆角有蓬首人手持繩若有所索睨而微笑袁疑爲鄰之差役招曰公欲飲乎其人點頭擲一杯與之嗅而不飲曰嫌寒乎其人再點頭熱一杯奉之亦嗅而不飲然屢嗅則面漸赤口大張不能復合袁以酒澆入其口每酒一滴則面一縮盡一壺而身面俱小若嬰兒然凝迷不動牽其繩所縛者鄰氏女也袁大喜貝酒潛取蓬首人投而封之盡入卦鎮厭之解女子縛與入室爲夫婦夜有形交接晝則聞聲而已逾年女子喜告曰吾可以生矣且爲君作美妾矣明日

某村女氣數已盡吾借其尸可活君以爲功兼可得資財作奩費袁翌日往訪某村果有女氣絕方殮父母號哭袁呼曰許爲吾婁吾有藥能使還魂其家大喜許之袁附女耳低語片時女即躍起合村驚以爲神遂爲合巹女所記憶皆非本家之事逾年漸能曉悉視較美于前女

李倬

李倬者福建人乾隆庚午舉生赴京鄉試路過儀徵有並舟行者自稱姓王名經河南洛陽縣人赴試京師資費不足求李挈帶李許之同舟言笑甚歡田所作制藝

亦頗清雅惟篇幅稍短耳與其食必撒飯于地每舉碗但嗅其氣無一粒納喉者李疑而憎之王似解意謝曰其染腸症致有此累李母相惡既至京師將賃寓所王長源請曰公毋長我非人也乃河南洛陽生員有才學當赴貢爲督學某受賄黜落憤激而亡今將報仇于京師非公不能帶往入京城時恐城門神叱我需公低聲三呼我名方能入其所稱督學某即李之座師李大驚拒之曰公黨師拒我我行且崇公李頷然何加其言舍館定即往謁座主其家方環泣聲達戶外座主出曰老夫有愛子生十九年矣聰明美貌爲吾宗之秀前夜

忽得瘋疾疾尤奇持刃不殺他人專殺老夫醫者莫名其病亲何李心知其故請曰待門生入視即君言未畢其子在內笑曰吾恩人至矣吾當謝之然亦不能解我事也李入室握郎君手語移時旁人不解再駭愕都來問李李告之故于是舉家跪李前求爲關說李謂其子曰君過矣君以被黜之故氣忿身死畢竟非吾師殺君也今若殺其郎君絕其血食殊非以直報怨之道況吾與君有香火情獨不爲我地乎其子語塞瞋目曰公語誠是然牧師當日得賕三千豈能安享吾殺之而去足矣手指曰某室有玉瓶價值若干爲我取來至則擲而

辟之又手指曰某箱內有殺數領價值若干爲我取來至則舉火焚之事畢大笑曰吾無恨矣爲汝赦老奴供手作去收其子霍然病已季是年登第行至德州見王君復至則前驅數騎戴冠帶尊嚴曰上帝以我報仇甚直命我爲德州城隍尙有求于吾子者德州城隍爲妖所憑竊位血食垂二十年我到任時彼必抗拒吾已選神兵三千與妖決戰公今夜聞刀劍聲切勿諦視恐有所傷邪不勝正彼自敗去但非公作一碑記曉諭居民恐四方未必崇奉我也公將來官祿亦自非凡與公訣矣言畢拜謝垂淚而去是夜聞城內外兵馬喧然至五

蔵始息李詰朝往城隍廟焚香作記其道士已磨墨相待云昨夜大王到任托夢道教相迎也李命鐫石立碑今猶存德州大東門外

王將軍亥

蘇州嘉崇士幸河南汲縣未遇時館京師任姓家萬半載倐忽晚間獨宿燈下見物黑而毛爛其書篋慕手劒逐之無所得次晚月下如厠有女子由西來慕疑主人婢妾跡不敢起亦竟不去而冷風颯然慕始驚潰投以瓦了不復見慕踉蹌歸至書齋則女子在牀矣單粧持刀容貌甚麗呼之不應麗之不去召他人視之皆不能

見墓逐病蹙語曰我明朝王將軍妾也久不得祭故遣
見輩取食汝以劒陽之我覩來謝過汝又蹲廁辱我我
故來索命同寓賓客俱爲哀祈女曰能以衣服車馬送
我歸故鄉姑貸汝衆如其言墓蘇醒食粥未半晡女又
復來曰吾爲汝輩所紿衣服頓祖此未戢縫吾何以爲
衣耶可速選縫人善治之衆客急賙所隕之衣果未
開櫜也整治再拜墓覺病除三年墓登進士選河南汲
縣知縣路過開封宿客店店之西偏扉甚固墓疑之
窺窗隙見朱棺一口橫于中堂凝塵數寸棺之前柎題
曰王將軍亡妾張氏墓大驚且悔心鬱鬱不樂遂墓去

果至枉束如前曰昔妾遇君妾之罪也今君縱妾妾之緣也妾在此數十年非取人見代不能自拔于幽冥故今夜來伴君慕大懼連夜呼騶人成告開封同寅將來道上驅之開封守令留飲達旦翌早與共至店中一書僮白縊于牀守令怒剖其棺只裝束鮮濃儼如而不腐焚之竟無他怪

仙鵝扛車

方綺亭明府作令江西其同僚郭姓者四川人言少時曾上峨嵋山意欲棄世學道見老翁長鬚秀貌氅羽巾飄飄然導之前行至一處宮殿巍峨似王者居翁指示

曰汝欲學道非王命不可王外出來歸汝少待俄而仙樂嘹喨異香觸鼻兩仙鶴扛水精輦車中坐王者狀如世上所畫香核兒紅衣文綵潔白如玉口嬉嬉微笑長不滿尺許諸神俯伏迎入宮老翁奏曰有真心學道人郭某求見王命傳入注視良久曰非仙才速送回人間老翁叛郭下郭問曰王何以年少老翁笑曰爲仙爲聖爲佛及其成功皆嬰兒也汝不聞孔子亦儒萬菩薩孟子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乎吾王已五萬歲矣郭無奈何仍自山下歸家猶記其殿門外朱書二對云胎生卵生濕生化生生生不已天道地道人道鬼道道道

無錫

紅花洞

溧水知縣曹江初官蜀時夏日晝寢見二隸卒牽馬來邀與俱行約二十餘里復有一人乘駿馬約束如軍官持令箭呼云奉上帝命煩君點放洞犯幸勿餼勞曹愕然莫知其故再行二三里至深山有穴榜曰紅花洞石門一雙封鑰甚固洞口有吏七八人具公案文冊驍迎道左軍官以令箭付曹囑云照冊點放言畢乘馬去曹登座一吏稟請啟洞向洞大呼開門者三有陰氣隨呼而出冷過毛髮須臾鬼數千蓬首垢面紛然雜至妥

號困苦之聲不可言狀吏按冊唱名開鎖具驅向南行
諸鬼逡巡若不得已而往者最後三女鬼向曹哀求免
放曹辭以奉帝命不能爲力三鬼憤惋罵曰二十年後
會當相報放既畢軍官復來囑隸云曹公勞矣須好送
還家隸卒仍以馬送至中途經大河馬渡水忽失前足
而墮驚起見家人環哭方知已死一日心秘其事不敢
言于人後二十年長男婦病產卒未期年次媳當畢產亦
病忽作囈語呼姑至前曰紅花洞事發矣我房舍已定
當與李氏爲鄰笑指其小叔曰繼我者當在此君可恨
翁當時令節在手樂得作人情何故不肯平言畢張目

大呼血流破面腹潰腸出死姑與小叔奔告于曹曹大驚曰憶此夢實未嘗語人不知乃媳何從知也殮後寄其柩于古寺寺中舊有朱棺一口詢之果爲某家妻李氏棺也曹後第三子娶婦亦以產卒三婦年歲雖各有大小計其始生皆與夢時相上下後側室生兒皆無恙

大毛人攫女

西北婦女小便多不用溺器陝西咸寧縣鄉間有趙氏婦年二十餘潔白有姿盛夏月夜裸而野溺久不返其夫聞牆頭塊拉聲疑而出視見婦亦身爬據牆上兩脚在牆外兩手縣牆內急前持之婦不能聲啟其口出泥

數塊始能言曰我出戶溺方解褲見牆外有一大毛人
目光閃閃以手招我我急走毛人自牆外伸巨手提我
髻至牆頭以泥塞我口將拖出牆我兩手攀牆掙住今
力竭安幸速相救趙探頭外視果有大毛人似猴非猴
蹲牆下雙手持婦腳不放趙抱婦身與之奪力不勝乃
大呼村鄰鄰遠無應者急入室取刀擬斷毛人手救婦
刀至而婦已被毛人拉出牆外趙開戶追之衆鄰齊至
毛人挾婦去走如風婦呼救聲尤慘追二十餘里卒不
能及明早隨巨跡而往見婦死大樹間四肢皆巨簇穿
縛唇吻有巨齒嚙痕陰處潰裂骨皆見血裹白精潰地

斗餘合村大痛鳴于官官亦淚下厚爲殯殮召獵戶擒
毛人卒不得

崔生不歸

會稽縣東四十里地名長濮有崔生者年十八美丰儀
讀書家中忽失所在越三日歸自言某日坐書室見美
婦人降自屋上招與俱行隨至大第中陳設華美往來
者無一男子室內更有一美倚窗斜睇具酒食甚飲飲
畢兩美送送爲歡洽以姓名俱笑不答但云此間樂我
二人惟郎是從郎但安居可也居數日我偶動鄉思一
女曰郎思家矣當送歸無苦郎心遂送至里門我才得

歸自此神思恍惚當午家人爲具膳則云此味惡不似彼食美也當夕爲拭牀帳則云此物惡不似彼物華也未幾又失去數日復歸所言如前但顏色漸焦槁體有腥氣家人延僧道醮祝都無所濟俄而數月不返生有弟某行經白塔見山洞口有遺帶認係兄物持歸舍人秉火入洞見兄裸臥於泥間作行房狀扶至家灌以藥飯甦張目怒曰我雲雨未畢臥錦衾中何奪我至此于是親族皆來守護以鐵索鋼之厭以符籙生稍知懼不敢寐夜間衆方環坐忽聞響聲琅然有光若電繞室數匝失生所在鐵索斬然中斷門窗仍閉竟不知何自出

也次晨再尋白蜡山洞杳然無得矣于是遠近傳播洞中有妖聚觀者日以千計縣令李公懼生事親來搜看亦無所得乃以石封洞門觀者止而生竟不歸

狐仙冒充觀音三年

杭州周生從張天師過保定旅店見美婦人跪階下若有所祈生問天師天師曰此狐也向我求人間香火耳生曰盍許之天師曰彼修煉有年頗得靈氣若與香火恐恣威福爲人間禍生愛其美代爲祈請天師曰難却君情但令受香火三年毋得過期可也命法官批黃紙

村之去三年後生下第出都過蘇州聞上方山某菴觀

音極著靈異將往禱焉至山下同禱者數以步行曰此山觀音甚靈凡屆輿上山者中道必仆生不信屆輿上山未數十武杠果折生墜地幸無所傷遂下輿步行入廟見香燭極盛所謂觀音者坐錦幬中勿許人見生問僧僧曰塑像太美恐見者輒生邪念故也生必欲啟視果極妖冶不類他處觀音諦視之頗似曾相識者良久恍然是旅店中婦人生大怒指而數之曰汝昔求我說情故得此香火汝乃不感我恩而壞我輿何太忍良心也且夫師只許汝受香火三年今已過期戀此不去豈竟忘前約乎語未畢像忽撲地碎僧大駭亦無可奈何

係生去爲之紳金重塑而靈異從此寂然

陳姓父幼子北

揚州陳山農世業騾馬行年五十餘病臥見少年騎馬自外入掌其頭遂昏迷被少年提至馬上疾馳出門陳號呼莫有救者至郊外少年擲之于地曰速來吾先行候汝狼以掌擊其股乃馳去陳心遲疑而兩足不覺前進其行如飛亦不甚倦惟所經處覺易敗則道旁有織履者爲易之易畢則行了不過問問亦不答腹餓甚見市中設饌試取食之亦無禁約行三晝夜見道旁去思碑題名知已入陝西咸陽城矣及郵門少年在焉此

白來何遲界人三日痛楚即導入城止一家門外少年
入復出曳其裾至戶內見婦人輾轉牀上若甚痛迫者
少年挈其領足投婦人身陳昏昏若入深巖中腥穢滿
鼻目不見天光心窒甚逾時見小隙微明併力躍躍豁
然而墮聞耳邊多作嬉聲曰得一佳兒陳更駭異亟欲
言而口已噤因大呼男婦滿前都無所聞徐自審其聲
若甚小者更睹視其耳目四肢無不小矣悟曰吾其投
胎復生乎乃張目四顧有老嫗曰是兒目光焰焰豈妖
耶再視當殺之陳懼即瞑其目自是沉沉若愚胸中一
切哀愁憤惋之心叫呼啼哭旁人便抱乳之全不解其

意漸久習慣亦不復作前世想矣至六歲稍稍能言其父行賈江南歸以絹帛其母曰此物不易得在江南值數十金母珍之置枕函間陳偶取玩視母以父言禁之陳笑曰父妄耳此濮院紬不數金可得父大驚固問之陳垂涕具道所以且曰吾來時生兒方十數歲今當成人名某家住某里父至江南可訪也父頷之明年至揚州果得其子語以故子亦以貿易故欣然偕來相見之下舄不相識子鬚鬚有鬚而父猶孩也道家事如平生且言某某欠債未還某處有積金三百存為汝婚宜歸取之言訖欷歔子不勝悲歸訪之其言皆驗後十餘年

陳年壯繼父業來江南訪其故居前生子已死家事猶
落嗤然老婁撫孤孫獨存嗛不勝感慨留三百金爲前
生婁治後事具棺酒澆其前世墓而去

吳生手歎

乾隆二十四年五月豐縣宰虛世昌修邑誌與蘇州吳
生爲謄錄與同事者同住一樓忽見衣冠揖同事友曰
吾死矣以後事累公友問故吳愀然云我初赴豐時至
沛縣道上遇一婦人求與共載我以車小不許婦隨車
行二十里心猶訝之問與夫皆不見始知爲鬼既投旅
店人靜後婦來坐牖上語我曰君與我年俱廿九合爲

夫婦我大駭以杭投之隨譬而及自此不復見形時聞
耳邊嘻嘻作語求作夫婦呼我為鼠子人噪聒不已問
如何酬汝汝方去曰與我錢一百置櫃板上我即去如
其言既而錢仍在婦來纏擾如初奈何奈何友人咸相
解慰令二僮守之越數日樓上大哄衆奔上樓見倒地
腹右刀戳一洞腸半潰出喉下食頷已斷扶起之絕無
痛楚盧公往視見手招之近前作一兒字盧曰是何冤
曰歡喜冤家也今早婦入來逼我死以便作夫妻我問
作何死法婦指案上刀曰此物佳余取刺右腹痛不可
忍婦入亟以手按摩之曰此無濟也所摩處遂不覺痛

我問然則如何婦人曰摩其頭作刎勢曰如此方可我復以刀斷左喉婦人跌足嘆曰此亦無濟徒多痛苦耳又以手按摩之亦不覺痛指右喉下曰此處佳余曰我手軟實無能爲也卿來剚之婦遂披髮搖首持刀直前而樓下諸公已走上實彼聞人來擲刀奔去盧公詫異爲延醫納其腸實始不能飲食用藥數治亦遂平復婦人不復再至果生主今尚存

狐祖師

鹽城村戴家有妻爲妖所媚厭以符咒終莫能止訴于村北聖帝祠怪遂絕已而有金甲神托夢于其家曰吾

聖帝某部下鄉將軍也前日汝家妖是狐精吾已斬之
其黨約明日來報仇爾等于廟中擊金鼓助我翌日藏
家集鄉衆往聞空中甲馬聲乃舊擊金鉦鐃鼓果有黑
氣墜于庭村前後落狐狸頭甚巨越數日其家又夢鄉
將軍來曰我以滅狐太多獲罪于狐祖師狐祖師訴于
大帝某日太帝來廟按其事諸父老盡爲我求之衆如
期往伏于廊下至夜半仙樂嘹嚨有冕服乘輦者再拜
來侍衛甚衆後隨一道人龐眉皓齒兩金字牌署曰狐
祖師聖帝迎謁甚恭狐祖師曰小狐擾世罪當死但部
將殲我族類太酷罪不可逭聖帝唯唯村人自廊下出

跪而請命有周秀才者罵曰老狐狸鬚白如此縱子孫淫人婦女反來向聖帝說情何物狐祖師罪當萬斬祖師笑不怒從容問人間和姦何罪周曰杖也祖師曰可知姦非死罪矣我子孫以非類姦人罪當加等要不過充軍流配耳何致被斬況鄒將軍斬我一子并斬我子孫數十何耶周未及答聞廟內傳呼云大帝有命鄒將軍嫉惡太嚴殺戮太重念其事屬因公爲民除害可罰俸一年調管海州地方村人歡呼合掌向空念佛而去

紂之傾殿將軍

天台僧智果好遊山行迷路至大石洞坐一道者蘿衣

薛裘僧跪而請曰某幸遇仙人願受教道者曰子人也非仙也子來胡爲僧曰某入山已數日腹枵甚敢有雲漿之請道者曰子姑待吾往後山覓之去有頃攜一物來狀輪囷而色鮮白道者破之自吸其漿以其餘授僧曰此千年茯苓也因令僧坐問岳飛將軍安否秦檜死否僧曰此宋朝事也今易代數百年爲　大清矣因告以宋史所載岳事顚末道者慘然曰岳將軍終不免乎遂大哭曰吾姓周名通岳將軍麾下小將也當秦檜以金牌召岳時我知有難遂逃于此食靈草得不死我師教勿出洞出洞卽死汝宜速出遲恐無及僧懼拜辭而

行路甚紆曲備歷險阻忽望屋上坐一巨人長丈餘遍體綠毛如翠錦駭而弁還告道者曰此子師商高紂王之值殿將軍也為飛廉驅來所謂避居此山性好食野獸故其狀恐人異子往拜所兼可問商代事僧故奉命無所記憶見巨人禮拜畢便問紂寵妲己事巨人曰汝誤矣妲者商宮女官之稱已成者女官之行次女官非止一人也汝所問何妃僧不能答又問文王受命事曰吾不知文王為何人或是西方諸侯姬昌耶其人事紂甚恭並無稱王之事因問汝所問者何人告汝曰書上云云巨人聞何物為書僧手作書狀示之巨人笑

曰我當時尚無此物言畢以一臂擁會行如飛置之平地拱手而別已在天台郊外矣

瘧鬼

上元令陳晉東少時與張泉禹太平府關帝廟中張病瘧陳與同房因午倦對臥牀上見戶外一童子面目皆衣帽鞋襪皆深青色探頭視張陳初意為廟中人不之問俄而張虐作童子去張瘧亦止又一日瘧忽聞張狂叫瘧如湧泉陳驚起見童子立張牀前舞手蹈足歡笑頗盼若甚得意者陳知為瘧鬼直前撲之着手冷不可耐童走出颯颯有聲追至中庭而沒張病愈而陳手有

黑氣如烟熏包敢曰妳除

誤學武松

杭州馬觀獨家每四時必祭其祖予問古禮門爲五祀之一今此禮久不行君家獨行之何也馬曰余家奴僕公祚好酒每晚必醉敲門歸一日聞戶外喧呶聲狂視之奴仆地曰奴歸見門外一男一婦俱無頭頭持在手婦呼曰吾汝婢也吾淫屬賣吾夫殺我可也汝爲小叔不當殺我夫殺我時心軟手嗹嘶不下汝奪刀代殺此事豈汝所宜臨耶吾每來相尋爲汝主人家門神阿禁今故伺汝于門外因大罵唾奴面其男鬼擲頭撞奴奴

倒地聞人聲一鬼繞散馬氏衆家人扶王氏自言少年
曾看此事當時看小說載武松之爲人不意遭此窮孽
或告之曰小說都無實事何得妄學且武松殺嫂爲嫂
殺兄故也若尋常犯姦主法只杖耳汝何得代兄殺
嫂言未終奴張目作女聲曰公道自在人心何如何如
向言者三叩頭而死馬氏以鬼言故祭祠神甚敬世其
家

李星女身

山東有施道士者善祈晴雨乾隆十二年東省大旱撫
軍秦祈雨不得延道士而逼之道士曰雨非不可

也但須某日望星下降公捐錦被一條白金百兩某捐
陽壽十年方可得雨撫軍如其言至期道士登壇呼一
童子近前令其伸手畫三符于掌中囑曰至某處田中
見白衣婦人便擲此符彼必追汝汝以次符擲之彼再
追汝以第三符擲之速歸上壇避匿可也童子往果見
白衣婦如其言擲一符婦人怒棄裙追童童擲次符婦
人益怒解上衣露兩乳奔前童擲三符忽霹靂一聲婦
人裹衣全解赤身狂追童急趨至壇而婦人亦至道人
敲令牌喝曰雨雨雨婦人仰臥壇下雲氣自其陰中出
彌漫蔽天雨五日不止道士還以錦被婦衛蘇大恚恥

曰我某家姊何爲赤身臥此撫軍備衣服令着還老嫗送歸以百金酬其家事後問道士道士曰實皇女身而性渾能爲雲雨居天上亦赤體惟朝北斗之期始着衣裳是日下降田間君以術攝入某婦之身使替代而來又激怒之使雷雨齊下然用法太惡必遭陰譴矣不數年道士暴亡

九夫墳

句容南門外有九夫墳相傳昔有婦人甚美夫死止一幼子家貧甚厚乃招一夫生一子夫又死即葬于前夫之側而又贅一夫復死如前凡嫁九夫生九子環列九

墳婦人死葬于九墳之中每日落時其地即起陰風夜有呼啸爭鬬之聲若相娼而發此婦者行路不敢過鄉村爲之不安相率訴于邑令遍天鬬隨至其地排衙呼鬼隸于各墳頭持大杖重責三十自此寂然

土地奶奶治詐

虎踞關名醫徐徹儒與余交好其子婦吳氏孝廉謹鎮者之妹也乾隆丙申六月吳氏夜夢街坊總甲李某持薄化緣口稱虎踞關將有火災糾衆演戲以禳之簿上姓名皆里中相識者正徘徊間有老婦人黃衫綠裙從門外入謂吳曰今年此處火災是九月初三日君家首

被其淌數不可逃須臾紙錢買牲宰獻願庶不致燒傷
人命吳氏夢醒方悟總用生其人已物故乃往各鄉家
告以故并問此間可有衣貴彩婦人否皆曰無之吳有
祝心往禱土地廟見所塑土地奶奶宛然夢中所見驚
懼異常諸鄰聞之亦大駭彼此焚香禱祭數百金將
至九月余氏一門衣箱器具盡搬移戚里家自初一日
起不復舉炊矣至朔四鄰寂然並無疫如之患余氏至
今安好

新齊諧

隨園戲編

鬼聞鷄鳴則縮

予門生司馬驥館溧水林姓家其所住地名橫山鄉僻處也天盛暑以其西廳宏敞乃與羣弟子酒掃爲晚間乘涼之處羣書雜行李移床就焉秉燭而臥至三鼓門外啾啾有聲戶樞校兵燭光漸小陰風吹來有矮鬼先入髣髴似笑非笑似哭非哭繞地而趨隨後一紗帽紅袍人白鬚飄飄柄擺而進徐行數步坐椅上觀司馬所作詩文屢點頭若領解者儀閽起立手觸短鬼步至床前

司馬亦起坐與彼對觀忽鷄鳴一聲兩鬼縮短一尺燈光爲之一亮鷄三四聲鬼三四縮愈縮愈短漸漸紗帽兩翅撑地而沒次日問之土人云此處是前明林御史父子同葬所也主人掘地尺許果然乃爲文祭之起棺遷葬

蜈蚣吐丹

余舅氏章升扶過温州雁蕩山日方午獨行澗中忽東北有腥風撲鼻而至一蟒蛇長數丈騰空奔逸其行如箭若有所避者後有五六尺長紫金色一蜈蚣逐之蛇躍入溪中蜈蚣不能入水乃舞掉其鬣脚颯颯作聲以

鑷鉗掠水良久口吐一紅丸如血色落水中少頃水如沸湯熱氣上衝蛇在水中顛撲不已未幾死矣撈浮水面蛾蚣乃飛上蛇頭啄其腦仍向水吸取紅丸納口中騰空去

雷部三爺

杭州施姓者家居忠清里六月雷雨後小便樹下甫解褲見有鷄爪尖面者蹲焉大怖而返夜卽暴病狂呼觸犯雷神家人環跪求赦病者曰治酒飲我殺羊食我我貸其命如其言三日而愈適有天師法官過杭施姓與有舊以其事告之法官笑曰此雷部奴中奴也小名阿

三憤倘勢詐入酒食如此雷神其技量豈止此耶今長
隨中有稱三爺四爺者是矣

鬼乘乘

金陵葛某嗜酒而豪逢人必狎侮之清明與友四五人
遊雨花臺臺旁有敗棺露見紅裙同人戲曰汝逢人必
狎敢狎此棺中物乎葛笑曰何妨往棺前以手招曰乘
乘吃酒如見者再舉容服其膽大笑而散葛暮暮歸家背
有黑影尾之聲啾啾曰乘乘來吃酒葛知為鬼慮避之
則氣先餒乃向後招呼曰鬼乘乘隨我來徑往酒店上
樓置一酒壺兩杯向黑影酬勸旁人無所見疑有痴疾

聽其所爲其飲良久乃脫帽置几上謂黑影曰我下樓小便郎來奉陪黑影者首肯之葛急趨出歸家酒保見客去遺帽遂竊取之是夕爲鬼纏繞口喃喃不絕天明自縊店主人笑曰認帽不認貌乖乖不乖

鳳凰山崩

同年沈永之任雲南驛道時奉制府瑧公之命開鳳凰山八十里通擺夷苗路山徑險峭自漢唐來人迹未到處也每斫一樹有白氣自其根出如四練升天聲震大如車輪見人輒瞪目怒視當之者登時仆地土人醉燒酒以雄黃塞鼻持巨斧斫殺之亦食可療三日飢忽二

曰有美女艷裝從山洞奔出徐夫數子入皆出洞追而觀之老成者不動心操作如故俄而山崩不出洞者壓死矣沈公爲余述其事且戒曰人之不可不好色也若如是夫

董金甌

董金甌者湖州勇士能負重走京師十日可到嘗爲人賫千金入都過山東開成廟有盜尾後將取其金董知之挂金樹上下馬與搆盜抵敵不勝問足下拳法何人所授曰僧耳盜曰破僧耳拳須我妹來汝敢在此相拒否董笑曰逆女子非夫也坐以待之少頃一美女來

十八九貌甚和相見即格鬬良久曰汝拳法非僧耳授也當別有人董以實告曰我初學于僧耳後學于僧耳之師王征南女子曰若然須至我家彼此一飯再鬬方決汝敢往乎董恃其勇徑隨女子行到其家則其兄已先在家張燈掛紅率妻孥迎曰妹夫來矣以紅巾蒙其妹頭强之交拜董駭然問故曰吾父某亦爲人保標路逢僧耳與角鬬不勝而死我與妹立志報仇同習拳法必須勝僧耳者然後可以殺之訪得僧耳之師爲王征南苦相尋無路汝是其弟子則可以引見征南再學拳法報此仇矣董遂贅其家別遣人賫賻間金赴京師曰

後不知所終

蔣厨

常州蔣用菴御史家厨李貴取水竈下忽中惡仆地召巫視之曰此人夜行衝犯城隍儀仗故被鬼卒惱去須用三牲紙錢禱求城隍廟中西廊之黑面皂隸便可釋放如其言李果蘇家人問之曰我方汲水忽被兩個武進縣黑面皂頭來拏去說我衝犯他老爺儀仗綁我衙門外樹上聽候發落我實不知原委今日聽他二人私地說李某業已盡孝敬之禮可以放他回去不必稟官將我解去索子推入水中我便驚醒御史公聞之笑曰

看此光景孥時城隍不知放時城隍不知都是黑而皂
隸詐錢作祟耳誰謂陰間官清于陽間官乎

見曹操稱晚生

江寧副榜王芾夢古衣冠人召往一處宮闕巍峩兵衛
甚嚴有赤幘者從軍門出曰漢丞相曹公奉屈王遂入
見一人皮弁上坐鬚眉蒼白芾心知爲操一時心悸無
以自名乃長揖稱晚生王某奉謁操命旁坐謂曰聞汝
好學書可知楷書先乎草書先乎曰楷書先操搖頭曰
不然先有草書後有楷書所以召汝者正爲將此義告
知以便轉語世人也語畢仍遣赤幘人送出甫及門聞

內有呼號聲赤幘者曰相王又用五色棒筆入吳苦驚而醒

武后謝稚先生

無錫稚侍讀受之余授業弟子也辛丑冬過隨園余止而觴之席間論史事余極言通鑑載楊妃洗兒事之誣稚云門生在史局時派修唐鑑立論頗合先生之意將舊唐書所載武后淫穢事大半刪除同局以爲不然亡何夜臥書舍有小黃門來稱則天皇大后請稚先生因隨之行望前面宮殿外有四金柱插空高數十丈上書天樞二字一宮女雲鬟霞佩出引向殿西角云先生少

坐待我奏聞語畢便去殿上門檻甚高跨殊覺力繭
中坐見旒者相離遠仰視不甚分明見齊從殿上吹來
倣彿蓮花氣息旁有虎皮交椅坐白鬚人手執牙笏口
奏事琅琅數千言亦不可辨見旒者似與駁詰良久已
而大笑其齒皓然呈露潔白如玉面爲旒珠所遮終未
見也少頃前宮女出謂曰今天已暮太后不及相見請
先生且回所以奉屈者謝先生駁刪唐書之功先生當
自知之語畢袖中出一玉秤曰此我在長安以之稱量
天下才者先生將往長安敢以奉贈門生心知是上宮
婉兒遂巡揖謝而醒其年果有督學陝西之差

冒失鬼

相法瞳神青者能見妖白者能見鬼杭州三元坊石牌樓旁居老嫗沉氏素能見鬼常言十年前見一蓬頭鬼匿牌樓上石繡毬中手執紙錢爲標長丈餘纍纍若貫珠伺人過牌樓下暗擲標打其頭人輒作寒噤毛孔森然歸家卽病必向空中祈禱或設野祭方免蓬頭鬼藉此伎倆往往醉飽一日有長大男子氣昂昂然背負錢鏹而過蓬頭鬼擲以標男子頭上忽發火燄衝燒其標線層層裂斷蓬頭鬼自牌樓下顛仆滾繡毬而下嘖嘖不止化爲黑烟散去負錢之男子全不知也自此三元

坊石牌樓無復作崇矣吾次方子雲聞之笑曰作鬼害人亦須看風色若蓬頭鬼者其能世所稱之冒失鬼乎

史官改命

溧陽宦官史自斯未遇時赴省鄉試過南門外湯道士談命甚精因以年庚求爲推算道士曰照丑時算你終身只一諸生壽可八十三歲若照寅時算便可官登三品今科便中汝丑時乎寅時乎曰丑時也曰若然則今科不中矣史愴然不樂道人曰命可改也但陰司壽算最重君算肯減壽三十年當爲君改作寅時史公欣然願改道士曰果情願者明日早來次夜史五鼓熏沐到

寺道士已啟戶待曰子誠信人但日後官尊壽短毋自悔也史唯唯具香燭對天自陳道士披髮仗劍口中喃喃誦咒良久另書一帖與之史公持歸置篋中果于是年鄉會聯捷官至宮詹五十二歲希圖降級永年而任內總無過失商之吏部笑而不信至次年春精神甚健五月偶染微疾　上命太醫往視爲藥所誤竟不起矣此事公孫抑堂司馬言司馬余親家也

高相國種髯

高文端公自言年二十五作山東濰水縣令時呂道士爲之相面曰君當貴極人臣然髯不生官不遷相國自

摩其頂曰根且未有何況于贊吕曰我能種之是夕伺
公睡熟以筆蘸墨畫頂下如是點三日而贊出矣然筆
所畫纔縷百十丝終身不能多也是年遷汾州牧擢遷
至總督而入相

說官話鬼

河東運使吳雲從作刑部郎中公館外偶有社會家人
婦抱小公子出看溺尿路旁公子忽哭不止家人抱歸
不知何故至夜公子作北語云怎麼小孩子這般無禮
溺在我頭上我現你不得開交吵鬧一夜吳公怒次晨
作牒投與本處城隍云我南方人也無故小兒撞着說

官話鬼猖獗可恨託爲拿兇是夜平定至第三日晚公子又病仍作北語云你不過是個官兒罷了竟這樣糟蹋我們的老四咱們兄弟今日來替他報仇要些燒酒喝喝夫人不得已曰與你喝不要鬧于是一鬼喝畢一鬼又要喝兼討前門外楊家血貫腸做下酒物啜啜之聲又復達旦吳公上前批其頰罵曰狗奴强轉舌根學說官話再說便打然打者自打說者自說吳又朦城隍云說官話鬼又來了求神懲治是夕宅中聞鞭撻聲鬼云你不要打咱們去就是了公子病愈

偷雷錐

杭州孩兒巷有萬姓甚富高房大廈一日雷擊怪過產婦房受污不能上天蹲于園中高樹之頂鷄爪尖嘴手持一錐人初見不知爲何物久而不去知是雷公萬戲諭家人曰有能俯得雷公手中錐者賞銀十兩衆奴嘿然俱稱不敢一死匠某應聲去先取高梯置墻側日西落乘黑而上雷公方睡匠竟取其錐下主人視之非鐵非石光可照人重五兩長七寸鋒稜甚利剖石如泥苦無所用乃喚鐵工至命改一刀以便佩帶方下火化一陣青烟宵然去矣俗云天火得人火而化信然

土地受餓

杭州錢塘邑生張榮齡病瘧熱重時見已故同學顧某者踉蹌而來曰兄壽算已絕幸幼年曾救一女益壽一紀前兄所救之女知兄病重特來奉探爲地方鬼棍所詐誣以平素有黠昧事弟大加呵斥方遣之去特詣府奉賀張見故人爲已事而來衣裳藍縷面有菜色因謝以金顧辭不受曰我現爲本處土地神因官職小地方清苦我又素講操守不肯擅受鬼詞濫作威福故終年無香火雖作土地往往受餓然非分之財雖故人見贈我終不受張大笑次日具牲牢祭之又夢顧來謝曰人得一飽可祭三日鬼得一飽可耐一年我受君恩可使

到陰司大計望鷹卓異矣張問故如此清官何以不能升城隍曰解任酬者可望格外超升做清官者只好大計卓薦

批僵尸頰

桐城錢姓者住儀鳳門外一夕回家時已二鼓同事勸以明日早行錢不肯提燈上馬乘醉而行到埽家灣地方荒塚叢密見樹林內有人跳躍而來披髮跣足面如粉墻馬驚不前燈色慘綠錢倚醉膽壯手批其頰其頭隨披隨轉少頃又回如窒絲于木偶中陰風襲人幸後面人至其物退走仍至樹林而滅次日錢手黑如墨三

四年後黑始退盡前之土人曰此初做僵屍未成材料者也

簸箕龜

乾隆辛卯春山陰劉隊雲舟過鎮江見風覆客船漂沒貨物甚多江邊有素諳水性人俗名水鬼專以打撈貨物爲生每見官舟有覆者羣水鬼皆至言定價錢一齊入水衆上岸總少一人衆疑其在水藏匿金銀復入水遍尋不得但見一龜赤色大過浴盆形扁如簸箕無頭無尾無足水鬼被其咬住拉之不開乃以大鐵鈎拽龜上岸通體有小穴數百皆其口也入血已經吸盡而口

猶縣咬不放剌以利刃鼈若不知不得已并入與鼈烈火炙之臭聞數里或曰此即鍋盖魚之極大者嚴州江中尤多

命該薄棺

台州富戶張姓家有老僕某六十無子自備一棺嫌材料太薄訪有負豪冶與倉卒不能辦棺者借與用之還時但索加厚一寸以爲利息如是數年居然棺厚九寸矣藏主人廂房內一夕隣家火起合室倉皇看火者見張氏宅上立一黑衣人手執紅旛逆風而揮揮到處火頭便轉張氏正宅無恙惟廂房燒毀老僕急入扛取棺

業已焚及忙投水塘中俟撲滅餘火後撈起刨之依然可用但尺寸之薄亦依然如前矣

向狐仙學道

雲南監生俞壽堂習仙家符籙之學仗一古劒蓄入驅妖頗有靈應一日其友張某下田收租遇大風雨過其門將借宿焉俞不可張忿然而行必欲探其所以見拒之故仍往其門穴墻窺焉見俞張設酒肴有兩席賓客懽呼男女雜沓張愈怒斧碎其門排闥入則酒席具存而羣賓不見俞驚出踢足曰君誤我君誤我我好學仙難得眞師傳道不得已廣請狐仙指示半年以來所遇

男名孤仙甚多有相約爲兄弟者爲夫婦者爲兄妹者
不一而足今日衆仙會議將授長生要訣故隆其禮文
備饌相延尚未談及元關要旨而被汝撞破洩漏天機
致諸仙散去豈非天哉前數日紫文真人原說今日是
破日必被凡人沖破須改日作會而瑤仙三妹以明日
解緣其郎故權擇今日果然不利亦數也我明日行矣
將別擇一潔淨之所聚會羣仙不使人知此後命雲遊
于外不知所往

五通神因人而施

江寧陳瑤芬之子某素不喜莊普濟寺見寺供五通神

坐關帝之上怒其無禮呼僧責之命移五通于關帝之下遊人觀者俱以為是陳傚然自得夕歸見五通神當門而立遂仆地狂叫曰我五通大王也享人間血食久矣偶然運氣不好撞着江蘇巡撫老湯兩江總督小尹將我誆逐他兩個都是貴人又是正人我無可奈何只得甘受汝乃市井小人敢作威福我不能饒汝矣其家環拜具三牲紙課延僧禱祀竟不能救而死

張奇神

湖南張奇神者能以術攝人魂崇奉甚衆江陵書生某獨不信于衆辱之知其夜必為祟持易經坐燈下閱

瓦上颯颯作聲有金甲神排門入持繩來刺生以易繩
擲之金甲神倒地視之一紙人 語盡書卷內夾之有
頃有青面二鬼持斧齊來亦以易繩擲之倒如初又夾
于書卷內夜半其婦號泣叩門曰丈夫張某昨日遣兩
子作祟不料俱為先生所擒未知有何神術乞放歸性
命吳曰來者三紙人並非汝子婦曰丈夫及兩兒皆附
紙人來此刻現有三屍在家過鷄鳴則不能復生矣哀
告再三吳曰汝害人不少當有此報今吾憐汝還汝一
子可也婦持一紙人泣而去明日訪之奇神及長子皆
死惟少子存

青陽江丫

青陽人江丫處鄉館教村童五人長者不過十二三歲幼者八九歲一日宇課前舉江忽排木棍將五生排頭打死已亦觸墻流血昏暈倒地各家父母聞之奔赴哭叫其故據江云午間安坐突見窓外奇鬼六七輩紺髮藍面著五色衣前來搏噬諸生我惶急驅之不去隨取木棍將鬼擊打無踪自幸諸生得免于難亡何諦觀始知所打死者非鬼即弟子五人橫屍在地痛推心肝因自尋死故觸墻腦裂官驗取供以鬼語難放信之各家父母皆云與江丫平日絕無仇隙渠作先生愛

惜諸童頗好亦無瘋症此舉不知何故想係前生冤孽
江腦破垂斃現在收禁俟醫治痊時再行審擬云云此
乾隆二十一年五月間靑陽知縣申詳總督尹公文書
也余親見之生月後報江寧死于獄

梁武帝第四子

杭州汪侯儀家園亭極佳園在小粉墻北街主人將有
掘池之舉夜夢美少年王冠珠履儀貌詳華自領以下
悉翠絲環襖袍衫上繡萬枝梅花自稱我梁武皇帝第
四子南康王蕭績也鄱督江州病篤棄此千餘年聞主
人將有池塘之掘幸勿傷我電寢言畢而逝主人次日

命鋤鍤試之未丈許得梁天監八年所造方磚數十塊遂止掘今磚藏嚴待讀冬友家

呂城無關廟

呂城五十里內無關廟相傳城爲呂蒙所築至今蒙爲土地一造關廟每夜必有兵戈角鬬聲以故相戒勿立關廟也有以卜卦行道者借宿土神廟中夜聞雷雨作鬬屋瓦皆飛及旦不解其故里人來觀則卜者所畫二布旗上畫帝君像也乃遂之不許其再宿呂侯廟中

姚劍仙

逸椎嚴爲山阡通判搆屋洪澤堤畔張貴容鴈咏其中

一夕舡篷正閉有客闖然入冠屨皆敝辮髮毿毿然被拂于耳又手揖坐諸客上飲啖無怍諸客問名姓曰姓姚號穆雲浙之蕭山人問何能笑曰能戲劍口吐鉛丸一九滾掌中成劍長寸許火光自劍端出熠熠如蛇吐舌諸客悚息莫敢聲主人慮驚客再三請收客謂主人曰劍不出則已既出則殺氣甚盛必斬一生物而後能斂涌判曰除人外皆可姚顧皆下桃樹手指之白光飛樹下環繞一匝樹仆地無聲口中復吐一丸如前狀與桃樹下曰光相擊雙虬攫拏直上青天滿堂燈燭盡滅姚且弄丸且視諸客客愈驚懼有長跪者姚微笑起曰

畢宏以手招兩光奔掌內仍作雙丸吞口中了無他物引滿大噱羣客請受業爲弟子姚曰太平之世用此何爲吾有劍術無點金術故來通判贈以百金居三日去

黑煞神

桐城農民汪廷佐耕雙岡圩發一古墓得古鼎銅鏡等物攜歸家置鏡几上徹夜通明以爲寶也與其妻加愛護焉亡何汪入街市路見猙獰黑面者長丈餘拳毆之曰我黑煞神也汝盜陸小姐墓當死小姐乃元祐元年安徽太守陸公女陸作官有善政小姐夭亡上帝憐之屬我營護其墳爾小姐往徽州司一路瘟疫事汝敢乘

我與小姐夕出而盜其所有耶言畢仆地昏迷路人舁之至家疽發于背小姐亦附其妻身大罵舉家哀求欲延高僧爲設齋醮小姐曰不必汝村農無知旣自知罪但速將鼎鏡等物送歸原所別買棺安葬我骨可以恕汝但我已爲冥司痘神應享香火此段公案須立一碑曉示村民永昭靈應城中貢士姚先生嫂在人品端方人所敬信須往求其作記方免汝死汪叩頭曰前發墓時但見鼎鏡等物實不見有骸骨此時雖買新棺將從何處檢小姐骨耶小姐曰我年少女子骨脆藏又久遠故已化矣然我骨所化之土堅潔不汚有金色光汝往

坑中取土映日視之便有識別可以改葬汪如其言試之果然卽爲禮葬往告姚貢生姚亦夜有所夢乃作記立碑而汪疽愈此事江寧太守章公攀柱所言章桐城人也

吳子雲

康熙初桐城秀才吳子雲春夜玩月聞空中有人聲曰今年鄉試吳子雲當中四十九名誦其文琅琅然題是君子之于天下也一章吳雖不甚記憶而覺其文甚佳因預作此題文以備試未幾入場果此題大喜因書宿構放榜果中如其數旋登進士官翰林督學湖南滿試

而歸宿旅店中夜取溷器忽有人以手探之干指纖纖
然吳驚問曰我狐仙也與公有前緣故來相伺起燭之
嫣然美女遂偕伉儷囑曰妾有雷劫會匿君車中以免
故來報君今君亦有大禍不可不防吳問故曰前途君
必宿呂姓店呂有愛女年九歲君召而愛之抱之繼為
乾女重賜珍寶則免矣吳至呂家果有此女遂如其言
至三更時店主拉吳手笑曰我鄉馬盜魁也君出署時
輜重頗富諸傔儸見相從已久今知君真長者我不忍
害君取壁上鈎鞭撞壁者三諸盜齊入曰吳學院我乾
親家也諸君不得無禮急為我護送到家吳竟得免後

吳無子族人爭以子來求繼吳私問狐應繼何人曰牧牛兒好次日果有牧竈過亦本家也吳拉入嗣爲己子族人皆笑之吳亡後見頗恂謹能守其業家日以富至今人呼爲吳牛嘗索對聯千方處士貞觀方戲書云對窗常玩月獨坐自彈琴吳甚喜竟不知暗用牛事嘲之也

无尾龍

山東文登縣畢氏婦三月間漚衣池上見樹上有李大如鷄卵心異之以爲暮春時不應有李採而食焉甘美異常自此腹中牽然遂有孕十四月產一小龍長二尺

許孽地即飛去到清晨必來飲其母之乳父臨而持刀
逐之斷其尾小龍從此不來後數年其母死殯于村中
一夕雷電風雨晦冥中若有物蜿蜒者次日視之棺已
墜矣隆然成一大墳又數年其父死鄰人爲合葬焉其
夕雷電又作次日見其父棺從穴中拋出若不家具合
葬旨嗣後村人呼爲禿尾龍母墳祈晴禱雨無不應此
事陶悔軒方伯爲余言之且云偶閱羣芳譜云天罰乖
龍必割其耳耳墜于地輒化爲李蜚婦所食之孕乃龍
耳也故感氣化而生小龍

石灰窰雷

潮潭縣西二十里地名石灰窖某翁家頗小康無子有二女贅壻相依翁販鹽粵西買妾歸腹有娠矣其次女夫婦私議若得男吾輩豈能分翁家財乃陽與妾厚而陰設計害之及分娩得男落地死翁大恨以爲命不宜子不知乃其次女賄穩婆握吭絕之也翁痛不已解衣裹死兒痊之後圖次女與穩婆心猶未安往啓視之忽靉靆一聲女斃而死兒甦矣穩婆亦焦爛猶未死衆問得其故詈曰穩婆亦亡若天故遲死之取其供狀以戒世者某乃葬女逐壻分貲錢粟使歸舟抵中流怪風起壻亦溺死前後乃數日

徐巨源

南昌徐巨源字世溥崇禎進士以善書名其城鄉其延之入館途過怪風攝入雲中見袍笏官吏迎曰冥府造宮殿請君題榜書畢導徐隨至一所如王者居其偏劉皆有成句但未書耳扁去一切雄心造對云作事未經成死案入門猶可望生還徐書畢冥王簿所以謝者世溥請爲母延壽一紀王許之徐見判官執簿因求查已算判官曰此正命簿也汝非正命死者不在此簿乃別檢一火字簿上書云某月某日徐巨源被燻死徐大懼白冥王所改冥王曰此天定也姑徇爾字請但須記明時日

毋近火可耳徐辭謝而還忽至鄰家主人驚曰先生朔
年何往與于以失脫先生故被控于官久以疑案繫獄
獄吏世溥具言其故并曰于官事得釋時同郡熊文
紀號雪堂以少宰家居招徐飲酒未闌熊忽衝入曰某
以病發故不獲陪侍徐戲曰古有太宰嚭今又有少宰
病耶熊不懌徐臨去書唐人絕句千山飛鳥絕一首于
壁將四句逆書之乃雪翁滅絕四字也熊懷恨于心徐
憶冥府言懼火故不近木器作石室于西山畏糧遊災
時劫盜橫行熊遣人流言徐進士窟重金于西山羣盜
往劫竟不得金乃烙鉄徧燔其體而死

九天元女

周少司空靖原未遇時夢入召至一處長松夾道朱門徑丈金字榜云九天元女之府周入拜見元女霞帔珠冠南面坐以手平狀之曰無他相屬因小女有小疾求先生題詩命侍者出一卷子漢魏名人筆墨俱在焉惟南王劉安隸書最工自曹子建以下稍近鍾王風格周素飲捉揮筆疾書得五律四章元女高命女出拜乎前及舁神光照耀周不敢仰視女曰周先生富貴中人何以身帶暗疾我無以報願為君除此疾作潤筆之贈解帶授藥一丸命吞之周幼時誤食鐵針着腸胃間時

作隱痛自此霍然醒後詩不能記惟記一聯云冰雪消
無質星辰動滿頭

項王顯靈

無錫張宏九者販布蕪湖路過烏江天起暴風舟衝石上破矣水灌舟中舟人泣呼項王求救忽有銀光如一疋布斜塞船底水竟停湧而入得登岸次早視之艙底已穿有大白魚以身橫塞其穿處故水竟不得入舟人舉船搖櫓則洋洋然去矣自此項王香火倍盛于往時此乾隆四十年事

鹽卤藥用白木

蔣秀君精醫理宿與東古廟中廟多停柩蔣胆壯即在
柩前看書夜燈忽綠柩之前和窸然落地一紅袍者出
立蔣前曰君是名醫敢問肺癰可治乎曰可
治曰用何藥曰白朮紅袍人大哭曰然則我當初誤
死也伸手胸前探出　肺如斗大膿血淋漓蔣大驚其
手扇擊之家僮齊來鬼不見而柩亦如故

杭州望仙橋許姓住樓相傳有縊死鬼屠戶朱十二者
恃其勇取殺豬刀登樓秉燭臥三鼓後燭光青色果一
老嫗被髮持繩而上朱斫以刀嫗奪以繩刀斫繩繩斷

復續繩繞刀刀亦如烟格鬬良久老嫗力漸衰罵曰朱
十一我非怕你你福分內尚有十五千銅錢未得故我
見饒你待你得後試我金老親娘手段言畢拖繩走朱
亦樓告知衆人視其刀有紫血且臭年餘朱賣屋得價
錢十五千足夕果卒

鬼攜旧綫才能託生

乩仙聶幸臻自言案未進士文丞相友也修煉形之術
在九幽候着家處編四百年主人司人間生死事降王
爵一等子着言人間禍福事甚驗有問輪回之說者子
着云輪回非一言可盡凡死法有數種生法亦有數種

德大者成神佛有來因而無業謫者仍歸原位雖無德無來因而氣未散者隨投人身其餘散盡者生即死死即死矣然微魂小魄如風爐炊烟一時未能消化往往團爲一氣在氤氳鼓盪之中有時被風吹至陰山下寒冷異常惟冬至日有陽光一線流照陰山羣鬼蠕蠕然僵而復動攀曰線而行得至中國復投人身投做一人之身常合羣魂而來非止一人之魂也其墮落于線外者仍歸陰山再待來歲冬至矣或問有初世爲人者乎曰此類甚多譬如草木其無舊根而生者即是初世爲草之草猶之非投胎而來者即是初世爲人之人問鬼

有化物者乎曰有大凡娼優化蟲蝶惡人化蛇虎閒雷擊之鬼何化曰化蚯蚓譚子化書言凡被雷擊死者塲蚯蚓汁覆其臍可活斯言蓋有所本

死夫賣活妻

杭州陶氏家道小康老主人紹元會爲某州刺史死已久有僕人李福夫妻同役其家福病死逾年忽一日福妻陳氏中風發狂召集其家大呼我老太爺也李福在陰間將妻陳氏賣與我爲妾汝等如何不放他來家入大駭延醫視之陳氏手批醫頰醫不敢近亡何竟死陳氏恰一粗婢耳毫無姿色

惡鬼嚇詐不遂

仁和秀才陳廌渠性頗嚴正生一女幼而好道日持齋誦經聞人爲議婚便涕泣不食廌渠憐若之父女不相見年三十餘忽病重囈語口稱我江西布客張四汝前世爲船戶我僱汝船往四川汝謀財殺我并抉我目剝我皮沉我江中故我來索命陳心念謀財之盜容或有之剝皮之事盜未必爲問是何年事曰雍正十一年陳大笑曰雍正十一年我女已三歲矣焉有尚爲船戶之事女忽自批其頰曰陳先生好利害是我錯尋你女兒了與我錢三千我即去陳怒曰惡鬼妄詐人我方取桃

枝汗汝焉得與汝錢女又自批其頰曰陳先生好利害汝既說我是惡鬼我將肆惡鬼手段索汝女命去毋悔陳曰此女不孝我甚厭之汝同他去我甚喜但汝並非冤家敢如此嚇詐想吾女陽數已絕矣汝能立索其命方信汝手段若三日後死則是吾女之大數使然非汝手段也言畢女蹶然起不復作鬼語後兩月餘女才死

道士作祟自斃

杭州趙清毫好奕聞落子聲必與對枰偶遊二聖菴見道人貌陋與客方奕而棋甚劣自稱煉師趙意薄之不與交言隨即辭出是夕上牀就寢有鬼來二團繞其帳

上趙不為動俄有青面鋸齒兇持刀揭帳趙厲聲呵之旋即消滅次夕滿床作啾啾聲如童子學語初不甚分明細聽之乃云我棋劣自稱煩師與汝何干而敢輕我趙方知是道士為祟愈益無恐旋又聞低聲云汝大胆刀劍不畏我將以勾魂法取汝性命遂咒云大靈靈地靈靈當門頂心下一針趙聞之覺滿身肉趯趯然如欲者乃強制其心總不一動兼以手自塞其耳然臨臥則咒聲出于枕中趙堅忍月餘忽見道士滿泣跪于牀前曰我以一念之嗔來行法怖汝娶汝央求好取些財用不料汝總不動心我悔之無及我法不行于人者反

吠其身故我昨日已死魂無所歸願來服役作君家樟柳神以贖前愆趙率不暮明日遣人往二墓觀之道士果自到嗣後趙君一日前之事必先知之或云道士爲服役也

隨園戲編

木箍頸

莊恰園在關東見獵戶有以木板箍其頸者怪而問之曰我兄弟二人方馳馬出獵行大野中忽見一人長三尺許白鬚幅巾揖於馬前兄問何人搖手不語但以口吹其馬馬驚不行兄怒抽箭射之其人奔竄兄逐之久面不返我往尋兄至一大樹下兄仆于地頸長數尺呼之不醒我方驚惶幅巾人從樹中出又張口吹我我覆鎖著難耐撞之隨手而長蠕蠕然若蛻作蛇頸者急捐

頸馳馬逃歸始免于死然頸已痍靡不能振起故以木板箍之而加鐵焉或曰此三尺許人乃水木之精游光畢方類也能呼其名則不爲害見抱朴子

掘塚奇報

杭州朱某以發塚起家聚其徒六七人每深夜昏黑便持鋤四出嫌所掘者多枯骨少金銀乃設計盤預卜其藏一日岳王陵壇曰汝發塚取死人財罪浮于盜賊再不改吾將斷汝朱大駭自此歇業年餘其黨無所赬乃誘其再犯神以試之如其言又一神降曰我西湖水仙也保俶塔下有石井井西有富人墳可掘得千

金朱大喜與其徒持鈔往遍覓石井不得正徘徊間有耳語者曰塔西柳樹下非井耶視之已塡掘井也掘三四尺得大石槨長闊與棺與其蘊六七人共扛之莫能起相傳淨寺僧有能持飛杵咒者誦咒百聲棺槨自開乃共迎僧許以得財寶分僧亦妖匪聞言踴躍而往誦咒百餘石槨豁然開中仰一青臂出長丈許攫僧入槨裂而食之血肉狼籍骨嚙地錚錚有聲朱與羣黨驚奔四散次日往視井井不見然淨寺竟失一僧皆知為朱喚去徒衆控官朱以訟事破家自縊于獄朱嘗言所見棺中僵尸不一有紫僵白僵綠僵毛僵之類最奇者

在六和塔西邊掘墳有圓門石戶巖數丈中有鉄索懸金飾朱棺紋之乃犀皮所為非木也中一尸見兩如玉者白鬚儒貌見風悉化為灰侍衛甲裳似層層畫紙所為非絲非絹又一陵中朱棺甚大非鉄索所懸有四銅人如宦官狀跪而以首承棺雙手捧之土花青綠不知何代陵寢

一目五先生

浙中有五奇鬼四鬼盡醜惟一鬼有一眼擊鬼時以看物號一目五先生遇瘟疫之年五鬼聯袂而行伺人熟睡以鼻嗅之一鬼嗅則其人病五鬼其嗅則其人死四

鬼倀倀然斜行躑躅不敢作主惟聽一目先生之號令
有錢某宿旅店中聞客背窓已獨來眠燈忽縮小見五
鬼排跳而至四鬼將嗅一客先生曰此大善人也不可
又將嗅一客先生曰此大有福人也不可又將嗅一客
先生曰此大惡人也更不可四鬼曰然則先生將何餐
先生指二客曰此輩不善不惡無福無祿不啖何待四
鬼即羣嗅之二客鼻聲漸微五鬼腹漸膨亨矣

夢乞兒煮狗

陳秀才清波處館紹興夜間夢遊土地廟廟後有數乞
兒狀貌猙惡擁土爐剝黃狗而烹之狗似新受棍傷者

血猶淋漓陳心惡之忽門外有衣冠人來罵曰我家狗被汝偷食我將告官語未畢羣丐起而毆之衣冠者倒地死陳驚醒越三日夢青衣皂隸持城隍牌票示之曰狗主人被惡丐打死其鬼已控城隍牒內寫君作証故來相招陳視票果有已名且有聽審日期覺而惡之然自念此事與已無干不過暫往陰司作証因辦館歸以二夢語其親徐某且託曰我死當復生誠恐陰陽隔路一時靈魂迷失乞君購白雄雞書我姓名臨期到城隍廟招呼免我迷路徐以爲夢幻難憑笑允之恰終不信也至某月日陳果無疾而逝家人竝報千徐徐急買白

雖書陳姓名而往適城隍廟搭臺演戲衆人蜂擁至日
斗方能到神座下大呼招魂及歸家六月盛暑尸已腐
矣

一棺藏十八人

乾隆四年山西蒲州修城掘河離土得一棺方扁如箱
啓之中有九橱一橱藏兩人各長尺許老幼男婦如生
不知何怪

真龍圖變假龍圖

嘉興宋某爲仙遊令平素峭儉以包老自命某村有王
監生者爲佃戶之妻兩情相得嫌其本夫在家乃賄算

命者告其夫以在家旅年不利必遠遊他方才免于難
本夫信之告王監生王遂借本鐵合貿易四川三年不
歸村人相傳某佃戶被王監生謀死矣宋素聞此事欲
雪其冤一日過某村有旋風起于輪前迹之風從井中
出差人撈井得男子腐尸信爲某佃遂拘王監生與佃
妻嚴刑拷訊俱自認謀害本夫置之于法邑人稱爲宋
龍圖演成戲本沿村彈唱又一年其夫從四川歸甫入
城見戲臺上演王監生事就觀之方知已妻業已冤死
登時大慟號控于省城臬司某爲之申理宋令以故拗
平人致死抵罪仙游人爲之歌曰瞎說姦夫害本夫真

龍圖變假龍圖寄言人世司民者莫恃官清胆氣粗

莆田冤獄

福建莆田王監生素豪橫見田隣張嫗田五畝欲取成方造僞契賄縣令某斷為己有張嫗無奈何以田與之然中心忿然日罵其門王不能堪實嚥隣人毆殺嫗而召其子視之即縛之誣為子殺其母擒以鳴官衆証確鑿子不勝毒刑遂誣伏解請　王命登時麦遲矣總督蘇昌閣而疑之以為子縱不孝豈毆母當在其家不當在田野間衆人屬目之地且逼體鱗傷子毆母必不至此乃檄福泉二知府會鞫于省中城隍廟兩知府各有成

鬼仍照前擬定罪其子受賄將出廟門大呼曰城隍城隍我一家奇冤極枉而神全無靈響何以享人間血食哉語畢廟之西廂突然傾倒當事者猶以廟柱素朽不甚介意甫舉出廟則兩泥皂隸忽移而前以兩梃夾之人不能過于是觀者大噪兩府亦慚然重鞫始白其子冤而置主監生于法從此城隍廟之香火亦較盛焉

水鬼異鬻字

趙衣吉云鬼有氣息水死之鬼羊臊氣岸死之鬼紙灰氣凡人聞此二氣皆須避之又云河水鬼最異鬻字如人在舟中聞羊臊氣則急寫一鬻字可以遠害

錢方伯琦蔡觀察應颿未第時有友吳某招飲其家聿奉狐仙二人與羣客至其家候至日晚腹已枵矣不見酒有心以爲疑少頃主出有愧色曰今日飲諸公肴已全備忽爲狐仙攝去柰何衆客疑吳惜費以狐爲推蔡公曰主人若果治具必有水漿痕迹盡在厨房視之往驗則餘火未熄盤碗狼藉皆啖之物尚在始知吳非誑言衆客欲散獨蔡公大叫曰果狐仙在此我有一言奉問今年乙卯秋闈我輩皆下場人如有一个中者狐仙還我酒有如無一人中者狐仙竟全啖之我等亦收興在此

飲酒言畢出來久主人大笑來曰恭喜諸公酒有都全還在案矣今年必有中者于是羣客懽飲而罷是年錢公登第蔡遘一科

鬼爭着身入因得脫

會稽王二以縫衣爲業手執女裙彩數件夜過吼山見水中跳出二人倮身黑面牽之入河王不能自主隨行數步忽山頂松樹間飛下一人垂肩吐舌手持大繩套其腰曳之上山與黑面鬼彼此爭奪黑面鬼曰王二是我着身汝何得奪之持繩鬼曰王二是成衣師汝等河水鬼亦屈股在水中並無衣服要做何所用之不如

讓我王亦昏迷聽其互拉然心中略有微明私念倘遇
失女裙衫則力不能賠因掛之樹上適其叔從他路歸
月下望見樹有紅綠女衣疑而近前視之三鬼遂散王
二口耳中全是青泥塡塞狀之歸竟悅于死

城隍神飲酒

杭州沈豐王就幕武康適上憲有公文飭捕江洋大盜
盜名沈玉豐幕中同事袁某與沈戲以硃筆倒標沈豐
玉三字曰現在各處拿你沈怒奪而焚之是夜沈方就
枕夢鬼役突入鎖至城隍廟中城隍神高坐喝曰汝殺
人大盜可惡呼左右行刑沈急辨是杭州秀才非盜也

神大怒曰陰司大例凡賜諡公文到來所拿之人我陰司協同緝拿今武康縣文書現在指汝姓名爲盜而汝妄想强賴耶沈具道同事袁某誣諾之故神不聽命加大杖沈號痛呼冤左右鬼卒私謂沈曰城隍神與大人飲酒醉矣汝只好到別衙門申冤沈望見城隍神面紅眼眯知已沉醉不得已忍痛受杖杖畢令鬼差押往某處收獄路經關聖廟沈高聲叫屈帝君喚入面訊原委帝君取黃紙硃筆判曰看爾吐屬實係秀才城隍神何得酗酒妄刑應提來治罪袁某久在幕中以人命爲兒戲宜奪其壽某知縣未察亦有應得之罪念其因公他

出關俸三月沈秀才受陰杖五臟已傷勢不能復活可送往山西某家爲子年二十登進士以償今世之冤判畢鬼役惶恐叩頭而散沈夢醒覺腹內痛不可忍呼同事告以故三日後卒裝聞之急辭館歸不久吐血而亡城隍廟塑像無故自仆知縣因溫應驪馬事罰俸三月

地藏王接客

襄南湖者名鄉進士先生之從子也性狂傲三中副車不第發憤就試千佰相國相自詡不平越三日病病三日死魂出杭州清波門行水草上沙沙有聲天淡黃色不見日光前行短紅牆院然廬舍數十乃老嫗數人擁

大鍋烹物欲之皆小兒頭足曰此皆人間嘗藥僧也功行未滿偷得人身故裘之使在陽世不得長成即天亡耳裘歎曰然則媳是鬼耶媳笑曰汝自視以爲尚是人耶若人也何能到此裘大哭媳笑曰汝貪求死何哭之爲須知伍相國吳之忠臣血食吳越不管人間祿命事今來喚汝者伍公將汝形轉縻地藏王故王來喚汝裘曰地藏王可得見乎曰汝可自書名紙往西角佛殿投遞見不見未可定指前街曰此賣紙帖所也裘往買帖見街上喧嚷擁擠人間唱臺戲初散充員有冠履者有科頭者有老者幼者男者女者亦有生時相識者

招之絕不相顧約略皆亡過之人心愈悲向前果有紙
店坐一翁白衫葛巾以紙付裴裴乞筆硯翁與之裴書
儒士裴某拜翁矣曰儒字難書汝當書某科前榜轉不
慈地藏王呵責裴不以爲然視壁上有詩裴題鄭鴻撰
書兼挂紙錢甚多裴素輕鄭乃謂翁曰鄭君素無詩名
胡爲挂彼詩箋且此地已在冥間矣要紙錢何用翁曰
鄭雖舉人將來名位必顯陰司假勢利故吾挂之以爲
光榮紙錢正是陰間所需汝前多備賄地藏王侍衛之
人纔肯通報裴又不以爲然徑至西角佛殿果有牛頭
夜叉菩約數百人胸前粉頭字補服向裴揖揮呵詈裴

正窘急間有撫其肩者萬曰翁也曰此刻可信我言否陽間有門包陰間獨無門包乎我已爲汝帶來即代委將數千貫納之勇字甫入方持帖進閽東角門闖然開炎暍盛入跪階下高堂峩峩望不見王紗窗內有人聲曰狂生裘某汝爰牒伍公廟自稱能文不過作爛八股時文看高頭講章全不知古往今來多少事業學問而自以爲能文何無恥之甚也帖上自稱儒士汝現有祖母年八十餘受凍忍飢致盲其目不孝已甚儒當若是那裘曰時文之外別有學問某實不知若祖母受苦實某妻不賢非某之罪王曰夫爲妻綱人間一切婦人罪

過陰司判者總先坐夫男然後再罪婦人妝既爲儒士
如何卸責于婦妝三中副車以妝祖父陰德蔭庇此非
仗妝之文才也言未畢忽聞殿外有鳴鑼呵喝聲甚遠
內亦撞鐘伐鼓應之一勇字軍人虎皮冠者報朱大人
到王下閻出迎裘跟蹌下殿伏東廂竊視乃刑部郎中
朱履思亦裘戚也裘愈不平屬曰果然陰間勢利我雖
讀禮時文畢竟是副榜朱乃入裘得官亦不過郎中何
至地藏王親出迎接哉勇字軍人大怒以杖擊其口一
痛而甦見妻女環哭于前方知死已二日因胸中餘氣
未絕故不入殮此後南湖自知命薄不復下場又三年

卒

治鬼二妙

婁真人勸人遇鬼勿懼總以氣吹之以無形敵無形鬼最畏氣轉勝刀棍也張岩石先生云見鬼勿[redacted]但與之鬪鬪勝固佳鬪敗我不過同他一樣

狐讀駢文

四川臨邛縣李生年少家貧偶閒坐一老叟至揖而言曰小女與君有緣知君未娶願備奩資之婚李曰我貧無以爲娶叟曰郎但許我娶妻之費郎勿憂生方疑且驚俄而香車擁一美人至年十七八粧奩甚華几案陳

械之物無不攜來與其花燭呼婿及女行交拜撒帳之
禮曰婚事畢吾去矣生挽女解衣就床女不可曰我家
無白衣女婿須汝得科名吾才與汝成婚生曰佳期尚
遠卿何能待曰非也只須看君所作文章可以決科便
可成婚不必俟異日李大喜盡出其平時所作四書文
付女女翻視良久曰郎君平日讀袁太史稿乎曰然女
曰袁太史文雄奇原利科名宜讀然其人天分高非郎
所能學也因取筆爲改數句曰如我所作像太史乎曰
然曰汝此後爲文先向我問作意再落筆勿草草也李
從此文思日進壬午舉于鄉此女在其家事姑孝理家

務當至今猶存人亦忘其爲狐矣此事臨邛令州楊翰觀爲予言

何翁傾家

通州何翁生三子皆庸俗長子尤陋娶婧王氏美肉薄其夫戀戀不得志死死後鬼常憑次婦史氏爲厲何翁苦之具牒城隍廟越數日忽換一鬼憑次婦言曰請親翁答話何錯愕問爲誰曰我史某爾次婦之父也死後爲郡神掌案更不復留心家事昨兒翁牒方知我妻爲王氏鬼所苦我懇本官已將王氏發配雲南嗣後苛無思惟是我女適翁家時我已去世家業蕭條悅無懿奩

至今耿耿茲在冥司擯白金五百兩當送左室翁可子
未月十六日子時倫者燜銀爵同次子祭廚房之西南
隅焚帛鋤土即得突井戒是夕備菜筵一席我將邀二
三同輩來慶翁也翁如其言及期鋤土竟得罌罐父子
快快至夕鬼又遣婦曰翁運可謂蹇矣我多年蓄積一
旦爲犬子奪去奈何先是何翁有姐適徐氏生一兒名
犬子姊夫及姊亡犬子零丁望千金依舅氏舅待之薄
未幾犬子亦亡其貲盡爲何有犬子怨之故先期來奪
取五百金恭兎專兎卯也越半載次婦歸寧暮回家進
門忽倒地大哭極口罵何翁不絕舉家驚聽其言乃王

氏自配所逃回方謀昇入內室而三媳房中婢有出告
曰三娘子在房晚粧忽將粧臺打碎撲撻大呼勢甚凶
猛不解何故何翁夫婦入視則又有鬼憑焉乃王氏之
解差鬼罵曰何老奴才大沒良心自家兒媳全不顧恤
忍心挖鴉抑赴遠方且倚仗爾親翁史某作掌案吏勢
叫我走此萬里苦差分文不給如何得至雲南今王氏
感我一路恩情將身配我我與伊回不得家鄉進不得
衙門只好借爾家作洞房花燭快温酒來與我解寒何
氏次三兩媳本對房居此後王憑次婦則差憑三媳王
憑三媳則差憑次婦終日不安翁奔告神廟神不復靈

翁大費貲財遍求方士如此者二年江西道士蘭方九應招而來先作符十數張遍貼其宅之前後門再入室仗劍步罡兩婦先于房作笑罵狀次作驚竄狀後作哀懇狀忽屋角响聲如雷兩婦伏地蘭持小瓶曰鬼入鬼入旋封其口而兩婦醒蘭命起王氏墓發其棺面目如生尸僵出血乃焚灰與小瓶合埋用石鎮之其祟永絕而何翁從此傾家

江軼林

江軼林通州士人也世居通之呂四場娶妻彭氏情好甚篤彭歸江三年軼林甫弱冠未遊庠一夕夫婦同夢

軼林于其年某月日遊岸彭氏卽于是日亡學使臨通州呂四場距通州百里軼林以夢故疑不欲往彭促之曰功名事重夢不足憑軼林强行及試果獲售案出卽夢中月日也軼林大不懌越二日果聞彭訃、試畢急回家彭死已二七矣通俗人死二七夜設死者衣衾于柩側舉家躲避言魂來赴屍名曰回煞軼林痛彭之死卽于回煞夜舁床柩旁潛處其中以冀一遇守至三更開室角微響彭自房檐冉冉下步至柩前向燈稍首燄卽滅滅後室中自明如晝軼林惟恐驚彭不敢聲彭自靈前循柩走至床揭帳低聲呼曰郎君歸未軼林躍出把

持大哭聚罷各訴離情解衣就寢歡好無異生前軼林
從容問曰聞說人死有鬼卒拘束回煞有煞神與偕爾
何得獨返彭曰煞神即管束之鬼卒也有罪則鞫繫而
從寬司命妄無罪且與君前緣未斷故縱令獨回軼林
曰爾無罪何故早死曰修短數也不論有罪無罪軼林
曰卿與我前緣未斷今此之來莫非將盡于此夕乎答
曰尚早前緣了後猶有後緣言未畢聞戶外風起彭大
懼以手持軼林曰緊抱我護持我凡作鬼最怕風風倘
着體即來去不能自主一失足被他吹到遠處去矣雞
鳴言別軼林依依不捨彭曰無庸夜當再會言訖而去

由此每夜必來來檢閱生時奩物爲軼林補綴衣服兩月餘忽欷歔泣曰前緣了矣此後當別十七年始與君續後緣言訖去軼林美少年家豐于財甲中願續婚者聚軼林概不允待至十七年以彭氏貌物色來婚歷通泰儀揚俱不得仍歸呂泗呂泗故邊海有海舶自山東回者載老翁夫婦來言本土族止生一女依叔爲活其叔欲以其女結婚豪族翁頗不願故來避地女亦欲嫁一江南人人爲翁言軼林翁甚欲之言諸軼林軼林必欲一見其女乃可翁許之見則宛然一彭也問其年曰十七矣其生時月日卽彭死之兩月後也軼林欣然訂

聚歡好倩常性情喜好仿彿彭之生前或叫以前生事笑而不言軼林字曰蓬萊仙子隱喻彭仙再來也子曰彭兒女曰彭媳歡聚者十七載夫婦得疾先後卒

畏足作俑之報

杭州陸桴霞先生德行粹然終身不二色人或以戲旦妓女勸酒先生無喜無慍隨意應酬有犯小罪求閑說者先生唯唯當事者重先生所言無不聽或訾先生自貶風骨先生笑曰見水飯落地拾置几上心纔安何必定自家吃耶凡人有心立風骨便是私心吾嘗奉教于錫藩菴中丞宰中丞撫蘇時蘇州多娼妓中丞但有勸

戒從無捉語屬吏曰世間之有娼優猶世間之有僧尼也僧尼欺人以求食娼妓媚人以求食皆非先王法然而歐公本論一篇既不能行則饑寒怨曠之民作何安置今之虐娼優者猶北魏之滅沙門毀佛像也徒爲胥吏生財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吾不爲也一日者先生夢皂隸持帖相請上書年家眷弟楊繼盛拜先生笑曰吾正想見椒山公遂行至一所宮殿巍然椒山公烏紗紅袍下階迎曰繼盛蒙玉帝眷任滿將陞此坐需公先生驚曰我在世間不屑爲陽官故隱居不仕今安能爲陰間官乎椒山笑曰先生眞高人薄城隍而不爲語未

畢有判官向椒山耳語椒山曰此案難判須奏玉帝再定先生問何案曰南唐李後主娶足案也後主前世本嵩山淨明和尚轉身爲江南國主宮中行樂以鴆娶其妃窈娘足爲新月之形不過一時偶戲不料相沿成風世上爭爲弓鞋小脚將父母遺體矯揉穿鑿以致量大板小婆怒其媳夫憎其婦男女相助恣爲淫褻不但小女兒受無量苦且有婦人爲此事懸梁服鴆者上帝惡後主作俑故令其生前受宋太宗牽機葯之毒足欲前頭欲後比女子纏足更苦苦盡方甦近已七百年戢海滿將還嵩山修道突不料又有數十萬無足婦人奔走

天門喊冤云張獻忠破四川時截我等足堆爲一山以足之至小者爲山尖雖我等劫運該死然何以出乖露醜一至于此豈非李王暴足作俑之罪求上帝嚴罰李王我輩自纏瞑上帝憫然傳諭四海都城隍議罪文到我處我判孽由獻忠李後主不能預知難引重典請罰李王在冥中織履一百萬償諸無足婦人數滿纔許還

嵩山養草雖定尙未與諸城隍會稿先生以爲何如先生曰習俗難醫愚民有焚其父母尸以爲孝者便有痛其父子之足以爲慈者事同一例也嵩山公大笑先生辭出醒竟安然嗣後嵩山公不復來請壽八十餘卒常

笑謂夫人曰毋爲吾女兒異慮張氏後主在陰司又多織一雙履也

判官昏問

謝鵬飛以仁和廩生爲陰間判官晝如平人夜則赴冥司勾當公事友朋多託查壽數不肯人疑其懼洩天機曰非也陽間有司衙門惟犯罪涉訟者纔有文薄可查否則百姓林林總總誰有工夫爲造保甲冊官府聽其自來自去耳陰間亦然君輩不涉訟不犯冥拘氣數來則生氣數盡則死我實無冊可查問瘟疫死者可查乎曰此陽九百六陰陽小劫應發者如府縣考試有點名

簿怜可以查然皆庸庸小民名入此冊若有來歷之人
便不在小劫數中來去猶之陽間有官蔭者不考童生
也問疫外尚有大劫數乎曰水火刀兵是大劫數此則
貴顯者難逃矣問冥司神就尊曰既曰冥司何尊之有
尊者上界仙官耳若城隍土地之職如人間府縣俗吏
風塵奔走甚勞苦賢者不屑為昔白石仙人終朝煮白
石不肯上天人問故曰玉宇清嚴符籙麻起仙官司事
者甚勞苦故願逍遥于山巔水涯永為散仙亦此意也

蔣太史

蔣太史士銓官中書時居京師買家衖衙十一用十五

日兒子病與其妻張夫人在一室中分床臥夢隸人持帖來請不覺身隨之行至一神廟入門小廝見問內所塑泥馬手撫之馬竟動揚其鬣隸扶蔣騎上騰空而行下視田畝如棋盤縱橫俄而雨濛濛然心憂濕衣仰見紅油傘有一隸擎而覆之未幾馬落一大毀墻下宏敞如王者居毀外二井左扁曰天堂右扁曰地獄蔣望天堂上軒軒大明地獄則黑深不可測所隨隸亦不復見毀旁小屋有老嫗擁鑵炊火問何所煮曰煮惡人開鍋蒸視之果皆人頭地獄井邊有人衣藍縷自往投入嫗曰此王爺將囚寄獄也蔣問此非人間乎曰何必問見

此光景亦可知矣蔣問我欲一見王爺可乎曰王請君來自然接見何必性急君欲先窺之亦可因取一高足凡登蔣蔣從殿隙窺王王年三十餘清瘦微鬚冕旒盛服執笏北向嘘曰此上玉帝表也王焚香俯伏叩首畢嘘閤正門豁然開召蔣入蔣趨進見王服飾盡變着本朝衣冠白布纏頭以兩束布從兩耳拖下若三禮圖所畫古人免服狀坐定曰冥司事繁我任滿當去此坐乞公見代音似常州武進人蔣曰我母老子幼事未了不能來王有慍色曰公有才子之名何不達乃爾令堂太夫人自有太夫人之壽命與公何干尊郎君自有尊

郎君之壽命與公何干世上事要了就了要不了便不了我已將公姓名奏明上帝無可挽回言畢自掀其椅背蔣坐若不屑相睨者蔣亦怒發取其几上木界尺撲几厲聲曰不近人情何動蠻也大喝而醒覺一燈熒然身在床上四肢如冰汗淫淫透重衾矣喘息良久始能起坐呼夫人告之夫人大哭蔣曰且住勿驚太夫人因憑几坐夫人伺焉俯下四鼓沉沉睡去不覺又到冥間殿宇怡非前處殿上設五座位案積如山四座有人專座第五座一吏指告曰此公座也蔣隨行至第三座視之本房老師馮靜山先生也急前拱揖馮披羊皮袍卸

眼鏡欣然曰足下來好好此間簿書忙極非足下助我不可蔣曰老師亦爲此言乎門生母老子幼他人不知老師深知如何能來馮慘然曰聽足下言觸起我生前心事實我雖無父母而妻少子幼亦非可來之人現在陽間妻子不知作何光景言且泣涕如雨下少頃取巾拭淚曰事已如此不必多言保奏汝者常州老劉也本屬可笑汝速歸料理身後事今日已十五到二十日是汝上任日也拱手作別而醒窗外雞已鳴太夫人亦已聞知抱持哭矣蔣素與藩司王公興吾交好乃往訣別且托以身後王一見驚曰汝滿面塗鍋煤昨夜太病耶

何鬼氣之襲人也蔣告以夢王曰勿怖惟禮斗誦太悲咒可以禳之依歸家如我言或可免也蔣太夫人平時奉斗頗虔乃重建壇合家持齋祈禱兼誦咒語至期果冬至節日諸親友來賀環而守之至三更蔣見空中幾下轎一乘旗數竿輿夫數人若來迎者乃誦大悲咒遍之漸近漸薄若炯氣之消釋焉逾三年始中進士入翰林

李敏達公扶乩

李敏達公衛未遇時遇乩仙自稱零陽子爲判終身云氣概文態似勳名衛國同欣然還一笑擲筆在秋紅旁

小註曰秋紅草名當其時無人解者後公爲保定總督
劾總河朱藻而斃後人方悟朱者紅也藻者草也

呂道人驅龍

河南歸德府呂道人年百餘歲鼻息雷鳴或十餘日不
食或一日食雞子五百吹氣入身如火炙痛或戲以生
餅覆其背須臾焦熟可食矣冬夏一布襖日行三百里
雍正間王朝恩爲北總河築隄張家口石壩不成壞帑數
萬憂懣不食適呂至曰此下有毒龍爲祟王問彼能驅
之否曰此龍修煉二千年魄力甚大梁武帝築浮山堰
崩傷生靈數萬此龍孽也公欲壩成須貸道親下河與

鬬原幾逐龍去而壩可成然貧道福命薄慮爲所傷必
須仗　聖天子威靈大人福力護持之曰若何而可曰
請　王命脾油紙裹縛貧道背上用何道總督印鈐封
大人手書姓名加封之乃可如其言道士遂杖劍入水
頃刻黑風起雷電大作波浪掀天至明日夜半道士來
署提血劍腥涎滿身背傴僂曰貧道脇骨爲龍尾擊斷
矣然貧道亦斬龍一臂臂墜水僅留一爪獻公龍受傷
奔東海去明日壩可成也王大喜呼酒勞之欲延蒙古
醫爲之接骨曰不必貧道運眞氣養之半年後可平復
也次日王公上工下掃石壩果成所藏龍爪大如水牛

角嗅作龍涎香懸之蚊蠅遠避呂自言與李自成交好
貧爲繫草鞋帶又與賈士芳同受業于王先生某先生
常言弘愿故道可成賈好利又自作聰明必不善終然
亦須名動　天子稱文敏公爲總河入都陛見家人不
得家信問呂呂曰弘家大人已被大木撐入眼矣舉家
驚恐有目疾已而授東閣大學士方知目旁木乃相字
耳乾隆四年呂入都謁王公延之治疾脫手愈徐文穆
公第六子盧陽不閉呂一見曰公子面上血不華色不
過夢遺耳令閉目臥地袒胸手一鐵針長尺餘直刺其
心拔之血隨針出如一條紅絲取口唾拭其創處旁人

駭絕而公子不知是夕病痊王太守孟亭思腰痛求道人曰俟天晴日來治至期手撮日光揉之熱透五臟而愈問導引之術不肯言乃引其僮私問之曰無他異也每早至曠野紅日始出見道人向日作虎跳狀手招日光納口中且吸且嚥如是者再

盤古以前天

相傳陰沉木爲開闢以前之樹沉沙浪中過天地翻覆劫數重出世上以故再入土中萬年不壞其色深綠紋如織錦置一片于地百步以外蠅蚋不飛康熙三十年天台山崩沙中湧出一棺形製詭異頭尖而尾濶高六

尺餘識者曰此陰沉木棺也必有異啟其前和中有人眉目口鼻與木同色臂腿與木同紋理恰不腐壞忽開眼仰視空中問曰此青青者何物耶衆曰天也驚曰我當初在世時天不若是高也語畢目仍瞑人爭扶起之合邑男女羣來看盤古以前人忽然風起變爲石人棺爲邑宰某所得轉獻制府予疑此人是前古天地將混沌時人也緯書云萬年之後天可倚杵此人言天不若今之高言矣

新齊諧

隨園戲編

禹王碑吞蛇

屠赤文任陝西兩當縣尉有厨人張某者善啖多力身體修偉面無左耳詢其故自言四川人三世業獵家傳異書能抓風嗅鼻即知所來者爲何獸某幼亦業此曾獵千功徐山其地號陰陽界陽界尚平敞陰界尤險峻人迹罕至一日往獵陽界無所得遂裹糧入陰界行五十里許天已暮遠望十里外高山上有火光燒來燭林谷如赤日怪風狂吹而至某不知何物抓風再嗅書所

未戢心大惶恐急登高樹頂上覘之俄而火光漸近乃一大石碑碑首鑿猛虎形光如萬炬燃照數里碑能躑躅自行至樹下見有人忽躍起三四丈似欲吞噬者幾及我身我屏息不敢動碑亦緩緩向西南去某方幸脫險俟其去遠將下樹矣忽望見巨蛇千萬條大者身如車輪小者亦粗如斗掀空而來某自念此身必死于蛇腹驚惶更甚不料諸蛇皆騰空衝雲而行離樹甚遠我蹲樹上竟無所損惟一小蛇行少低向我耳傍擦過覺痛不可忍橫之耳已去矣血涔涔流下但見碑尚在前蹲立火光中不動凡蛇從碑旁過者空中輒有脫壳墮

下亂蛇如萬條白練但聞咕哅噴然有聲少頃蛇盡不見待亦行遠某待至次日方敢下樹急覓歸路迷不可得途遇一老人自稱此山民也子所見者爲禹王碑當年禹王治水至玳徐山毒蛇阻道禹王大怒命庚辰殺蛇立三碑鑲歷舊日汝他日成神世世殺蛇爲民除害今四千年矣碑果成神碑有一大一小君幸遇其小者得不死其大者出則火燃五里林木皆灰二碑俱以蛇爲蠟所到處挈以隨行故蛇俯首待食不暇傷人子耳際巳中地毒出陽界見日則死因於衣襟下出藥治之示以歸路而別

黑柱

紹興嚴姓爲王氏贅壻嚴歸家岳翁遣人走報其妻急病嚴奔視之天已昏黑秉燭獨行路見黑氣如庭柱一條時遮其燭燭東則黑柱亦東燭西則黑柱亦西攔截其路不容前往嚴大駭乃到相識家借一奴添二燭而行黑柱漸隱不見到妻家岳翁迎出曰婿來已久何以又從外入嚴問婿實未來舉家大驚旁入妻房見一人坐床上與其妻執手若將同行者嚴急向前握妻手而其人始去妻亦氣絕

猴怪

杭州周雲衢孝廉有女嫁鹽商吳某之子吳以住屋頗窄使居園中書舍婚三月矣忽周女患奇疾始而心痛繼而腹背痛繼而耳目口鼻無不痛者哀號跳擲人不忍見徧召醫士莫名其病但見白黑氣二條繞女身如繩帶細縛之狀雲衢與吳翁齊鰥無效不得已自爲牒文投城隍神及關神處半月未見靈應又投文催之果一日雲衢與其女及婿俱白晝偃臥若死去者兩日而二家人問之據雲衢云城隍神得我牒文即拘此妖妖抗不到直至催牒再至關神處神批發溫元帥擒訊訊得爲祟者乃一雌猴其白黑二氣則黑白二蛇也元至

正七年猴與其雄偷果于達膏花赤余氏之園其時女爲余家小婢撞見以石擲之雄走出適遇獵戶張信以箭斃之雌猴驚逸修道于括蒼山中今獵戶張托生爲吳翁之子婢托生爲周氏之女故來報仇元帥問汝能有仇何以不早報而必待至四百年後耶猴云此女七世托生爲文學侍從之官或爲方伯中永故我不能相犯因其前世居官無狀仍罰爲女身適值所嫁之人又即獵戶故我兩仇再發聞黑白二氣何來供稱吳園中物被猴竊帥而至者元帥怒曰周女前生作婢擲石驅猴是其職分所當爲吳某前生爲獵戶射殺一猴亦人

閒常事汝又不仇吳而仇其妻甚爲悖亂且與園中兩
蛇何與而助紂爲虐即擲劍喝曰先斬妖當隨見皂衣
人取二蛇頭呈驗元帥謂猴曰汝罪亦宜斬但念爾修
煉多年頗有神通將成正果斬汝可惜速改過悔罪治
好周女之病我便赦汝一面詳覆關帝猴猙獰不服兩
目如電舒爪向前似欲攫犯元帥暮俄聞空中大聲曰
伏魔大帝有令妖猴不服即斬妖猴言罷瓦上琅琅有
刀環聲響猴始懼叩頭服罪元帥呼周女到案下令猴
治病猴抉其眼耳鼻口中所出橫刺鐵針竹籤十餘條
女痛稍蘇惟心痛未解猴不肯治元帥又欲斬猴猴云

女心易治但我有所求須吳翁許我我才替治問何求
曰我愛吳園清潔欲打掃西首掃雲樓三間使我居住
吳翁許之猴伸手女口直到胸前探出小銅鏡一方猶
帶血絲纏縛女病旋愈元帥命吳氏父子領女回家遂
各蘇醒此乾隆四十四年七月間事也據吳翁云溫元
帥樸巾紗帽如唐人服飾貌溫然儒者白面微鬚非若
世間所畫青面瞪目狀也猴在神前牲束甚華自稱小
仙

鞭尸

桐城張徐二友貿易江西行至廣信徐卒于店樓張入

市買棺爲殮棺店主人索價二千文交易成矣櫈旁坐一老人遮擱之必須四千張忿然歸是夜張上樓戶起相撲張大駭急避下樓次日清晨又往買棺加錢千文棺主人並無一言而作梗之老人先在櫈上罵曰我雖不是主人然此地我號坐山虎非送我二千錢與主人一樣棺不可得張素貧力有不能無可奈何旁皇子野又一白鬚翁著藍色袍笑而迎曰汝買棺人耶曰然曰汝受坐山虎氣耶曰是也白鬚翁手一鞭曰此伍子胥鞭楚平王尸鞭也今晚戶起相撲汝持此鞭之則棺得而大難解矣言畢不見張歸上樓戶又躍起如其言應

鞭而倒次日赴店買棺店主人曰昨夜坐山虎死矣我一方之害除矣汝仍以二千文原價來攜棺可也問其故主人曰此老姓洪有妖法能役使鬼魅慣遣死尸撲人人死買棺彼又在我店居寄强分半價如是多年受累者衆昨夜暴死未知何病張乃告以白鬚翁贈鞭之事二人急往視之老人尸上果有鞭痕或曰白鬚而著藍袍者此方土地神也

梁朝古冢

淮徐道署在宿遷城中宿故百戰地是處皆兵燹之餘署中多怪康熙中有某道陞浙江臬司臨去留一朱姓

幕友在署侯後官亥代衙署曠蕩每夕人語譁然又一夕月下聞語者衆中庭槐樹下朱干齒隙窺之見庭中人甚多面目不甚了了大率衣冠奇古一少年烏巾白衣倚柱凝思不與諸人酬答諸人呼曰陸郎如此風月何獨惆悵少年答曰暴骸之事近矣不能無愁語畢諸人皆爲咨嗟有長鬚高冠者出曰郎勿慮此厄我先當之賴有平生故人在此自能相庇朗吟云寂寞千餘歲高槐西復東春風寒白骨高義望朱公少年舉手謝曰當年受德至深不圖枯朽之餘猶叨仁庇因復其談似皆北魏齊衆時事既而隣雞遠唱諸人倏然散矣朱胆

壯安寢如故閱數日新官孫某來受交代朱生匆匆出署將覓船赴浙忽差役寄東君扎來止之云某到金陵見撫院後接楚中訃音已丁外艱不赴浙西新任淮徐道孫公矣先生行止自定可也朱遂稍停開新任淮徐道孫公署中一友得急疾殂乃托宿遷令某薦揚一說而就隨牒行李入署時將署中舊住之屋改作客座另置諸友于他所幕中公務甚繁朱不復憶前事孫公新來大修衙署一日與朱閒坐家人走報云適開前地得一石碑不知何代物孫公拉朱同往觀之見碑上書字漫漶倚即張公之墓正當所槐之間朱恍憶前八下事力爲勸

止亟迎所見云當更有一墓言未終而荷鍤者云又得髑骨一具孫始信其說非妄命工人仍加土掩平如舊他不改作矣墓前碑乃長髯高冠之墓而後所得烏巾少年之骨也

獅子大王

員州人尹廷玠八月望日早起行禮土地神前上香訖將啓門見二青衣排闥入以手推尹朴地奔編于頸而行尹方惶遽間見所祀土地神出而問故青衣展脾示之上有尹廷玠土神笑不語但尾尹而行里許道旁有酒飯店土神呼青衣入飲得間語尹曰是行有訣

我當衛君前行倘遇神佛君可大聲叫寃我當爲君脫
禍尹頷之仍隨青衣前去約行大半日至一所風波浩
渺一望無際青衣曰此銀海也須探夜乃可渡當少憩
片時俄而上神亦曳杖來青衣怪之土神曰我與渠相
處久悔不能已于一送前路當分手耳正談說間忽天
際有彩雲旌旗侍從紛然土神附耳曰此朝天諸神回
也汝遇便可叫寃尹望見車中有神貌獰獰然目有金
光面濶二尺許朗大聲喊寃神召之前并飭行者少停
問何寃尹憩爲青衣所攝神問有牌否曰有有兩名乎
曰有神曰既有牌又有兩名此應攝者何寃爲厲聲叱

之尹詞屈不知所云土神趨而前跪奏此中有疑是小神今其伸冤神問何疑曰某爲渠家中雷每一人始生即准東嶽文書知會其人應是何等人應是何年月日死其計在陽世幾歲歷歷不爽尹廷怡初生時東嶽牒文中開應得年七十二歲今未滿五十又未接到折算文書何以忽爾勾到故恐有冤神聽說亦遲疑久之謂土神曰此事非我職司但人命至重爾小神尚肯如此用心我何可瞞視惜此間至東嶽府往還遼遠當從天府行文至彼方速乃喚一吏作牒口授云文書士只須問民魂尹廷怡有勾取可疑之處乞飛天符下東嶽到

銀悔查辦急急勿遲尹從旁見吏取紙作書封訖不殊
人世但皆用黃紙封訖付一金甲神持投天門又呼召
銀悔神有褊袍者趨進命看守尹某生魂俟獄神查辦
毋誤褊袍者叩頭領尹退而神已倏忽入雲霧中矣此
時尹徬徨一大柳樹下一青衣不知所往尹問土神面潤
二尺者是何神耶曰此西天獅子大王也少頃褊衣者
謂土神曰爾可領尹某往暗處少坐勿令夜風吹之我
往前途迎引天神開呼可即出答應尹隨土神沿岸行
約半里許有破舟側臥灘上乃伏其中聞人號馬嘶及
鼓吹之音絡繹不絕良久始靜土神曰可以出矣尹出

見繡衣人偕前持牒金甲人引至岸上空濶處云立此
少待岳司即到須臾海上數十騎如飛而來土神挾君
伏地上數十騎皆下馬有衣團花袍戴紗帽者上坐餘
四人著吏服又十餘人武士裝束餘悉猙獰如廟中鬼
面環立而侍上坐官呼海神海神趨前問答數語趨而
下扶尹上尹未及跪土神上前叩頭一一對答如前上
坐官貌頗溫良聞土神語即怒嗔自監眉厲聲索二青
衣土神答久不知所往上坐者曰妖行一週不過千里
鬼行一週不過五百里四察神可即查拿有四鬼卒應
聲騰起懷中各出一小鏡分照四方隨飛往東去少頃

挾二青衣擲地上云在三百里外枯槐樹中拿得上坐官詰問誤勾緣由二青衣出牌呈上訴云牌自上行役不過照牌行事倘有舛誤須問官吏與役無干上坐嘗詰云非諸舞弊爾何故遠颺青衣叩首云昨見獅子大王駕到一行人衆皆是佛光士神雖微員尚有陽氣尹某雖死未過陰界尚係生魂可以近得佛光鬼役陰晦之氣如何近得佛光所以遠伏及獅王過後鬼役方一路追尋又值朝天神聖接運行過以故不敢走避連未知牌中何弊上坐官曰如此必親赴森羅一決奏令力士先挾尹過海即呼車騎排衙而行尹怖甚閉目不敢

開視但覺風雷擊蕩心魂震駭少頃聲漸遠力士行亦少徐尹開目卽已墜地見官府衙署有冕服者出迎前官入分兩案對坐堂上先聞密語聲次聞傳呼聲青衣與士神皆趨入士神叩見畢立階下青衣問話畢亦起出有鬼卒從廡下縛一吏入堂上厲聲喝問吏叩頭辨若有所待者然又有數鬼從廡下擒一吏抱文卷入尹遥視之頗似其族叔尹信既入殿見服者取冊查核許久卽擲下一冊命前吏持示後吏後吏惟叩首哀求而已殿內神喝杖數鬼將前吏曳階下杖四十又見數鬼領殊單下剝去後吏巾服鎖押牽出過尹旁的是其族

叔呼之不應叩何往鬼卒云發往烈火地獄去受罪矣
尹正疑懼間隨呼尹入殿前花袍官云爾此案已明本
司所勾係尹廷治該吏未嘗作弊同房吏有尹姓者係
廷治親叔欲收其姪知同族有爾名適相似可以朦混
侯本司吏不在時將牌添改治字作治字又將房冊換
易以致出牌錯誤今已按律治罪爾可生還矣回頭顧
土神云爾此舉極好但只須赴本司詳查不合向獅子
大王路訴以致我輩均受矣察處分今本司一面造符
申覆一面差勾本犯爾速引尹廷治還陽土神送尹叩
謝出過前金甲者子川迎賀曰爾等可喜我輩向須候

回文才得回去尹隨土神出走並非前來之路城市一如人間飢欲食渴欲飲土神力禁不許城外行數里土高山俯視其下有一人僵臥數人守其旁而哭曰咄土神此何處土神喝曰尚不省耶以杖擊之一跌而寤已死兩晝夜矣棺槨具陳特心頭微暖故未殮耳遂坐起稍進茶水急喚其子趨廷治家視之歸云其人病已愈二日頭復死矣

綠毛怪

乾隆六年湖州董暢廕就幕山西芮城縣縣有廟供關張劉三神像廟門歷年用鐵鎖鎖之逢春秋祭祀一啓

錢塘傳言中有怪物供香火之僧亦不敢居一日有陝客販羊于頭日暮無托足所求宿廟中居民皆鎖納之且告以故販羊者恃有膂力曰無妨乃開門入散羣羊於廊下而已持羊鞭秉燭寢心不能無恐三鼓眼未合間神座下豁然有聲一物躍出販羊者于燭光中視之其物長七八尺頭面具人形兩眼深黑有光若胡桃大頸以下綠毛覆體茸茸如蓑衣向販羊者睨且嗅兩手有尖爪直前來攫販羊者擊以鞭竟若不知奪鞭而口嚙之斷如剉腐販羊者大懼奔出廟外怪追之販羊人緣古樹而上伏其稍之最高者怪張眼望之不能上良

久東方明路有行者販羊入下尉覓怪怪亦不見乃告衆人其尊神座下無他異惟石縫一角騰騰有黑氣衆人不敢啟具牒告官苻城令佟公命移神座掘之深丈許得巨棺中有尸衣服悉斃遍體生綠毛如販羊人所見乃積薪焚之嘖嘖有聲血湧骨鳴自此怪絕

張大帝

安溪相公墳在閩之某山有道士季姓者利其風水其女病瘵將危道士謂曰汝爲我所生而病已無全理今將取汝身一物以利吾門女愕然曰惟翁命曰我欲占李氏風水久矣必得親生兒女之骨埋之方能有應但

死者不甚靈生者不忍殺惟汝將死求死之人纔有用耳女未及答道士即以刀劃取其指骨當羊角中私埋李氏墳旁自後李氏門中死一科甲則道士族中增一科甲李氏田中減收十斛則道士田中增收十斛人疑之亦不解其故值清明節柯人迎張大帝像爲賽神會綵旗導從甚盛行至李家墳神像忽止數十人舁之不可動中一男子大呼曰速歸廟速歸廟衆從之舁至廟中男子上坐曰我大帝神也李家墳有妖須往擒治之命其徒某執鍬某執鋤某執繩索部署定又大呼曰速至李家墳速至李家墳衆如其言神像疾趨如風至墳

所命執鍬鋤者搜墳旁瓦久得一羊角金色中有小赤蛇蜿蜒奮動其角旁有字皆道人合族姓名也乃命持繩索者往縛道士鳴之官訊得其情置之法李氏自此大盛而奉張大帝甚虔

紫姑神

尤琛者長沙人少年韶秀偶過湘溪野廟塑紫姑神甚美愛之手摩其面而題壁云貌姑仙子落烟沙玉作關干水作車若畏夜深風露冷槿籬茅舍是郎家是夜三鼓聞有扣門者啟之曰紫姑神也妾本上清仙女偶謫人間司雲雨之事兼郎見愛故來相就君不以鬼物見

疑願爲枕席尤狂喜攜手入室成伉儷焉詢後每夜必
至旁人不能見也手一物與尤曰此名紫綬囊至朝玉
帝時織女所賜佩之能助人文思生自佩後即入洋舉
于鄉成進士選四川成都知縣女與同行助其爲政發
姦摘伏有神明之稱忽一日謂尤曰今日置酒與卽爲
別妾將行矣妾雖被謫謫限滿原可仍歸仙籍以私奔
故無顏重上天曹地府又以妾本上界仙人不敢收之
鬼窮自念此身飄蕩終非了計雖託足君門尙無形質
不能爲君生育男女非將此情哲求泰山神君神君許
將妾名收置冊上照例託生十五年後可以重續愛緣

永爲夫婦永如君能勿娶尊相待否允唯唯不覺悚下
女亦凄然大慟而去自此允作官不能如前時之明因
是誤革職人有求婚者毅然拒之年四旬猶鰥身也如
是者十五年房師某學士愍其鰥居爲議婚允又堅拒
并道所以學士大駭曰若果然則吾堂兄女是矣吾堂
兄女生十五年不能言但能畫筆作字每聞人議婚必
書待允即三字得毋即汝乎拉允至兄家詰其女出見
女隔簾書紙繫在否允解囊呈驗女點首者三遂擇
日成婚合巹之夕女仰天一笑即便能言然從此絕不
記前生原委如常夫婦

魏象山

余與友魏夢龍字象山後余四科進士由部郎遷御史己卯典試雲南以千途歸柩于西湖昭慶寺其年十月沈辛田觀察亦厝其先人之柩于此寺見前屋厝柩列雲南大主考余字牌知爲魏君魏故辛田所善也俄而門客來孝子當扶杖行禮辛田弟清藻忽不見覓之昏昏然臥魏柩前神色慘沮扶歸則寒熱大作病勢沉重醫者下藥方開人參三錢辛田心狐疑未敢用參至床前視弟弟躍起坐如平時拱手笑曰沈五哥別久矣佳否辛田怪而呵之旁有二女眷視疾清藻又手抑之

曰兩娘請回避願假紙筆我有所言與之紙熟視笑曰紙小不足書也爲磨墨而以長幅與之乃憑几揩書曰夢龍白夢龍奉　命典試雲南從豫章行至樊城感冒暑熱奴子吳壁不察病原誤投人參三錢遂至不起甚矣人參之不可輕服也樊城令某經理喪事頗盡心力使靈柩得還家而諸弟嘖有煩言誣其侵蝕衣箱銀兩殊不識好歹家中所存只破書幾卷諸弟尚忍言分析乎發巢完卵還望諸弟隨應之書畢擲管而臥須臾起提筆將人參不可輕服數字旁加密圈幸田大驚不敢爲弟下入參請魏家人來以所書示之皆駭嘆汗淚

交下尋弟病愈問其索紙作書狀全不省記但云病重時見短身材多鬚而衣葛者入房便昏然不曉事矣沈年幼不及見魏君所云者果魏君貌也沈後中辛卯探花卒不永年而亡

王莽時蛇寃

臨平沈昌穀余戊午同年舉人年少英俊忽路聞過僧授藥三丸曰汝將有大難服此或可少廖臨期吾再來視汝言畢去沈素不信因果事以藥擲書厨上勿服也亡何病大重忽作四川人語曰我峨嵋山蟒蛇尋汝二千年今方得汝自以手抗其吭氣將盡家人憶路間僧

語卽速覓書厨上藥只存一丸以水吞下恍然記歷代
前生事沈在王莽時姓張名敬避莽亂隱峨嵋山學仙
有同志人嚴昌爲耦耕之友劉歆謀起兵應漢事敗禍
將王均亦逃奔峨嵋事二人爲弟子山洞有蟒大如車
輪每出遊必有風雷禾稼多傷張欲除其害命王削竹
刺插地以毒藥傅之蛇果出爲竹所刺死蛇修煉有年
將成龍者其出穴自挾風雷而行非有心害人爲王發
後思報主謀者之冤而王均聞莽死後隨出山佐光武
中興拜驍騎將軍遣人迎張敬入洛亦拜征虜將軍蛇
不能報再世爲北魏高僧三世爲元將某有戰功蛇又

不能報惟今世僅作孝廉故蛇來將甘心焉其原委歷歷口皆自言家人問路僧爲誰曰卽嚴昌先生也先生辭光武之聘早登仙道與吾有香火緣故來相救言終沐浴盥衣冠卒開明日前僧果來泣拜畢語其家人曰毋苦毋苦了此一重公案行當仍歸仙道耳語畢忽不見

牙鬼

杭州朱亮工妻張氏患傷寒甚劇忽作山西人語咆哮索命擊毀盤椀且云恩自恩仇自仇不能作抵亮工在家索命者不至出則眥侮加前亮工乃具牒訴本郡城

隍神張氏沉沉熟睡如赴鞫者良久甦曰寃雪矣寃去矣手摩其臀曰被神杖甚痛前生予與亮工俱山西販布男子官牙劉某吞布價而花銷之予告官比追劉不勝其苦當予前作赴水狀欲予憐而救之予怒曰汝雖死吾仍索欠不饒劉赧于轉身竟溺水死亮工前生姓俞名容聞之勸予曰牙人死固當然棺殮之費我二人當分給之予怒未息竟不肯俞乃捐囊中金三兩爲棺殮焉今此牙鬼來報予仇而不料俞之爲吾今生夫也故不敢見之昨蒙城隍神訊得劉牙侵蝕人銀自已尋死本無寃抑乃敢作鬧于朱氏恩人之舍責三十枷鎖

解酆都道予前生以索債故見死不救見尸不殮居心太忍亦責十五倏然病勢漸除矣亡何其押解之鬼差附病者身嘆嗟曰爲汝家事作八百里遠行須以紙錢酒飯享我家人懼爲大設齋醮方始寂然

妖夢三則

楮城李少司空季子繼遷成進士司空及太夫人歿後繼遷患危疾夢太夫人教服參因以告醫醫曰參與病相忌不可服是夜復夢太夫人云醫言不可聽汝求生非參不可我有參幾許在某處可用探之果得服之夜半發狂死

陸剡山徵君夢尊人孝廉公云吾宅內爲水所浸甚苦皐亭山頂有地一區係某姓求售曷往買而移葬吾神所依也訪之果合固以重值得之及改葬視穴了無水且煖氣如蒸悔已無及遷葬後徵君日就圖躋子孫流離

江寧報恩寺僧房每科場年賃爲寓于寓所六合張生員者主某僧房有年其寺主老僧悟西已死張以不第心灰數科不至忽一歲悟西託夢其徒曰速買舟過江延張相公來應試張相公今歲登科其徒告張張喜渡江應試發榜後仍不第張愠甚因設祭懟之夜夢悟西

來云今年科場賜飯宴司派老僧給散一名不到老僧無處開銷相公命中尚應吃三場十一碗冷粥飯故令愚徒相延以免我譴非敢詐也

凱明府

全椒令凱公音布能詩偶儻與余交好庚寅分校南闈疽發背卒公母懷孕時將至期祖某爲內務府總管聰知見庭下有巨人長過屋脊叱之漸縮小每叱一聲輒短數尺拔劍追之化作短人奔樹下而滅取火燭之乃一土偶人長尺許面扁額聳右肩左手少一小指因拾置几上而婢報某姬子房生一男矣三日後抱視之左手

少一小指狀貌酷肖土偶舉家大驚乃取土偶供祖廟中禮事甚虔及凱死後送神主入廟見土偶爲屋漏故雨滴其背穿成三孔仆于坐上凱死時背瘡三孔皆穿家人悔奉祀不虔已無及矣

羞疾

湖州沈秀才少年入泮才思頗美年三十餘忽得羞疾每食必舉手搥其面曰羞羞如厠必舉手搥其臀曰羞羞見客亦然家人以爲癲不甚經意後漸危羸醫治無效有時清楚問其故曰疾發時有黑衣女子捉我手如此遲則鞭扑交下故不得不然家人以爲妖適張眞人

過杭州乃具牒焉張批仰歸安縣城隍查報後千餘日
天師遣法官來曰昨據城隍詳稱沈秀才前世爲雙林
鎮葉生妻黑衣女子者其小姑也葉饒于財小姑許配
李氏家貧葉生愛妹延李郎在家讀書須李入泮方議
婚期一日省小姑步月見李郎方夜讀私遣婢送茶與
郎婢以告嫂嫂次日向人前手戲小姑面曰羞羞小姑
忿遂自縊訴城隍神求報仇索命神批其牒云閻門處
女步月送茶本涉嫌疑何得以戲謔微詞索人性命不
准小姑不肯已又訴東嶽東嶽批云城隍批詞甚明汝
須自省但沈某前身既爲長嫂理宜含容況姑煩小過

亦可暗中現戒何得人前惡謔今若勾取對質勢必傷其性命罪不至此姑准汝自行報仇俾他煩惱可也所查沈某冤業事須至牒者天師曰此業尚小可延高僧替小姑超度俾其早投人身便可了案如其言沈病遂痊

竇發者見

杭州汪成瑞家延錢塘貢生方丹成為西席數日不至館問之云替人作狀告東嶽問何事云其隣張姓者妻病祈神有竇發曳往轡歸其子忽高坐呼其名索水吃曳怒責之予曰我非汝子我是城隍司之勾神今日與

火伴數人至張家勾取張氏婦魂因其家延請五聖在堂未便進內久立簷下渴甚見以附魂妝子向汝求水曳與之水其子年僅十四五所飲水承下石餘少頃聞高樂聲曰張氏送神吾去矣曳賜我火炬數枝曳曰夜靜難覓曰吾之火炬即紙索耳非世上火炬也焚與之乃起謝曰受曳惠無以報吾有一事相告爺郎自今日後無使近水否則將犯水厄語畢其子即昏睡兩隣家張氏哭聲舉矣曳雖異其事尚祕之不宣次日下午其子忽狂叫云甚熱我往浴于河曳不許其子竟去曳急拉回家而狂躁愈甚指地上石云如此好水何不令我

浴與見其光景甚怪懼不能提防遍告諸隣相同看視
西隣唐姓者向信鬼神之事里中祀東嶽帝唐主其事
或代親友祈禳屢屢應驗聞漿叟言又見其子之狂能
因告曰汝子爲鬼所憑何不求東嶽神耶問作何求法
曰帝君聖誕日各執事俱齊汝具牒呈焚香爐內我鳴
鑼鼓相助令有力者抱令郎在堂下候審訊發落或
可驅除惡鬼漿叟以爲然三月二十八日清晨叟齊戒
往抱其子從轅門外喧喊冤唐在殿上令會中執事
者取其詞狀大呼著速報司查拿漿叟抱見上殿衆環
擁之甫及門見已青迷滿口流涎衆惶恐少頃蘇醒叟

挾之歸至夜始能言云我在街戲見一人甚藍縷相約往浴日日相隨不離至東獄廟時尚隨在後忽見殿前遞報司神奔下擒他方懼而逃恰已爲其所獲并將我帶上殿見帝君持呈狀細閱向一戴紗帽者詰縷縷不甚明惟聞說我父母無罪何得捉伊見作瞥代將跟我之鬼鎖拘伽責放我還陽嗣後衆鬼子竟無恙

謝經歷

廣州經歷謝坤紹興人甥陸某婁廣東遊幹攜母妻及子至粵甥舅相聚甚歡赴任後作書與舅氏挽其轉求上官調一美缺謝爲轉請于大府得謝潮門此地雖所

入勝首而還近海隅不無烟瘴甥又作書與舅復請再調謝憎其貪妄不答不兩月又接札云甥病矣乞舅速救之遲則性命不保謝雖惡甥之窶而念姊已年邁或有不測勢將如何又恫長官見惡難以進言正躊躇間當午假寐見甥忽至前曰舅誤我我嘱舅至再舅不一報今甥受瘴死矣母妻及子已在城外水次舅速迎之言畢而號謝驚寤即見人踵踏入門云陸甥子敬日前已死家尊扶柩至吳謝始悟夢見者即甥魂也迎其眷至署措甥柩于僧寺為作佛事僧人宜疏請齋主拈香忽見朝衣冠者自屏後走出行禮僧不知何人其子拜

佛見其父在上乃奔前相呼隨即杳然滅去僧衆皆驚謝書室中素心蘭開外孫戲折一支謝撻之忽見甥求怒曰舅素何以一花責我兒我當盡壞之片刻間將蘭葉均分為二居月餘謝歸其喪解纜時同里人附一柩于船尾謝家人不知也出粵界後舟子欺其孤婦與家人爭毆忽見陸甥跳艙中出後隨一少年助陸將舟子五六人痛打舟子哀求方已家人驚疑問舟子云吾主人素所識其少者不知何來舟子慚愧曰船頭內附棺一小柩前恐府上人不許是以匿之今助毆者想即此鬼耶從此一路舟人倍小心矣舟抵家家人為開喪設

主從此寂然

趙文華在陰司說情

杭人趙京祖繙慈溪有弟某性方嚴婚後婦家婢頗慧未嘗假以顏色京私與狎弟妻不知婢何從窺疑增婢亦觸詞誣增增不能自明悲投繯死越二年京父壽辰賓朋賀集京與婢忽仆地譫語經宿始蘇云攝至冥府與婢械繫大門外俄聞發鼓升堂鬼役拉其首擲堦下有冕旒者上坐引弟質訊京與婢皆伏罪不敢置辭將定讞吏忽報趙尚書至紅東上書年家眷弟趙文華頓首拜冥官肅衣冠出迎命帶入犯械繫故處叩頭

見柱上三聯云大鬼只一關關節一絲不漏陰陽無二理理數一字難逃後署會稽陶望齡題正孰視間報趙尚書出宋宦官與京與婢諭云本案應照因玆致死罪減三等判以趙尚書說情姑放回陽且趙某身爲男子通婢事有何承認不起而竟至輕生亦殊可鄙故且寬汝放回陽間舉家不知趙友華何故庇京一日論諸宗老始知文華其七世祖也因詔殿相子孫醜之故皆諱言無知者

毀陳友諒廟

趙公錫禮忻之謂煥人初選竹山令講學監利下車之

曰劒應謁之廟及城隍神更啓有是廟者昔岳忠公往
視廟有神像三大雍行坐俱王者衣冠狀貌頗莊嚴問
何神竟無知者公欲毀其廟更不可曰神素號顯赫歷
任官恭謁頗靈毀之恐觸神怒禍且不測公歸搜志乘
祀典不載此神乃撰曰朝更民于廟手鐵鎖繫神頸曳
之神像瑰偉非指擊不能去公曳之應手而倒三像碎
于庭中新其屋宇啟泰陽帝久之竟無他異公心終不
釋乃行文天師府查之得報牒云神係元末僞漢王陳
友諒弟兄三人丘敗死鄱陽湖部曲散去爲立廟荆州
建于元至正某年毀于　國朝雍正某年趙大夫之手

含辛血食四百年

隨園戲編

通判妾

徽州府署之東前半爲司馬署後半爲通判署中間有土地祠乃通判署之衙神也乾隆四十年春司馬署後墻倒遂與祠通其女署中老嫗忽倒地若中風狀救之甦呼飢與之飯啖畢倍于常左足微跛語作北音云我哈什氏也爲前通判某妾頗有寵爲大妻所苦自縊桃樹下磁川希圖爲厲鬼報仇不料死後方知命當縊死即生前受苦亦指數定無可爲報陰司例凡死官署者

爲衙神所拘非墻屋傾頹魂不得出我向樓後樓中睡
日晨通判到任來驅我入祠此後飢餓尤甚今又墻傾
傷我左腿困頓不可耐特憑汝身求食不害汝也自是
婦晝眠夜食亦無所苦往往言人已往事頗驗先是司
馬有愛女死于家赴任時置女靈位某寺中歲時遣祭
婦所不知司馬見其能言冥事問丙如我女何在答
曰爾女不在此應俟我訪明再告翌日語司馬云爾女
在某寺中甚樂所得錢鈔大有贏餘不願更生人間惟
今春所得衣裳太窄小不堪穿著司馬大駭推問衣窄
之故因遣家人往祭時所製衣途中爲兩段家人潛買

市上紙衣代之故也未幾新通判蒞任方修衙署動板築嫗曰牆成我當復歸原處但一入又不知何年得出敢向諸公多求冥錢夜焚墻角下我得之賂衙神便可逍遥宇內司馬如其言焚之次日嫗有喜色曰主人甚賢無以爲別我善琵琶且能歌能飲酒當歌一曲謝主人司馬爲設酒嫗彈且歌云三更風雨五更鴉落盡天桃一樹花月下望鄉臺上立斷魂何處不天涯音調悽惋歌畢擲琵琶瞑目坐衆再扣之嘐然起語言笑貌依然蠶老嫗足亦不跛矣因幕崔先生常與問答其言似時崔云此與府廚近何不赴廚求食答云府署

神尤嚴不敢入其官袁通判見驅時崔云袁通判上任大病爾何必避答云他雖病未至死將來還要陞官我敢不避袁通判者余弟香亭也

劉貴孫鳳

阜陽王尹遣家人劉貴借役孫鳳至江寧公幹鳳素強悍好管世上不平事正月二日貴邀鳳晨飲淮清橋鳳于衙人中戟手罵曰新歲非索債之時酒店非毆之地渠可欺我不可欺為扯拽衛護之狀同伴不解其故方欲問之鳳忽瞋目云彼負我債我遲至數十年蹤跡七千餘里今巍獲之干汝何事乃為放去汝既縱彼汝

當代償語畢自批其頰衆共持之俄而口涎目睛頽然倒地衆見之旋掐少頃甦云我入店見市中一人額有血痕狀類乞丐手捽一儒生討債捶此丐不勝痛遍向市人求救無一應者我心不平忽然大罵其人驚釋手儒生趨避我右其人來奪我拳揮之格鬬間儒生遂走不知所往不料索債人遂為我舉然彼時不備故為所欺今若再來當痛捶之因以馬鞭自衛衆見其無恙稍稍散去惟貴與同處抵暮風語貴曰其人至門外矣方執鞭欲起而手足皆若被縛批頰詈罵如前貴畧揖風而言曰汝為何人渠負汝何債我當代償風曰

我名王保定儒生名朱祥前世負我身債非錢債也本與鳳無干鳳不合強預他人事故我怒而凌之承汝代償果豐足我勾當我即去否則并將及汝貴大恐廣集同伴買冥鏹數萬燒畢乃向貴拱手作謝狀曰十年後再獲儒生還須拉鳳作証于是鳳蘇起而面色散淬無復從前矯健矣

狐詩

汝寧府察院多狐每歲修葺則狐四出為閒閣書工竣即息學使至多為所擾盧公明楷到任祭之乃安從此成例學使至皆祭署後小閣相傳狐所居後學使至有

二僕不知楊其上晨起入聞呼號聲往視則二僕裸縛閣下僧上各寫詩二句其一僧云主人祭我汝安床汝試思量妨不妨一僧云前日享儂空酒果今朝借爾代猪羊

大小綠人

乾隆辛卯香亭與同年邵一聯入都四月二十一日至欒城東關各店車馬填集惟一新開店無客遂投宿焉邵宿外間香亭宿內間漏初下各就榻燃燈隔壁遙相謔忽見長丈許人綠面綠鬚袍靴盡綠自門入其冠擦頂橫紙捻捻有聲後又一小人高不滿三尺頭甚大亦

綠面綠衣共五六人擁邵至榻前舉袖上下作舞狀香亭欲呼而
口噤耳中聞邵語言竟不能答正惶惑間見榻旁几上
又倚一人麻面長髯頭戴紗帽腰束大帶指長人曰此
非鬼也指大顙者曰此鬼也又向二人揮手作語二人
點頭各向香亭拱手每一拱手則倒退一步三拱三退
出紗帽者亦拱手而沒香亭遽起方欲出戶邵亦狂呼
突起奔而入曰稱怪事不絕香亭謂邵亦見大小綠人
耶邵搖手曰否否方就枕時覺床側小屋內陰風習習
冷侵毛髮不能成寐因與公相語纔呼公不答見屋內
有大小人面若盂若盎者數十來去無定初疑眼花不

之怪忽大小人面層疊堆門限中上下皆滿又一巨面大如磨盤加于衆面之上皆視我而笑乃投枕起不知所謂綠人也香亭亦告以所見遂彼此不秣馬而行及明聞二僕夫嘖嘖私語云昨宵所宿鬼店也投宿者多死否則病瘋佯狂縣官疲于相驗禁閉已十餘年昨一宿無恙豈怪絶耶抑二客當貴耶

紅衣娘

劉介石大守少事乩仙自言任泰州分司時每日祈請來者或稱仙女或稱司花女或稱海外瑤姬或稱瑤臺侍者吟詩鄙俚不成章句說休咎一無所應署後藕花

州上有樓相傳爲秦少游故跡一夕登樓書府乱忽見
紅衣娘三字問以事不答但書云眼如魚目徹宵懸心
似酒旗終日挂月光照破十三樓獨自上來獨自下太
守見詩覺異請退次夕復請又書紅衣娘來也太守問
仙屬何籍詩似有怨且十三樓非此地有也何以見詠
又書曰十三樓愛十三時樓是樓非邪得知寄語藕花
州上客今宵燈下是佳期書畢乱動不止太守遽棄盤
奔就寢櫥見二婢持綠紗燈引紅衣娘再再至矣拔劍
揮之隨手而滅自是每夕必至不能安寢數月後遷居
乃絕

丹陽荊某應童子試裘至一廟上坐王者階前諸吏捧
立儀狀甚偉荊指冊詢吏何物答曰科甲冊荊欣然
為我一查吏曰可荊生平以鼎元自負首請鼎甲冊
閱無名復查進士孝廉冊皆無名不覺變色一吏云
且在明經秀才冊乎遍查亦無荊大笑曰此妄耳以某
文學可魁天下何患不得一秀才欲碎其冊吏曰勿怒
尚有秀民冊可查秀民者皆有文而無祿者也人間以
鼎甲為第一天上以秀民為第一此冊為宣明王所掌
君可向王請之如其言王子奏上出一冊黃金絲穿白

即丹陽荊某荊大哭王笑曰汝
何薄也汝試數從古有幾个名狀元名主試乎韓文公
掾曹中狀元人但知韓文公不知有袁羅隱終身不第
至今人知有羅隱汝當歸而求之實學可耳荊問科第
中皆無實學乎王曰既有文才又有文藪一代不過數
人如韓白歐蘇是也此其姓名別在紫瓊宮上與汝尤
無分也荊未對王拂衣起高吟曰一第區區何足羨貴
人傳者古無多荊慚醒快快卒不第以終

妓仙

蘇州西磧山後有雲臥峯相傳其上多仙蹟能捨身而

上不死即得仙有王生者屢試不第乃抗志與家人別
裹糧登嵩再上得平原廣百畝許雲樹蓊鬱中隱隱見
懸崖上有一女子衣裝如世人徘徊樹下心異之趨而
前女亦出林相望迫視乃六七年前所狎蘇州名妓謝
瓊娘也彼此素相識女亦喜甚攜生至茅庵庵無門地
鋪松針厚數尺履之綿軟可愛女云自與君別後為太
守汪公訪拿褫衣受杖臀肉盡脫自念花玉之資一朝
至此何顏再生人間因決計捨身辭別搗拂以進晉為
詞至懸崖奮身擲下為蘿蔓糾纏得不死有白髮老嫗
食我以松花教我以服氣遂不知飢寒初猶苦風日一

歲後霜露風雨都覺無怖老母居前山時相過從昨老母來云今日汝當與故人相會以故出林閒步不意獲見君子因問汪太守死否生曰我不知卿仙家亦報怨乎女曰我非汪公一激何能至此當感不當報但老母向我云偶遊天庭見杖汝之汪太守被神笞背數其罪故疑其死生曰汝不當杖乎女曰惜玉憐香而心不動者聖也惜玉憐香而心動者人也不知玉不知香者禽獸也且天最誅人之心汪公當日為撫軍徐士林理學名故意寃風景以逢迎之此意為天所惡且他罪多不止杖妾一事生曰我聞仙流清潔卿落平康久矣能

成道乎女曰性媟雖非禮然男女相愛不過天地生物之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比人間他罪難懺悔也生具道來尋仙本意且求宿庵中女曰君宿何妨但恐仙未能成也因爲生解衣置枕惓愛如昔而語不及私生摸視其臂白膩如初女亦不拒然心稍動則女色益莊門外猿啼虎嘯或探首于牖或進爪于門若相窺者生不覺息邪心抱女踣臥而已夜半聞門外呵咤聲與馬騶從貴官顯者往來不絕生怪之女曰此各山神靈酌酢每夕多有愼勿觸犯及天明女謂生曰君諸親友已在山下訪尋宜速返生不肯行女曰仙緣有待君再來

未晚送至屋一推而墮生迴望見女立雲霧中情殊依依逾時影才滅生踉蹌奔歸見其兄與家人持楮鏹與奠于山下謂生死已二十七日矣故來祭奠訪汪太守果以中風亡

李百年

無錫張塘橋華協權者與好事數人設乩盤于家其降鸞者曰仲山王問仲山故明進士錫之閒人也衆因與酬答出語雜滥詩亦不甚韻每名輒至時華方構一樓請仙題其扁仙曰無錫秦園有扁曰聊逍遙容與此可用乎衆疑此語出屈子而必曰秦園不似仲山語也

一日者與衆答問方譴忽書吾欲去矣問何之曰錢汝霖家見招赴席乱遂寂然錢汝霖者亦里中人所居去張塘橋不二三里衆因怪而偵之則是日以病故禱神也明日仙復至華因問昨飲錢家乎曰然盛饌乎曰頗佳衆嘲之曰錢乃禱神非請仙也所請者城隍土地之屬豈有高人王仲山而往赴席乎仙語塞乃曰吾非王仲山乃山東李百年耳問百年何人曰吾于康熙年間在此販棉花死不得歸魂附張塘橋庵庵有無主魂與我共十三人皆無罪孽無鰥寡里中之禱者皆吾輩享之華曰所禱城隍諸神俱有主名若既無名何得恭與

其間曰城隍諸神豈輕向人家飲食所禱者都是虛設故吾輩得而享焉華曰無名員食天帝知之恐加罪奈何曰天上豈知有禱乎是皆愚民習俗之所為即鬼祟索食間或有之究無關于生死也況我非索之而彼自設之而我享之何忤于天帝即君家茶酒亦非我索之也曰既如此子何必托名于王仲山耶曰君家簷頭神執符來請彼不敢上請眞仙所請者皆我輩也十三人中惟吾稍識幾字故聊以應命使直書姓名曰李百年君等肯尊奉我乎我見此處人家扁額多仲山王問書知為名人故托其名來耳問聊逍遙今容與六字何出

曰吾但于秦家園見之不知所出道聽塗說見矣大方矣華曰子既無囑東何不歸山東曰關津橋梁是處有神非錢不得帆過華曰吾今以一陌紙錢送汝歸何如曰唯唯謝謝既見惠須臾以一陌酹于橋柱不然仍不獲拜賜也時華之姪某在旁曰吾早暮過橋上汝得無祟我乎曰填吾言之矣鬼安能為祟於是焚楮錠送之而毀其乩焉

賢妬

軒轅孝廉常州人年三十無子妻張氏奇妬孝廉畏如虎不敢置妾其座主馬學士某憐之贈以一姬張氏怒

以爲于我家事我亦設計擾其家會學士喪偶張訪得
其村女世以悍聞乃賄媒媪說焉娶爲夫人焉知其意
欣然往聘婚之日粧奩中有五色棒一條上書三世傳
家掲糞砧者也令登畢輩姬拜見夫人問若輩何人曰
妾也夫人叱曰安有堂堂學士家而有曠當置妾者乎
即棒輩姬焉令輩姬奪其棒齊毆之夫人力不勝逃入
房罵且哭輩姬各聲雜鼓亂其聲如無聞焉者夫人不
得已揚言將自盡則侍者備一刀一繩曰老爺久知夫
人將有此舉故備此不堪之物奉贈已而輩姬各敲木
魚誦枉生咒願夫人早昇仙界聲嘈嘈然夫人尋死之

說又如無聞焉者夫人故女豪自分虛疑恫喝計已盡施無益乃轉嗔作喜請學士入正色曰君眞丈夫也我服矣我所行諸策亦祖奶奶家傳嚇世閨妾庸男子非所以待君嗣後請改事君君亦宜待我以禮學士曰能如是乎夫復何言即亟行交拜禮命奉姆謝罪叩頭并取田房賬簿一切金帛珠翠盡交夫人主裁一月之間馬氏家政肅雍內外無閒言張氏于學士成親日即使人往探召而問之聞見聲交矣曰何不棒之曰鬪敗矣曰何不罵且哭曰鑼鼓聲喧無所聞曰何不尋死曰早備刀繩且誦枉生咒送行矣然則夫人如何曰已服禮

投降張大愁罵曰天下有如此不中用婦人乎殊詫乃
姬事初學士贈姬時羣門生具羊酒往賀軒轅生有平
素酬酒者輒馬飲方酣張氏自屏後罵客客皆隱忍酬
酒者直前握張氏髮批其頰曰汝敬軒轅兄是我嫂也
汝不敬軒轅兄是我仇也門生無子老師贈妾為汝家
祖宗三代計耳我今為汝家祖宗三代治汝敢多一言
者死我拳下羣客爭前攘勸始得脫然裙裂衣損幾露
其私馬張泰號牝夜又一旦凶威大損愈恨馬學士計
惟妻若其所贈姬以抒憤而姬陰受學士教一味順從
雖進門不與軒轅生交一言以故張雖笞罵屢加未忍

致之于死居亡何學士手百金贖軒轅生曰明春將會試生宜携此盤費早入都生以爲然歸辭張氏張氏處其居家狎妾喜而許之生前登舟馬遽入迎至家扃後園中讀書而陰遣婢媪說張氏趣軒轅生外出盡賣其妾張曰此吾心也然貿必遠方方無後患媪曰易易俄而有陝西賈布客醜且鬍背負三百金來呼媪出見喝采不已即成交易張氏餘怒未消視其衫履一簪不得着身姬乘竹轎過北橋大呼我不遠出跳身河中學士早備小舟迎至園與軒轅生同室矣張氏聞姬投河死方驚疑而陝客已踢門入曰我買人非買鬼妝家賣妾

未曾說明何得逼良爲賤欺我異方人速還我銀怒且罵張氏無以答畀原銀三百兩去越一日有白髮藍縷男婦兩老人號哭求曰馬學士將我女贈汝家爲妾女今安在生還我人死還我尸張氏無以答則撞頭扑命扑碗擲盤滿屋無完物矣張苦求隣佑贈以財帛勸解乃又一日武進縣捕役四五人猙獰然持硃字牌來曰事關人命詞犯婦張氏作速上堂投鐵練凡上鑑然有聲張問故初猶不言以銀賄之方曰某姬之父母在縣告身死不明事也張愈恐私念我丈夫在家則一切事讓他抵當何至累我一婦人出乖露醜堂上受訊耶方

深悔從前待夫之漸御妾之暴行事之談女身之無用自怨自恨間忽有戚曰帽踉蹌奔呼而至者曰軒轅相公到蘆溝橋暴病死矣我聊失也故來報信張氏大慟不能言諸捕役曰他家有喪事我輩且去張氏成服治喪未數日捕役又至張氏乃招訟師謀緩其獄典粧奩賣屋賄書差捺擱此案訟事小停家已蕩然日食不周矣前媒嫗又來曰夫人一苦至此又無公子可守奈何張心動取生年月日命瞎姑算之瞎姑曰命犯重夫穿金戴珠張氏語媒嫗曰改嫁命也我敢違命乎但我自行主婚必須我先一見所嫁者而後可嫗引一美少年

盛餚與觀曰此某公子也候選員外郎張大喜摒擋衣飾未滿七七即嫁少年方合巹忽房內一醜婦持大棒出罵曰我正妻大奶奶也汝何處賤婢敢來我家爲妾我斷不容直前痛毆之張悔被媒紿又私念此是我當日待妾光景何乃一旦身受此慘報復之巧殆天意耶飲泣不能聲諸賓朋上前勸醜婦去曰且讓郎君今日成親有話明日再說于是諸少年秉花燭引張氏入卧室甫揭簾見軒轅生高坐床上大驚以爲前夫顯魂暈絕于地哭訴曰非我負君實不得已也軒轅生笑撫手曰勿怕勿怕兩嫁還是一嫁抱上床告以自始至終中

馬老師之計張初猶不信繼而大悟且恨且慚于是修德改行卒與其村婦同爲賢妻

風水客

袁文榮公父清崖先生貧士也家有高曾未葬諸叔伯兄弟無任其事者先生積館穀金買地營葬叔伯兄弟又以地不佳時日不合將不利其房爲辭咸挺拗之先生發憤集房族百餘人祭家廟畢持香禱于天曰朽葬高曾有不利于子孫者惟我一人是承與諸房無礙衆乃不敢言聽其葬葬三年而生文榮公公面純黑頸以下白如雪相傳爲龍轉世官至大學士文榮公葬子陛

升將裴公葬于風水之說常州有黃某者陰陽名家也一時公卿大夫奉之如神黃性迂怪又故意狂傲自高其價非千金不肯至相府既至則擲碗碎盤以爲不屑貪也折屋裂帳以爲不屑居也陞升貪其術之神不得已曲意事之慈溪某侍郎墳在西山之陽子孫衰弱黃說裴買其明堂爲葬地立券勘度畢從西山歸已二鼓矣入相府見堂上燭光大明上坐文榮公烏帽絳袍旁二僮侍如平生時陞升等大駭皆俯伏文榮公罵曰某侍郎我翰林前輩汝聽黃奴指使欲奪其地昔汝祖葬高僧是何等存心汝今葬我是何等存心某不敢答公

又怒睨黃叱曰賊奴以富貴利達之說誘人財壞人心術比娼優媚人取財更爲下流令左右掌其面二人皆惕息不能聲文榮公立身起滿堂燈燭盡滅了無所見次日陛升面色如土裴所立旁邊地下其侍郎家黃受唾處滿身白蟻緣領嚙襟拂之不去人乃悉變爲虱終黃之世坐卧處虱皆成把

呂兆鰲

呂公兆鰲紹興八年以進士爲陝西韓城令嚴冬友待饋與亥好閒話間問公名兆鰲義實何取曰曰我前生乃北通州陳氏家馬也花白色鬣長三尺餘陳氏畜我有

恩一日者我在厩中聞隣氏婦生產三日胎不得下其
戚某曰此難產之胎必得某穩婆方能下之可惜住某
村隔此三十里一時難致奈何又一戚曰遣奴騎長厮
馬去立請可來言畢果一蒼頭奴來騎我我固念平日
食主人芻豆今主母有急是我報恩時即奮厲行過一
澗絶險兩崖相隔丈許紆其途原可緩到而一時救主
心切遂脫身躍起跌入深崖中臀扑而死蒼頭以抱我
背故不觸崖巖轉得不死我死後登時見白鬚翁引我
至一衙門見扁牓神上坐曰此馬有眞心亦人且難得
而況畜乎差役書一牒若古篆文袖置我袖上曰押送

他一好處遂由冉而升不覺已入輪囘爲紹興呂氏家兒周歲後頭上髮猶分兩處如馬鬃鬖鬖然故名兆鳳也

張又華

安慶生員陳度寄就館于淮寧重九登高出南門過一墓若有青煙起者諦視之覺冷風吹來毛骨作禁踱館中夜夢至僧舍明窗淨几竹木蕭然東壁上松江箋一小幅上有詩題是牡丹首句云東風吹出一枝紅意不以爲佳視紙尾署張又華三字正把玩間有推門入者瞪眼而紅鼻身甚矮年四十餘曰我卽張又華也汝住

此讀我詩何以有輕我之意陳曰不敢解釋良久紅鼻者自指其面曰汝道我人耶鬼耶陳曰君來有冷氣殆鬼也曰汝以我爲善鬼耶惡鬼耶陳曰能吟詩當是善鬼紅鼻者曰不然我惡鬼也即前攫之冷氣愈甚如一團冰沁入心坎中陳避竹榻旁鬼抱持之以手招其外腎痛不可忍大驚而醒腎囊已腫如斗大矣從此寒熱往來醫不能治遂卒館中淮安令爲之殮殮義甚篤然心終疑是何寃譴偶問邑中老吏汝知此間有張又華乎曰此安慶府承發科吏書也死已二年平生罪惡多端而好作歪詩某曾記識之赤紅鼻短身材死葬在南

門外即陳所吹冷風處也

官癖

相傳南陽府有明季太守某歿于署中自後其鬟不散每至黎明發黠時必烏紗束帶上堂南向坐有吏役叩頭猶能領之作受拜狀日光大明始不復見雍正間太守喬公到任聞其事笑曰此有官癖者也身雖死不自知其死故耳我當有以曉之乃未黎明即朝衣冠先上堂南向坐至發黠時烏紗者遠遠來見堂上已有人占坐不覺趑趄不前長吁一聲而逝自此怪絕

鑄文局

句容楊璞芳康熙某科解元也場中題是暨如為山一節出場後覺通篇得意而中二股有數語未愜夜夢至文昌殿中帝君上坐旁列爐灶甚多火光赫然楊問何為旁判官長鬚者笑曰向例場屋文章必在此用丹鑪鼓鑄或不甚佳者必加炭火鍛煉之使其完美方進呈上帝楊急向爐中取觀則已所作場屋文也所不愜意處業已改鑄好矣字字皆有金光乃苦記之一驚而醒意轉不樂以為此心切故耳安得場中文如夢中文耶未幾貢院中火起燒試卷二十七本監臨官按官號命弟子入場重錄原文楊入場照依夢中火爐上改鑄文

染坊椎

孝亭民陳某有一妻一妾妻無子而妾生子妻妬之伺妾出外腊投其子于河隣有開染坊婦在河中椎衣見小兒泛泛然隨流來哀而救之抱兒入室哺以乳粥忘其敲衣之椎尚在河也陳妻雖沉兒猶恐兒不死復往河邊察視不見兒但見椎浮在水笑曰吾洗衣正少此物遂取歸懸之床側亡何有偷兒夜入室攫其被陳妻驚喊偷兒急取床邊椎擊之正中腦門漿潰而死陳氏旦報官取驗兒器乃天生號染坊椎也拘染坊人訊之

其妻備述抱兒棄椎之原委官乃取其兒還陳氏而另緝正兇

血見愁

吳文學耀廷少遊京師寓徽州會館館中前廳三楹最宏敞旁有東西廂亦頗潔淨最後數椽多栽樹木有李守備者先占前廳吳因所帶人少住東箱中守備懸刀柱間刀突然出鞘吳驚起視刀守備曰我曾挂此刀出征西藏血入甚多頗有神靈每出鞘必有事今宜祭之呼其僕殺鷄取血置燒酒洒刀而祭曰正午吳望見後屋有黃色衣者踰墻入心疑白晝賊往搜無人晚憩服

花笑曰我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耶須臾有細試客范某攜行李及其奴從大門入曰我亦徽州人到此覓棲息所吳引至後房曰此處甚佳但墻低外即市街慮有賊匪夜宜慎之范視守備刀笑曰借公刀防賊守備解與之秉燭而寢未二鼓范見墻外一藍衣人開窺入范呼奴起奴所見同遂拔刀斫之似有格鬬者奴盡力揮刀良久覺背後有抱其腰而搖手者曰是我也勿斫勿斫聲似主人奴急放刀回顧燭光中范已渾身血流奄然仆地矣吳與守備聞呼號聲往視之得其故大駭曰奴殺主人律應凌遲范奴以救主之故而爲鬼所弄奈何

盂趁其主人之未死取親筆爲信以覓奴罪急取紙筆與范范忍痛書奴誤傷三字未畢而血流不止吳之舊頭某喈曰墻下有草名血見愁何不採傅之如其言范血漸止竟得不死吳與守備念同鄉之情共捐貲助其還鄉未半月吳舊頭潛于墻下有大掌批其頰曰我自報冤與汝何干而賣弄血見愁耶視之卽藍衣人也

龍陣風

乾隆辛酉秋海風拔木海濱人見龍鬬空中廣陵城內外風過處民間簸揚篩箔及所晒衣物吹上半天有裊裊者八盤十六碟隨風而去少頃落于數十里外李姓

家肴果擺設絲毫不動尤奇者南街上清白流芳牌樓之左一婦人沐浴後簪花傅粉抱一孩移竹榻坐于門外被風吹起冉冉而升萬目觀望如虎邱泥偶一座少頃沒入雲中明日婦人至自邵伯鎮鎮去城四十餘里安然無恙云初上時耳聽風響甚怕愈上愈涼爽俯視城市但見雲霧不知高低落地時亦徐徐而墜穩如乘輿但心中茫然耳

彭楊記異

彭兆麟掖縣人同邑增廣生楊繼菴其姑丈也兆麟業儒年二十餘病卒越數年楊亦卒後有高密人胡邦翰

者與彭楊素未謀面因其仲兄久客于遼往尋遊學至兆麟館留與同居凡兩月餘治裝欲歸謂兆麟曰今歸將赴郡應試可為君作寄書郵兆麟曰昨已將家書付便矣如至掖縣第代傳一口信可也及將行又曰去此百餘里余姑丈楊繼菴在彼設帳授徒頗便道代為致候胡因往又一見繼菴焉比赴郡試至彭家言其與兆麟及繼菴相見顛末其家人因二人死已二十年以胡為妄胡曰彼曾為予言巷口關帝廟壁有手迹遺書試往廟中發壁閱之與遼館所書筆跡不殊復憶別時曾告以其妻及二女乳名兆麟妻賈氏年已四十

餘二女已嫁非親黨無知者乃與胡言一一相符其家方信而胡亦始知其所遇之皆鬼也胡是年入泮未幾亦亡後數年又有自遼東來者兆麟寄一馬追其死時所服衣來其家愈驚絶之不受先是兆麟疾革謂其家曰我死勿殮可得復活既死家人以爲亂命遂不論竟殮焉葬三日家人見其墓穿一孔如有物自內出者其年下窓某姓不知兆麟之已死延兆麟于家教其幼子歷八九載從不言歸後某子將赴郡應試强與之俱抵郡城馬邑地方謂某子曰此處有葭莩親子就便往視之汝先行至郭外候我某子至所約處久待不至日漸

骨投宿他所旦至師家口稱弟子某其家猶謂其生時曾拜門墻者詢之方知事在死後相與駭怪莫知所以其徒涕零而別豈兆麟之客遼東即從此而去耶此乾隆三十八年事貴池令林君夢鯉所言林故人也

冤鬼戲臺告狀

乾隆年間廣東三水縣前搭臺演戲一日演包孝肅斷烏盆淨方扮孝肅上臺坐見有披髮帶傷人跪臺間作申冤狀淨驚起避之臺下人相與譁然其聲達於縣署縣令某着役查問淨以所見對縣令傳淨至囑淨仍如前裝上臺如再有所見可引至縣堂淨領命行事其鬼

果又現淨云我係僞作龍圖不若我帶汝赴縣堂求官申寃鬼首肯之淨起鬼隨之至堂令詢淨鬼何在淨答鬼已跪犀下令大聲喚之毫無見聞令怒欲責淨淨見鬼起立外走以手作招勢淨稟令令即着淨仝皂役二名尾之視往何處滅即誌其處淨隨鬼野行數里見入一塚中塚乃邑中富室王監生葬母處淨與皂將竹枝插地誌之回縣覆令令乘輿往觀傳王監生嚴訊監生不認請開墓以明已寃令從之至墓開未二三尺即見一屍顏色如生令大喜問監生監生呼寃云其時送葬人數百共覩下土並無此屍即有此屍必不能盡掩衆

曰數年來何默默無聞必待此淨方白耶令蹇其言復問汝視封土畢歸家否監生曰視母棺下土後即返家以後事皆土工爲之令笑曰得之矣速喚衆土工來見其狀貌兇惡喝曰汝等殺人事發覺矣毋庸再隱衆土工大駭叩頭曰王監生歸家後某等皆歇茅篷下有孤客負襆來乞火一夥伴覺其囊中有銀與衆共謀殺而瓜分之即舉鐵鋤碎其首埋王母棺上加土填之竟夜而成壙王監生喜其速成復厚賞之並無知者令乃盡致之法相傳衆工埋屍時自夸云此事難明白如要得申冤除非龍圖再世鬼聞此言故藉淨扮龍圖時便來

奇鬼跟生背上

費密字此度四川布衣有大江流漢水孤艇接殘春之句爲阮亭尚書所稱薦與楊將軍名展者從征四川過成都寓察院樓中人相傳此樓有怪楊與李副將俱不信拉費同宿費不能無疑張燈按劍端坐帳中三鼓後樓下橐橐有聲一怪躡梯而上燈下視之有頭面無眉目如枯柴一段直立帳前費拔劍斫之怪退縮數步轉身而走有一眼覷生背上長尺許金光射入漸行至楊將軍臥所揭其帳轉背放光射之忽見將軍兩鼻孔中

亦有白氣二條與怪所吐之光相爲抵拒白氣愈大則金光愈小旋滾至樓下而滅楊將軍終不知也未幾又聞梯響怪仍上樓趨李副將所副將方熟睡鼾聲如雷戮以爲彼更勇猛尤可無虞忽聞大叫一聲視之七竅流血死矣

新齊諧

新齊諧卷十二

隨園戲編

掛周倉刀上

紹興錢二相公學神仙煉氣之術能頂門出元神徧歷十洲三島所遇諸魔不一而足或惡狀猙獰或妖嬈艷冶錢俱不為動如是者十年一日諸魔聚而謀曰再遲一月逢甲子日錢某大道成矣我輩作速下手衆以為然趁其打坐時牽抱手足放大甕中壓之雲門山脚下是夕錢家失去二相公遍尋無踪以為真仙去矣半年後月明中見二相公坐花園高樹上大呼求救乃取梯

扶下問其故自言為魔所窘幸平生服氣有術故不致
凍餒而死問何以得歸曰某月日我在甕中有紅雲一
道伏魔大帝從西南來我大聲呼冤且訴諸魔惡狀帝
君曰作祟諸魔誠屬可惡然汝不順天地陰陽自生自
滅之理妄想矯揉造作希圖不死是逆天而行亦有不
合顧謂一將曰周倉汝送他還家周將聞唯唯用長丈
餘所持刀亦長丈餘取紅繩縛我刀上掛此樹頂而去
我亦不料即我家園樹也二相公自後隨行逐隊飲酒
御內不敢復學神仙術矣

驅雲使者

宣化把總張仁奉緝私鹽過一古廟將投宿焉僧不可
曰此中有怪張恃其勇竟往設帳吹燭卧至二鼓滿室
盡明張起怒喝燈光外移追之見神燈萬盞投松下而
滅明早往探松下有大石洞張命卒入持鈎搏之得大
錦蛇中裹一屍口吐白烟三日四臂似僧非僧張知爲
怪聚薪焚之後三日白晝坐有美少年盛服而至曰我
天上驅雲使者以行雨太多違上帝令謫下凡間藏形
石洞中待限滿後依舊上天偶于某夜出遊恩露神怪
是我不知韜晦原有不是然汝燒我原身亦太狠矣我
現在棲神無所不得已借王子晉侍者形驅來與汝索

吵汝作速召某道士持諦靈飛經四十九日我之原身猶可從火中完聚汝本命應做提督一品官以此事不良上帝削籍只可終于把總矣張唯唯聽命少年騰空而去後張果以把總終

吾頭豈白斫者

蔣心餘太史修南昌府志夜夢段將軍來拜見一偉丈夫兜牟戎服义手不拔披其頭罵曰吾頭豈白斫者蔣驚醒知有冤抑查新志並無其人查舊志有段將軍乃史閣部麾下副將死于揚州者急爲補入忠義傳中

石言

呂蓄建寧人讀書武夷山北麓古寺中方晝陰晦見牀
砌上石盡人立寒風一過窗紙樹葉飛脫著石粘挂不
下簷丸亦飛著石上石皆旋轉化爲人窗紙樹葉化爲
衣服瓦化冠幘頎然丈夫十餘人坐踞佛殿間清談雜
論娓娓可聽呂怖駭掩窗而睡明日起視毫無踪跡午
後石又立如昨數日以後竟成泛常了不爲害呂遂出
與接談問其姓氏多復姓自言皆漢魏人有二老者則
秦時人也所談事與漢魏史書所載頗有異同呂甚以
爲樂午食後靜待某來詢以託物幻形之故不答問何
以不常住寺中亦不答但答語曰呂君雅士今夕月明

我共來角武以廣君所未見是夜各携刀劍來有古兵器不似戈戟而不能强加名者就月起舞或隻或雙飄瞥神妙呂再拜而謝又一日告呂曰我輩與君周旋日久情不忍別今夕我輩皆託生海外完前生未了之事當與君別矣呂送出戶從此闃寂呂悽然如喪良友取所談古事筆之于書號曰石言欲梓以傳世貧不能辦至今猶藏其子大延處

鬼借官衙嫁女

新建張雅成秀才兒時戲以金箔紙製盒用鸞笄等物藏小樓上獨製獨玩不以示人忽有女子年三十餘登

樓求製紙釧步搖數十件許以厚謝秀才允之問安用此曰嫁女奩中所需張以其戲不之異也明日女來告張曰我姓唐東隣唐某爲某官我欲倩郎君求其門上官銜對條一紙借同姓以光蓬蓽張戲寫一紙與之次夕紙釧數足女攜餅餌數十錢數百來謝及旦視之餅皆土塊錢皆紙錢方知女子是鬼數日後半夜山中燭光燦爛鼓樂喧天村人皆啟戶遙望以爲人家來卜葬者近視之人盡披紅插花是吉禮也山間萬塚素無居人好事者欲追視之相去漸遠惟見燈籠題唐姓某官銜字樣方知鬼亦如人間愛體面而崇勢利異哉

雷祖

昔有陳姓獵戶畜一犬有九耳其犬一耳動則得一獸兩耳動則得兩獸不動則無所得日以爲驗一日犬九耳齊動陳喜必大獲急入山自晨至午不得一獸方悵悵間犬至山凹中大叫將足跼地顛其頭若招引狀陳疑掘之得一卵大如斗取歸置几上次早雷雨大作電光繞室陳疑此卵有異置之庭中霹靂一聲卵豁然而開中有一小兒面目如畫陳大喜抱歸室中撫之爲子長登進士第即爲本州太守才幹明敏有善政至五十七歲忽肘下生翅騰空仙去至今雷州祀曰雷祖

鎮江某仲

某仲鎮江人兄弟三人伯無子仲有子七歲看生元燈失去不知所往仲悶甚攜貲貿易山西並冀訪子耗去數載未歸飛語謂仲已死仲妻不之信乞叔往尋伯利仲妻年少可醫詭稱仲亟柩已真旅櫬將歸勸仲妻改適仲妻不可蒙麻素于髻爲夫持服伯知其志難奪潛與江西賈人謀得價百餘金令買仲妻去戒曰箇娘子要强取黑夜命與來見素髮者挽之去速飛棹行也歸語其妻意甚自得伯故遲去仲妻見伯狀如有變甫黑即自經于梁懸絕作聲伯聚聞之奔救恐虛所賣金也

抱持間仲妻素髻墜地伯妻髻亦墜適賈人轎至伯妻急走出迎摸地取髻悞帶素者賈人見素髻婦不待分辨徑搶以行伯歸悔無及懊不能解仲自晉歸塗如廁見布袱裹五百金在地心計此必先登厠者所遺去應不遠盍俟諸未幾遺金者果至遂與之其人感德分以金不受乃邀仲偕行數日抵其家具雞黍命一子一女出拜仲視其子宛然已子也問之良是蓋仲子失去時為人所賣遺金者無子買為已子十餘年矣仲持之泣下遺金者曰若攜子去我女即許汝子為婿婦仲歸將渡江見一人落于水呼救無應者棄擲其資仲憮然亟

呼曰孰首救者我葬以金救起視之是季弟也季承嫂命尋仲伯并利其死曩之落水有撈之者伯所使也仲知其情攜弟與子歸入門伯見之亡去

銀陶世走歸原主

夏鎮屬滕縣有蔣翁者勤儉成家生一子失教長而遊蕩家漸落蔣翁以為憂有關帝廟瞎道士河南画始入素與蔣翁語乃私攜五百金囑道士云語子不肖諒不能守業後日必為餓莩今以此金付汝我死後俟其改悔以此濟之倘終不悛汝即以此金修廟道士應允藏金五鍾上覆破磚埋殿後無有知者後數月翁死子益

無恙家業盡廢婁歸外家至無棲身之地次游絕跡始萌悔念道士時周郵之蔣亦漸習捺作道士見其改過乃告以其父遺金將掘出畀之及搆鐵至藏金處遍覓已失所在相與大駭蔣歸告其匪類因共譁然嗾控于官官訊之道士不諱官斷賠償道士罄其蓄猶不滿十分之二里人多不直道士道士遂舍廟去嘗遊數年過直隸蓮池禪寺掛單將行值寺僧爲某觀察公誦壽生經作佛事有老僕抱公子戲于山門公子遽牽道士衣投懷不捨家人不能解因命道士抱送公子歸觀察厚贈道士遣去而公子啼哭追之不得已留道士于後園

小庵飲食之一日道士欲誦經爲觀察公子祈福需木魚鐘磬家人以破磬付之道士驚云此我之磬也家人白其主詰之道士云磬覆瓦罅內貯五百金問安所得金乃具述蔣翁遺金之事觀察恍然知其子爲蔣翁轉世此金即翁所藏而走歸原主者也告以生此子三日掘地埋胞衣因得此金以無所用付之衍肆中取息已五年矣憐道士之無嗣受賂且與其兒有宿緣因以此金予母贈道士並遣使送歸夏鎮致書於滕邑令將此事鐫石以紀之

八熊

浙商某販洋為生同伴二十餘人被風吹至一海島因結伴上島閒步走里許遇一人熊長丈餘以兩手圍其伴愈圍愈逼至一大樹下熊取長籐將人耳逐個穿通縛樹上乃跳去諸人俟其去遠各解所佩小刀割斷其籐趨奔回船餓見四熊擡一大石板板上又坐一熊比前熊更大前熊仍跳躍而來狀若甚樂者至樹側見空籐委地悵然如有所失石板上熊太怒叱四熊舉起毆之立斃而去衆在舟中望之各驚喜以為再生山塗叟某耳孔有一洞沈君萍如戚也問其故歷歷言之如此

繩拉雲

山東濟寧州有役王廷貞術能求雨常醉酒高坐本官案桌上自稱天師刺史怒之笞二十板未幾州大旱禱雨不下合州紳士都言其神刺史不得已召而謝之良久許諾令閉城南門開城北門選屬龍者童子八名待差使搓繩索五十二丈待用已乃與童子齋戒三日登壇持咒自辰至午雲果從東起重疊如鋪綿王以繩擲空中似上有持之者竟不墜落待繩擲盡呼八童子曰速拉速拉八童子竭力拉之若有千鈞之重雲在西則拉之來東雲在南則拉之來北使繩如使風然已而大雨滂沱水深二尺乃牽繩而下每雷擊其首輒以羽扇

遮闌雷亦遠去闢後隣縣苦旱必來相延王但索飲不受幣且曰一縣之受法便不靈每求雨一次則家中親丁必有損傷故亦不樂爲也則史卽蓋並林親家並林爲余言

燒狼筋

蓋府有狼筋一條凡家中失物燒之則偷者手足皆顫有女公子失金釵一隻不知誰偷乃齊奴婢姆媼數十人取筋燒之數十人神氣平善了無他異但見房門布簾閃顫不已揭視之釵挂其上蓋女公子走過時釵爲簾所勾留耳

王老三

江西陶悔菴行五妻某氏偶與姑口角忽騰身而坐屋瓦上大笑不止再三招之始下口作北京男子音曰我天津衛王老三誰人不知年一百三十歲矣從北遷南住此已七十年此屋是翰林蔣士銓故居我猶見其初生時也家人聞之大駭問汝鬼耶狐耶曰我非鬼非狐乃半仙也我所住處被汝家五爺拆毀使我無安身之所我權立瓦簷七日既凍且餓不得不借寓你家娘子身上速買麵來療飢與之麵一啖五斤五爺者悔菴也問五爺並未拆房何得云爾曰所拆者東廂庭柱下是

也先是悔菴得古錢千文欲其生青綠故掘柱下埋之不知即此怪所居問既惱五爺何以不附五爺身上曰彼手內有印我畏之故不敢悔菴因而自視其手有紋正方平素亦不自知也陶太夫人責之曰汝既自稱半仙便當知男女有別何以纏擾我家娘子某氏即作男子揖狀曰我自知非禮但不附你家娘子身上恐所求不遂因知男女有別故我夜間不許他睡教他張着眼所以避嫌疑也且我高年修道豈復再有邪念耶問何所求曰送我還居問作何送法曰請五爺用有印之手用紅紙寫王三先生之神位貼向東湖水邊松樹上則我

去矣如其言又曰我尚需衣冠才去乃向紙店買紙衣冠焚之又大笑曰我布衣也並未入學又未捐官何必用此金頂帽哉速換速換視店中紙冠果有金頂乃去之悔菴親持紙牌送貼東湖松樹上聞空中呼謝者再從此家中平安問其妻曰我與姑口角時忽見空中有短而髯者以手提我至頂上此後我不知矣怪在家作鬧時人問休咎有中有不中問多則不答曰我答何難但你輩亦須哀憐娘子省費些中氣閒亦作詩數句文理粗俗末落款但云王三先生高興六字而已

擇風水賈禍

湖南孝感縣張息村明府塋先人于九嶷山事畢別買隙地五畝許將造宗祠工人動土豎柱得一朱棺蓋已朽壞中露一尸骷髏甚大體骨長過中人脛貫三鐵釘長五六寸腰右鐵索環繞數匝工人不敢動告知明府一時賓客盡勸掩埋另擇豎柱之所張不可曰我用價買地本非强占且風水所關尺寸不可移此古墓也可以遷塋乃自作祭文具牲牢祭之祭畢仍令遷棺工人鍬方下遽仆地噴血罵曰我唐朝節度使崔洪也以用法過嚴軍人作亂縛我釘死國家衰亂不能爲我洩忿訴凶塋此八百餘年張某何人敢擅遷我墓必不能相

恐也言畢工人起而張明府病矣諸賓客輩爲祈請病竟不減旦歸數日而卒

飛僵

潁州蔣太守在直隸安州遇一老翁兩手時時顫動作搖鈴狀扣其故曰余家住某村村居僅數十戶山中出一僵尸能飛行空中食人小兒每日未落羣相戒閉戶匿兒猶往往被攫村人探其穴深不可測無敢犯者聞城中某道士有法術因糾積金屑往求捉怪道士許諾擇日至村中設立法壇謂衆人曰我法能布天羅地網使不得飛去亦須尔輩持兵械相助先需一噉大人入

其穴衆人莫敢對余應聲而出問何差遣法師曰凡僵尸最怕鈴鐺聲尔到夜間伺其飛出即入穴中持兩大鈴搖之手不可住若稍歇則尸入穴尔受傷矣漏將下法師登壇作法余因握雙鈴候尸飛出儘力亂搖手如雨點不敢小住尸到穴門果猙獰怒視聞鈴聲垣頂遶巡不敢入前面被人圍住又無逃處乃奮手張臂與村人格鬬至天將明仆地而倒衆舉火焚之余時在穴中未知也猶搖鈴不敢停如故至日中衆大呼余始出而兩手動搖不止遂至今成疾云

兩僵尸野合

有壯士某客于湖濱獨居古寺一夕月色甚佳散步門外見樹林中隱隱有戴唐巾飄然來者疑其爲鬼旋至松林最密中入一古墓心知爲僵尸素聞僵尸尖棺上蓋便不能作祟次夜先匿于樹林中伺尸出將竊取其蓋二更後尸果出似有所往尾之至一大宅門外其上樓窗中先有紅衣婦人擲下白練一條牽引之尸攀援而上作絮語聲不甚了了壯士先回竊其棺蓋藏之仍伏于松深處夜將闌尸匆匆還見棺失蓋窘甚徧覓良久仍從原路踉蹌奔去再尾之至樓下且躍且鳴嗚嗚有聲樓上婦亦相對嗚嗚以手搖拒似訝其不應再至

者雞忽鳴尸倒于路側明早行人盡至各大駭同往樓下訪之乃周姓祠堂樓停一柩有女僵尸亦卧于棺外衆人知爲僵尸野合之怪乃合尸于一處而焚之

鬼幕賓

毘陵王生年四十餘遊幕關中時虛葊莊公知屋盩縣事延至幕中是年秋與署中友暨莊逵吉諸人同至城隍廟看菊皆無佳者王生偶拾一枝道僕送歸逵吉阻之以爲神前之物不可輕動王戲曰某一生直道神明必不見怪如欲加譴責我爲之代辦公事一二件何如明年三月三日王生無疾而終各以爲駭更餘忽醒曰

予獨坐見一使者持一名柬至邀余即同步出門外登輿行里許至城隍廟神降階迎行賓主禮曰先生折我菊花許我辦案茲有某縣積案遲延日久尚未審結奉邀先生一商少頃吏捧積年案卷至主人退出余閱諸情節皆屬易辦惟有悞勾某罪人一案余批云骨肉未寒猶可還陽否則東嶽行查撤至城隍將受處分矣神出視大喜云先生所見甚合我意茶罷仍送至丹墀曰尚有一事奉托如晤包少府渠承辦工程木料日內可到矣余唯唯別出登輿而歸取床頭青蛺三百犒其從者而醒越三日仙遊大水木料皆出黑口鎮矣包少府

者龍泉同知包某也至今人呼王生爲鬼慕賞

雷震墓妖

嚴陵宋淡山於乾隆丁亥夏見遂安縣民家雷震其屋須臾天霽一無所損惟室中恒有臭氣旬日後諸親友以㡀蒲之戲環聚于庭天花板內忽有血水下滴敬板視之見一死蝦蟇長三尺許頭戴騶纓帽脚穿烏緞靴身著元紗褙褡宛如人形方知雷擊者卽此蝦蟇也

夢中破案

曹州劉姓以典當爲業廣城張某爲經理其事已二載矣少有蓄積歲暮欲歸主人留至元旦乘二青騾去相

訂上元日返曹州至期不至劉因遣人促之來至其家則云未嘗歸也兩家致訟控至撫按勒限㑹緝捕拏延至六月矣公差惶遽無措一夕訪于城南見有老人偕一年少相謂曰月色甚佳何不向涼亭一行曹州南城十數里舊有涼亭公差私議二人于此時往倘城門閉何由而入心異之遂先至彼相伺未幾二人果至聽所言皆隣里閒瑣事有頃少年忽云城內劉姓事至今未明尔心竊計乃西門外眞餅孫姓利其財物因而害之也翁問故少年云餅店在此已數載今春倏閉是以疑之翁叱云此事大有干係何得妄語意甚拂然旋云夜

深可歸矣公差尾其後行甚速至南城門已閉見二人從門隙入差亟呼司閽啟鑰入城則兩人尚在前行至小街少年與翁別入門門亦未啟也復隨翁行二十餘家亦未啟扉而入差大驚扣其戶半晌翁出持紙撚披衣極困倦之狀差曰適間與少年涼亭看月何遽睡耶翁神色遲疑曰看月有之乃夢中事也差復脅之往詣少年少年出亦如翁狀乃拘入縣署述夢中語次早遣二人至某村跡孫姓所居則青騾宛繫門首也因鎖拏到縣一訟而服遂起贓問抵償焉此乙巳夏間事曹州守吳忠詔向爲綏德州牧與嚴道甫善告道甫也

雍正初年伍相國爲盛京將軍送馬五百匹詣黑龍江將至不數里忽一馬振鬣長嘶衆馬隨之至江口盡躍入水化而爲魚嚴道南館德州盧氏時盧有戚羅姓偶以二百錢買一鷺帶至濟南感試到時鷺價甚貴有以五百文售之者羅忽動牟利之念憶家有園地十五畝若賃錢買鷺可獲三倍之利試舉回家售地得價四出買鷺得三百餘隻復駈以往行二日至齊河過城外長橋有頭鷺帶鈴者引頸長鳴振翼而飛衆鷺相率以上觀者數十人擊拍手須臾之間望之如白雲一片隨

風而滅羅悔恨交集無可奈何搜索囊中尚餘前次買
鬻錢數百文作盤費以歸自嘆祖遺園地化鶴而去矣

譯鬼

乾隆四十九年杭州牛山陸家脾僕河中淌一浮屍來
村民霍茂祥素行善事爲斂錢買棺殮諸市上夜夢藍
衣人來曰我臨平人張某教館爲業不幸失足落水蒙
君殯我無以爲報我能預知休咎君入試解倘有靈應
須以牲牢謝我君可得香火錢霍醒告之里人果有求
必應不數日香火如雲霍夜又夢張來曰我左耳聾有
來通誠者須向右耳告我于是次日人來祈禱者皆霍

之言多向棺右致祭叫呼似有應聲若村民奔之若狂呼爲靈棺材霍家取香火錢因以致富未幾仁和令楊公路過見燒香者洶洶聚集楊怒其惑衆命焚其棺鬼遂絶

棺床

陸秀才還齡赴閩中暮館路過江山縣天大雨趨店不及日已夕矣望前村樹木濃密瓦屋數間乃往叩門求借一宿主人出迎頗清雅自言沈姓亦係江山秀才家無餘屋延賓陸再三求沈不得已指東廂一間曰此可草創也特煩客入陸見左停一棺意頗惡之又自念平

素胆壯且捨此亦無他宿處乃唯唯作謝其房中原有木榻即將行李鋪上辭主人出而心不能無懼取所帶易經一部燈下觀至二鼓不敢息燭和衣而寢少頃聞棺中窸窣有聲注目視之棺前蓋已掀起矣有翁白鬚朱履伸兩腿而出陸大駭緊扣其帳而千帳縫窺之翁至陸坐處翻其易經了無懼色袖出烟袋就燭上喫烟陸更驚以爲鬼不異易經又能喫烟真惡鬼矣恐其走至榻前愈益諦視渾身冷顫榻爲之動白鬚翁視榻微笑竟不至前仍袖烟袋入棺自覆其蓋陸終夜不眠迨早主人出問客昨夜安否陸應曰安但不知屋左所停

棺內何人曰家父也陸曰既係尊公何以久不安葬主人曰家君現存壯健無恙並未死也家君平日一切逆觀以爲自古皆有死何不先爲演習故處七十後即作壽棺厚糊其裡置被褥焉每晚必卧其中當作床帳言畢拉赴棺前請老翁起行賓主之禮果燈下所見翁笑曰客受驚耶三人拍手大劇視其棺四圍沙木中空其蓋用黑漆綢紗爲之故能透氣且甚輕

砲打蝗蟲

崇正甲申河南飛蝗食民間小兒俘一陣來如猛雨毒箭環抱人而蠶食之頃刻皮肉俱盡方知北史載靈太

后時蠶蛾食人無算眞有其事也開封府城門被蝗塞斷人不能出大祥符令不得已發火砲擊之衝開一洞行人得通未飯頃又塡塞矣

僵尸手執元寶

雍正九年冬西北地震山西介休縣某村地陷里許有未成阬者居民掘視之一家仇姓者全家俱在尸僵不腐一切什物器皿完好如初主人方持天平兌銀右手猶執一元寶握把甚牢

張飛棺

蘇松浦從四川歸云保寧府巴州舊刺史之廳東有張

飛墓石穴至今未閉一朱棺懸空長九尺叩之聲鏗鏗然乾隆三十年有陳秀才某夢金甲神自稱我漢朝將軍張翼德也今世俗譌遞公文遊家兄雲長之諱而反犯我之諱何太不公道耶彼此大笑而寤蓋近日公文改羽遞爲飛遞故也

懊喪糞

常州蔣用菴御史與四友仝飲于徐兆璜家徐精飲饌烹河豚尤佳因置酒請六客同食河豚六客雖負河豚味美各舉箸大啖而心不能無疑忽一客張姓者斗然倒地口吐白沫噤不能聲主人與羣客皆以爲中河豚

毒矣速購糞清灌之張猶未醒五人大懼皆曰宰可服藥千毒未發之前乃各飲糞清一杯良久張竟蘇蜮羣客告以解救之事張曰小弟向有羊兒瘋之疾不時舉發非中河豚毒也于是五人深悔無故而嘗糞且嗽且嘔狂笑不止

借屍延嗣

蕭公文登莒陽湖伊隣施嫗其夫早卒撫其遺腹子某長大娶婁李氏姑媳甚歡年餘媳忽病亡嫗家貧痛媳亡不能再娶以延夫祀呼天籲地次日將殮媳忽從炕上躍起呼姑曰我來做汝家媳婦不要再哭嫗方驚媳

再生喜不自勝其子私語母曰何聲音之不似舊歟也眼光又直視恐非眞李氏再生得毋野鬼憑之爲崇乎隣里皆驚遂環守之三四日中閉目仰臥給湯粥飲啜如常惟姑呼之則應夫與之語則避而不答至七日後方起梳洗畢欲往告姑曰我寧海州某村方氏女也行二年十九歲待聘未字因病死至冥府適汝家李氏媳姊在焉隨有矮鬼無數長鬼一個環跪閽君乞訴求放李氏還陽閽君怒叱將衆矮鬼逐出長鬼責二十板長鬼受責後仍再四哀求云小人父祖以來皆守本分不敢爲惡罪不至于絕嗣妻辛苦萬狀方得娶一媳婦今

又病亡何能有力續娶豈不令一家絕嗣乎乞放媳還陽得生子以延一脉閻君怒稍霽命判官增簿細閱畢向長鬼曰爾媳李氏陽壽已絕不能放還姑念爾世無過惡爾妻又能守節撫孤若令乏嗣無以勸善方氏女雖年命該盡生前亦頗好善可令借李屍復活則爾無媳而得媳矣長鬼拜謝閻君指長鬼告子曰此爾翁也着他領尔借屍還魂生子延祀子遂隨翁到此翁指示子曰此尔姑也將我推跌在地開眼不見翁只見婆婆立我身旁我故只認得婆婆一人餘皆不識也我家父母俱存有一個兄弟年十六歲望遣人告知以免父母

嗚哭姑遣子探訪果如所云告以故其父與弟同至媳家方氏見即相抱而哭父反退縮不敢向前曰聲音與止雖與吾女相像而面貌不同何也女對父泣曰我假李氏體以生非我本來面目喜得再見生身之父與同胞之弟母親忍心不來看我父與弟又疑而不肯相認生不如死矣悲痛間其母遣隣媼來探問女見即呼某媽媽汝從何處來我母亦來看我乎父方撫而慰之叩以往事絲毫不爽始眞信其再生也姑遂欵留其父與弟在家至晚令子與媳同室而處媳辭曰我處女也雖冥蛟已定乞俟吾母來擇吉日成夫婦禮不可苟合親

隣舉稱善父亦喜甚遣其子歸迎母來始合巹焉三年後舉一子予生百日親朋來賀忽向始曰已為汝家傳後有人我壽算久盡要去矣瞑目而逝人相傳冥官破例放歸猶陽官之因公那移云

關神下乩

明季關神下乩壇批某士人終身云官至都堂壽止六十後士人登第官果至中丞　國朝定鼎後其人乞降官不加遷而壽已八十矣偶至壇所適關帝復降其人自以爲必有陰德故能延壽跣而請曰弟子官爵驗矣今壽乃過之益修壽在人雖神明亦有所不知耶關帝大書曰某平生以忠厚待人甲申之變汝肖不死與我何與屈指計之崇正殉難時正此公年六十時也

過太歲煞神禍福各異

徐墦長侍講未遇時赴都會試如廁見大肉塊遍身有眼知為太歲侍講記某書云鞭太歲者脫禍因取大棍與家丁次第笞擊每擊一處則遍身之眼愈加閃爍是年成進士蔣文肅公家中開井得肉一塊方如桌面刀刺不入火灼不燃蜿蜒而動徐化為水是年文肅公卒任香谷宗伯未遇時走田埂上遇一人口含一刀兩手持兩力披髮赤面偃身而過宗伯行未半里見赤面人入葬者之家知是煞神宗伯後登第蘇州唐姓者立孝子坊匾下衣帽中得白紙帖書一煞字如胡桃大是年

其家死者七人

歸安魚怪

俗傳張天師不過歸安縣云前朝歸安知縣某到任半年與妻同宿夜半聞撞門聲知縣起視之少頃登床謂妻曰風掃門耳無他異也其妻認爲已夫仍與同臥而時覺其體有腥氣疑而未言然自此歸安大治獄訟之事判若神明數年後張天師過歸安知縣不敢迎謁天師曰此縣有妖氣令人召知縣妻問曰爾記某年月日有夜撞門之事乎曰有之曰現在之夫非爾夫也乃黑魚精也爾之前夫已于撞門時爲所食矣妻大駭即求

天師報仇天師登壇作法得大黑魚長數丈俯伏壇下天師曰爾罪當斬姑念作令時頗有善政特免汝死乃取大甕囚魚符封其口埋之大堂以土築公案鎮之魚乞哀天師曰待我再過此則釋汝天師自此不復過歸安云

張憶娘

蘇州名妓張憶娘色藝冠時與蔣姓者素交好蔣故巨室花朝月夕與憶娘遊觀音靈岩等山輒並轡而行憶娘素明慧欲托身于蔣而蔣姬媵絕多不甚屬意因與

走百計離間之誣陛以殺拐憶娘不得已假為比邱衣食猶貢于陳蔣更使人娶而絕之憶娘貧窘自縊而亡居亡何蔣早起進啖忽頭暈氣絕至一官衙二弓丁掖之前旁有人呼曰蔣某汝平須六年後始訊何遽至此呼者之面貌乃蔣平日門下奔走士也曾遣以問憶娘者死三年矣蔣驚醒自此精氣恍惚飲食少進有元妙觀道士張某精法律為築壇持咒作禳解法三日後道士曰窺視已到我不審其姓氏試取大鏡澄以明水萬有一女子現形召家人視之宛然憶娘也道士曰吾所能力制者妖孽狐狸之類今男女冤讎非吾所能驅除

竟拂衣去將爲憶娘作七晝夜道場意欲超度之卒不能遂延蘇州名醫葉天士贈以千金藥未至已倾見絨紙白手按驗之或無故自發于地蔣病益增六年而沒蔣氏從孫海園猶藏憶娘小照戴烏紗髻着天青羅裙偏因秀媚以左手簪花而笑爲當時楊子鶴筆也

飛星入南斗

蘇松道儲青岩通天文嘗爲予言宰寶山時六月捕蝗至野田中四鼓起坐仰觀率書役見客星飛入南斗私記之晚書見此災者一月之內當暴亡法宜剪髮寸許東西兩步三匝便可移禍他人爾時我即麾去書役

依法行之居亡何署中司書記者李某無故以小刃剖腹而死我竟無恙李乃我薦卷門生年少能文不料爲我替災心爲悵然余嘗謂韓曰公言占驗之術固神矣然如我輩全不知天文往往夜坐見飛星來往甚多倘有入南斗者竟不知厭勝法爲之奈何曰君輩不知天文者雖見飛星入南斗亦無害余曰然則公又何苦知天文多此一事而自禍禍人耶韓大笑不能答

楊妃見夢

康熙間蘇州汪山樵先生諱俊選陝西興平縣宿馬嵬驛中夢一女子容貌絶世明璫翠羽披牒而言曰妾有

墓地爲人所侵幸明府哀而察之汪驚醒詢土人曰此間惟有楊娘娘墓道唐時改葬後基址原有數十畝寬自宋明以來爲樵牧所侵漸無餘地汪爲清理果有舊碑記在墓側土中題大唐貴妃楊氏墓乃爲別置界石兼買樹百株植其上春秋設二祭焉

曹能始記前生

明季曹能始先生登進士後過僊霞嶺山光水色恍如前世所遊暮宿旅店聞隣家有婦哭甚哀問之曰爲其亡夫作三十周年耳詢其死年月日卽先生之生年月日也遂入其家愍歎某屋某徑毫髮不爽其家環驚共

來審視曹亦凄然淚下曰某書屋內有前向竹櫥數十
株我尚有文稿未終篇者未知猶存否其家曰自主人
捐館後恐夫人見書室而神傷故至今衙閉鎖也曹命
開之則塵埃數寸遺稿亂書宛然具在惟前妻已白髮
盈頭不可復認矣曹以家財分半與之俾終餘年余按
文苑英華白敏中書潤州大雲寺彦武事往記前生爲
杜明福妻騎馬直抵杜家而明福老矣乃說當事取所
藏金釵千頃中施宅爲寺號明福寺與此相類

江南客商

滌齋先生爲諸生時在京師買家衖衙有店號江南客

寓廳屋三間中一間甚潔住者絕少先生居之了無他異一日外出託所親某管其衣物夜睡至三鼓忽室內盡明時並無燈燭所親駭揭帳視之見一長人黑色手提其頭血淋漓對面直立不動呼曰爾何得居此所親狂奔出告店主主人曰此屋素不安靜爾乃必欲居之奈何次日先生歸告之故先生曰此必有鬼欲申冤耳我在此何不現形耶大書一紙向空焚之以為爾果有冤當于今晚赴訴是夕先生復睡未一更所見果如所說但持一血頭跪而不立先生問何人何冤持頭者以手指口竟無一語次日亦不復見先生又常于園中月

下見黑物一團大如沿盆追奔樹下以脚踢之隨脚而滅次日視其靴襪黑如炲煤并足皆黑

荆波宛在

本朝佟國相巡撫甘肅接詔行至伏羌縣夢神呼云速走速走佟不以爲意次晚夢如初且云欲報我恩但記荆波宛在可耳佟驚起亟走三日而伏羌縣沉爲湖卒不解救者爲何神後出巡至建昌野渡有關公廟上書荆波宛在四字佟人拜謁大爲修葺今煥然猶存

馮侍御

馮侍御靜山居京師永光寺西街收遺書屋掘地得黑

漆棺爲改遷之夜夢人投牒訴冤爲時巡西城夢中取牒閱之告劾官捆棺事卽已之姓名也驚醒得疾疾革時夫人聞房中笑語聲以爲病有起色往視之見黑衣人素不相識者坐床上一閃而滅侍御謂天人曰此人吾鄉也曾作運糧守備運餉至京師卒棺厝于永光寺前街僧寺中迫近吾家而吾不知今聞我亦有行期故來相約耳可燒紙錢助其冥資夫人遣人至前街踪跡棺識宛然知先生之終不起也

藥師奴

崑山徐大司寇之子徐冠卿幼時號藥師奴以其曾酖

死一業師也業師周姓號雲核受司寇聘前一日夢巨蟒以口吐紅光逼令嚥之腹痛而醒就聘于徐督冠卿嚴冠卿素佻達答責尤甚冠卿與僕謀置酖于飯食之而卒後冠卿爲翰林不得志詩文多怨誹爲人所搆就鞫刑部見左司楊景震大驚曰吾死矣吾初見時儼然周先生也次日復訊各官俱以司寇之子稍加憐愍楊獨怒鞫批其頰數十下齒左右墜定以斬決獄上即刑楊爲監斬官其家訪之楊景震之生年月日即周先生之死年月日也或告之楊楊大笑曰豈有是哉使吾早知此語轉當屈法以救之矣此與太平廣記載王武俊

事同

莊秀才

通州莊孝廉成戊午舉人少年貌美其佃戶有女悅之竟以成疾臨卒謂其父曰吾爲莊秀才死也吾思嫁莊秀才自念門戶寒賤事必不成故鬱鬱成病今雖死此意當爲致之秀才則目瞑矣其父急告莊莊往視而氣已絕莊赴秋闈遇女子于淮新橋宛然如生入闈一切炊飯煮茶之事見女子身爲執役是年登第每有遠行則女子必至莊怖之爲置神主祭于家書亡妾某氏見女子來拜謝自此絕矣

通州季臬司諱玉鉉丙戌進士少時好煉筆錄忽一日筆于空中書曰敬我我助汝功名李再拜祀以牲牢嗣後文社之事題下則聽筆之所為尤能作擘窠大字求者輒與李敬奉甚至家事外事咨之而行靡不如意社中能文者每謂李作嘆其筆意大類鍾吉士錢吉士者前朝翰林錢禧也李私問筆神答曰是也自後里中人來扶乩者多以錢先生叩之筆神遇題跋落款不書姓名但書藹藹幽人四字李與孝廉成進士筆神之力尤多後官臬司神助之決獄郡中以為神李公乞歸神與

李他出其子弟事神不敬神怒投書作別而去余與李公之子方膺同官交好絕不向余道隻字方膺卒後巢司尚年熊滌齋太史爲余言之并云方膺深諱其事蓋怪神者卽方膺也

僵屍求食

武林錢塘門內有更樓僱更夫擊柝表裏巡邏大衆欵貲爲之由來舊矣康熙五十六年夏更夫任三者巡卷外路過小廟每至二更聞柝聲則有一人從廟中出跟隨提走滿五下則先柝聲入廟如是者屢矣任三疑廟中僧有邪約將伺之爲詐酒肉計次夕月明如晝見其

人面枯黑如腊目睛深陷兩肩掛銀錠而行密室有聲出入如前任三知為僵屍因山門之內停有舊櫬積塵寸許詢諸僧人云其師祖時不知誰何氏所寄厝者也與僧尊語及之其中黠者曰吾聞鬼畏赤豆鐵屑及米子備此三物升許伺其破棺出潛取以繞棺之四周則彼不能入矣任如其言購買三物待夜二更屍復出伺其去遠携燈入視見棺後方板二塊俗語所謂和頭者已揭在地中空空無所有乃取三物繞棺而密洒之事畢徑歸卧頭樓上至五更有厲聲呼任三俞者任問為誰曰我山門內之長眠者無子孫久不得血食故出外

嘗求以救腹餒今爲爾所魘不能入棺吾其死矣可急起將赤豆鐵屑拂去之任懼不敢答又呼曰我與爾何仇何苦爲此虐耶任念與彼解圍之後彼殺我而後入何以禦之終不答雞初號鬼哀懇繼以詈罵久之寂然明日過樓下者見有屍僵卧乃告衆鳴官以屍還諸棺而火焚之一方得寧

僵屍貪財受累

紹興王生某食餼有年村中富家延之爲師因屋宇湫隘適相距里許有新室求售者遂買僦居且曰家中握槽未盡學徒暫館童輩明晨進館先生一夜獨眠能無

懼乎王自負阻壯且新室也優畏之有乃命蓋擡若具引至書齋王周視室內畢復至門前徙倚時已夜矣月色大明見山下烟火熒熒遙往視之光出一白木棺中王念此鬼燐即色宜碧而殷帶微赤得無為金銀氣乎癘鬼襲所載有胡人數輩凶服與禪城外者相人跡之槻中皆黃白也此棺毋乃類是誰無人可攫而取也遂取石堪擊去其釘從棺後推卸其蓋則頎然一屍面青紫而腹膨亨麻冠草履越俗凡父母在堂而子先亡者例以此殮王悵然退縮每一縮則屍一躍再縮而屍驟然起王盡力狂奔屍自後追之王入戶登榻閉

門下鍵端息甫定疑屍已去開窗視之窗欹而屍昂首大喜從牖躍入連扣門不得入忽大聲悲呼三呼而諸門洞開若有啟之者遂登樓王無奈何持木棍待之屍甫上即擊以棍中其肩所挂銀錠散落于地屍俯而拾取王趁其傴僂時儘力推之屍滾樓下旋闖雞啼從此寂無聲聲矣明日視之屍跌傷腿骨橫臥于地遂召衆人扛而焚之王嘆曰我以貪故招屍上樓屍以貪故被人燒毀鬼尚不可貪而況于人乎

宋荔裳受惡土地之累

宋荔裳爲山東臬使族子某素不肖與總兵千七飲博

爲姦于七者前明末年山東土寇降　本朝者也雖爲
綿戎怙惡不悛人以族子事告公公怒曰如此必爲家
門之禍俟其歸將縛至祠堂杖殺之某聞之逃至德州
夜宿土地廟中夢土地神謂曰汝母怖大富貴至矣現
在于七謀反汝可速往京師赴提督處出首且曰某地
中埋有百金可取爲路費族子掘地果得金大喜以怨
其叔故遂赴提督處並訐其叔與于七通謀以故蕭裘
被逮入獄未十日于七果反族子以首報之功受賞蕭
纍纍累入獄旋亦超雪

陸夫人

某方伯夫人陸氏尚書裘文達公之乾女也文達公薨後夫人病夢有大轎在屋瓦上行來前立青衣者呼曰裘夫人命來相請夫人登轎冉冉在雲中行至一大廟正殿巍峩旁有小屋甚潔文達公科頭衣蘭紬袍二童侍几上卷案甚多謂夫人曰知汝病之所由來耶此前生孽也夫人跽而請曰乾爺有力能爲女兒解免否文達公曰此處西廂房有一婦人現臥床上汝往扶之能扶起則病可治否則我亦不能救汝命小童引夫人往西廂房果有描金床施大紅綾褥被褥甚華中臥赤身女屍兩目睜視無一言夫人扶之手力盡僵卒不起歸

告文達公曰汝學難淘可還家托張天師打醮以禳
禳之但天師近日心粗神亦將盡某月日替蘇州顧懋
德家作齋文錯字甚多上帝頗怒奈何夫人驚醒適天
師在京遂以此言告之天師檢顧家齋表稿中果有悞
字法官所寫也心爲驚悸未幾夫人亡天師亦亡天師
名存義顧懋德者辛未進士官禮部郎中

牛頭大王

溧陽村民莊光裕夢一怪頭上生角敲門而進謂曰我
牛頭大王也上帝命血食此方汝塑像祀我必有福應
莊醒告知村農村方病疫皆曰寧可信其有斜錢數十

下起三間草屋塑牛頭而人身者坐焉嗣後疫病盡痊求子者頗效香火大盛如是數年村民周鐵子兒出痘到廟先具牲牢祀神再擲卦大吉周喜許演戲爲謝未數日兒竟死周怒曰我靠兒子耕田養我兒死不如我死率其妻持鋤鈀擁牛頭碎其身毀其廟合村大驚以爲必有奇禍自此寂然牛頭神亦不知何往

水定菴牡丹

江寧二尹汪公易堂訪友古北口路憩水定菴菴中牡丹盛開花大如斗汪近前賞玩菴僧戒勿折花花有妖能爲禍汪素剛笑曰我本不折花既云有妖當折而試

之以手摘之花左右旋轉堅如牛筋竟不能斷取所佩刀截之花未斷而拇指傷血涔涔下注慚且怒以袍袖裹血忍痛不言乃左手捋花頭而右手以刀截其根竟斷一枝歸翁瓶中餉于人曰我今日獲花妖矣將賄藥醫手創細視之並無刀痕袍袖上亦無血迹

烏臺

粤東肇慶府即古端州包孝肅舊治也大堂暖閣後有黑井覆以鐵板爲出入所必經相傳包公納妖于井俗有包收盧放馬成湖之諺謂太守遇盧姓則妖出遇馬姓則井溢也然千百年來亦從無此二姓爲守者署東

有高樓號稱鳥臺俗謂包公聽斷妖鬼皆坐此臺四面
磚石封固啟則為祟凡太守屢任必祀以少牢無敢啟
視者前任安守有管厨人某酒醉登樓顛墜窺之見
臺中有三土坪品字排列如小墳狀中間小樹一株枝
葉綠此外一無他物方瞪視間有黑氣衝起厨人自
樓顛滾跌于地顛汗交作僅能言所見至夕狂叫而死
越日安公暴染瘋狂鞭撲其妻竟至身死又手刃其愛
妾以此落職獲譴越兩任後家弟香亭出守是郡家信
來為言若此余聞而大怒寄信云此說荒唐可也若眞
有其事則樓神不法甚矣斷非包公舊迹弟何不拆而

焚之

見娘堡

順治乙酉　王師破建昌明益王遁去長史劉某吳下人也逆山中不知所往其子夢蕭從吳門赴考歸有志尋親時藩府荒圮莫可踪跡乃禱于圩江張令公祠夢神書石淶二字與之醒而徬徨不知何地遇一尼告曰石淶在閩廣之交阻兵難行幸有曲徑七日可達如其言歷盡危險竟至其地父母依村農姚氏居焉母子相持而泣父已死矣乃持喪奉母而歸所居村名見娘堡名已奇矣尤奇者長史避難時攜家譜一冊自隨戊子

歲其母聞窓窣聲出自篋中以爲鼠也啟視無有開則復然一日見緋衣人數輩冉冉從篋中走出益大驚遒時而孝子至此事載姜西溟文集中韓尚書菼爲之表墓

鬼物塗

乾隆三十九年京師有無賴子韓六毆傷其父刑部審明下獄擬斬侍郎某以所毆非致命處意欲減等發落大司寇秦公奏名今所關理宜正法奉　旨依議遣刑部司獄司李懷中監斬後三日鬼附李身曰稱謝大人已寬我而汝來斬我我死不甘故來索命問者駭然

以爲此鬼糊塗然而李竟不起

鬼勢利

張八郎有所懽婢婚後棄之婢幽怨成疾臨死曰我不饒八郎語畢氣絕忽又張目曰八郎還甚旺不能報仇我捉八奶奶也是一樣未二年八郎夫人竟以產亡

鬼相思

岳州張某號鬼三爺以其行三爲鬼所生故也父某府學廩生妻陳氏有色忽憑妖自稱鄖陽小神白晝現形與之交接張雖同床無故自離若有攜其手足者其家遍請符籙毫無效驗三月後陳氏受胎生子室中羣鬼

啾啾爭來作賀擲下紙錢無數張忽甚將到龍虎山求救于天師忽一日小神眼蹔來汗如雨下語其妻曰吾幾闖禍昨夜入汝隣毛家偷其金盆被他家所挂鍾馗拔劍相逐我懼爲所傷不得已急走將金盆擲在巷西池塘中脫逃來此汝速具酒肴我壓驚次日妻告張張往毛府刺探果失金盆合家喧吵將控官捉賊張止之曰我有法替汝取來作何謝我毛氏大喜曰果得金盆憑君取索張詭作念咒狀良久喚毛氏家人徑往塘所命舀酒者入水取之果得金盆毛延張上座問以何物作謝張笑曰我讀書人不受財帛只須君家收藏書畫

與我一二件足矣其家盡出所藏張選取文徵明芙蓉一幅其家覺謝禮太薄心抱不忿張乃指壁上所挂鍾馗像曰賜此盡奏成兩件何如毛氏唯唯張取歸應空中小神從此永不再來但聞園中樹上鬼哀哭三日人稱鬼相思云

關神世法

康熙癸卯舉人江閩選某縣令丁憂歸將起復時夢有甲士來自稱周倉服飾如今廟中所塑而少年無鬚手持名帖上寫治年家弟關某頓首拜驚醒大笑以爲關帝行此世法未幾選山西解梁知縣往謁武廟旁塑周

倉果少年無鬚者也面貌恍如夢中乃捐俸重修神廟後竟卒於任所江公卽子九太守之叔太守爲余言

鄉試彌封

皖江程叔才名思恭學問博雅註陳檢討四六得名以平時好古不喜時文其師唐赤子太史責之曰科名進身非此不可今歲入場之年汝宜留意因强之誦讀金陳諸大家文程唯唯終非所好四書體註等書臨場並不翻閱康熙戊戌科江南首題舉賢才焉知賢才而舉之次題大哉聖人之道程三場畢自言首篇頗得意唐太史讀之喜曰頗可望魁程急取案頭中庸一看悵然

喪氣嗟曰不中用了我只道大哉聖人之道在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之下故領題出題俱承接此二句今方知是開首第一句則通身犯下矣其不中尚復何言唐亦爲之悼嘆已而榜發竟中第五名唐不解所以得售之故往見主試將採問之主試某故唐公同年一見笑曰今年科場中有笑話兒知否唐問故曰　皇上有密旨謂諸生開節都放在破承領題出題三處今歲將此三處盡行彌封故有程某文字領題出題全行犯下竟中五魁將來磨勘定受參罰奈何唐笑而不言後叔才先生果被吏部磨勘罰停一科

兩汪士鋐

順治間嶽州汪日衡先生元旦夢行天橋會元汪士鋐先生乃改名應之竟終身不第直至康熙某科汪退谷先生中會元榜名士鋐相隔四十餘年日衡先生死久矣孫某記乃祖之言相與嘆造化弄人亦覺無謂

雷擊土地

康熙間石埭令汪以淅素與其友林某交好後林死爲石埭土地神每夜間陰陽雖隔而兩人來往如平生歡土地私謂汪曰君家有難我不敢不告弟告君後恐我難逃天譴汪再三問曰尊堂太夫人分當雷擊汪大驚

號泣求救土地曰此是前生惡劫我官卑職小如何能救汪泣請不已神曰只有一法可救汝速盡孝養之道凡太夫人平日一飲一饌一帳一衣務使十倍其數浪費而暴殄之庶幾滅盡則亡可以善終雷雖來無益也汪如其言其母果不數年而卒又三年天雨雷果至繞棺照耀滿房硫磺氣卒不下破屋而出飛擊土地潮塑像成泥

張光熊

直隸張光熊幼而聰俊年十八居西樓讀書家豪富多婢妾而父母範之甚嚴七月七日感牛郎織女事望星

而坐妄想此夕可有家婢來窺讀書者否心乍動見簾外一美女側身立喚之不應少頃再至前視之非家中婢也問何姓曰姓王問居何處曰君之西隣晨夕見郎出入愛郎姿貌故來相就張喜即與同榻此後每夕必至有家僮伴宿女謂張曰小奴不宜在此可毫令遠宿聽喚再至張遣奴奴不肯曰每夜聞郎君枕蓆間妮軟語疑有別故老主人命奴謂護郎君不敢遠離張無奈何以其言告女女曰無庸將自固是夕奴未睡熟被一物攫去繩縛之挂西園樹上奴哀號求郎主救命女笑曰伊果知罪遠避即赦之如敢漏洩被老主人知

若將倍令受苦奴唯唯即時絕解奴已在地矣居年餘張漸贏瘦其父問奴奴稱郎處無他故而意色漸沮父愈疑自至張齋前伺察聞帳中有婦女聲踢窗直入揭帳無人惟枕角有金簪一枝山查花一朵父念此地從無山查花此必妖魅所致怒將笞張張不得已以實告父爲迎名僧法官設壇禁咒女夜間來哭謂張曰天機已洩請從此辭張亦哀慟臨別問曰尚有相會期乎曰二十年後華州相見從此遂絕張隨襄陳氏登進士第受吳江知縣推陞華州知州而陳氏卒其父在家爲續娶王某之女送至華州官署成婚却扇之夕新人容貌

宛如書齋伴宿之人問其年剛二十歲或曰此狐仙感情欲而託生也語從前事恰不記憶

趙氏再婚成怨偶

雍正間布政司鄭禪寶妻趙氏有容德與鄭恩好甚隆以瘵疾亡臨訣誓曰願生生世世爲夫婦卒之日旗下劉某家生一女生而能言曰我鄭家妻也劉父母大驚以爲怪稍後遂不復語八歲過親戚家路遇鄭家奴騎馬衝其車怒曰汝鄭四也自幼賣身我家何敢見我不下馬鄭奴愕然因訪至劉家見女父母具道生時之異女歸見鄭四因問汝主安否并詢一切妯娌上下奴婢

田宅事歷歷如繪有奴所不知而女悉知者奴歸白之鄭鄭亦至劉家女諦視涕泣絮語良久時鄂西林相公以為兩世婚姻亦太平瑞事勸鄭續娶劉女十四歲即行合巹之禮時鄭年六旬白髮飄蕭隸有繼室女嫁年餘鬱鬱不樂竟縊死袁子曰情極而緣生緣滿而情又絕異哉

童其瀾

紹興童其瀾乾隆元年進士官戶部員外一日值宿衙門與同官數人夜飲忽仰天嗟曰天使到矣披朝衣再拜俯伏同官問何天使童笑曰人無二天何問之有天

有勅書一卷如中書閣誥封雲中金甲八捧頭上而來命我作東便門外花兒閘河神將與諸公別矣言畢泣下同官以為得狂易之疾不甚介意次早大司農海望到戶部童具冠帶長揖辭官具白所以海曰君讀書君子辦事明敏如冇病不妨乞假何必以神怪惑人童亦不辨駕車歸家不飲不食將家事料理三日端坐而逝東便門外居民聞連夜呼騶聲以為有貴官過就視無有花兒閘河神廟中道士葉某夢新河神到任白皙微鬚長不逾中人果童公貌也

鏡山寺僧

錢塘王老廉鼎實余戊午同年少聰穎年十六舉于鄉三試春官不第有至戚官都下留之邸中偶感微恙即屏去飲食日啜凉水數杯語其戚曰予前世鏡山寺僧某也修持數十年幾成大道惟平生見少年登科者輒心艷之又華富之慕未能盡絶以此尚須兩世墮落今其一世也不數日當托生華富家即順治門外姚姓是也君之留我不出都想亦是定數耶其戚勸慰之王曰去來有定難以久留惟父母生我之恩不能遽割乃索紙作別父書大略云兒不幸客死數千里外又年壽短促遺少妻弱息爲堂上恩然兒非父母眞子有弟某乃

父母之眞子也吾父曾憶某年在茶肆與鏡山寺某僧飲茶事耶兒卽僧也時與父談甚洽心念父忠誠謹厚何造物者乃不與之後耶一念之動遂來爲兒兒婦亦是幼年時小有善緣鏡花水月都是幻聚何能久處父幸勿以眞兒視兒速斷愛牽庶免兒之罪戾其戚問生姚家當以何日王日予此生無罪過此滅則彼生不須輪廻越三日巳刻亲水盥漱畢跌坐胡床召其戚歎笑如平時問日午未曰正午曰是其時也拱手作別而逝其戚訪之姚家果于是日生一子家業騾馬行有數萬金

江秀才寄詩

婺源江秀才號愼修名永能製奇器取猪尿胞置黃豆以氣吹滿而縛其口豆浮正中益信地如雞子黃之說有願爲弟子者便令先對此胞坐視七日不厭不倦方可教也家中耕田悉用木牛行城外騎一木驢不食不鳴人以爲妖笑曰此武侯成法不過中用機關耳非妖也置一竹筒中用玻璃爲盖有鈐開之開則向筒說數千言言畢即閉傳千里內人開筒側耳其音宛在如面談也過千里則音漸遊散不全矣忽一日自投于水鄉人驚救之半溺而起大恨曰吾今而知數之難逃也吾

二子外遊于楚今日未時三刻理應同溺洞庭吾欲以
老身代之今諸公救我必無人救二子矣不半月凶問
果至此其弟子戴震爲余言

新齊諧

新齊諧卷十四

隨園嚴編

勾魂卒

蘇州余姓者好鬬蟋蟀每秋暮攜盆往野門外搜取薄夜方歸一日歸晚城門已閉余驚駭無計徘徊路側見二青衣遠來履雲霧有聲向余笑曰君此時將安歸乎我家距此不遠盍宿我家余喜從之至則雙扉大啟室中置舊書數部磁瓶銅爐各一余手持蟋蟀十數盆腹餓甚映燈而坐二青衣各持酒脯來相勸亦隱隱聞病者呻吟及衆人喧雜聲余問故二人曰此隣家患病

者勢甚迫故也未幾漏下五鼓二人相與耳語曰事宜
辦矣出靴中文書一道謂余曰請君呵氣紙上余不解
其故笑而從之呵里二青衣喜以脚踏屋上而舞長丈
餘皆雞爪也余大驚正欲問之二人不見壁外哭聲大
作余方知所遇非人是勾魂鬼也天明啟戶欲出則門
外扃鐍甚固不得出乃大呼喪家人驚開鎖入以爲賊
也爭毆之余具道所以且指蟋蟀盆爲証曰豈有行竊
而攜此累墜物者乎喪家人亦有相識者始得免所餐
酒脯盤盆供喪家物也竟不知從何處攜入已身亦不
解從何而進

趙西席

山東按察司白映棠家延一西席姓趙名慶友康熙丁卯孝廉賓主師弟俱各相得元宵張燈彼此宴飲散孝廉就寢書齋次日薄午不起有小僮戶外窺之見孝廉頭上插紙花雙枝兩手反接口微笑而目斜瞪赤身僵立僮大驚喚主人踢戶入則已死矣當胸一圓洞通于背大如碗中無心肝不知被何物探去插花反縛剝衣者像牲牢之形以戲之也

楊四佐領

楊四佐領者性直而和年四十餘忽謂家人曰昨夜夢

金甲人呼我姓名云第七殿閻羅王缺無人被南獄神
已將汝奏上帝不日隨班引見汝速作朝衣朝冠候召
予再三辭金甲神曰已經保奏無可挽回但喜所保者
速汝共四人或引見時上帝不用則陽壽尚未絕言畢
去夢兆如此決非偶然家中可速製朝衣冠以待家人
聞之在疑信之間猶未與縫人為製衣也是夕金甲神
又來嘖曰命汝製新衣而緩懈何耶昨玉旨已降點汝
作閻羅不必引見矣楊驚醒急語家人畢皆暈而逝俗
例有接煞之說至期家人從俗行事有百戶胡姓者晚
過楊所居巷口見高燈旗幟中有蟒袍而盛服

者疑爲巡城察院侍立路側方諦視聞楊在車中大呼曰胡某毋恐我陰間到任少一判官將仗君助我胡驚懼自道親老不可即死楊曰我已奏上帝事無可商汝親老吾亦知之當令我妹夫張某代汝養母言畢不見胡奔至家深悔臨眞之行與其母相對悒悒有叩門者持銀一封曰我楊四佐領之妹夫張某也昨夢閻羅王召去命以五十金助汝家養膳之費閻羅所命不敢有違故來奉贈且速駕也胡自知將死出外辭親友越三日卒

蓋頂妖人

揚州商人汪春山家畜梨園有蘇人朱二官者色技俱佳汪使居徐寧門外花園一日隣人失火火及園朱逃出巷巷西有二美人倚門立以手招之朱遂入二美自稱亦姓汪春山族妹也語方濃一豹裝而藍頂者來云是二美之父年五十許强朱爲壻朱雖心貪女美而自訝家貧無以爲聘藍頂者云無妨一切費用我盡任之朱欲回蘇告父母藍頂者云汝歸蘇可也但吾女貪汝貌而爲婚自知非偶切勿遽知吾姪春山爲囑朱買舟同抵閶門語其父父故木匠亦以娶媳無力爲辭藍頂者助錢二十千爲婚費錢皆康熙通寶朱絲穿二官攜

歸路遇數捕役尾之曰此來繩穿錢乃某紳官家麼箱錢汝爲盜驗矣將捆送官二官告以故一市之人聚觀以爲怪且曰必見藍頂者纔釋汝二官云吾岳翁以錢與我原約今日爲婚少頃新人花轎至矣君等伺之衆以爲然果遠遠聞鼓樂聲四人皆紅半臂皂花轎至衆人閃而往揭簾一青面獠牙者坐焉衆大駭并役亦奔散二官得脫于禍急歸家則藍頂者高坐堂中罵曰吾戒汝勿洩而汝竟告衆人且聚而捕我何昧良若是呼杖杖之二女爲哀救免成婚匝月借還揚州又歲餘二女置酒謂二官曰緣盡矣請郎還鄉二官不肯泣二女

亦泣如是者數日藍頂者忽來驅逼其女二官攀衣不放藍頂者怒以手撮二官向空中擲之冥然墜地及醒已在虎邱後山

蒙化太守

無錫曹五輯爲雲南蒙化太守其子某庚午舉人江蘇巡撫莊滋圃之門生乾隆二十一年無錫大疫華劍光之子某素好行善出古畫數幅託孝廉售之囑曰得八百金爲本邑埋壓死人之費曹帶往蘇州以畫呈莊公莊念曹本義舉畫亦佳竟與八百金曹歸以八十金付華曰價只此華無奈何勉力補湊得數棺爲瘞其暴骨

者餘棺猶有待也未幾孝廉病卒太守哀悼不已焚牒于東嶽神自稱居官清正子無罪不宜得此報歸而假寐見青衣人持東嶽神帖請往至大殿外神迎于階下曰公見責良是但爾子近爲不肖之行屯人之嘗令千百人骨暴原野公不信可歸至爾子書齋啟笥視之言畢命人擁一囚至枷鎖鎖鐺即其子也太守抱之哭驚醒急往其子書齋啟笥尚餘七百餘金詢其僕方知賭輸匿價之事其子媳亦未知也太守自此哀子之思爲之少衰

店主還債

甘泉縣役鄰娃者月夜過西門大街夜已三鼓路無行
人鄰見槐樹下小屋門開一女倚門立鄰僞吃烟取火
者就之女勿避鄰喜攜女入屋坐榻上密談約以次日
復往明早伺之槐樹下並無居人一厝棺小屋也從窗
外窺條發宛然榻上灰痕有兩人並坐形迹心知鬼迷
意忽忽不樂一日早起謂其妻曰有人欠我銀七兩二
錢我將往索已而不反次日聞街前鼕鼕云某茶舖有
人飲茶暴卒舖主人報官驗無他故飭店主買棺殮之
招屍親識認妻聞往視果其夫也問主人棺價適符七
兩二錢之數

許氏女報奶娘仇

杭州許某業鹽家生女才四十日忽遍身紅腫而死五日後附魂於小婢口稱我爲你家女兒命不該死實因奶娘不好自家貪睡將我放在大廳階簷下全不照管被左隣閒婆人家煞神走過觸犯致死我今要向奶娘討命許氏爺娘聞之悲泣告以奶娘乃海寧人自汝死後彼已去矣從何處往報耶女云取身契看便知住處如其言乃往視良久曰勿勞爺娘我自會往報但燒紙船一隻與我許家燒與之婢蹙然起矣嗣後奶娘存亡許亦不復往問

蠱

雲南人家家畜蠱蠱能糞金銀以獲利每晚即放蠱出火光如電東西散流聚衆噪之可令墮地或蛇或蝦蟆類亦不一人家爭藏小兒慮爲所食養蠱者別爲密室命婦人喂之一兒男子便敗蓋純陰所聚也食男子者糞金食女子者糞銀此雲南總兵華封爲子言之

酬人祇香火

杭州道士廖明真錢江聖帝廟塑像開光之日鄉城男婦蜂集祈香忽一無賴來昂然坐聖帝旁指像侮慢之衆人苦禁道士曰不必聽其所爲當必有報須臾無頭

仆地呼腹痛盤滾不已遂死七竅血汎衆大駭以爲聖帝威靈香火大盛道士以之致富逾年其黨分財不勻出首去年無賴之慢神乃道士賄之教其如此其死乃道士先以毒酒飲之而無賴不知也有司掘驗其骨果青黑色遂誅道士而聖帝香火亦衰

科場二則

江西周學士力堂癸卯鄉試題是學而優則仕一節文思幽與房考張某不能句讀怒而批抹之置孫山外晚間各房考歸寢張忽譫語不止自披其頰曰如此佳文而汝不知尙忝然作房考乎自罵自擊不止家人以爲

中風急請衆房考來檢視之得所抹周卷讀之俱不甚解乃曰試薦之何如大主考爲禮部侍郎任公蘭枝閱而驚曰此奇文通場所無可以冠多士也會副主考德公閱文倦假寐凡上伺其醒告之德公問何字號曰男字第三號德曰不必閱文竟定解元可也任問故曰我寢方酣忽見金甲神向我賀曰汝第三兒子中解元矣今得男字三號之卷豈非其驗耶言畢閱文亦大加嘆賞遂定此料第一榜擢後衆問周本房某夢中囈語之故茫然不知周後爲福建巡撫總督南河

雍正丙午江南鄉試其時聘各近省甲科司分校事皆

少年英俊有張鼎者科分既久自居前茅性尤迂滯每晚必焚香祝天曰鼎年衰學荒慮不稱閫文之任恐試卷中有佳文及其祖宗有陰德者求神明暗中提撕衆房考笑其癡相與戲弄之折一細竿伺其燈下閱卷有所棄擲則於窗紙外穿大挑其冠如是者三張大驚以爲鬼神果相詔也即具衣冠向空拜又祝曰某卷文實不佳而神明提我想必有陰德之故如果然者求神明再加前指示我衆房考愈笑之俟其將棄此卷復挑以竿張不復再閱直捧此卷上堂而兩主司已就寢矣乃扣門求見告以深夜神明提醒之故大主考沈公近思

閱其卷曰此文甚佳取中有餘君何必神道設教耶衆房考噤口不敢言及榜發見此卷已在榜中各譁然笑告張曰我輩弄君張正色曰此非我爲君等所弄乃君等爲鬼神所弄耳衆亦折服

狸稱表兄

六合老梅菴多狸夜出迷人在窗外必呼人字稱曰表兄人相戒不答則彼自去有夏姓少年讀書菴中月夜聞呼疑爲人也開牕答之見一婦人招手而貌頗粗惡意欲相拒竟被擁抱入室扯脫下衣大吸其勢精盡乃去據云其力甚大不能自主且毛孔腥臊所經之處皆

有餘矣經月始散

陸大司馬墳

杭州陸大司馬家方卜葬時其子某聽形家言以千金買清波門外地初下穿時啟得一棺形製甚偉衆咸勸毋動舊棺別穿一穴陸不可曰我以重價買地彼何人敢占我耶掘而葬之是夕陸得病自批其頰曰稱葛老太太云汝奪我安宅以而父爲尚書耶我兒子亦前明侍郎也問爲誰曰葛寅亮于誼爲鄉親于科名爲前輩葬汝父拋我骨汝父安乎陸大司馬夫人率全家泣請延僧誦經燒紙錢十萬葛太太似有允意忽又作

侍郎公語云傷我母墳不可追也少頃又作族祖梯霞先生口吻從中說情侍郎終不允卒索其命去當鬼祟時陸有戚舒十九者新館選翰林歸在粵勸曰陸某以價買墳何名爲奪鬼在陸口躍曰後生小子新得一官敢來儌言恐自身難保耳陸亡後月餘舒亦亡

鬼受禁

上虞令邢某與妻素不睦因角口批其頰妻怒自縊三日後見形爲祟伺邢與妾卧便吹冷風揭帳或滅其燈邢怒請道士持咒作法攝鬼於東廂而以符封之加官印焉鬼竟不至亡何邢調知錢塘後任上虞者來開廂

房鬼得出送附一小婢身作祟如故後任官呼鬼語曰夫人與邢公有仇與小婢無涉何故害之鬼曰非敢害了夔我借附他身以便求公問何求曰送我到錢塘邢某處曰夫人何不自行曰我枉死之鬼沿路有河神攔截非公用印文關遞不可并求簽兩差押送問差何人曰陳賈滕盛二人者皆已故役也後任官如其言焚批文解送之邢公方在寢室晚餐其妾忽倒於地大呼曰汝太無良汝逼我死乃禁我於東廂受飢餓耶我今已歸來不與汝干休自此錢塘署中日夜不寧邢不得已再請道士作法加符用印封移錢塘獄中鬼臨去呼曰

汝太喪心前封我於東廂猶是房舍今我何罪而置我於獄乎我有以報汝矣未逾月獄有重犯自縊死那因此被劾罷官大懼誓將削髮爲僧雲遊天下同寅官有捐貲助其衣鉢者未及行而病卒

狐鬼入腹

李鶴峯侍郎之子鷁字醫山辛巳翰林能詩文兼好宋儒理學燈下讀書忽兩女子絕美來與戲狎李不爲動少頃李曉膳畢忽腹中呼曰我附魂茄子上汝啖茄即啖我也我已居汝腹中汝復何逃即燈下女子聲李自此兩目惶然若迷若痴或以手自批其頰或大兩首頂

一石跪雨中衣裳淋漓不敢入內或對人膜拜拉之不起面色黃瘦日漸不支鬼常借李君手作字與人酬答其同年蔣君士銓往視之問汝貌甚佳何不來誘我而必從李君耶李手書二字曰無緣蔣又問汝絕世佳人何爲居腹中污穢之地李手書二字罵曰下足時江西巡撫吳公與侍郎善乃招李往爲延張天師設壇於滕王閣齋三日誦咒三日其法官懸牌曰三月十五日拿妖臨期觀者如堵天師上坐法官旁坐令李跪張其口向法師法師由兩指入其口撮而擲之一小狐如猫從口中出呼曰我爲姊探信不料被擒姊愼毋出腹中應

聲曰唯方知腹中尙有一妖天師封符於鐔投之大江李微覺神淸而腹中嘆息之聲大作曰我與汝有宿世寃因尋汝不着故拉仙姑同來不料反爲彼禍使我心轉不安我愈不饒汝矣言畢腹痛不止天師問法官李翰林可救乎法官取鏡照其腹曰此是翰林前生寃鬼非妖也法籙不能治天師以告中丞中丞亦無奈何仍送李還家養病遂卒

怪詐人父

李王雙孝廉家有婢名春雲頗有姿年十五李欲納爲妾與其妻有成說矣春雲白日見兎上一男子下擁其

嗤而嗅之曰汝髮甚香當大貴宜從我勿從主人主人
處館窮儒雖中舉不過一教官終耳你向主人言命其
讓我且供我酒饌我便贅汝家玉雙聞之大怒然亦無
如何是夜怪竟來與婢配合婢求主人具酒饌如其言
則日夜安寧否則飛磚擲瓦之禍畢作玉雙不得已與
入謀將此屋招人承買玉雙館於望仙橋施氏不常在
家一日肩商人探耕文來看屋敲門有蒼鬚老翁衣灰
鼠袍出迎搖手曰此屋是我祖遺並未出賣勿聽小兒
玉雙妄語私相授受將來要受訟累孫大駭走告玉雙
責以父在子不得自專玉雙曰先君亡已十餘年家中

並無此翁乃知爲怪所揶揄冒認爲父彼此大笑自後入知屋有怪屢賣不成玉雙乃命婢父母領女還家勿索身價婢到面前剪髮誓不肯歸其母慮爲怪所害以繩縛之細哉還家另嫁一士人怪竟不來

皂莢下二鬼

丹陽南門外呂姓者有皂莢園取利甚大每結實時呂氏父子守之防有偷者一夕月下其父坐石上看樹樹下有蓬髮鬈鬈然從土中出懼而不視呼其子往曳之有紅衣女子闖然起父驚仆地其子狂奔入室女追之至大門忽僵立不動一足在門外一足在門內子大呼

家人持刀杖齊集畏其冷氣射人俱不敢近女子從容起行偃身入床下遂不見其子持薑湯灌醒其父扶以歸招鄰人共掘床下果一朱棺中有紅衣女尸如夜所見嗣後父子不敢看園守樹矣逾三日皂莢樹下又有仆於地者呂氏子亦灌醒之問其由亦曰我西鄰也見君家皂莢甚多無人看守故來偷竊不意見樹下有無頭人以手招我我故駭而仆地其子又集人掘之得無棺埋一無頭尸皆僵不腐聚而焚之其怪遂絕

中山王

江寧布政司署爲徐中山王故府中有寧安殿供奉中

山王像一几一椅从高數寸例不敢拭拭者有災帳幔
桌幃俱以黃綾爲之乾隆四十年方伯某上任之日卽
往行香心念中山王爵雖貴亦人臣也帷幔黃色似乎
太僭命以紅綾易之是夕火光照耀急往視之則一帳
一帷俱已焚盡而几案絲毫無傷細查並無引火之物
於是悚然怖懼仍以黃色綾易之

狀元不能拔貢

狀元黃軒自言作秀才時應試高等乙酉年上江學使
梁瑤峯愛其才以拔貢許之臨試之日頭暈目眩握筆
一字不能下梁不得已以休寧縣生員吳鶴齡代之及

榜出後病乃霍然從此灰心於功名自望得一縣佐州判官心足矣後三年竟連捷以至廷試第一而吳鶴齡遠館溧水以傷寒病終終於貢生

謹權量

方敏恪公署直隸按察使時饒陽民婦侯蕭氏拒姦被殺有周秋者迹可疑而狡詐不肯吐實縣案二載公閱案牘盡三鼓坐而假寐夢一人持素紙下覓上窘缺左角中有方孔孔下有謹權量三字寤後細思周字下覓左缺而謹權量三字皆土字在下移土之文於方孔之上則成周字且月令謹權量三字乃秋政也兇人爲周

秋無疑矣一訊而服此事載公行狀中

拘忌

寒侍郎某性多拘忌每遇人談有死喪二字必作嘖嚏以啐散之路逢殯柩則急往親友家解下衣帽撲散數次以爲將晦氣撒在人家與己無與矣又薛生白常往李侍郎家看病清晨往待至日午始出侍郎以面向內以背向外兩公子扶之而行坐定診脈曰咎病源終不回顧薛大駭疑其面有惡疾故不向客問其家人家人云主人貌甚豐滿並無惡疾所以然者以某日喜神方在東故不肯背之而出又是日辰巳有衝故必正午方

出耳

奇術

康熙間成其範善風角三藩之變成爲中書凡千里外用兵之事日有所奏皆奇驗以此官至理藩院侍郎常赴席東華門張參領家已坐定矣忽脫冠帶置几上謂主人曰我腹痛將如廁出門呼其與夫飛奔而歸與夫問故搖手曰我與汝三人皆此日死數中人我不敢不到故留衣冠以厭之言未畢東華門火藥局火發延燒數十家張參領家已爲灰燼又有計小堂者以妖言惑衆充發黑龍江至旅店中飯桌仄小解差三人不能同

坐小堂以手扯之頃刻桌長三尺差役曰汝以此得罪尚不悛改而作此狡猾乎小堂怒而起拉其所乘馬送入墻內僅留一尾在外搖擺差哀求乃拔其尾而出之至配所與某將軍交善一日忽來泣曰緣盡矣不知何時再見揮手作別將軍留之不可但見小堂冉冉升空而去將軍速到彼帳中訪之則已死矣

狐仙自縊

金陵評事街張姓屋西書樓三間相傳有縊死鬼人不敢居封鎖甚密一日有少年書生盛衣冠而來求寓其家張辭以家無空屋書生慍曰汝不借我我自來居日

後員犯無悔張聞其言知爲狐仙詭云西遊書房三間可以奉借因此房有鬼私心欲狐仙居爲之驅除然口不言其故書生喜揖謝而去次日聞樓中有笑語聲連日不斷張知狐仙已來日具雞酒供之未半月樓上寂然無聲張疑狐仙已去將重封鎖其門上樓視之有黃色狐自縊於梁上

高白雲

四川高白雲先生名辰辛未翰林長于天文占驗之學常就館于岳大將軍家宰畢縣觀星象知山東氣惡已而果有王倫之事未遇時詩乩仙問終身仙贈詩云少

時志業蚊潛壑老去功名鳳峙岡先生不解後由祠部
主事陞鳳陽府同知未到任卒其子扶櫬來江寧厝于
儀鳳門外方悟乩仙第二句之應

梁觀察夢應

廣東梁兆榜觀察其族某素奉佛妻有妖夢觀音大士
謂曰汝生子可名兆榜將來是三甲第二十八名進士
驚醒果生一男夫婦甚喜以兆榜名之即爲捐監以待
入場及年長頑鈍異常不能識字留監照無用乃以與
族姪使下場即觀察也果庚午辛未連捷會試出侍郎
雙公門將殿試時雙公欲爲送表聊於讀卷官觀察辭

曰門生先有夢兆已定爲三甲第八名進士殿試前列
似難以人謀也雙公笑而不信殿試拷發竟得二甲六
十八名雙公愈笑其誕觀察亦疑夢之不足憑矣是科
進呈十卷第一名爲某相國之子　生改拔杭州吳鴻
爲狀元嫌二甲八十名太多命分二十卷置三甲於是
梁公仍爲三甲第二十八名進士雙公嘆曰易稱聖人
先天而天不違斯言信矣

大胞人

壬辰二月間余過江寧縣前見道旁跪一男子年四十
餘有鬚身面縮小背負一肉山高過於頂黃脹膨亭不

知何物細視之有小竅而陰毛圍之方知是腎囊也囊高大兩倍於其身而拖曳以行竟不死乞食於途

錢文敏公夢幸稼軒而生

錢文敏公雅城初名幸來以其尊人夢幸稼軒而生公故也改名後乃字稼軒以存夢識乙丑科前四月夢行天榜狀元李某已爲探花榜眼不書姓名後榜發公爲狀元而李某竟在二甲以知縣用亦不可解

鬼入人腹

焦孝廉妻金氏門有算命瞽者過召而試之瞽者爲言往事甚驗乃贈以錢米而去是夜金氏腹中有人語曰

我師父去矣我借娘子腹中且住幾　金家疑是樟柳
神問是甕哥兒否曰我非甕哥乃甕姐也師父命我居
汝腹中爲祟嚇取財帛言畢即捻其腸肺痛不可忍焦
乃百計尋覓前瞽者數曰後遇諸途擁而至嘗許除患
後謝以百金瞽者允諾呼曰二姑速出如是者再內應
曰二姑不出矣二姑前生姓張爲某家妾被其妻某裘
虐死某轉生爲金氏我之所以投身師父作樟柳神者
正爲報此仇故也今既入其腹中不取其命不出瞽者
大驚曰既是宿讐我不能救遂逃去焦懸符拜斗終子
無益每一醫至腹中人曰此庸醫也藥亦無益且聽人

喉或曰此良醫也藥悉治我便扼其喉藥吐而後已又曰汝等毋求我倘可若用法律治我我先嚙其心肺嗣後每聞招僧延道金氏便如苞刃刺心滾地哀號且曰汝受我如此煎熬而不自盡一死何有性命太重耶焦故彭芸楣侍郎門生彭聞之欲入奏誅詐者焦不欲聲揚求寢其事金氏奄奄垂斃此乾隆四十六年夏間事

牛偃尸

江寧銅井村人畜一牝牛十餘年生犢凡二十六口主人頗得其利牛老不能耕宰牛者咸請買之主人不忍遣童喂養俟其自斃乃掩埋土中是夜聞門外有擊撞

聲如是者連夕初不意即此牛月餘為祟更甚聞吼聲踊躍於是一村之人皆疑此牛作怪掘驗之牛尸不壞兩目閃閃如生四蹄爪皆有稍芒似夜間破土而出者主人大怒取刀斷其四蹄并剖其腹以糞穢沃豬之嗣後寂然再啟土視之牛枯腐矣

袁州府署大樹

江西袁州府署後園有大樹高十餘丈每夜有兩紅燈懸其顛或近視之必有泥沙拋擲春夏則蜈蚣蛇蝎下焉人以故不敢狎褻乾隆年間有啟姓者來為太守惡其為妖召匠數人持刀斧伐樹竇僚妻子無不詬者太

守不爲動自坐胡床督匠伐樹樹上飛下白紙一張上有字數行墜太守懷中太守視之色變而起趣撤匠散至今大樹猶存然終不知紙上作何語太守亦終不爲人言

燧人鑽火樹

四川酉洞中人跡不到處古木萬株有首尾圍數十圍高千丈者邛州楊某爲採貢木故親詣其地相度巨樹有極大楠木一株枝葉結成龍鳳之形將施斧鑿忽風雷大作冰雹下匠人懼而停工其夜刺史夢一古衣冠人來拱手語曰我燧人皇帝鑽火樹也當天地開闢

後三皇遞興一萬餘年天下只有水並無火五行不全我憐君民生食故捨身度世教燧人皇帝鑽木出火以作大烹先從我根上起鑽至今灼痕猶可驗也有此大功君其忍銷我乎剌史曰神言甚是但神有功亦有過神問何也曰凡食生物者腸胃無烟火氣故疾病不生且有長年之壽自水火既濟之後小則癘痔大則疫癘皆火氣烝熏而成然後神農皇帝嘗百草施醫藥以相救可見燧人皇帝以前民皆無病可治自火食後從此生民年壽短矣且下官奉文採辦不得大木不能泊差奈何神曰君言亦有理我與天地全生讓我與天地同

盡我有會孫樹三株大數十牛儘可合用消差但兩株作恭順祭之便可運斤其一株性倔强須我諭之才肯受伐次日如其言設祭施錯果都平順及運至川河忽風浪大作一木沉水中萬夫曳之卒不起

鬼怕冷談

揚州羅兩峯自言能見鬼每曰落則滿路皆鬼富貴家尤多大率比人短數尺面目不甚可辨但見黑氣數段旁行斜立呢呢絮語喜氣煖人旺處則聚而居如逐水草者然楊子雲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言殊有理鬼逢墻壁窗板皆直穿而過不覺有礙與人兩不相關亦全

無所妨一見百目則是報冤作祟者矣貧苦寥落之家鬼往來者甚少以其氣衰地寒鬼亦不能甘此冷淡故也諺云窮得鬼不上門信矣

鬼避人如人避烟

兩峯云鬼避人如人之避烟以其氣可厭而避之並不知其爲人而避之也然往往被急走之人橫衝而過則散爲數段須臾團聚一熟茶時方能完全一鬼其光景似頗喫力

賣蒜叟

南陽縣有楊二相公者精于拳勇能以兩肩負粮船而

起旗丁數百以箠刺之箠所觸處寸寸折裂以此名重一時率其徒行教常州每至演武場傳授槍棒觀者如堵忽一日有賣蒜叟龍鍾傴僂咳嗽不絕蹩旁睨而揶揄之衆夫驟走告楊楊大怒招叟至前以拳打磚墻陷入尺許儌之曰叟能如是乎叟門君能打墻不能打人楊愈怒罵曰老奴能受我打乎打死勿怨叟笑曰老人垂死之年能以一死成君之名死亦何怨乃廣約衆人寫立券誓令楊養息三日老人自縛于樹解衣露腹楊故取勢于十步外奮拳擊之老人寂然無聲但見楊雙膝跪地叩頭曰晚生知罪了拔其拳已夾入老人腹中

堅不可出哀求良久老人鼓腹縱之已跌出一石橋外矣老人徐徐須臾蒜而歸卒不肯告人姓氏

借棺爲車

紹興張元公在閭門開衍行聘彫計孫某者陝人也性誠謹而勤所經算無不利市三倍以故賓主相得三五年中爲張致家貲十萬屢乞歸家張堅留不許孫怒曰假如我死亦不放我歸乎張笑曰果死必親送君歸三四千里我不辭勞又一年孫果病篤張至床前問身後事曰我家在陝西長安縣鐘樓之旁有二子在家如念我前情可將我靈柩寄歸付之隨即氣絕張大哭深悔

從前苦留之虐又自念十萬家貲皆出渠幫助之力何可食言不送乃具賻儀千金親送棺至長安叩其門開長子出見告以尊翁病故原委爲之泣下而其子夷然但喚家人云爺柩既歸可安置廳旁既無哀容亦不易服張駭絕無言少頃次子出見向張致謝數語亦陽陽如平常張以爲此二子殆非人類豈以孫某如此好人而生禽獸之二子乎正驚嘆間聞其母在內呼曰行主遠來得毋饑乎我酒餚已備惜無人陪奈何兩子曰行主張先生父執也卑幼不敢陪侍其母曰然則非汝死父不可命二子肆筵設席而已持大斧出劈棺闖曰業

已到家何必裝痴作態死者大笑掀棺而起向張拜謝曰君眞古人也送我歸死不食言張問何作此狡猾曰我不死君肯放我歸乎且車馬勞頓不如卧棺中之安逸耳張曰君病既愈盍再仝往蘇州曰君命中財止十萬我雖再來不能有所增益留張宿三日而別終不知孫爲何許人也

孫伊仲

常州孫文介公元孫伊仲赴江陰應試舟泊于野天將夕矣路見古衣冠者問何去曰應試其人咤曰功名富貴可襲取乎水源木本可終絕乎此之不知應試何爲

言畢不見伊仲恍惚如夢歸至舟中欲不應試同人勸行不得已仍至江陰患瘧甚劇葬熱時見古衣冠者又來曰爾無父我無子風雨霜露哀哉傷心伊仲悚然即買舟南歸以此言告本族方知文介公本無子嗣其宗人爲子後其家子孫皆嗣子所出而嗣子之墓人不可考矣趙恭毅公孫刑部郎中某代訪得消息墓爲沈氏所佔乃爲助錢議贖還之此乾隆四十三年事

新齊諧卷十五

隨園戲編

姚端恪公遇劍仙

國初桐城姚端恪公爲司寇時有卜西某以謀殺案將定罪某以十萬金賂公弟文燕求寬文燕允之而憚公方正不敢向公言希冀得寬將私取之一夕者公於燈下判案忽梁上男子持七首下公問汝刺客珊來何爲曰爲山西某來公曰某法不當覓如欲寬某則國法大壞我無顏立於朝矣不如死指其頸曰取客曰公不可何爲公弟受金曰我不知曰某亦料公之不知也騰身

而出但聞屋瓦上如風掃葉之聲時文燕方出京赴知州任公急遣人告之到德州已喪首於車中矣據家人云主人在店早飯畢上車行數里忽大呼好冷風我龍急送綿衣往視頭不見但血淋漓而已端恪題刑部白雲亭云常覺胸中生意滿須知世上苦人多

吳醫

揚州吳醫行九鹽賈子也年二十將往廣東某藩司署中贅娶舟至滕王閣下白晝見一女與公差來舟中云尋君九世今日相見面矣吳醫茫然不知所來家人知為冤鬼日以苕帚打其見處無益也從此吳醫言語與

平時迴異由江西以及廣東二鬼皆不去久資之日安鬼忽入洞房索其坐位與新人爭上下惟新人與異髣髴聞其聲云我本漢陽婦孀與異狎昵遂訂婚姻以所蓄萬金與至蘇州買屋開張布字號訂明月日來漢陽迎娶不意異挾金去五年竟無消息我因自經死到黃泉哭訴漢陽城隍移查蘇州城隍回批云此人已生湖南尋至湖南訴城隍又查明已生揚州及至揚州而異又來廣東追至江西始得相逢今日婚姻之事我不能阻但須同享榮華等語新人大駭白之蕃臺不得已竟虛其位待之始得安然鬼差口索杯箸求食乃另設席相

待閲一月吳翬告歸買舟回揚鬼亦索輿甚迫欲隨其輿以登舟揚州士人早知此事而不信于吳翬抵揚之日填街塞巷以待其歸見其四輿入城前果二空輿看輿者亦覺其若有人坐一時好事者作再生緣傳奇閲半月吳翬妻與女鬼約修道場七日焚冥鏹于瘞化觀中勸之去女鬼欣然諾之其時鬼差已去道場中設女牀屏于殿之西側每日吳翬妻設席親祭至第七日大開遺家人往供家人失足跌于路即供以泥汚之饌鬼飽不止吳翬責其家人而翬妻又約以九日道場圓滿之故女鬼向翬妻稱謝謂吳翬曰後十年來再索汝

命我且暫去髣髴捨身爲城隍役至期則白日睡去至
今揚之人皆知吳九鬍子爲活勾差

麻林

長隨麻林與李二交好李以貧死而林家資頗厚一夕
夢李登其床責之曰我與汝平日兩弟兄頗莫逆今我
死無子孫汝不以一豚蹄見祭我墳何忍心也林唯唯
許諾李起身出戶而林猶覺胸腹上有物相壓者疑李
魂未散急起視之乃一小猪壓被上尿矢淋漓方知李
魂附猪而來也心大省悟即縛小猪賣之得二千文爲
備酒肉親至其墳祭之

鶴靜先生

屬樊榭未第時與周穆門諸人好請乩仙一日有仙人降盤書曰我鶴靜先生也平生好吟故來茹吟社之懷諸君小事問我我有知必告大事不必問我雖知亦不敢告嗣後凡杭城祈晴禱雨止瘧斷痢等事問之必書日期開藥方皆驗其他休咎則筆跡不動每日祈請但書鶴靜先生四字向空焚之仙輒下降有所唱和詩尤清麗和雁字至六十首如是一年樊榭穆門請與相見拒而不許諸人再四懇求曰明日下午在孤山放鶴亭相候諸公臨期放舟伺之至日果無所見疑其相誑各

欲起行忽空中長嘯一聲陰風四起見偉丈夫鬚長數尺紗帽紅袍以長帛自挂于石牌樓上一閃而逝疑是前朝忠臣殉節者也自此乩盤再請亦不至矣惜未問其姓名

門戶無故自開

孫叶飛先生掌教雲南五華書院正月十三夜院門無故自開樞限皆脫以爲大奇次日城中轟傳家家門戶昨晚皆無故自開不知是何妖異伺之月餘大小平安了無他故

黃陵元鶴

陝西黃帝陵向有兩元鶴相傳爲上古之鳥朔望飛鳴
居人可望不可即乾隆初年又有二小鶴同飛羽色亦
黑一日忽空中飛下大鵬以翅撲小鶴幾爲所傷老鶴
知之雙來啄鵬格鬬良久雲雷交至鵬死崖石上其大
可覆數畝土人取其翅當作屋瓦蔭庇數百家

土地迎舉人

休寧吳衡浙江商籍生員乾隆乙酉鄉試榜發前一日
其家老僕夜卧忽醒喜曰相公中矣問何以知之曰老
僕夜夢過土地祠見土地神駕車將出自鎖其門告我
曰向例省中有中式者土地例當迎接我現充此差故

將敢行妝主人即我所迎也與聞之心雖喜終不信已而榜發果中第十六名

孫烈婦

歙縣紹村張長壽妻孫氏父某工武藝孫自幼從父學年及笄歸長壽長壽家貧娶婦歸日即客浙西有賊數人窺婦年少夜往攖其門將行不良婦左手執燭右手持挺與賊鬬賊被創仆地而逃又一年長壽病死婦秘不發喪事既葬閉戶自縊隣人以婦强死懼共爲棄集僧作佛事超度之夜將半僧方誦經見婦坐堂上叱曰我死于正命並非不當死而死者何須汝輩禿奴來此

多事僧皆驚散後村有婦某與人有私將謀弒夫者忽病狂呼曰孫烈婦在此責我不敢不敢嗣後合村奉孫如神

小芙

縣北王氏婦夢美女子認已爲男子而與之合曰我番禺陳家婢小芙也子前身爲僕與我有約而事露我憂鬱死愛緣未盡故來繼歡婦醒即病頭屏夫獨居時自言笑皆男子褻語忘已之爲女身也久之小芙自晝現形家人百計驅之莫能遣會隣舍不戒于火小芙呼告王氏得免于難王家德之聽其安居年餘一夕謂婦曰

我緣已盡且得轉生矣抱姊大哭稱與哥哥永訣婦煎病卽已後竟無他

鬼寶塔

杭人有邱老者販布營生一日取賬回投宿店家店中人滿前路荒涼更無止所與店主商量主人云老客胆大否某後墻外有骰子房數間日久無人敢宿恐藏邪祟未敢相邀邱老曰吾計半生所行不下數萬里何懼鬼爲於是主人執燭偕邱老穿室內行至後墻外視之空地一方約可四五畝貼墻矮屋數間頗潔淨邱老進內見桌椅床帳俱全甚喜主人辭出邱老以天熱坐戶

外算賬是夕淡月朦朧恍惚間似前面有人影閃過邱疑賊至注目視之忽又一影閃過須臾連見十二影往來無定如蝴蝶穿花不可捉摸定睛熟視皆美婦也邱老曰人之所以異鬼者鬼有惡狀故也今艷治如斯吾即以美人視鬼可矣遂端坐看其作何景狀未幾二鬼踞其足下一鬼登其肩九鬼接踵以登而一鬼飄然據其頂若戲場所謂搭寶塔者然又未幾各執大圈齊套頸上頭髮俱披舌長尺餘邱老笑曰美則過于美惡則過于惡情形反覆極象目下人情世態看汝輩到底作何歸結且言畢羣鬼大笑各還原形而散

棺蓋飛

錢塘李甲素與夕赴友人宴酒酣座客云離此間半里有屋求售價甚廉閙藏魍鬼故至今尚無售主李云惜我無錢說也徒然客云君有胆能在此中獨飲一宵僕當貨此室奉君衆客云我等作保即以明晚爲訂次午作隊進室安放酒餚李帶劍升堂衆人闔戸反鎖去借隣家聚談候信李環顧廳屋其傍別開小門潛身入有狹街荒草蒙茸後有環洞門半掩半開李心計云我不必進去且在外俟其動靜乃燒燭飲酒至三更聞脚步聲見二鬼高徑尺臉白如灰兩眼漆黑披髮自小門出

直奔筵前李怒挺劍起其鬼轉身進衙李遂至環洞門內頃刻狂風陡作空中棺蓋一方似風車兒飛來向李頭上盤旋李取劍亂斫無奈頭上愈重身子漸縮有泰山壓卵之危不得已大叫其友伴在隣家聞之率衆入見李將被棺蓋壓倒乃併力搶出背負而逃後面棺蓋追來李愈喊愈追雞叫一聲蓋忽不見於是救醒李甲連夜擡歸次日共詢房主方知後園矮室停棺時時作祟專飛蓋壓人死者甚衆於是鳴于官焚以烈火其怪乃滅李病月餘始愈常告人曰人聲不如雞聲貴鬼不怕人反怕雞耶

油瓶烹鬼

錢塘周軼薛孝廉性豪邁某年暑甚偕七八人暮夜泛湖行至丁家山下一友曰吾聞淨慈寺長橋左側多鬼曷往尋之或得見其真面可供一笑衆相慫恿上岸同行橋邊見扳夜網者撈魚而走孝廉熟視是其管墳人也乃云此網借我一用明早奉還管墳人允之遂付僕從肩馱此網而行衆友詢故孝廉云余將把南屏山下鬼一網打盡各大笑遂揀山僻小路步去是夜月明如晝見前林中有一婦紅衫白裙舉頭看月衆友云此時夜深必無女娘在外是鬼無疑誰敢作先鋒者孝廉願

往大步前進相去半箭許冷風吹來婦人回身滿面血流兩眼倒挂孝廉戰慄僵立不行連聲呼網來網來衆人向前一網打去不見形迹網中僅得枯木尺許攜歸敲管墳者叫借利鋸寸寸鋸開有鮮血淋漓乃買主人點燈油一瓶携上船尾然火熬油將鋸斷枯木送入瓶中一時飛起青烟竟成焦炭衆人達旦入城告親友云昨夜油瓶熬鬼大是奇事

無門國

呂恒者常州人販洋貨爲業乾隆四十年爲海風所吹舟中人盡沒惟呂抱一木板隨波掀騰飄入一國人民

皆樓居樓有三層者五層者祖居第三層次居第二層子居第一層其最高者則會高祖居之有出入之戶無鍵鬬之門國人甚富無盜竊爭呂初到時言語不通以手指畫久之亦漸領解聞是中華人頗知禮敬其俗分一日爲兩日雞鳴而起貿易往來至日午則罷國安寢日斜時起照常行事至戌時又睡矣問其年稱十歲者中國之五歲也稱二十者中國之十歲也呂所居處雖國王尙有千里無由得見官員甚少有儀從者呼爲巴羅亦不知是何職司男女相悅爲婚好醜老少各以類從無攙越勉強致嗟怨者刑法尤奇斷人足者亦斷其

足傷人面者亦傷其面分寸部位絲毫不爽姦人子女者使人亦姦其子女如犯人無子女則削木作男子勢狀椓其臀竅呂居其國十有三月因南風之便附船還中國據老洋客云此島號無門國從古來未有通中國者

朱生

蘇州朱觀察宗元之族弟某幼孤依叔叔待之嚴七歲時赴塾師處讀書偷往戲場看戲被人告知其叔懼不敢歸逃于木瀆鄉作乞丐有李姓者憐而收留之俾在錢舖傭工頗勤慎遂以婢鄭氏配之如是者九年朱生

頗積資財到城內燒香遇其叔於途勢不能睬遂以實
告叔知其有蓄勸令還家別爲擇配生初意不肯且告
叔云婢已生女矣叔忽曰我家大族豈可以婢爲妻遍
令離婚李家聞之情願認婢爲女另備粧奩陪嫁叔不
許命寫雌書寄鄭而別爲娶于金氏鄭得書大哭抱其
女自沉于河越三年金氏亦生一女其叔坐轎過王府
基忽旋風捲簾而起家人視之疾湧氣絕頸有爪痕是
夜金氏夢一女子披髮瀝血訴曰我鄭氏婢也汝夫不
良聽從惡叔之言將我離異我義不再嫁投河死今我
先報其叔當即來報汝夫與汝無干汝毋怖也但汝所

生之女我不能饒以女易女亦是公道報法妻醒告宋生生大駭謀之友友曰元妙觀有施道士能作符驅鬼俾其作法牒之鄷都可也乃以重幣賂施施取女之生年月日寫紙上加天師符押解鄷都其家果平靜三年後 乃坐書窓白日見此婢來罵曰我先拏汝叔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自爲惡意非從汝起且猶戀從前夫妻之情故也今汝反先下手牒我鄷都何不負至此今我牒限已滿將冤訴與城隍神神察我貞烈許我報仇汝復何逃宋生從此痴迷不省人事家中器具無故自碎門撐棍棒空中亂飛舉家大懼延僧超度終于無益十日內宋生

死十日外其女死金氏無恙

屍香

杭州孫秀姑年十六爲李氏養媳李翁挈其子遣出家只一姑年老矣隣匪嚴虎窺秀姑有色借乞火爲名將語挑之秀姑不從乃遣所雙某作餌搖頭弄姿爲蠱惑計秀姑告其姑姑駡亦之嚴虎大怒詈曰女奴不承擡舉我不淫汝不止朝夕飛磚擲門李家素貧板壁單薄絕尘親友嚴又無賴隣人無敢攖其鋒于是婆媳相持而哭一日者秀姑晨起梳頭嚴與其雙登屋上谷解褲挺其陽以示之秀姑不勝忿遂密縫內外衣重重牢固

而私服鹽滷死其姑哀號欲告官無爲具呈者忽有異
香從秀姑所卧處起直達街巷行路者皆愕眙相視嚴
虎知之取死猫死狗諸穢物羅置李門外以亂其氣而
其香愈盛適有總捕廳某路過聞其香怪之查問街隣
得其實乃告知府縣置嚴虎于法而旌秀姑于朝至今
西湖上牌坊猶存

荆州府范某鄉居家甚富而早卒子六歲倚其姊以居
姊年十九知書解算料理家務甚有法族匪范同欺其
弟幼屢來借貸姊初應之繼爲無賴之求姊不能應范
同大怒與其黨謀去其姊爲吞噬計乃俟城隍賽會時

況其姊於河又縛況一錢店少年以兩帶束其屍報官相驗云平素有姦懼人知覺故相約同死縣官信之命棺殮掩埋而已范氏家產盡爲族匪所占逾年荆州太守周鍾宣到任過范女墳有異香從其墳起問耆役中有知其冤者爲白其事乃掘男女兩墳驗之屍各如生手足頸項皆有捆縛傷痕于是拘訊范同則數日前已爲厲鬼祟死矣太守具酒食香紙躬祭女墳裂一褐曰貞女范氏之墓冤白後兩屍俱腐化

儲梅夫府丞是雲麓使者

儲梅夫宗丞能養生七十而有嬰兒之色乾隆庚辰正

月奉使祭告嶽瀆宿搜敦郵亭是夕旅店燈花散采倏忽變現如蓮花如意如芝蘭噴烟高二三尺有風霧同旋急呼家童觀之共爲詫異相戒勿動是夕夢見羣仙五六人招至一所上書赤雲岡三字呼儲爲雲麾使者諸仙列坐松陰聯句有稱海上神翁者首唱曰蓮炬今宵獻瑞芝次至五松丈人續曰羣仙佳會飄吟髭又次至東方青童曰春風欲換楊柳枝旁一女仙笑曰此雲麾使者過凌河句也汝何故竊之相與一笑忽燈花作響仍聲驚醒

唐郎滄

武昌司馬唐祀滄杭入也娶有孝行卒子官後五年其長子在亭遣館四川長媳郭氏在杭病劇忽作司馬公語云冥司念我居官清正被爲武昌府城隍念爾等新作人家我既無遺物與汝輩斯婦頗勤儉特來救護但須至獅子橋覓劉老娘來托他禳解伊父子守開武者往覓得遂至家中即杭俗所稱活無常也問此病汝能救否答云我奉冥司勾捉何敢私縱今爾家太爺去向閻羅王說情或得生亦未可定因問你見太爺何在答云此刻現在向龍神說話少頃曰太爺出門想至冥府去了病者靜卧不言逾時曰太爺來病者即大聲曰汝

已得生無慮也是時視病者有親友在座郭氏作司馬諮各道欵洽宛如生前其次子因跪請云父既爲神應預知休咎兒輩將來究作何結局司馬厲聲曰做好人行好事自有好日何得預問又云我今日爲自家私事勤勞廟中夫役速焚紙錢并給酒飯酬之語畢病者仍復原首病亦自愈此乾隆二十四年五月事至今郭氏尚存

裴文達公爲水神

裴文達公臨卒語家人曰我是燕子磯水神今將復位後汝等送靈柩還江西必過此磯有關帝廟可往求

鐵如係上上第三籤者我仍爲水神否則或有譴謫不
能復位矣言終率家人聞之疑信參半蒼頭某信之獨
堅曰公爲王太夫人所生太夫人本籍江寧渡江時曾
求子于燕于磯水神廟夜夢袍笏者來曰與汝兒并與
汝一好兒果逾年生公公妻熊夫人挈柩歸至燕子磯
如其言卜于關帝廟果得第三籤遂挈家大哭燒紙錢
被江立木主于廟旁旁有尹文端公詩碣予往蘇州阻
風于此乃拙其主而題壁曰燕于磯邊泪黃公爐下過
摩挲舊碑碣惆悵此山阿短鬚艤艤雪長江淜淜波江
神如識我應送好風多次日果大順風

葉祥榴考廉云其友陳姓家延西席莊生八月間日暮諸生課畢陳姓弟兄奕于書齋莊傍觀之倦起身歸家莊家離陳姓里許須過一橋莊生上橋失足跌地急起趨家扣門不應仍返陳氏齋陳弟兄奕局未終乃閒步庭院見軒後小門內有園亭巨蕉無數心嘆主人有此雅室不作書齋再數步見小亭中孕婦臨褥色頗美心覺動既而曰此東人內室見此不退非禮也趨出仍至齋中小坐見主人棋爲乃弟暗攻主人他顧若不覺者代爲通知主人張皇似驚仍復不保莊復天聲呼曰不

伏我全盤輸了且以手到局上指告陳氏兄弟驚惶趨
內燈爲之熄莊不得已仍回家至橋復又一跌起赴家
扣門閽者納焉莊以前次扣門不應之事罪其家人家
人曰前未聞也莊次日赴館見燈盞在地棋局尚存恍
然若夢少頃主人出曰昨夜先生去後鬼聲大作甚至
滅火眞怪事莊駭然告以曾來教棋東人曰吾弟兄並
未見先生復至莊曰且有一証我到尊府花園見有臨
褥婦人陳笑曰我家並無花園何有此婦莊曰在軒後
莊即拉陳仝至軒後有小土門內饁菜園半畝西角有
一猪圈育小猪六口五生一斃莊恍然大悟蓋過橋一

跌其魂已出後一跌則魂仍附體倘不戒于淫則墮入畜生道矣

禍道人

國初德侍郎某與禍道人善道人精相術言公某年躓官某年得紅頂某年當遭雷擊德公疑信參半後陞官一如其言乃大懼懇道人避雷擊之法道人故作難色再四言之始言只有一法公于是日約朝中一二品官十餘位環坐前廳大坑上公坐當中過午時則免德公如其言至是日天氣晴朗將午起黑雲風雨大至雷聲轟轟欲下復止忽家人飛報老太太被雷攝至院中德

公大驚即召官急禮往扶則靡靡一聲將坑擊碎視其中有一大蝎長二尺許太夫人故無恙也尋禮道人已不見矣始知道人即蝎精也以術愚人竊以自衛智亦巧矣非雷更巧則德公竟不知爲其所用也

佟廚角

京師傅九者出正陽門過一巷路狹人衆挨肩而行一人劈面來急走如飛勢甚猛傅不及避兩胸相撞竟與己身合而爲一頓覺身如水淋寒噤不止急投一緞店坐定忽大言曰你攪我去路可惡已極于是自批其頰自將其鬚家人迎歸徹夜吵鬧或言有活無常佟廚角

者能治之正將延請而傅九已知之罵曰我不怕銅觔角鐵觔角也未幾佟至瞋目視曰汝何處鬼來此害人速供來不實供又汝下油鍋傅瞪目不言但切齒咋咋有聲其時男女觀者如堵佟傾油一鍋燒柴煎之手持一銅叉向傅臉上旋繞作欲刺狀傅果戰懼自供我李四也鳳陽人迫于飢寒盜發人墳被人捉着一時倉猝用鐵鍬拒捕連傷二人坐法當斬今日挪赴菜市我極力掙脫逃來不料為此人攔住心實忿忿故與較論佟曰然則速去勿遲乃倚又而坐傅大哭曰小人在獄中兩腳腫爛不能行走求賜草鞋一雙且求秘密不教官

府知道再來捉拏傅家人即燒草鞋與之乃伏地叩頭伸脚作穿狀觀者皆笑佟問何往曰逃禍須遠將奔雲南佟曰雲南萬里豈旦夕可至半路必爲差役所拏不如跟我服役可得一吃飯處也傅叩頭情願佟出囊中黃紙小符焚之傅仆地不動良久蘇醒問之茫然是日刑部秋審訪之果有發墓之犯已梟示矣蓋惡鬼猶不自知其已死也佟年五十餘寡言愛睡往往睡三四日不起至其家者重門以內無寸芥纖埃云其平日所服役者皆鬼也

淘氣

永州守恩公之奴年少狡黠取名淘氣服事書房見裕
前流螢一點光大如雞卵心異之時天暑赤卧床上覺
陰處蠕蠕有物動摸視之卽螢火也笑曰么麽小蟲亦
愛此物耶引被覆身而睡夜半有人伸手被中捫其陰
且捋其踝角按其馬眼其時身欲轉折竟不能動似有
人來交接者良久精遺矣次日身頗倦憊然冥想其趣
欲其再至不以告人日暮浴身裸以俟之二更許螢火
先來光愈大照見一女甚美冉冉而至奴大喜抱持之
遂與綢繆叩其姓氏曰妾姓姚父某爲明季知府曾居
此衙妾年十八以所慕不遂成瘵而死生時酷愛茉莉花

斷氣時屬老母卽葬此園莉樹下愛卿年少故來相就奴方知其爲鬼舉枕投之大呼而出徑叩宅門宅中婦女疑爲火起爭起開門見其赤身俱不敢前主人自出叱而問之奴以實告乃命服以硃砂月爲着褲次日掘莉樹下果得一朱棺剖而視之女色如生乃焚而舉之奴自此惆悵不復投黠伙伴笑曰人不可不遇鬼淘氣矣遇鬼不復淘氣矣

白蓮教

京山富人許翁世居桑湖畔娶新婦某壯麗頗厚有偷兒楊三者羨之年餘聞翁送其子入京新婦有孕相伴

惟二婢乃夜入其室伏暗處伺之至三更後燈光下見有一人深目虬鬚負黃布囊爬窗而入楊念吾道中無此人屏息窺之其人袖出香一枝燒之于燈置二婢所隨向婦寢處喃喃誦咒婦忽躍起向其人赤身長跪其人開囊出一小刀剖腹取胎放小磁罐中背負而出婦尸仆于牀下楊大驚出戶尾之至村口一旅店抱持之大呼曰主人速來吾捉得一妖賊衆隣齊至視其布囊小兒胎血猶淋淋也衆大怒持鍬鋤擊之其人大笑了無所傷乃沃以糞始不能動及具送官刑訊曰我白蓮教也伙伴甚多方知漢湘一帶胎婦身死者皆受此害

獄成凌遲其人賞倫兒銀五十兩

服桂子長生

呂琪從其兄官嶺南司馬署有古井夏夜納涼見井中有聲琤琤然引起數紅丸大如彈棋疑有寶次早遣人縋下探焉得隔年桂子數十粒鮮赤可愛琪戲以井水服焉日七枚七日而盡頓覺精神強健如服穫者然年九十餘

伊五

披甲人伊五者身矮而貌陋不悅于軍官貧不能自活獨走出城將自縊忽見有老人飄然而來問何故輕身

伊以實告老人笑曰子神氣不凡可以學道予有一書
授子夠一生衣食矣伊乃隨行數里過一大溪披蘆葦
而入路甚曲折進一矮屋止息其中從老人受學七日
而術成老人與屋皆不見伊自此小康其同輩羣思咀
嚼之伊無難色同登酒樓五六人恣情大飲計費七千
二百文衆方愁其難償忽見一黑臉漢登樓拱立曰知
伊五爺在此欲客主人遣奉酒金解腰纏出錢而去數
之七千二百也衆大駭與同步市中見一人乘白馬急
馳而過伊縱馬追之叱曰汝身上囊可急與我其人惶
恐下馬懷中出一皮袋形如半脹猪脬擲伊竟走衆不

測何物伊曰此中所貯小兒魂也彼乘馬者乃過往遊神偷攫人魂無算倘不遇我又死一小兒矣俄入一衙衙有向西人家門內哭聲啾啾伊取小囊向門隙張之出濃烟一縷射此家門中隨聞其家人云兒甦矣轉瞬爲笑衆由是神之適某貴公有女爲邪所憑聞伊名厚禮招致女在室已知伊來形色慘沮伊入室女匿屋隅提劍斗自衛伊周視上下出曰此器物之妖也今夕爲公除之遍三下伊囊中出一小劍鋒芒如雪被髮跣足仗之而入衆家人伺于院外尋聞室中叱咤聲擊刺聲與物騰擲聲詬詈喧鬧聲良久寂然但聞女叩頭哀懇

不甚了了伊呼燈甚急衆率僕婢秉燭入伊指地上一物相示曰此即爲祟者視之一籐夾膝也聚薪焚之流血滿地

諸廷槐

嘉定諸廷槐家有再醮僕婦李姓者忽鬼扼其喉口稱是汝前夫我病時呼茶索藥汝多不保以至氣忿而亡冥王以我陽數未盡受糟塌死與枉死者一般不肯收留遊魂飄蕩受盡飢寒汝在此飽食煖衣我心不服故扼汝喉使汝陪我忍飢廷槐知爲鬼所憑上前手批其頰鬼呼痛逃去廷槐視其掌跡如煤少頃鬼又作鬧

廷槐再打婦無懼色手亦不黑矣罵曰你家主人初次打我出我不意故被他打痛今我已聚人汝背着偈竅中雖用掌心雷打我亦不怕也于是衆家人代爲請曰汝妻不過婦道有虧事汝不周並非有心殺汝無大仇可報況汝所生子女賴渠改嫁後夫替你撫養也算有良心汝何不署放手緩俾得少進飲食鬼唯唯婦覺咽喉一清登時喫飯三碗衆人知其可動乃曰主人替你超度何如鬼又唯唯遂設醮延僧誦往生咒鬼去而復至曰和尚不付度牒我仍不能托生也乃速焚之鬼竟去而婦安矣當作閙時最畏主人之少子曰此小相公

頭上紅光將來必貴我不願見之或問可是諸府祖宗功德修來乎曰非也是他家陰宅風水所蔭問何由知曰我與鬼朋友數人常在墳間乞人祭掃之餘獨不敢上諸府墳因隴上有熱氣一條如火衝出故也

王都司

山東王某作濟寧都司忽一日夢南門外關帝廟周倉來曰汝肯修帝廟可獲五千金王不信次夜又夢關平將軍來曰我家周倉最誠實非誑人者所許五千金現在帝君香案腳下汝須黑夜秉燭來五千金可得王喜且驚心疑香案下地有藏金分應我得者乃率其子持

皮口袋往以便裝載及至廟中天已黎明見香案下睡一狐黑而毛兩目金光閃閃王悟曰得毋關神命我驅除此妖耶即與其子持繩索捆縛之裝放口袋中負之歸家口袋中作人語曰我孤仙也昨日偶醉嘔唾聖帝廟中觸怒神明故托夢于君教來收拾我我原有罪但念我修煉千年此罪尚小君不如放我出袋彼此有益王戲問何以見謝曰以五千金爲壽王心記周倉關平兩將軍之言驗矣即釋放之頃刻變成一白鬚翁唐巾飄帶言詞温雅藹然可親王乃置酒設席與談過去未來事且問都司窮官如何能得五千金狐曰濟寧富戶

甚多俱非行仁義者我擇其尤不肖者竟往彼家拋磚打瓦使他頭疼發熱心驚胆戰自然彼必請求符錄延請道士君任說我能驅邪但書花押一箇向空焚之我即心照而去又開別家如此一月則君之五千金得矣但君官爵止于都司財量亦止五千金過此以往不必妄求吾報君後亦從此逝矣未幾濟寧城內外疫厲大作雞犬不寧但王都司一到便即安寧遂得五千金捨二百金修聖廟祭奠周關兩將軍乞病歸里至今小康

新齊諧

杭大宗爲寄靈童子

萬近蓬奉斗甚嚴每秋七月爲盂蘭之會與施柳南刺史同設道場施能見鬼凡來受祭者俱能指爲何人且與言語方立壇時先書列死者姓名向壇焚化萬故杭大宗先生弟子忘書先生名施見是夕諸公俱集有人短白翦披夾紗袍不冠而至謂曰近蓬我弟子今日設會獨不請我何也施素不識杭不覺曰燈旁一人曰此杭大宗先生也施向前揖問先生何來曰我前生是法

華會上點香者名寄靈童子因侍香時見燒香女美偶動一念謫生人間在人間心直口快有善無惡原可仍歸原位惟以我好譏貶人黨同伐異又貪財爲觀音所薄不許即歸原位因自指其手與口曰此二物累我問先生在陰間樂乎曰我在此無甚苦樂頗散蕩游行自如問先生何不仍投人身杭以手作拍勢笑曰我七十七年人身倏忽過去回頭想來有何趣味曰先生何不仍求觀音收招曰我墜落亦因小過容易超度可告知近蓬巷我念藏迹金剛咒二萬遍便可歸原位問陳星齋先生何以不來曰我不及彼彼已仍歸往宮矣語畢

上座大笑曰施柳南一日不出仕我輩田允兒大有喫虛田允兒者俗言鬼字也

西江水怪

徐漢甫在江西見有兒取魚鱉者曰至水濱禹步持咒波即騰沸魚鼈陣至任擇取以歸其法不得多取約日需若干僅給其值而已一日偶至大澤方作法忽水面湧一物大如猢猻金眼玉爪露牙口外數欲相攫其人急以碗蒙首走物奔來躍上肩抓其額人即仆地流血氣絕衆咸奔救物見衆至作聲如鴉鳴躍高丈許遁去人不敢捕傷者亦甦土人云此水怪也以魚鱉爲子孫

吾食其子孫故來復仇耳其爪銛利遇物破腦非蒙首而得衆力則斃其爪下矣

仲能

唐荊邁先生觀察川西時有大夫陳某罷悍嗜飲一夕方醉卧覺有物據其腹視之乃一老翁鬚髮皆白貌亦奇古朦朧間不甚了了陳以同伴戲已不甚驚怖時初秋適獲鼈衆因舉以裹之且挾以卧曉覺衆因有一白鼠長三尺餘已壓斃矣始悟據腹老人即此怪挾此即玉策記所云仲能詣相卜者能生得之可以預知休咎

周之庠好放生尤愛雀居恒置黍穀于簷下閒之中年喪明倚杖如故忽物紙絕惟心頭溫家人守之四晝夜甦云初出門獨行曠野日色昏暗寂不逢人心懼疾馳數十里見城外寥寥無烟火俄有老人杖策來視之乃亡父也跪而哀泣父曰孰與汝來答曰迷路至此父曰無傷導之入城至一衙署前又有老人綸巾道服自內出乃亡祖也相見大驚責其父曰爾亦糊塗何導兒至此此父退手挽之庠行有二隸卒貌醜惡大呼曰既來此安得便去與其祖相爭奪忽崔總管曰西來啄二隸駭走祖父翼之出羣雀隨之爭以翅翼之庠約行數

十里祖以杖擊其背曰到家矣遂如夢覺雙目復明至今無恙

全姑

蕭山茶肆全姑生而潔白婀娜年十九其鄰陳生美少年私與通爲匪人所捉陳故富家以百金賄匪縣役知之思分其贓相與率扭到縣縣令某自負理學名將陳決杖四十女哀號滚泣伏陳生臀上願代令以爲無恥愈怒將女亦決杖四十兩隸拉女下私相憐以爲此女通體嬌柔如無骨者又受陳生金故杖輕扑地而已令怒未息剪其髮脫其弓鞋置案上傳觀之以爲合邑戒

且貯庫焉將女發官賣案結矣陳思女不已賄他人買之而已仍要之未一月縣役紛來索賄道路喧嚷令訪聞大怒重擒二人至案女知不免私以敗絮草紙置褲中護其臀令望見曰是下身褻褻者何物耶乃下堂扯去褲中物親自監臨裸而杖之陳生抵掌嘴數百後乃再決滿杖歸家月餘死女賣爲某公子妾有劉孝廉者俠士也直入署責令日我昨到縣聞公呼大杖以爲治强盜積賊改重階下觀之不料一美女到紫綾褲受杖兩臀隆然如一團白雪曰豕之猶惜其肉而君以滿杖加之一板下便成爛桃子色所犯風流小過何必如

是令曰全姑美不加杖人道我好色陳某富不加杖人道我得錢劉曰為父母官以他人皮肉博自己聲名可乎行當有報矣舊衣出與令絕交未十年令遷守松江坐公館方午餐其僕見一少年從窻外入以手拍其背者三遂呼背痛不食已而背腫尺許中有界溝如兩臂然召醫視之醫曰不救矣成燭桃子色矣令聞心惡之未十日卒

奇勇

國初有三巴關魯一溺地地陷一尺能自抓其髮拔起身在空中高尺許兩足離地移時不下一在關外被敵

叔營黑暗中已爲敵斷其首矣刀過處急以右手捺住頭左手揮刀猶殺數十人而後死

紅毛國人吐妓

紅毛國多妓嫖客置酒召妓剝其下衣環聚而吐口沫于其陰不與交媾也吐畢放賞號衆兜錢

西賈認父

錢塘銓部主事吳名一騏者初舉孝廉入都會試僦居旅次有西賈王某來云其父臨終言往生浙地某處爲吳氏子其終年即銓部生年也又云昨脫其母又復示夢云汝父已至都中現寓某處汝何不往以故到此訪

問乞一觀顏色銓部因事屬怪異不肯出見王賈痛哭
遂行而去王賈甚富並無所希冀而來者以故人笑吳
公之迂吳作吏部主事數年死死年二十八

徐步蟾宮

揚州吳竹屏泉使丁卯秋闈在金陵扶乩問中否乩批
徐步蟾宮四字吳大喜以爲館選之徵及榜發不中是
年解元乃徐步蟾也

歪嘴先生

湖州潘淑聘妻未娶以瘵疾亡臨終請岳翁李某來要
其未嫁之女守志翁許之潘卒後翁忘前言女竟改適

將婿之夕鬼附女身作祟有致讀張先生者聞之意不能平竟上女樓引古禮折之以爲女雖已嫁而未廟見尚歸葬于女氏之鶯兒未嫁之女有何守志之說鬼不能荅但走至張前張口呵之一縣冷氣如冰臭不可耐從此女病愈而張嘴歪矣李德之延請在家合村呼歪先生

鬼衣有補痕

常州蔣某在甘肅作縣丞乾隆四十五年甘肅回回作亂蔣爲所害三年音耗斷矣其姪某開參店于東城忽一日午後蔣竟直入布裹其頭所穿衣有釘補褂舊痕

告其姪曰我于某月日爲亂兵所害屍在居延城下汝可遣人至其處棺殮載歸指其僕曰此小兒亦是劫數中人我現在陰間僱用之每年給工食銀三兩其姪大驚唯唯聽命鬼命小僮取火喫烟旋即不見姪即遣人載其柩歸啟視之頭骨碎作數塊身着紅青緞袍隱隱有補褶一方痕迹

孫方伯

孫涵中方伯爲部郎時居京師之櫻桃斜街房宇甚潔忽有臭氣一道從窗外達于中庭嗅而迹之乃從後苑井中出夜三鼓衆人睡盡有連呼其書僕姓名者聽之

隱隱然亦出自井中孫公怒而填之怪亦竟絕

賣冬瓜人

杭州草橋門外有賣冬瓜人某能在頭頂上出元神每閉目坐床上而出神在外酬應一日出神買鮓數片托鄰人帶歸交其妻妻接之笑曰汝又作狡獪耶將鮓撻其頭少頃賣瓜者神歸以頂爲鮓所污被穢床側神不能入大哭去乃亦漸僵

柳如是爲厲

蘇州昭文縣署爲前明錢尚書故宅東廂三間因柳如是縊死此處歷任封閉不開乾隆庚子直隸王公某蒞

任家已多內屋少開此房君妾某氏二婢作伴又君一妾于西廂老嫗作伴未三鼓聞西廂老嫗喊救命聲毛公奔往妾已不在床上尋至床後其人眼傷額碎赤身流血殷觫而立云我卧不吹燈方就枕便一陣陰風吹開帳幔徧體作癢有梳高髻披大紅袄者揭帳招我隨挽我髮頭我起我大懼急逃至帳後眼目爲衣架觸傷老嫗聞我喊聲隨即奔至鬼才放我走屋外去合署大駭慮東廂之妾新娶膽小亦不往告次日至午東廂竟不開門啟入則一姬二婢俱用一條長帶相連縊死矣于是王公仍命封鎖此房後無他異或謂柳氏爲尚書

殉節死于正命不應爲厲按金史蒲察琦傳琦爲御史將死崔立之難到家別母母方晝寢忽驚而醒琦問何母何爲母曰適夢三人潛伏梁間故驚醒琦跪曰梁上人乃鬼也兒欲殉節意在懸梁故彼鬼在上相候母所見者即是也旋即縊死可見忠義之鬼用引路替代亦所不免

捧頭司馬

如皇高公巖爲陝西高陵令其友某往探之去城十里許日已薄暮恐不能達見道旁廢寺正室封扃西偏屋二楹內有小門通正室門亦封扃某以屋尚整潔遂借

宿焉沽酒少飲解衣就寢其僕出與守寺道人同宿東邊之耳房時當既望月明如晝某久不成寐忽聞正室窗聲窸窣小門若然頓開見有褊衫朝珠而無頭者就窗下坐作玩月狀某方驚其人轉身向內若有見於其者旋即走還正室中某急起開門遁而門外鎖已爲其僕倒扣去某大呼痛不能聲其僕弗應某無措遂奪窗出窗外有墻繚之又不克越近窗高樹一株乃緣之而上俯視窗下則其人已捧頭而出仍就前坐以頭置膝徐伸兩指拭其眉目還以手捧之安置頂上雙眸炯炯寒光射人是時某已魂飛不復省人事矣次晨僕入不

見主人遍尋之得於樹上急撼其腕交抱樹柯堅不可解久之始甦猶謂鬼之來攫已也問之道人云二十年前寧夏用兵有楚人爲同知者解糧愒期爲大帥所戮柩行至此資斧告絶遂寄寺中今或思歸見形於客乎某白高高因捐俸爲賫柩資並寓書於楚令其子領歸

驅鱉

異興下山有白鱉洞每春夏間即見狀如匹練起空中游漾無定所過之下蘚蘭一空故養蠶時尤忌之性獨畏鑼鼓聲明太常卿韓紹曾命有司挾海矢逐之有驅鱉文載郡志近年來作患尤甚乾隆癸卯四月有范姓

若具控於城隍是夜夢有老人來曰汝所控已准某夜
當命元衣眞人逐鬾但魘魚司露有功被害者亦有數
彼以貪故當示之罰爾等備硫磺烟草在某山洞口相
候可也范至期集數十人往夜二鼓月色微明空中風
作見前山有大蝙蝠丈許飛至洞前暫息諸小蝙蝠集
者不下數十每一蝙蝠至必有燈一點如引導狀范悟
曰是得非所謂元衣眞人乎卽引火縱燒烟草俄而洞
中聲起如潮湧風發有匹練飛出蝙蝠圍環若布陣然
彼此搏擊良久鄉民亦羣打鑼鼓放爆竹助之約一時
許匹練飄散如絮有青氣一道向東北而去蝙蝠亦散

次早往視林莽間綿絮千餘斤或言或白觸手腥臊不可近自是鬼患竟息

海中毛人張口生風

雍正間有海船飄至臺灣之彰化界船止二十餘人貲貨頗多因家焉踰年有同夥之子廣東人投詞於官據云某等泛海開船後遇颶風迷失海道順流而東行數晝夜舟得泊岸回視水如山立舟不可行因遂登岸地上破船壞板白骨不可勝計目分必死矣不逾年舟中人漸次病死某等亦糧盡餘荳數斛植之竟得生豆嬰以充腹一日者有毛人長數丈自東方徐步來指海水

而笑某等同彼號呼叩首長人以手指海若揮之速去者某等始不解既而有悟急駕帆試之長人張口吹氣蓬蓬然東風大作晝夜不息因望見鹿仔港口遂收泊焉彰化縣官察驗得實多容廣省以所有資物按二百餘家均分之遂定案焉後有土人云此名海閘乃東海之極下處船無回理惟一百二十年方有東風屈曲可上此二十餘人恰好值之亦奇矣第不知毛而長者又爲何神也

卞山地陷

乾隆乙巳湖州大旱西門外下塘地陷數丈民居舍

與地相平屋中人破瓦而出什物一無損壞河中忽見起土埧升出白光一道望龍溪而去怪風颱之漢中漁舟數十俱爲白光所迷俄傾風定舟俱聚一處而白光亦不見矣時有方老人者年九十餘自云少年時見漁舟捕得白鱘一條重五六斤不敢匿獻之烏程令其適令前一夕夢見一白衣女子來告云某苕上水神也爲陳皇后守宮門明日有厄求救次日見鱘而悟仍命放入河中今上中白光得毋卽此物歟考西門外與迎禧門相連南朝陳武帝之后爲其父毋營塟於下山起民夫開地道而出塟後仍行封閉然則地之陷亦有由矣

鬼逐鬼

桐城左秀才某與其妻張氏伉儷甚篤張病卒左不忍相離終日伴棺而寢七月十五日其家作盂蘭之會家人俱在外禮佛設醮秀才獨伴妻棺看書忽陰風一陣有縊死鬼披髮流血拖繩而至直犯秀才秀才惶急拍棺呼曰妹妹救我其妻竟勃然掀棺而起罵曰惡鬼敢無禮犯我郎君即揮臂打鬼鬼頭跪逃出妻謂秀才曰疑矣夫婦鍾情一至于是即緣汝福薄故惡鬼敢于相犯盍同我歸去投人身再作偕老計即秀才唯唯妻仍入棺臥矣秀才呼家人視之棺釘數重皆斷妻之裙猶

炎牛幅于棺縫中也不踰年秀才亦卒

柳樹精

杭州周起昆作龍泉縣學教諭每夜明倫堂上鼓無故自鳴遣人伺之見一人長丈餘以手擊鼓鬥斗俞龍素有胆暗張弓射之長人狂奔而去次夜寂然後兩月學門外起大風拔巨柳一株周命鋸之爲薪中有節橫貫樹腹方知擊鼓者此怪也龍泉素無科目是年中一陳姓者

榴蚤仙

舒市開有陳一元者棄家學道購一精舍獨坐其間內

加鎖鑰初辟粥飯繼辟粟蔬但飲石湖之水命其子每一月餉水一壺次月往視則壺仍置門外而水已乾乃再貯其壺以進焉孫敬齋秀才聞而慕之書一紙條貼壺蓋上問可見否并請許見日期心惴惴恐不許也次月往探壺上批紙尾云二月初七日可來相見孫大喜臨期與其子偕往見一元年僅四十許而其子則已老矣孫問修道從何下手曰汝且靜坐片時自歇其心所思想處孫坐良久一元問汝可起幾許念頭曰起過七十二念一元笑曰心無所寄求靜反動理之常也汝一个時辰起七十二念不可謂多根氣可以學道遂教以

飲水之法曰人生本自虛空而來因食物過多致身體
堅重腹中饑蟲叢起易生痰滯學道者先清其口再清
其腸餓死諸蟲以蕩滌之水爲先天第一眞炁天地開
闢時未有五行先有水故飲水爲修仙要訣但城市水
渾有累靈府必取山中至清之水徐徐而吞使喉中喀
喀有響然後甘味才出一口水可度一晝夜如是一百
二十年身漸輕清井水可辟便服氣御風而行矣孫問
一元何師曰余三十年前往太山燒香遇一少年貌甚
靈俊能預知陰晴因與一路偕行少年背負一錦匣每
至下店必向匣旁語片時然后安寢心大驚疑鑿壁窺

之見少年放匣几上整冠再拜一老人從匣中笑坐而起雙眸炯炯白鬚飄然兩人相與密語聽不可解但聞有竊道者有道竊者八字而已夜三更少年請曰先生可安寢乎老人頷之遂將老人摺疊如紙絹入一般裝入匣中矣次日少年知余窺見故告我來歷許我爲弟子而傳以道也孫抱一元試之連所坐椅僅三十斤孫以兩女未嫁故乞假而歸假滿再往余見之于震澤張明府署中具道如此時戊申二月初十日也

仙人頂門無髮

癸巳秋張明府在毘陵遇楊道人者童顏鶴髮惟頂門

方寸一毛不生怪而問之笑曰汝不見街道上兩邊生草而當中人所踐踏之地不生草乎初不解所謂既而思之知脾門地方故是元神出入處故不生髮也道人夜坐僧寺門外僧招之內宿決意不可次早視之見太陽東升道人坐墻上吸日光其頂門上有一小兒圓滿清秀亦向日光舞蹈而吞吸之

香虹

吳江姜某一子一女其子娶新婦劉氏劉姓最婉不能操作有婢香虹者素跪謫因與其女日夜媒孽其短劉恨不能伸來時嫁貲頗豐爲其姑逼索且盡未明年築

病床禱姑謂其癆也不許其子與兒劉抑鬱死忽一日其女登床目批其頰歷數其生平之惡且云姑使我不與郎兒亦是姻緣數盡然爾輩用心何太酷耶如是數日爲設醮亦不應姜與其妻婉求之乃曰翁待吾厚姑亦老悖此特香虹之過我不能他香虹在側忽瞪目大呼兩手架空而行若有人提之者墜下則已斃矣其女依然無恙此乾隆五十三年正月事

閻王升殿先吞鐵丸

杭州閔玉蒼先生一生清正任刑部郎中時每夜置理陰間閻王之職至二更時有儀從轎馬相迎其殿有五

先生所蒞第五殿也每升殿判官先進鐵丸一丸狀如雀卵重兩許教吞入腹中然后理事曰此上帝所鑄廣闊羅王陽官署事有所曠狥故命吞鐵丸以鎮其心此數千年老例也先生照例吞丸審案畢便吐出之三條三視交與判官收管所辦事晨起輒忘前記得者亦不肯向人說但勸人勿食牛肉多誦大悲咒而已到任三月忽一日晨起召諸親友而告曰吾今而知小善之不足爲也昨晚吾表弟李某死生魂解到判官將其生平作官惡迹請寄地獄審定擬罪再詳解東嶽余心惻然將獄牌安放几上再三目李李自訴平生不食牛肉作

官時禁私宰尤嚴似可以此功德抵銷他罪余未作聲判官駁云此之謂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于百姓也子不食牛肉何以獨食人肉李云某並未食人肉判官曰民脂民膏刮人肉也汝作貪官食千萬人之膏血而不食一牛之肉細想小善可抵得大罪否李不能荅余知李素誦大悲咒爲陰司所最重因手書大悲咒三字在掌上以示之李竟茫然不能誦一字余爲代誦數句滿堂判官胥役一齊跪聽西方赫然似有紅雲飛至者然而鐵尤已湧起于胸中左衝右撞腸痛欲裂矣余不得已急取獄牌加硃放李獄中腸內鐵尤始定方理別

案而歸諸親友因問到底牛肉可食乎先生曰在可食不可食之間人問故曰此事與敬惜字紙相同聖所未戒然不過推重農重文之心充類至義之盡故禁食之者慈也然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此語久被老子說破試想春蠶作絲衣被天子以至于庶人其功比牛更大其性命比牛更多而何以烹之煮之抽其腸而炙食之竟無一人爲之鳴鏡立禁者何耶盡天地之性人爲貴貴人賤音理所當然故食牛肉者達也

萬佛崖

康熙五十年肅州合黎山頂忽有人呼曰開不開開不

開如是數日無人敢苔一日有牧童過聞之戲應聲曰開頃刻砉然風雷怒號山石大開中現一崖有天生菩薩像數千鬚眉宛然至今人呼爲萬佛崖童淮樹觀察過其地親見之

大力河

孫某作打箭爐千總其所轄地陰雨兩月忽一日雨止仰天見日光孫喜出舍視之頃刻烟沙蔽天風聲怒號孫立不牢撲地亂滾似有人提其辮髮而顛擲之者腿脇俱傷孫心知是地動忽而待之食頃動止起視人民與自家房屋全已傾圮有一弟逃出未死彼此惶急孫

老于居邊者謂弟曰地動必有回潮不止一次我與汝須死在一處乃各以繩縛其身兩相擁抱言未畢而怪風又起兩人即地顛播如初幸沙不眯眼見地裂數丈有冒出黑風者有冒出火光如帶紫綠二色者有湧黑水臭而腥者有現出人頭大如車輪目眈眈斜視四方者有裂而仍合者有永遠成坑者兄弟二人竟得無恙乃埋葬全家掘出貨物各自謀生先三月前有瘋僧持緣薄一冊上寫募化人口一萬孫惡其妖言將擒之送縣僧已立一楊柳小枝上曰你勿送我到縣送我墾大力河水口可也言畢不見是年地動曰四川大力河水

冲決溺死萬餘人

隨園戲編

白骨精

處州地多山麗水縣在仙都峯之南土人耕種多有開墾到半山者山中多怪人皆早作早休不敢夜出時值秋深有田主李某到鄉刈稻獨住庄房土人恐其胆怯不敢以實告但戒昏夜勿出一夕月色甚佳土人閑步前山忽見一白物蹦踴而來稜嶒有聲狀甚怪因急回寓其物已追踪而至李庄房門有半截柵欄可推而進怪不能越主人進柵胆壯月色甚明從柵縫中細看乃

是一婦驟咳撞柵門腥臭不可當少頃鷄鳴見其物倒地祇白骨一堆天明亦復不見問之土人曰幸足下過白骨猶故得無恙若過白髮老婦假開店面必請足下喫烟凡喫其烟者從無生理月白風清之夜常出作祟惟用苦苣可以擊倒之亦終不知何怪

龍殺亭

乾隆二十年川東道白公以千金買一妾挂帆回任龍愛異常舟過鎮江月夜泊舟妾推窗取水爲巨龍所吞主人悲恨誓必得龍而後已傳諭各漁船協力搜拿有能得巨龍者賞白金船戶爭以猪肚羊肝套五鬚鉤爲

餌上繫空酒餵浮于水面晝夜不輟兩日後果釣得大
龍數十人拽之不能起乃以船艙繫巨石磨盤用四水
牛拖之躍然上岸頭如車輪聲以利斧斫之滾地成阬
啞啞有聲良久乃死破其腹妾腕鬧金鐲尚在于是碎
其身焚以火臭聞數里一殼大數丈堅過于鐵苦無所
用乃搆一亭以龍殼作頂亮如明瓦邀至今在鎮江朝
陽門外大路旁

怪怕講理

漢州富翁黃老人者年過八十獨處一樓忽見女子倚
門而望老人壯年曾有愛女卒于此疑是女魂置之

不問次晚又見則多一男子矣至第三日一男一女跨身架間兩目下注老人故作不見俯首看書其男子乃下直立老人旁老人笑問曰足下是鬼耶此來甚差我年已八十餘死為旦夕事不久與君為仝類何必先崇過訪若是仙耶何不請坐一談怪不答但舉嘴四面樓窗齊開陰風襲人老人與家人上樓怪亦不見後數月二媳一孫皆死僅存一小婢老人恐此女身後無依乃贈與西席華君為妾生三子現在浙江臨海縣幕公署中此事華秋槎明府為余言

婁眞人錯捉妖

松江鄉史張忠震甲辰進士書房卧炕中每夜鼠鬬作
鬧不止主人厭其煩燒爆竹逐之不去打以火鉗亦若
不知張疑炕中有物毀之毫無所見書室後爲使女回
房夜見方巾黑袍者來與求雜交不允旋即昏迷不省
人事主人知之以張眞人玉印符放入被套覆其胸是
夕鬼不至次日又來作鬧剝女下衣汚穢其符張公怒
延裏眞人設壇作法三日後搞一物如貍封入甕中令
家皆以爲可安是夜其怪大笑而來曰我兄弟們不知
進退竟被道士所去可恨諒不敢來拿我淫穢甚主
人再謀之婁婁曰我法只可行一次第二次便不靈張

無聊何每晚將此女送入城隍廟中怪乃去一回家則又至矣越半年主人深夜與客奕棋天大雪偶推窗遽見窗外一物大如驢腦兒眼黃黃伏階下張吐水正澆其背急跳出窗外逐之怪物不見次早女告主人曰時夜怪來自言被主人看見天機已露請從今日去矣自此怪果絕

陳姓婦啖石子

天台縣西鄉窯會迎神神祀微皺有婦人陳姓者爲扶鼓之晚歸見金甲神自稱將軍擁衆至儀衛甚盛云汝替我整衣有情于我今娶汝爲妻帶點心與啖皆河子

石也婦人吸時甚覺軟美小者從大便出大者仍從口
吐出吐出則堅硬如常石子矣又見俟其來時使有
勇者與格鬬良久婦人曰傷其鍾柄矣次日至野廟中
有五通神所執金鎚有傷乃毀其廟神亦殺然

天台縣缸

天台縣署中到任官空三堂而不居讓與一缸居之相
傳爲前朝故物缸有神靈能知人禍福凡縣尹到任必
行三跪九叩禮祭之否則作祟官當歷遷則缸先憑空
而起若有擊之者當降革則缸先下陷漸入土中平時
缸離地寸許從不着土余心疑焉壬寅春遊天台山地

主鍾公醴泉遊飲署內酒後言曰署中二古物蓋往一觀書室西有老桂參天旁憩一扁乃明天啟四年邑宰陳公眾題額曰過三堂則缸神所居其大如鼓一黃沙粗佰耳中有小穴東去此神口也往往流溢皆歷年來所享雖豕余以厲擊之聲鏗然以竹片試其底毫不能入並非離地者鍾公駭然余笑曰我擊之我試之缸當禍我不禍君也已而寂然此缸載天啟縣志中

木姑娘墳

京師賓和班演劇甚有名一日者有人騎馬來相訂云海岱門外木府要唱戲登時須去是日班中無事遂隨

行至城外天色已晚過數里荒野之處果見前面大石房屋窗內燈火熒熒然帶微綠色內有婢傳呼云姑娘吩咐只要唱生旦戲不許大花面上場大鑼大鼓擾亂取厭管班者如其言自二更唱起至曉盡不許休息又無過飯犒勞僕內婦女堂上賓客語嘶嘶不可辨于是班中人人驚疑大花面顧妝者不耐煩竟自塗臉扮關公借荊州一齣單刀直上鑼鼓大作頃刻堂上燈燭滅盡賓客全無取火照之是一荒塚乃急捲箱而歸明早詢土人曰某府木姑娘墳也

雷誅王三

常州王三積惡訟棍也太守董怡會到任首名訪拿王三躲避其弟名仔首武進生員正在娶親新人入門而差役拘王三不得遂拘其弟往管押班房王三知家屬已去則官事稍鬆乃夜入弟室冒充新郎與弟婦成親次日差役帶其弟上堂太守見是柔弱書生愍其無辜且知其正值新婚暫作遲還寬限一月訪拿王三其弟入室慰勞其妻妻方知此是新郎昨所其寢者非也羞忿縊死其岳家要來吵鬧而報于發揚且明知非新郎之罪乃曰我家所賠贈衣飾須盡入棺中我才能休新郎舅姑哀痛不已一一從命王三聞之又動慾念伺其

揩殯之所往發掘之開棺婦色如生乃剝其下衣又與淫汚汚畢取其珠翠首飾藏袋將舟上路忽空中霹靂一聲王三震死其婦活矣次早管墳人送信于其弟家迎歸完葬太守聞之命斬王三骨而揚其灰

鐵面堂虎

雲南昆明池旁農民掘地得鐵匣匣上符籙不可識旁有楷書云至正元年楊眞人封農民不知何物椎碎其匣中有壁虎寸許蠕蠕然似死非死童子以水沃之頃刻寸許者漸伸漸長鱗甲怒生騰空而去暴風烈雨天地昏黑見一角黑蛟與兩黃龍空中攫鬬冰雹齊下所

損田禾民屋無算

圖公爲神

乾隆己丑兩淮鹽院圖公思阿到任清操卓然每日用三百文過商人和平坦易慈愛諄諄人以爲百餘年來無此好鹽政也年七十三歿前三日遍召幕客戚友曰吾將歸去君等助我摒擋瑣務以便交代後人衆咸疑之以爲譫語公笑曰吾豈欺人者哉臨期自覺遺本舉沐浴冠帶趺坐而逝三七之期舉商往哭其妾與夫人遣人問曰諸位老爺可知道天下有思州府否曰有此州在廣西省未知夫人何故問之曰妾昨夜夢老爺托

安云我子任思州府作城隍上帝所命于是衆商謹然知關公果為神又不知何緣宦此蓮方也

隨園瑣記

余族母王氏得疾將死忽轉身向裏卧笑吃吃不止其女問之曰我聞袁家姆將補廩故喜時余猶附生也姆卒之次年竟以歲試第三補廩先君子亡時侍者朱氏亦病呼曰我去我去大爺在屋左上呼我時先君雖卒而朱氏病危家人慮其哀傷並未告知倘而亦死方信古人升屋復魂之說非無因也閩人朱明死矣復蘇張目伸手索紙錢曰我有應酬之用為燒之目始瞑甲戌

秋余病危見白面小童戴纓帽跪床下持一單幅上書
家政條條八口寥寥八字余念此鬼戲我也我亦戲之
是年飲胡椒湯驅次稍覺乃口號續云可憐小鬼只怕
胡椒薄一笑去矣當熱重時覺床中有六七人縱橫雜
臥或北不欲仰吟而彼教之或我欲靜臥而彼搖之熱
減則人漸少熱減盡仍然一我而已方信三魂六魄之
說亦屬有之至于夢兆有不可解者余祖旦發公好道
術夢至一山頂有八人飲酒如俗所畫八仙狀貌余祖
至羣仙不起余祖戲曰八个仙人十五隻腳李跛大怒
持杖將擊羣仙呼曰速謝罪拉余祖跪謝而杖已至腰

曰與女三年舊醜後腰上凸起如雞卵與舉醫開效潰裂三年竟亡余戲謂跋奴與我家不共戴天每見祝像必痛詈之亦復不能作祟姊夫王貢南祈夢于少保遇夢一僧狀獰惡持棍追擊貢南狂奔見前面羣僧數十圍坐草上貢南求救衆僧拉貢南入草中而四圍膜手向外追僧至索貢南不得喝曰無情種子留他作甚大衆閃開領吾一棍貢南驚醒至今無驗余幼時夢東數百萬筆爲大桴身坐其上浮于江亦至今無驗又立春日夢關帝綠袍長鬚立空中以左手擒我右手持雷從臍擊入如烈火鑽灼痛醒腹猶熱也或以爲關帝戊午生

余亦戊午得科之故終屬强解壬子鄉試將赴科考是日五更夢遇門斗李念先于路搖手曰勿去勿去相公科考不取遺才不取須大收方取耳是時科考遺才最寬余自問必不至此後二如其言因念補廩錄科事甚小而機先動及後登進士入詞林改縣令杳無蹟兆何也

廣西鬼師

廣西信奉鬼師有陳賴二姓能捉生替死病家多延之至則先取杯水置以紙剪懸病者床上翌日來視其水過時不滴者云可救或取雄雞一隻貫白刃七八寸入

雞喉提向病人身運氣誦咒咒畢雞口不滴血者亦云可救拔刀斫地雞飛如故若滴下點水灰雞血者辭去勿救其可救者設一壇掛神鬼像數十幅鬼師作婦人粧步罡持咒繞數匝作至夜染油紙作燈至野外呼魂其聲幽渺隣人有熟睡者魂即應聲來鬼師遥火與之接去後鬼師向病家稱賀則病者愈而來接火之人死矣解之之術但夜聞鑼鼓聲以兩腳踏土上頭無所妨陳賴二家以此致富其餘半屬屬眩惑甚多余嬸母患病呼賴鬼師視之賴持劍捕鬼房中有物如大蝙蝠投入床下賴用掌心雷擊之火倒出燒賴鬚賴

大怒令煎一鍋銅油書符燒之以手攪鍋中油聞床下
鬼哭聲求饒久之而絕嬸病果愈一日者陳鬼師爲某
家呼魂見藍衣女再再來逼視之卽其所生女來接火
陳大驚擲火于地以掌擊其背急歸視女女方睡驚覺
云夢中聞爺呼故來所衣藍布衫上手掌油迹宛然桂
林魏太守女病危夫人延陳鬼師視之陳索百金爲謝
太守素方嚴拘而杖之將置之獄鬼師笑曰杖我母後
悔方杖鬼師女忽于床上呼曰陳鬼師命二鬼杖我臀
拉我入獄夫人大恐力勸放之許以重謝陳曰業爲祟
鬼所驚吾力不能女竟死

伊都拉年二十一入直羽林僦日猶鷹滿櫥之西見羣雀飛入林深因馳馬縱鷹搏之雀驚散少年將往收鷹見深林內有人臂鷹而立以右手刷我羽毛諦視之自手至足皆枯骨也駭而奔告諸僕從彈以鳥銃枯骨人不見伊收鷹行里許望見高樓大廈以爲貴人莊院各下馬見老婦人冉冉來戴大髻衣杏黃袍錦繡華麗微辨數人向伊呼曰汝非某家郎乎余爲汝中表姑既至此何不過我伊趨前問起居曰某以當差內府不識大人居址請往候安老婦先行招諸僕從曰汝輩俱來少息

入第堂宇深邃老婦趺坐榻上與語近事甚悉呼其女出見曰汝妹也年十八矣伊見其貌美心爲之動老婦曰郎若遠獵得母渴乎食以瓜大倍于常并賜諸僕者皆叩頭謝出侍者引至左房與女子坐語良久俄而一華服丈夫冠珊瑚頂孔雀翎昂然自外入少年起執手問訊坐定丈夫曰頃于樹林內得鹿絕佳甚愛之恐有何人放火鎗幾爲所中鹿逸去可惜伊聞之始悟彼鬼默不敢語因詭請如厠出門上馬而馳僕從不及追之已入谷色若死灰行數十步回望之松檟宿草而已詢之土人曰此馬家墳也昔有馬將軍者以陣亡暨其夫人并

女同塋于此

天厨星

曹能始先生欽饌極精厨人董桃媚尤善烹調曹宴客非董侍則滿坐爲之不懌曹同年某督學蜀中之作饌者乞董偕行曹許之遣董董不往曹怒逐之董跪而言曰桃媚天厨星也因公本仙官故來奉侍督學凡人豈能享天厨之福乎爾來公祿將盡某亦行矣言畢升空向西去良久影逝不踰年曹竟不祿

夢中聯句

曹少時過太平書坊得楸山集歸夜閱之倦掩卷卧聞

叩門聲啟視則同學逯友山也攜手登臺仰見明月友山賦詩云再再乘風一望迷曹云中天烟雨夕陽低來時衣服多成雪逯云去後皮毛盡屬泥但見白雲侵月冷曹云何曾黃鳥隔花啼逯云行行不是人間象曹云手挽蛟龍作杖蒸吟罷友山別去學士餘語其妻妻不答轉呼僕僕亦不應復坐北窗取椒山集掀數頁回顧已身臥竹床上大驚始知夢也驚醒起視椒山集宛然掀數頁而次日友山訃至

碧眼見鬼

河南巡撫胡公寶瑔眼碧色自幼能見鬼物九歲猶不

言尙記前生事能言後不復記矣自言入閒街衢堂屋在在有鬼惟朝廷午門內無之菜市口刑人處鬼尤叢集過人氣盛避之而行衰弱則摩肩而過或有所揶揄者其人必病午前猶不甚出午後道路紛紛然其聚也率皆型塊擬無鼻偉正大者公一生不肯入神廟佛見之往往起立辟邪所經歷者萬萬萬千東獄大帝鹵簿繁盛奇萬奇千金將軍遍體金色毛孔閃閃生萬道金光醜莫醜于狹面神身長三尺面長四尺濶止五六寸令人對之欲嘔他如如來仙子關公蔣侯皆未之見也幼時過土地祠旁塑牛頭鬼公戲其角鬼隨歸家以

角撫公卧床震撼不已隨患瘧牛壓其胸太夫人祭之方去人問胡公官貴何神佛見之尚起立而牛頭賤鬼乃敢揶揄之耶余答之曰惟是神是佛正直聰明故卑其為貴人正人而敬之牛則無知也何敬之有

公巡河南時朔日行香未至廟忽低頭持扇遮面司道迎接打恭岸然不答公素謙一旦改常司道大疑趨一日乘間問曰公某日行香如有意拒絕我等者得毋有所開罪乎公曰非也前日見廟前有天蓬神兩位被河神鎖繫求我說情我若允許則彼原有罪如不允則天蓬神纏擾不清故佯為不見而過之耳

龍川

鄧孺孕氏婦孕十四月產一肉團盤曲九折瑩若水晶懷藥之河化爲小龍雙空而去逾年李婦孕方娩雷雨晦冥龍水哀號聲若牛吼里人奇之爲立廟號山號龍母廟乾隆壬午夏大旱牲玉斯磬亟無靈柱林中丞以爲大戚其門亟往蓐一瓢曰何不登堂拜母乎中丞遵官以牲牢禱龍母廟翌日雨降

清涼老人

五臺山僧號清涼老人以禪理受知鄂相國雍正四年老人卒西藏產一兒八歲不言一日剃髮呼曰我清涼

老人也遠爲我通知鄂相國乃召小兒入所應對皆老人前世事無外指侍者僕御能呼其名相識如舊鄂公故欲識之賜以老人念珠小兒手握珠叩頭曰不敢此僧奴前世所戲相國物也鄂公異之命往五臺山坐方丈將至河間書一紙與河間人袁某道知緒甚欵袁故老人所善大驚即騎老人所贈黑馬來迎小兒中道望見下車直前抱袁腰曰別八年矣猶相識否又摩馬鬣笑曰汝亦無恙乎馬爲悲嘶不止是時道旁觀者萬人皆呼生佛羅拜小兒漸長大纖妍如美女過琉璃廠見畫店鬻男女交媾狀者大喜諦玩不已歸過恒鄉召妓

亂狎到五莖山遍召山下淫婦與少年貌美陰巨者終日淫媟視臨覩之猶以爲不足更取香火錢往蘇州聘一伶人歌舞被人劫奏武昌未上老人已知嘆曰無幽躬而生色界矣誤矣即踣坐跌跏而逝年二十四吾友李竹溪與其前世有舊往訪之見老人方作女子粧紅肚袜褌下體使一男子淫已而已又淫一女其旁伫賞連環而淫者無數李大怒罵曰活佛當如是乎老人夷然應聲作偈曰男懽女愛無遮無礙一點生機成此世界俗士無知大驚小怪

徐崖客

湖州徐庶客揚子也其父惑繼母言欲置之死崔客逃雲遊四方凡名山大川深巖絕澗必攀援而上以爲本當死之人無所畏登鷹蕩山不得上晚無投宿處一僧目之曰子好遊乎崔客曰然僧曰吾少時亦有此癖遇異人授一皮囊夜寢其中風雨虎豹蛇虺俱不能害又與繩足布一疋長五丈或山過高投以布便攀援而上即或傾跌但手不釋布緊握之墜亦無傷以此遊遍海內今老矣倦鳥知還請以二物贈公徐拜謝別去嗣後登高臨深隨得如意入滇南出青蛉河外千餘里途道砂礫泥花投囊野宿月下聞有人漱于皮囊上者

聲如潮湧倫目之則大毛人方目鈎鼻兩牙出頤外數尺長倍數人又聞沙上獸啼雜沓如萬聲震兢被逐狂奔者俄而大風自西南起腥不可耐乃蜥蜴從窗中過驅羣獸而行長數十丈頭若項喻徐揚息騰踔而伏天明出視見蛇過處兩旁草木皆焦已獨無恙飢無乞食處望前村有煙起者奔往見二毛人並坐旁置鐵燾芋甚香徐疑卽月下遊漫者跪而再拜毛人不知良乞救飢亦不知然色態甚和睨徐而笑徐乃以手指口又指其腸毛人笑愈甚啞啞有聲如鴝鵒林谷若解意者賜以二芋徐得果腹留半芋歸視諸人乃白石也徐遊遍

四海仍補湖州掌管人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凡荒葬幽絕之所人不到者鬼神怪物亦不到有鬼神怪物處便有人矣

虎銜女昌頤

陝西興安州民某六月娶妻天大暑路遠新婦以紅巾裹首不勝悶熱暴死車中其父母悲慟買棺殮之不便仍舁至家乃厝之城外古廟後棺不甚堅厚會大雨淳氣浸入棺中女復活哼哼有聲廟中僧師徒二人聞而視之啟其棺嫣然美婦也扶起以湯藥灌甦抱入寺其徒思猶占此女嗾師置酒飲牛醉將奔所殺之掷以

女棺盛其師屍置廟後而負女逃居別村文昌嗣裔髮爲火居道士逾年夜忽有虎跳入祠中將所塑文昌帝君頭銜去而遺下乳虎二隻村隣喧傳爭來看虎女之父母亦至父見其女以爲鬼也抱哭良久女不能隱具陳始末且告以占妻殺僧事其父毋控官訊鞫得實捕驗僧屍置其徒于法女父母領歸此事嚴侍讀冬友從陝西歸親爲予言

採戰之報

京師人楊某習採戰之術能以鉛條入陰竅而呼吸進退之號曰運劒一鼓氣則鉛條觸壁鏗然有聲或吸燒

酒至半斤妓妾愛其姿淫者衆矣忽自悔非長生之道
乃廣求丹竈良師相傳阜城門外白雲觀元時爲邱真
人所見每年正月十九日必有真仙下降燒香者畢集
楊往觀焉見一美尼偕衆燒香衣褶能送風而行風吹
不動意必仙也向前跪求尼曰汝非楊某學道者乎曰
然曰我道須撐人而傳不能傳汝俗子楊愈懽再拜不
已尼引至無人之所與丹粒二丸曰二月望日候我于
某所此二丹與汝可先吞一丸臨期再吞一丸便可傳
道楊如其言歸吞一粒覺毛孔中作熱不復知寒而淫
慾之念百倍平時愈益求偶坊妓避之無敢與交者至

期否丹而往尼梨先在一靜室跪其下衣曰請道無私
有起不飛汝亦知古人語乎求傳道者先與我衣鳴大
喜自特採取之術養身而上須臾精潰不止婆顧子
地尼嗚曰傳道傳道惡報惡報大笑而去五日乃瘖腫乃
身卧破屋內閉門外有賣漿者聞聞告以故乃至家中
三日死矣

木皂隸

京師寶泉局有土地祠旁塑木皂隸四人爐頭銅匠咸
往祀焉每夜衆匠宿局中年少者夢中輒被人雞爨如
臘寐然心惡之而手足若有所縛不能動亦不能叫呼

旦起摸穀道中皆有青泥如是月餘羣相揶揄終不知何怪後祀土地見一隸貌如夜間來溺人者乃訴之官取鐵釬鈇其足嗣後怪絕

王渭本

湖北巡撫陳公塏其父文肅公于祖塋卜有日矣其弟繩祖夢有持帖來拜者上書王清本三字入門則十三人也坐無一語俄而十二人亂去獨留一人告公曰此十二人皆河神也公驚醒次日到墳伐其樹之礙路者樹文有王清本三字數之十二枝也大駭遂命停葬其木今尚存于家此事嚴侍讀爲余言并云俚閩五色線

部部果識河神名王清本

女化男

来湯薛姓女名雪妹許字黃姓子嫁有日矣忽病危甚中有白鬚老人捫其身至下體女羞澀去非白鬚翁迫以物納之而去女大啼父母驚視之已轉為男身矣病亦霍然鄉令張錫組署泰陽篆陶悔軒方伯以會審來喚驗之果然面貌聲音猶作女態但腎囊微隙宛然陰溝也薛本二子得此為三改雪妹名為雪徐

井泉童子

繁州繆孝廉潢余年家子也其兒喜官年十二性頑劣

[illegible]兒戲溺于井中是夜得疾呼爲井泉童子所挫府
[illegible]隍批責二十板旦起視之兩臀青矣疾小痊越三日
復劇又呼曰井泉童子嫌城隍神狗同鄉情面罪大罰
小故又挫十司路神神云此兒汚人食井罪與蠱毒同
科應取其命是夕遂卒閻城隍何人曰周公範遵庚戌
翰林檢州人爲河南某縣太守正直慈祥每杖人不忍
輒必以扇掩其面

一 射天箭

檢州陶燮與之弟某年十六好仰空發矢號曰天箭忽
一日射畢投弓大叫曰我太湖水神朝天過此被汝射

語我醫雖萬萬死舉家跪求亦不能救病一日而死夢與前余曰弟誠頑劣然以鬼神之靈而不能避是望之簡亦不可解

神秤

張玉奇武進縣戶房書吏也解錢糧至福州過橫林地方白日小地越一日蘇自言被金甲人擒去至大院落呼曰大師父惡人來矣上坐青面獠牙者云既是惡人着即拘禁金甲人跪請曰玉奇有朝廷公事在身未便羈留且放還陽候其事畢再行審訊未遲青面者許之張遂活解糧至蘇掣批歸仍過橫林宿旅店中夢金甲

人又來將玉奇引見大師父即責而逐大師父到曰取
玉奇生平功過須來稱其輕重再行治罪左右取一秤
至金星照耀其權乃紫金石爲之凡善事用紅標簽惡
事用黑標簽分投秤盤中頃刻間紅輕黑重矣張戰慄
不已俄而有人取紅簽文書一卷投之則秤盤中諸黑
簽爲所壓紅簽重不可量書而者曰有此大功德可放
還陽增壽一紀玉奇驚醒以此語人人問可認得是何
文書曰我所承辦堂有不能此常州劉清前名某者抄
寫未迄劉被逮時所藉自產仍戶陳父住乡縣令某欲
按數比追玉奇門承者甚二面夜中故意不戒于火盡

焚之以此被杖其事遂已想歷稱者是此事也至
今尚存

莊明府

莊明府炘來官時館廣西橫州刺史署中晝卧書室夢
青衣人持帖云城隍神奉請莊隨行至一衙署城隍神
降階迎叙寒温畢道寤某案事君作中証故屈來質對
無干礙也莊唯唯卽告以當年作中原委城隍笑領之
呼僮置酒神南向莊西向曰倣署有幕友四人可許作
陪否莊首肯左右卽請四先生來皆非素相識者彼此
相揖不交一言四先生依城隍而坐離莊甚遠階下紅

燈四壁光熒熒然寂寂莊知爲陰府因問終身之事可預知否城隍神亦無難色命左右取四簿至上帖紅簽有橫死夭死老壽四柱名曰莊本身註在老壽簿上有妻某子某婿某云莊其時尚無子無妻也莊辭別城隍神命書吏書依原路送還出衙見街上搭臺演戲觀者如堵莊問何事書吏曰部三班也中有白鬚老人馮某是莊舊隣死久矣一見便來握手且托云我輩某地棺爲地風所吹現在傾仄君歸告我兒孫改葬爲安莊自夢歸如其言告知馮家啓墳視之柩果斜朽十餘年來莊之遭際歷歷如夢惟所云爲某中証事不背向

淨香童子

往林相國陳文恭公幼時扶乩仙判牒云人原名道氣吏本是仙才後文恭歷任封疆位至宰相似乩仙語未滿其壘公卒後數年滁州薛生白之子婦病醫治不效乃扶乩求方乩判云薛中立可憐有陳氣湯而不知用尚得為名醫之子乎服之果愈問乩仙何人曰我業天士也蓋天士與生白在生時各以醫爭名而中立者生白之子故詬之從此蘇人求方者畢集乩所判藥應手而痊一夕告別大書云我為大公祖淨香童子所召不

得不往衆駭然問爭香童子何以有公祖之稱曰陳文恭公已復淨香童子之位矣陳故蘇州巡撫也

棺口求祭

常州御史吳龍見文端公之曾孫也其弟某館于李氏聞主甚寬勞有古棺纏帷塵滿吳亦習見不以爲怪一夕月明時棺中窸窣有聲前和開矣中伸一首出紗帽白蓮手指其腹自稱飢渴求餅餌吳許之白揮書向棺中取淡黃色袍服相異曰此明朝萬歷皇帝所賜也今以爲謝吳不敢受夜漸闌棺合縫如故翌日告主人爲建齋醮據云此棺乃李氏高祖名傑前明侍郎以子

孫君名啟予風水故未辈耳

沈椒園爲東嶽部司

蔣與盛百二丙子孝廉受業于沈椒園先生沈殁數年盛夢遊一處見椒園乘八轎儀從甚盛盛趨前揖沈搖手止之隨入一衙門盛往投帖求見閽者傳前此東嶽府也主人在此作部曹未便進見盛知公爲神乃踉蹌出見柳陰下有人彷徨獨立諦視之椒園表弟查某也問何以在此曰椒園表兄招我入幕我故來及到此又不相見未知何故我有大女明姑冬月將出嫁我要過此期才能來而此意無由自達奈何盛曰若如此我

當再相先生之門如得見則并達尊意何如查曰幸甚
盛仍請移門而關者述所以又來求見之故關爲傳入
堉之關者出曰主人公事忙萬不能見可代致意查相
公遠來遠求不能待至冬月即查大姑娘亦隨後要來
不待婿娘也盛以此語覆查相與歐欷而醒是時春二
月也急往視查彼此述夢皆合查憮然不樂其時查甚
健無恙至八月間查以瘧亡九月間查女亦以瘧亡叔
圃余社友同舉鴻詞科

新齊諧

陝西茶客

陝西茶客某販茶江南歸宿陽鄉旅店其東廂先有居客山東二布客也彼此晚膳畢閉門睡矣客夢有怪物破窗赤髮藍睛四面撞門入手持鐵索取東廂二布客鎖之隨鎖茶客三人共索加鎖貫然縛門外棚樹上怪又撞入他店去二布客鐵鍊甚緊不能動茶客鍊稍鬆苦掙得脫驚醒以為夢也告店主亦不甚怖次日五更店主大喊東廂二客死矣半里外飯店中亦死一驛夫

山姬姬

臨平孫姓者新婦爲魅所憑白稱山姬姬喜敷粉着艷衣白日抱其夫作交媾狀語其夫思之請於山施道士作法方設壇其妻笑曰施道士薄薄有名敢來前我我將使之作王道士斬妖矣王道士斬妖者俗演戲笑道士之無法當也則以手按其婦腹下破血噀之法果不靈道士曰我有降魅符在枕中命其徒取而張之再坐壇作法妻有慢色亦坐几上揮帚作狂狀此關良久其夫見三日神搞一白猿大五尺許從階前緣廊伏道士取而擲之屢擲屢小縮如初生小猫乃取入瓦罐中封

以符印旋有黑氣從譚中出次日投江中婦病遂愈

瓜州公子

杭州大方伯地方有胡姓嫂姑二人同居一樓清明日嫂兒玩上有浴柳爲橋者疑是兒戲用竿挑去之晚間有羽衣男子突至卧床前曰我瓜州公子也與汝姑嫂有緣故折柳做鵲橋從瓦上度來以應清明佳節汝何得拆去言畢住房中憑二女爲崇其家請道士念玉皇經解禳之道士方至怪以溺器擲之經卷淋漓道士逃去胡翁遣老媪五人守夜調護則五媪髮皆成辮絲絲相接非拖曳不能行如是者月餘其女久有婿家遂攜

曰嫁之怪曰某家無緣我不能往在此徒挾一美亦覺蕭索請從此辭囚謂胡翁曰我在此閒汝久甚愧無以爲報我有妹甚美願贈汝爲妾未知汝肯納否胡請見怪許之俞中堂乘簾觀之果望見絕色女子胡不覺心動急請婚期怪曰我願以汝爲妹夫而妹嫌汝老醜心願不肯汝能將願下鬚盡去之則姻事成矣胡年五十餘肥而多鬚感其言一旦盡剃之怪在空中大笑去妹竟不來

王白齋尚書爲潮鳴寺僧

余同年王白齋少年美秀初入學時年才十七偶遊潮

鳴寺見影堂老僧像不覺毛髮洒淅還家遂病瘋後過寺不敢入及探花及第時舊老僧以線香五十四枝與之曰我有三弟子一歿麟一錢維城一汝也汝將來司刑名時當迎歿其孫哥來歸依原位白齋祕而不言後果為大司寇壽五十四而終卒不知所起度者何等也

白天德

湖州東門外有周姓者其妻婚青入城染邪歸其家請道士孫敬書誦天蓬咒用拷鬼棒擊之妖附其妻俱云我白天德也為祟者我弟維德與我無干孫書符喚維德至問故與周家婦何仇曰無仇我路過愛其美故與

結緣方愛之豈肯害之問汝向住何處曰附東門元帝廟側偷享香火已數五年孫曰東門廟是元帝太子之宮當時創立原爲鎮壓台郡火災故立廟離宮東首汝何得安云元帝廟即妖云治火災當治其母不當治其子猶之伐木者當究其本不克其枝汝作道士而五行生克之理茫然不知尚要行法來驅我即拍其肩大笑去周氏妻亦竟無恙

髑髏乞恩

杭州陳以夔善五鬼搬運法替人圓光頗有神效其友孫姓者宿其家夜半床下老出一白髮翁跪而言曰乞

致意陳先生還我髑髏使我全屍孫大駭急起以燈照床下則髑髏一具存焉方知陳驅役鬼物皆向敗棺中取其元靈盜來施符用咒故也孫初勸之陳猶隱諱取床下骨示之陳乃無言即送還原處未幾陳爲羣鬼所擊遍身青腫死

錫謀一定陰間准三分用

杭州龔薇垣生員原任甘泉令龔明水之從子也病中雙遊陰府街巷店鋪與陽間無異惟黃沙迷漫不見日月見店舖中有司櫃者故所識也趨往詢路司櫃者笑曰此間無路汝至此尚欲何往再問不答薇垣不得已

徬徨道中有乘四轎呵嘬而來者近視之已之岳翁某也趨而問焉翁慘然曰此非人間汝何至此薇垣方知其身已死因自述病中原委并問其父母壽算岳翁曰此事非我所司汝叔父明水先生現在王府教書汝可往問但王府嚴侍衛甚衆非重用門包不能通報薇垣問門包何物曰亦不過陽世通用之錫課耳凡陽世燒錫課一定陽間准作三分用或有破損燙爛者僅准一二分用薇垣聞言急走往王府忘其身未帶錫課至一宮門侍衛者如所見薇垣果伸手索賄而薇垣無以應也但曰稍家叔明水在此教書煩爲通報侍衛者怒

罵曰一老腐頭巾在府已甚可厭忽孛得又添一小腐
頭巾來揮杖擊之一驚而醒家人已環泣于旁後數月
微恒忽無故猶死

雞卵攜糞

杭州清泰門外有觀音堂徐姓者其妻爲五通神所據
每朔望至其家飲啖有事必預爲通知妻故窮苦佐其
夫糞田神憐之代爲攜糞以兩空殼雞卵爲桶盛糞石
許細竹管挑之較多于木桶盛者而所灌田尤肥

狐丹

常州武進縣有吕姓者婦爲狐所憑化作美男子戴唐

巾爲人言休咎有驗有不驗來問卜者狐或外出則命書一箋焚之存其灰于鐔中狐來口吐物紅色如小鏡然大不過寸許持向鐔中照灰便能朗誦所焚之語絲毫無誤照畢仍吞入腹中或云此狐丹也狐有此答輒令婦口授之處其遺忘則以手掐婦手指之中節便記憶雖長篇韻語俱能成誦過此則依然不識字也有某秀才爲婦中表親欲與狐唱酬嚥轉致狐狐曰有一對秀才能屬對即與酬答可也紅白桃花映紙窗花無二色婦以告秀才不能對慚而退此狐至今猶存其家
錢竹初明府爲予言

處州溺婦奇獄

處州鄉民陳瑞送妻還其母家路過牛塘橋婦溷于廁久而不返陳往尋不得望前村攢屋中紅裙外露意往視之果其妻裙也似被人曳入棺中露半幅于外心疑僵尸作祟將斧出之以救其妻訪問棺主有張某云此我家姑母棺也姑母死時年三十餘其子又亡無力營葬久攢于此陳請開棺初不許陳哀求至再始許之劈開則一白髮男子手持某妻之裙而不見某妻之身於是陳以失生妻控官張以失死姑控官官不能斷至今懸爲疑獄

一　道家有全骨法

杭州龍井初開時商人葉姓者司其事有倪某者爲葉擇開工日期後十年葉身故倪忽暴病有聲鬼附其身語音不一曰還我骨還我骨聲啾啾然楚越吳粵音皆雜有也最後有自稱陳朝傅將軍者曰我助蕭摩訶南征北討葬此千年汝何得與葉某擅傷我骨家人環求曰此官府所命主人力不能抗將軍何不相諒卬將軍曰此雖公事不可遽然汝與葉某理宜將掘骨舉棺事告知官府官府不從便與汝無罪今汝等並不告官而擅將我等數十人骨混行拋擲以致男裝女頭老幼少

聞誤令裘焚餘散鬼如何安家人請用佛法解禳將軍曰佛無能爲惟道家有全骨法汝往求之于是張家人訪有禮斗人施柳南萬近蓬等往而拜求遂設壇于龍井作法七日見西湖神燈赫然散滿水上或疊高爲塔或橫排爲旌字或圍聚如大車輪或散作流螢萬點須臾斗母下降寶珮瓔珞嚴粧不可逼視空中四來即葉某與倪姓也皆跪階前鬼數十爭來笞擊斗母喝曰此亦汝等拽數毋屬仇怨我命九幽使者盡捉殘骨爲汝綽補還可也少頃髑髏數十具皆有白氣縈繞旋滾成團其缺處皆圓滿矣將軍長丈餘披金甲率羣鬼拜謝

叫母葉亦解鎖合掌膜拜而去倪病遂愈此事近蓬萊
余言

批地藏王頌

雨江總督于成龍未遇時夢至一宮殿上書地藏王府
四字殿上老僧伽跌開目手心念地藏王王入問生死
事家有老僕求願而勤人病不起因長揖告訴求爲延
壽再三言僧默然不應于怒直前手批其頰老僧開眼
笑屈一指示之醒而告人皆云地藏王一指當是延壽
一紀已而僕病愈果又生人間十二年

儒佛兩不收

杭州楊生兆南業儒兼通禪學歿後一年托夢于其妻曰人死必有所歸我故儒士司魂者送我于文昌殿君出題試我我不能作帝君不收司魂者再送我佛菩薩處佛出經問我我不能解佛又不收徬徨陰間無歇足之地不得已將以某月日投生張某家自念我一生好佛汝須往告張家勿以產乳我兒再墮落張故兆南友也臨期視之其家果生一男盤膝而生哭三年不止張氏啖以黿哭遽止而兒遂犯驚癇之疾此乾隆四十三年事

鳥門山事

紹興東關有張姓者妻病延醫行過烏門山遇白鬚叟相隨而行時天已晚覺此叟足不點地映夕陽無影心疑爲鬼問其踪迹叟亦不諱曰我非人乃鬼也然有求于君非害君者我有骸骨葬烏門山之西被壓石者終日鎖斫山石就傾我墳中朽棺亦已平露不久將墜入河中幸君哀我爲改葬之君前去到新橋地方有五个溺水鬼坐而待君我爲君先往驅除之出懷中朱家榛與張飲曰明日請到朱家包榛紙爲証張與偕行至新橋果有黑氣五團踞橋坐叟先往折柳枝打之霹靂然盡落于水張到醫家叟再拜別去次日張往

朱家買棺出其紙果朱店中招貼也告以原委店主人
悄然曰君所見鬼姓莫名企章故余戚也渠欲葬之事
何不托我而托若想與若有緣若命中不應死于五水
鬼故神囑命此鬼爲若驅除耳引張往烏門山視其墓
棺離水僅尺許乃別擇地改葬焉

楊二

杭州楊二業以拳棒爲事夏夜坐後園假山上乘涼見
石罅中出一小頭先露其髮再露其面楊大駭持棍擊
之頭不見次日箱樓中聞樓下有着履聲往來歷落疑
爲賊然心念偷兒無着履之事有履聲緣梯而上則

一白衣人帶帽長帽手持四方燈籠嘻嘻然向楊而笑楊擊以鐵尺白衣人墜于樓下作怒聲曰好打好打待我喚伙計來好好收拾你次日楊召其徒告之諸無賴噪曰彼有伙計我等亦有伙計請護持老兄登樓打鬼于是治肴痛飲各持器械登樓鬼竟不至雞鳴時諸無賴各倦臥至明起尋楊已不見覓之已死于樓下竹榻上

吳秉中

吳秉中居葵巷故于舊宅隣也延汪名天先生訓其子姪月夜至館中閒談見墻上有一老翁長尺許白髮鋸

頭坐而效其所爲兒吃烟畏亦吃烟畏拱手畏亦拱手以爲大奇呼汪先生觀之先生所見無異其姪錫九往觀無所見是年秋秉中與汪俱死而錫九至今獨存

土窩異獸

閩商陳某與諸客泛海遇颶風飄至一山脚下見山崖平坦可步相率樵採初進路甚仄行一二里即覺開曠時天色將晚聞海風蕭颯林鳥啾啁不敢深入乃歸次日風更甚舟不行舟中人悔昨未窮其境約再往拉陳與偕跡前徑行八九里有一溪水色澄綠旁有土山不甚高穴中似有物喘息衆懼竄走陳恃胆力上大樹隱

身覘之食頃其物出穴外大倍水牛而形似象頂生一角鼻鼾螢犀利盤踞石上長嘯聲裂竹木陳驚懼幾墜但見虎豹猿鹿各以其屬至俯伏其下不止千計其物撲肥者踐之用舌舐其腹吸其血百獸皆股慄不能動食三四獸復曳尾大穴窖乃下尋舊徑歸與衆言所見終未知山與獸何名也

雞肷人

閩商楊某世以洋販爲業言其祖於康熙中偕客出洋遇旋風吹大海波其水四面高惟中港獨低又在海水之下楊舟盤渦而下人舡俱無恙至港底見山川草木

田疇蔬穀一如人世惟無廬舍岸側有船依泊內有數
十人亦中州來者見楊等歡如骨肉因言此水惟閩年
月有一日獨高與海水平舟始可歸然只一食頃耳稍
遲則又不得上矣其人先被颶風吹至時亦曾有人居
此港後遇閩水得歸彼遲不及留此六年皆屢遇閩而
失其時故未得去楊同舟客有四十人帶有穀菜諸種
咸分土畊種其地頗沃而收倍且不須人灌溉終日與
前舟人款接往來幾忘身在世外也惜無黃歷考日時
每食訖咸登舟待水滿而已一日楊與客閑步野外望
隔溪有人行近溪口皆長丈餘無衣身有毛腳如雞爪

脛如牛膝見楊啾啷作對語狀音不可曉歸與彼舟人言之亦言來時曾於溪口見之緣溪滿不得渡倘其來此吾輩寧有子遺耶後六年八月遇風水滿與前舟人同歸楊家有老僕曾隨行者今已八十餘尚在能道其詳按臺灣有雞爪番常栖宿樹上此豈其苗裔歟

海和尚

潘某老于漁業頗饒一日偕仝輩撒網海濱曳之覺倍重於常數人并力舁之出網中竝無魚惟有六七小人跌坐見人輒合掌作頂禮狀遍身毛如猢猻髯其頂而無髮語言不可曉開網縱之皆于海面行數十步而沒

土人云此號海和尚得而腊之可忍飢一年

一足蛇

謝大痴言其友某在黔日往一村見民家多飼一物鱗甲燦然已腊而乾之矣言此去五里有山爲樵採池山脚爲往來路徑旁有枯樹一株極大樹內藏一蛇人首驅耳耳能扇動有聲鱗如松皮只一足如龍爪吐舌甚長躍行迅疾近人輒以口噴毒氣令人迷仆然後以舌入人鼻吸血飲之村人募丐者予以金除其患無有應者逾年有二丐應命索重酬衆爲醵金如其數其人取唾涎厚塗其身裸而誘之蛇果至則急趨道旁田內蛇

追及之陷于泥中不能動然後二三人躍趨以長竿斧刀
盡力斫之斷其首乃死村民家有被其害者爭分其肉

方蚌

有人在閩出海口樵採至一山見山澗內忽卧方蚌大
者丈許小者亦長數尺礧砢重疊以千百計其人驚方
欲去忽一蚌開口其殼內有藍面人如夜叉狀卧其中
見人手足皆動作攫拏勢欲起而不得脫蓋其軀生殼
上郎借蚌殼爲首故不能脫殼而出少頃衆蚌忽張口
皆有夜叉如前狀其人倉皇急覓聞背後劍劍有聲衆
蚌皆旋滾隨之及舟舟中人斫以巨斧獲其一并殼俱

萍夜又亦死滯歸示人俱無知者

山和尚

有李姓者客中州遇大水登山避之水勢驟漲其人更上山頂時已暮見矮草屋乃山民耕地夜巡者所居內忽藉以草安置一竹榻其人宿焉中夜聞踏水聲視之見一黑矮胜和尚遊水面將至其人大呼此怪豬郤少頃又前其人窘急取柳大擊山民都集怪遂去終夜不復至次日水退詢山人云山和尚也其人孤弱便食人腦

順德灰

杭州捕快某偕其子緝賊每週夜子不歸其父心疑遣
徒伺之見其子在荒草中談笑少頃走至廢屋內解下
衣抱一枯柏作交媾狀其徒大呼其子驚起不得已繫
褲帶隨其徒歸然猶猶淋漓不止撫其陰冷如冰雪血
至小腹其母問之曰兒某夜乞火小屋見美婦人挑我
與我有終身之訂以故成婚月餘且贈我白銀五十兩
母駡曰鬼安得有銀少年取懷中包拋几上鏗然有聲
視之紙灰也訪諸隣人云攜屋中乃一新死婦婦

湯翰林

錢塘湯翰林其五未週時應試貢院僦屋而居苦其狹

小見旁有大宅封鎖甚固查無人居訪之隣人云此杭州太守柴公屋也有惡鬼作祟以故無人承買湯素有胆曰借居可乎隣人笑其狂亦無阻者湯遂開鎖啓門入見樓上有二桌四椅樓西有竹箱雖久無人居而塵埃不積湯心喜即挈行李登樓于一壁一牀秉燭讀書至三鼓陰風起于牖外燈焰縮小有披髮女子赤身噴血而進湯揑以捉女惘然曰貴人在此妾誤矣仍從窗出湯喜鬼已去將解衣安寢忽樓西廂內簌簌有聲視之則此女從西廂出手執裙袂艷色衣并梳篦等物若將膏沐者湯愈無恐且飲且讀書有頃女子梳妝畢着

艷衣再拜至前跪訴曰妾負奇冤非公不能爲我白者
妾姓朱名筆花杭州崇太守妾也正妻妬而寘知太守
愛妾不敢加害值妾產子時賄收生婆子落胎後將生
桐油塗我產宮潰爛而亡妾兒名某正妻取以爲子至
今雖長成並不知爲妾之子十年後君爲湖北主考子
當出公門下公須以妾冤告之妾尸猶埋此樓之東墻
井邊有八角磚爲記可命具來此改葬生母并指竹箭
曰此皆妾藏首飾處也妾亡時太守哀痛之至臨
去吩咐家人勿封我箱還家恐觸目心傷故也後有來
竊取者妾以陰風陽退之今此中尚存三百金可以奉

贈湯爲惕然唯唯而已後一如其言樓上怪從此絕而屋亦轉售

黑苗洞

湖南房縣在萬山之中西北八百里皆深山怪嶺苗洞以千數無人敢入有采樵者誤入洞內迷路不能出見數黑人渾身生毛語挑離似鳥以草結巢棲于樹頭見樵人喜以藤縛其手足挂于樹梢樵者自分死矣俄而一老嫗從他巢中來白髮高額畧似人形言語猶作楚聲謂樵者曰汝何誤入此洞耶我亦房縣城中人康熙某年年荒乞食迷入此洞諸黑苗初欲食我後摸我下

體知爲女遂留居巢中爲妻指二黑毛人曰此我兒也
尙聽我說話我當救汝猺人跪謝老嫗騰身上樹親解
其縛袖中出栗實數枚曰爲汝療飢隨向二黑毛人耳
語良久語啾啾莫辨手樹枝一條縛布巾于上曰有爾
等同類欲害我鄉憐者以此示之俾知我意二毛人送
猺人行三日許方得原路歸路上人皆曰此黑苗洞也
迷入者都被其啖從無歸者

空中批辨

無湖江口巡司衙門弓兵趙信年三十餘尙未娶妻忽
一日往野廟中留連笑語不肯歸家人問之則曰君賚

於某氏矣極誇其妻之美翁之寅次日又往嬉笑如常入與同行毫無所見知爲鬼所弄乃囑其父母苦禁之閉門而通飲食爲祟在房呼曰我來我來勿扯我辮髮入在窻眼中窺之見其頭上辮髮直豎空中似有人提之者於是防範愈嚴三日後聲響寂然開戶視之竟以辮髮自縊床闌干上

蓬頭鬼

涇縣于道士能白日視鬼常往城中趙氏家飲酒密語主人曰君家西樓夾牆內有鬼蓬頭走出東邊西探形如竊賊必是冤讎有所捕捉但未知應在廂上何人主

人曰何以驗之道士曰我明日早來看鬼藏何處即便告君君可喚家人一一未過看鬼作何形狀便見分曉主人以爲然次日道士來曰鬼在西廳案桌腳下主人召集家丁往來桌前鬼皆不動其女六姑娘過鬼向之大笑道士曰此其是矣然且勿通知令愛慮其驚怖也主人問可滅解否曰此前生孽無可禳也自後聞拋磚擲瓦之聲月餘不絕俄而六姑娘以產亡家果平靜

借綠絹入驗

無湖趙明府必恭宰湖南衡陽傷寒病劇氣已絕矣家人相驗綢繆無一不周因其心口尚溫故爾未殮趙夢

行黃沙中茫茫然不見天日過一小河天漸開朗有廟題曰準提觀音菴走入見老僧趺坐煮素麪甚香覺腹中饑向僧乞食僧喝曰汝何必在此乞食可作速還家家中有麪餅汝趙跟蹌走出過洲隣吳某拱手謝曰蒙君見惠使我體蹤趙不解所云驚而醒果聞素麪如菴中之香蓋家人守屍鎮日不飯故煮麪充餓趙即索食家人曰老爺病月餘湯水不沾何能吃麪耶趙必欲取食家人無如何與一甌竟似哦如常而病亦愈心中想吳某謝暖之說亂夢無徵絕不向家人言及後二年趙省屬還無將昔年作殮之綿裝箱帶歸適吳某死當盛

夏無處貿綿其家碪時來借綠綿乃即與之又三年趙
罷官歸偶與家人談及前事方知千里之外兩年之前
此綿應歸吳用生魂早來謝矣

洞庭君留船

凡洞庭湖戚貴之船御貨後每年必有一整齊精潔之
船于太拉曳不動舟人皆知之曰此洞庭君所留也便
攜其所之不復裝貨厄工水手俱往別船生活至夜則
神燈現赫出入波浪中清晨仍歸原泊之處年年船复
轉換主人從無更異一家者亦從無擔折損傷者

鄱陽湖登舟遇風常有黑纜如龍撲舟而來舟必損傷號纜將軍年年致祭雍正十年大旱湖水乾處有朽纜橫卧沙上農人斫而燒之涎盡血出從此纜將軍不復作祟而舵工亦不復致祭矣

吳二姑娘

金椒金棕亭進士寓揚州馬氏玲瓏山館孫某年十七文學頗佳相隨讀書祖孫隔房而寢夜間牆呼聲以爲魘也起視喚之孫卽醒悟棕亭還卧己房未幾又魘棕亭再往其孫業已起坐床上對棕亭以兩手向上曰請屈一指則一指彎曰請屈五指則五指彎自後或又手

或拱手作熊萬狀棕亭呵之泣求還家見母乃呼轎送歸病者自取衣冠靴帶著之請祖父母上坐拜別曰兒即登仙去矣舉家惶惑莫知所爲日午神氣稍定私拉乃祖耳語曰無他一小狐狸鬧我耳語畢昏亂如初自稱吳二姑娘與我前世有緣或云妹子吳三姑娘也來了姐妹二人要同嫁我隨作淫穢語令人難聞拉棕亭向前呵氣一口其冷如冰從鼻管直到丹田毛髮皆豎鎮江諸眷屬中翰贈天師符一張方欲張挂而病者遽來搶奪幸係綾本爪掐不傷棕亭張符向之又被吹冷氣一口符飛牕外綾竟碎裂棕亭不得已求禱城隍廟

關帝廟數日忽病者呼接駕接駕伏魔大帝至矣棕亭
怫然率家人跪病者呼棕亭名駕曰金兆蕓汝身為
進士而脫帽露頂不穿公服迎我有是理乎棕亭叩頭
謝罪少頃復呼接駕接駕孔聖人至矣棕亭又叩頭迎
接文武二聖相與共語嘻嘻不可辨皆在病者口中作
山東山西兩處人口吻如是者自午及申舉家長跪哀
求不敢起立脫腳皆腫病者厲聲曰妖魔已斬封兩孫
為土偵諸侯吾當去也棕亭叩送畢進病者病病者向
空招手曰吃粥吃粥狂言如故棕亭大悟文武二聖皆
妖冒充責病者曰我年逾六十從未受人欺哄今乃為

波羅提耶病者縮首內向掩口而笑作得意狀顛狂月餘有林道士者來言拜斗可以禳遣棕亭於是設壇醮醮終日誦經如是七日病者神氣漸清乃急爲完姻入贅岳家妖果不至此乾隆四十七年三月間事棕亭先生親爲余言

石獅求救命

廣東潮州府東門外每行人過閘喚救命聲察之四面無人聲從地下出疑是死人冤活持鋤掘之下土三尺許有石獅子被蟒纏其頸衆大駭即擊殺蟒而扛石獅于廟中士人有所祈禱靈驗異常或不敬信登時降禍

因此香火大盛太守方公聞之以爲妖異將毀其廟民衆曉曉幾激成變太守不得已詭言迎石獅入城將別爲立廟衆方應允昇至演武場鎚碎石獅投之河中了無他異太守方公名應元湖南巴陵人余按晉元康中吳郡懷瑤家地下闢吹鼉掘之得二大長老云此名犀大得者其家富昌事載異苑

旱魃

乾隆二十六年京師大旱有健步張貴爲某都統遞公文至良鄉漏下出城行至無人處忽黑風捲起吹滅其燭因避雨郵亭有女子持燈來年可十七八貌殊美貴招

至其家飲以茶爲縛其馬於柱願與同宿健步喜出望外綢繆達旦鷄鳴時女披衣起留之不可健步體疲乃復酣寢夢中覺露霑其鼻聲聲刺其口天色微明方知身臥荒塚間大驚牽馬馬繫在樹上所投文書已誤限期五十刻官司行查至本都統處有捺搁情弊都統命佐領嚴訊健步具道所以都統命訪其墳知爲張姓女子未嫁與人通姦事發羞忿自縊往往戲祟路人或曰此旱魃也探形拔髮一足行者爲厭魅縊死尸僵卧迷人者爲鬼魅獲而焚之足以致雨乃奏明啟棺果一僵女尸貌如生遍體生白毛焚之次日大雨

侅明府宰茂城有鄉民夏間袒背坐石上持麪一碗食未畢忽大呼仆地而絕衆人視之背正中有洞深數寸黑氣泉湧不知何疾也具呈報官疑爲讀麪人所毒侅公往驗見其坐石旁有鉢黑氣流入鉢中其下若有呼噏聲乃命掘石下三尺許石穴中有蠍如鷄大方仰首飲血尾彎環作金色鄉民爭持鍬鋤擊之蠍死而尾不損以驗死者之背傷痕宛然乃取蠍尾貯庫至今猶存

蛇王

楚地有蛇王者狀類帝江無耳目爪鼻但有口其形方

如肉櫃渾渾而行所過處草木盡枯以口作噏吞狀則巨蟒惡蛇盡爲舌底之水而肉櫃愈覺膨然大矣有當州葉某者兄弟二人遊巴陵道上見羣蛇如風而趨若有所避已而腥風愈甚二人怖避樹上少頃見肉櫃正方如蜮而無刺身不甚大從東方來其弟挾矢射之正中櫃面櫃如不知覓矢而行射者下樹將近此物之身欲再射之拔其矢而身已仆矣良久不起乃兄下樹視之尸化爲黑水洞庭有老漁者曰我能擒蛇王察大驟問之曰作百餘箇麪饅頭用長竿鉄叉叉之送當其口彼畧嗡則去之而易新者如是數十次其初饅頭無

如泥已而黑已而黃已而微頰侗饅頭之色白如故而後衆人圍而殺之如豚犬耳不能啗人衆試之果如其言

顏淵爲先師判獄

杭州張紘秀才夏月痴死家貧無棺殮其叔乞助叔居海寧往返五日而絃甦言至天帝所簿籙已入死案既而曰猪生也遲一宵押至學宮請一先師出曰是人已有成案然必得二師決之一師曰罪輕而情重當死一師曰雖然事尚可矜渠非首謀姑與減等五年後改行則已其父官嶺南有功德于民姑押令見渠父命原押

官押至嶺南名臣祠見其父父大呼曰非吾子也拒而不見母夫人從室旁出泣曰父不汝子矣汝當速歸改過但汝死久恐屍壞可歸則歸否則仍返帝所自有處分萬勿借他人屍也遣鬼僕同至家覘家人肯認否及至家見屍尚橫卧未壞旁有一燈一飯押者推紘仆屍上屍遽動妻子哭而驚視之其僕呼曰認矣可以報王母矣遂去紘已活人手問紘隱事紘不言後未五年紘竟死其從兄名綱者毛西河友也告西河曰　大清兵下杭州淵王北去其宮眷留匿塘西孟氏家吾弟爲王某所誘謀出首取賞既而悔之不列名後仝王某出首

者五人皆暴死告弟死而復甦然狡性不改與朱道士爭一鶴乃私竊道士名士海寇案中竟致之死負先師之訓違慈母之教宜其終不永年也聞學宮先師姓名紙會言何人曰其一顏淵其二子服景伯

豆腐菜箸

四川茂州窗戶張姓者老年生一兒甚愛之每出遊必盛飾粧飾年八歲出觀賽會竟不反遍尋至某溪中已被殺矣保身回水衣飾盡剝去張鳴于官凶手不得刺史葉公身宿城隍廟來夢夜叟城陛和開門迎葉置酒宴之几上豆腐一碗菜竹箸具上旁無餘物終席無一

言葉醒後解之不得其故後捕快見人持金鎖大典舖者襲而訊之賊証悉合其人姓何方如竹架隔上成一符字

蔣金娥

通州興仁鎮錢氏女年及笄適農民顧氏爲婦病卒忽甦呼曰此何地我緣何到此我乃常熟蔣撫臺小姐小字金娥細述蔣府中事啼哭不止拒其夫曰爾何人敢近我須遣人送我回常熟敢饒旦照大慟曰此人非我我非此人鄰鏡不復再照錢遣人密訪蔣府果有小姐名金娥病卒年月相符遂買舟送歸常熟蔣府不信遣

家人到卅中看視婦在見能呼某某名姓一時觀者如堵將府恐事怖怪誕賄路督促令回娼婦素不識字病後或識字能吟誦舉止閑雅非復向時何婦樣矣有何義門先生之姪號權之者向曾聘將府女未娶女卒因事來通婦往見何稱爲姑父與談舊事一切皆能記憶遂呼何爲義父何勸婦仍與原夫爲婚婦不肯欲爲尼不果此事在乾隆三十二年

還我血

刑部獄卒楊七者與山東偷參囚某相善囚事發臨刑以人參賂楊又與三十金囑其縫頭棺殮楊竟負約又

記人血蘸饅頭可醫癆疾遂如法取血蘸泰其戚某甫
抵家忽以兩手自扼其喉大叫還我血還我銀其父母
妻子燒紙錢延僧護救之卒喉斷而死

陵園戲編

周世福

山西石樓縣周世福周世祿兄弟相鬬乃戕兄腹腸出二寸後曰久肚上創平復如旧能翕張腸抽寸外以錫碗覆之束以帶大小便皆從此處流出如此三載餘方死死之日有鬼附家人身詈其弟云汝殺我乃前生數定也但早了數年使我受多少污穢

韓宗琦

余甥韓宗琦幼聰敏五歲能讀離騷諸書十三歲舉秀

才十四歲楊制軍觀風拔取超等送入敷文書院掌教少宗伯齊召南見而異之曰此子風骨不凡年耳已卯八月初一日清晨忽謂其母曰兒昨得夢甚奇似見天上數百人奔波于雲霧之中有翻書簿者有授筆者狀亦不一既而聞唱名聲至三十七名即兒名也驚應一聲而醒所呼名字一一分明醒時猶能記憶及曉披衣起俱忘之矣自以為天榜有名此科當中及至鄉試三場畢中秋月明如晝將欲繳卷聞有人呼曰韓宗琦好歸去也如是者三其聲漸厲若責其遲滯者甥應曰諾及繳卷時四顧無人踉蹌歸次日問諸同考

友皆曰無之倘我輩即欲同歸必另有稱呼豈敢竟呼兄名揭榜後名落孫山甥悵悵不樂旋感病遂不起臨終苦吟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二句張目謂母曰兒頓悟前生事矣兒本玉帝前獻花童子因玉帝壽誕兒獻花時偷眼覷下界花燈諸仙嫌兒不敬即罰是日降生人間今限滿促歸母無苦也卒年十五蕊俗傳正月初九爲玉帝生日云

徐俞氏

鄧州牧徐廷璐與妻俞氏伉儷甚篤俞卒徐慟甚凡其粉澤衣香一一位置若平時取其半臂覆枕上至一七

嘗奠于庭有小婢驚呼夫人活矣徐趨視見夫人着半臂端坐床上子女家人奔集咸見之徐走前欲抱其影奄然漸滅而半臂猶僵立良久始仆一夕徐設席欲與夫人對飲者執盃泣曰素勞卿戒飲今誰戒我耶語未畢手中盃忽失所在侍立奴僕遍尋不得少頃盃覆席間酒已無餘有妾語人曰此後夫人不能訴我矣至夕見夫人直登卧榻批其頰頰上有青指痕三日始滅自是舉宅畏敬甚于在生時

琵琶墳

董太史潮青年科第以畫畫文雖冠絶時輩性嗜落而

有國風之好常與諸名士集陶然亭散步吟詩獨至坡塿下忽聞琵琶聲隨跡之聲出數椽敗屋乃十七八美女子着淡紅衣據窗理絃索見董略無羞避撫絃如故董徘徊不能去同人怪董久不至相率尋之見董方倚破牖鄰立呼之不應攀降之董驚寤而女子形聲俱寂始道其故衆入室搜索敗壁頹垣絶無人跡有蓬顆一區俗所稱琵琶墳也乃扳董歸未幾以疾歸常州卒于家

曹阿狗

歸安程三郎婁少艾而賢里黨稱三娘子方夏日臨柱

忽舉動失常三郎疑爲遇祟以左手批其頰三娘子呼曰勿打我我鄰人曹阿狗也聞家中設食同人來赴旣至獨無我席我慚且餒知三娘子賢特憑之求食耳勿怖其陋曹姓大族也于前夕果延僧人誦焰口經阿狗者乃曹氏無賴少年未婚而卒者也以阿狗無後實柔爲之設食聞此言亦駭同以酒漿楷鋤至三娘子前致祝三娘子曰今夕當專爲我設食送我于河此後祭祀必有阿狗名乃可嘗氏懼如其言送之三娘子遂愈

錢仲玉

錢生仲玉少年落魄遊蘭谿署中值上元夕同人咸出

觀燈仲玉中懷耐耐獨不往步月庭除嘆曰安得五百金使我悉南園聚乎語畢聞階下應聲曰有有仲玉疑友人揶揄之逼視不見人乃還齋坐聞窗外謾謾聲一美女褰幃入曰郎勿驚妾非人亦非爲禍者也佳節異鄉共此岑寂適聞郎語笑郎以七尺男子何難得五百金哉仲玉曰然則頃云有有者卽卿耶曰然仲玉曰在何處女笑曰勿急勿急卽拉仲玉手坐曰妾汪六姑也輩此爲汚泥所侵求君改葬高處必當如君言以報問何病亡女以手遮面曰羞不可言固問之曰妾幼解風情而生長小家所居樓臨街偶倚窗見一美少年方

溺出其陰紅鮮如玉妾心慕之以為天下男子皆然已而嫁賣菜傭周某貌既不佳體尤瘦穢絕不類所見少年以此恕思成疾口不能言遂卒仲玉聞之心大動弛下衣拉女手使摸而人聲忽至女遽拂衣起曰緣未到仲玉送至墻下女除一銀臂釧與之曰幸勿忘言畢而沒仲玉恍然如夢視銀釧宛在手中乃秘之次夕人靜獨步墻陰遍視不復見乃語主人並出臂釧以證主人異之起土三尺許得女屍衣飾盡朽肌色如生與仲玉所見無異右臂一釧猶存仲玉解衣覆之為備棺衾移葬高阜其夢女來謝曰感郎信義告郎金所郎即塌

向左三尺許有人現五百金明當取之如其言果得金如數

蝦蟆蠱

朱生依仁工畫廣西廉憲尚陳太守希芳延爲記室方盛暑太守招僚友飲就席各主冠衆見朱生頂上蹲一大蝦蟆拂之落地忽失所在飲至夜分蝦蟆又登朱頂而朱不知同人又爲拂落席間殷核謂爲所毀復不見朱生歸寢覺頭間作癢次日頂上髮盡脫當頂起如瘤作紅色皮忽迸裂一蟆自內伸頭瞪目而望前二足踞頂自腰以下在頭皮內針刺不死引出之痛不可耐

醫不能治有老門役曰此蟲也以金簪刺之當死試之果驗乃出其蝮而朱生無他恙惟頂骨下陷若仰盂然

敝怪

高層功世家子也其居廳前有怪每夜人行輒見白衣人長丈餘闖後以手掩人目其冷如冰遂閉前門別開門出入白衣人漸乃畫見人咸避之層功偶被酒坐廳上見白衣人登階倚柱立手撚其鬚俯天微嘯似未見層功在坐者層功潛至其後揮拳奮擊峽中柱上挫指血出白衣人已立丹墀中層功大呼趨擊時方陰雨爲苔滑撲地白衣人見而大笑舉手來擊腕不能俯似欲

以足跳而起又長不能舉乃大怒環階而走虐功知其無能爲直前抱持其足而力掀之白衣人倒地而沒虐功呼家人就其初起處掘深三尺得白瓷舊坐墩一箇墩上鮮血猶存蓋虐功指血所染也擊而碎之其怪遂絕

六郎神蹟

廣西南寧鄉里祀六郎神人或語言觸犯則爲祟尤善媚女子美者多爲所憑凡受其害者以紙錢一束飯一盂用兩三樂人午夜祀之送至曠野即去而之他其俗無夕不送六郎也有楊三姑者年十七美姿容日將夕

方與父母共坐忽嫣然睨笑久之趨入房施朱傅粉嬌羞百態父母往問磚石自空擲下房門遂閉惟聞兩人笑語聲知爲六郎亟呼樂人送之六郎不肯去及晨女出如常云六郎美少年頭戴將巾身披軟甲年可二十七八與我甚恩愛不必送他去父母無如何越數夕忽含笑出曰又一六郎來六鬍子貌甚獰惡與前六郎爭我相毆前六郎非其敵也行當去矣我聞空中鬪聲甚劇俄無物不損者父母乃召樂人雙送之兩人俱去三姑亦無恙

返魂香

余家婢女招妞之祖母周氏年七十餘奉佛甚虔一夕寤矣見室中有老嫗立焉初見甚短曰之漸長手紙片堆其几上衣藍布裙色甚鮮周私憶同一藍色何彼獨鮮問阿婆藍布從何處染不答周怒罵曰我問不答豈是鬼乎嫗曰是也曰既是鬼來捉我乎曰是也周愈怒罵曰我偏不受捉手掀其頭不覺魂出已到門外而老嫗不見矣周行黃沙中足不履地四面無人望見屋舍皆白粉垣甚宏敞遂入焉案有香一枝五色如秤桿長上面一火星紅下面絲絨披覆層疊如世間塑孩所戴劉海搭狀有老嫗拜香下貌甚慈問周何來曰迷路到

此日思歸乎曰欲歸不得姬曰嗅香即歸矣周嗅之覺異香貫腦一驚而甦家中僵卧已三日矣或曰此即聚窟山之返魂香也

觀音作別

方姬奉一檀香觀音像長四寸余性通脫不加禮亦不禁也有張媽者奉之尤虔每早必往佛前焚香稽首畢方供掃除之役余一日早晨呼盥面湯甚急而張方拜佛不已余怒取觀音像擲地足蹋之張聞泣曰昨夜夢觀音來別我云明日有小劫我將他適矣今果被君作蹋損罪數也乃送入準提菴余想佛法全空焉得作如

此技猶必有鬼物憑焉嗣後勿不許人家奉佛

免兒神

國初御史某年少科第巡按福建有胡天保者愛其貌美每升輿坐堂必伺而覘之巡按心以爲疑卒不解其故胥吏亦不敢言每亡何巡按巡他邑胡竟偕往陰伏廁所窺其臀巡按愈疑召問之初猶不言加以三木乃云實見大人美貌心不能忘明知天下性最爲凡鳥所集然神魂飄蕩不覺無禮至此巡按大怒籍其命于木之下適月胡託夢于其里人曰我以非禮之心于犯貴人死固當然雖竟是一片愛心一時癡想與尋常害

人者不同寅閒官吏俱笑我揶揄我無怒我者今陰官封我爲冤兒神專司人間男女之事可爲我立廟招香火閒俗原有聘男子爲娣弟之說閒里人述夢中語爭醵錢立廟果靈驗如響凡偷期密約有所求而不得者咸往禱焉程魚門曰此巡按未讀晏子春秋勸勿誅羽人事故下手太重若狄偉人先生頗不然相傳先生爲編修時年少貌美有車夫某亦少年投身入府爲先生推車甚勤謹與僱有錢不受先生亦愛之未幾病危諸醫不效將斷氣矣請主人至曰奴既死不得不言奴之所以病至死者爲愛爺貌美故也先生大笑拍其肩

曰痴奴子果有此心何不早說珊瑚寶之

玉梅

香亭家婢玉梅年十餘歲素勤忽懶終日昏睡呼之亦不改每夜喃喃如與人私語問之不肯說後下女驗其陰已非處子日潰爛矣拷訊乃云夜有怪狀如黑羊能作人語陽具如毛錐痛不可當戒我勿告人如告人當拉我去證之死地衆駭然伺婢卧夜窃聽焉初作猫飲水聲繼而叫吟香亭率衆持梃入燭照無人問怪何在婢指床下曰此綠眼者是也果見眼光兩道閃耀處帳色青綠倪聲之跳起衝窗去滿房帳鈎箱鎖之類鏘鏘

打聲次日失婢所在遍覓不得薄默靣下人兒風飄紅
布袱一條在柴房西角處尋得婢痴迷不醒灌以薑
汁蘇甦怪昨夜來云事爲汝主所知不得不抱汝去遂
藏我于柴房中約今夜仍來問聽得猶飲水聲何耶曰
怪每淫我先賊後交口賊差樂也香亭即曰呼媒者將
玉梅轉售他家怪竟不往

虛處

余幼時同館處彪一日至館神色沮喪問之曰我昨日
往西湖掃墓歸泛錢塘江宿某店家夜月甚明雞鳴
即起踏月進城至清波門外小憩石上見遠遠一女子

冰向余俠拜余疑其非人口誦大悲咒拒之女如故
而不敢近者我逼而前之我愈近女女愈遠我我驚乃
狂奔數里將入巍城見東方漸白賣魚人挑擔往來以
爲此時尚復何懼何不重尋舊處一探蹤跡行至前路
不料此女高坐石上如有所待望見我便大笑奔前相
撲冷風如箭毛髮盡豎我愕急口誦大悲咒拒之女大
怒將手向上一伸兩條枯骨側側有聲而上非青非黃
七竅血流我不覺狂叫仆地枯骨從而壓之我從此昏
昏無知矣後有行路者過扶起以薑汁灌我才得蘇醒
還家余急與諸寮友置酒爲盧壓驚視其耳鼻兩竅及

辮髮中尙有青泥塡塞星星如小豆或云皆盧所自塞也故兩手亦皆泥汚

孔林古墓

雍正間陳文勤公世倌修孔林離聖墓西十餘步地陷一穴探之中空廣濶丈餘有石槨槨上朱棺已朽白骨一具其傍旁置銅劍長丈餘晶瑩綠色竹簡數十百若干斛蝌蚪文皆取視成灰鼎鉏尊彝之屬亦多破缺漫漶文勤公以爲此墓尙在孔子之先不宜驚動諱加磚石封砌之爲設少牢之奠焉

揚州謝敬昆太守扶乱灰盤書正氣歌數句太守疑爲
文山先生整冠肅拜問神姓名曰亡國庸臣史可法時
太守正修葺史公祠墓環植梅松因問爲公修祠墓之
知之乎曰知之此守土者之責也然亦非俗吏所能爲
問自已官階批曰不思無位思所以立謝無子問將來
得有子否批曰與其有子而名滅不如無子而名存太
守勉旃問先生近已成神乎曰成神問何神曰天曹稽
察大使書畢密長紙一幅問何用曰吾欲自題對聯與
之紙題曰一代興亡歸氣數千秋廟貌傍江山筆力蒼
勁謝公爲雙勾之懸于廟中

懸頭竿子

某令寧鄉山時有行商來告搶奪者被搶處係一坍灘泊舟所也令往視其地見水路可通城中而乘舟者例在此處僱夫起行心疑之衆莫言其故一把總來見曰此地原可通舟所以客來必起撥者港口窮民藉挑馱之力爲餬口計故也令問搶奪事曰不敢言須寬把總罪才敢言令曰律有自首免罪之條汝告我即爲自首矣何妨曰諸搶奪者皆抱持壟斷入也把總兒子亦在其中前月某商到此見水路可通不肯起撥因而打吵事實有之乾隆三十年新例拏護强盜者破格超遷令

定案時心想遷官竟以獲盜具詳把總知情賄當家例立決一時斬者六人令超遷安慶知府後六年署松泰道巡海至寶山搶奪處見六竿子挂髑髏倘佯問跟役曰前梟梟者何物耶役曰此六盜也大人以此陞官而忘之耶令不覺悚然怒曰死奴誰教汝引我至此速歸速歸舉至衙罵司閽者曰此內室也汝何敢放某把總擅入言畢而背瘡發一瘡六頭如相嚙者家人知為不祥燒紙錢請高僧懺悔卒以不起

陳紫山

余鄉會同年陳紫山名大倫湊陽人也入學時年才十

九偶病劇夢紫衣僧自稱元圭大師握其手曰汝背我到人間盡歸來乎陳未荅僧笑曰且住且住汝尚有瓊林一杯酒灑臺一碗羹契了再來未遲屈其指曰此別又十七年了言畢去陳驚醒一汗而痊已未中進士入翰林陞侍讀學士三十八歲秋痢不休因憶前夢十七年之期自知不起常對家人笑曰太師未來或又改期亦未可知忽一日昇起焚香沐浴索朝衣冠着之曰吾師已來吾去矣同年金質夫編修素好佛者在旁喝曰既肯他來又拖他去一去一來是何緣故陳曰且嘆强起張目荅曰來原無得去亦何妨人間天上一个壇場

言畢跳跌而逝

忌火日

曹參殿大史在京師晝寢夢偉丈夫來拜自稱黃昆圖先生拉至一處宮闕巍然中有尊神面正方着　本朝衣冠請曹入見曰吾三人皆翰林衙門官只行前後輩禮不行僚屬禮坐定曰曹曰卿十一歲時曾行一大好事上帝知之故特召卿到此受職卿可即來曹茫然不記初所行何事再三辭力陳家寒子幼故不願來尊神甚不悅旁顧昆圖先生曰再向彼勸掖之語畢不顧而入先生拉曹笑曰我深知翰林衙門亦甚清苦卿何戀

戀不肯來耶曹復哀求先生曰我且爲卿說情似亦可免但卿此後逢火日不可出門慎無忘也曹問尊神何人曰張京江相公問何地曰天曹都察院曹驚醒後每出門必檢視黃歷遇火日雖慶弔事皆不行數年後不記憶乾隆三十三年臘月二十三日嚴冬友舍人邀酌主祥魚門家作詩會依以此日祀竈遂以爲題席間酒數巡曹倀然如睡去者目瞑身仆羣客大驚疑詩中有侵竈神之語故神爲祟乃羣向竈禮拜祈請至三更時曹始蘇自言見黑袍人送我回來次日取黃歷視之二十三日火日也

朱法師

同館翰林朱漢之父朴菴先生陝西人也少時課徒爲業偶至一村村人傳呼曰朱法師來矣具酒饌求書姓名以爲鎭壓朱笑曰我乃蒙童之師非法師也且素無法術不能鎭怪汝輩何爲衆人曰此村有狐仙爲民患者三年昨日空中語曰明日朱法師來我當避之今日先生來果姓朱故疑爲法師朱寫姓名與之其村果安未幾朱別過一村其村人之懽迎者如前且曰狐仙有語二十年後與朱法師相見于太學之崇志堂朱其時尙未鄕擧也後中壬子科擧入選國子監助敎監中祭

器久敝狐竊取司祭者皇皇然索而弗獲方議賠償朱記前語為文祭之一夕俎豆之屬盡橫陳于崇志堂絲毫無損屈指算之距到來村時已二十年

城門面孔

廣西府差常寧五鼓有急務出城抵門猶未啟鑰以手捫之軟膩如人肌膚差大駭乘殘月一線定睛視之則一人面塞滿城門五官畢具雙眼如箕驚而返走天明逐隊出城亦無他異

竹葉兒

豐溪吳奉珙作宦閩嶠謝病歸里舟過豫章天暑熱假

空館子百花洲屋宇寬敞頗覺適意屋內亦常有聲如鬼嘯人家獨行往往見黑影不一一夕吳設榻乘涼于閣子側聞牆角芭蕉叢中窸窣有聲走出無數人長者短者肥者瘠者皆不過尺許最後一人稍大荷大笠帽不見其面旋繞垣中若數十个不倒翁吳急呼人至倏忽不見其面化作滿地流螢吳捉之一螢纔入手真然有聲餘螢悉滅取火燭之一竹葉而已

驅大爺

某貴官長子性兇暴左右稍不如意即撲責致死侍女下體棄以非刑未幾病死見夢於平昔親信之家奴云

陰司以我殘暴罰我爲黃明晨當入驢腹中汝速往某
衙衙驢肉鋪中將牝驢買歸以救我命稍遲則無及矣
言甚哀奴驚寤心猶疑之乃復睡去又夢告之曰以我
與爾有恩俾爾救援爾寧忘乎月眷顧耶奴亟起某衙
衙見一牝驢將次屠宰買歸圈中果生一駒見人加相
識者人呼大爺則躍而至有畫士鄰某居其圍側一日
聞驢鳴其家人云此我家大爺聲也

熊太太

康熙間內城伍公某者三等侍衛也從　上打圍木蘭
以逐取獵犬故墜深澗中自分死矣餓三日有人熊過

淵乃抱以上自分以爲將啖已也愈驚熊抱入山洞采果喂之或負羊豕與食伍見而攢眉熊爲採樹葉麾驅以食之久之漸無佈意每小便熊必視其陰而笑方知熊故雌也遂與成夫婦生三子勇力絕人伍欲出山熊不許其子求還家熊許之長子名諾布官藍翎侍衛乃以巨車迎父母還家家人號曰熊太太人求見者熊不能言能父手荅禮就養其家十餘年先伍公卒學士春臺親見之爲余言

寃鬼錯認

杭城艮山門外俞家橋楊元龍在湖墅米行中管理賬

自湖墅距俞家橋五里元龍朝往夕返日以爲常偶一日因米行生理熟鬧遲至更餘方歸至得勝壩橋過棗
識李孝先偕二人急奔元龍呼之李答曰不知二人何
事要緊拉我往蘇州去楊謂二人皆笑而不答元龍拱
手別李李囑云汝過潮王廟里許小石橋邊有問汝姓
名者須告以他姓不可言姓楊若言姓楊須并以名告
之切記切記元龍欲問故孝先匆匆行矣元龍前行至
橋果有二人坐草中問其姓名元龍方答姓楊二人即
商前揖結云久候多時今日不能放你了元龍以手拒
之柔彼勢漸寖爲其拉入水中始悟爲鬼并記前語即

大呼曰我楊元龍並未與各位有仇中有一鬼曰誤矣
放還可也方叫喚間適有賣湯圓者過橋聞人叫聲持
燈來照見元龍在水中急救之元龍起視即隣人張老
告以故張老送元龍歸家次早元龍往視孝先見孝先
方殮詢之其家云昨晚中風死矣蓋遇孝時即孝死時
也但不知往蘇州何事

代州獵戶

代州獵戶李崇南郊外馳射見鴿成羣發火鎗擊之正
中其背負鉛子而飛李大驚追逐至一山洞鴿入不見
李穿洞而進則石室甚寬有石人數十雕鏤極工頭皆

斫去各以手自提之最後一人枕頭而卧怒目視李睛閃閃如欲動者李大怖方欲退出而蒂鉛子之鴿率鴿數萬爭來啄撲李持空鎗且擊且走不覺墜入池內水紅熱如血其氣甚腥鴿似甚渴者爭飲于池李方得脫逃出洞衣上所染紅水鮮明無比夜間映射燈月之下有火光炤灼終不知此山此鴿究屬何怪

金剛作閙

蜀州司寇某有戚徐姓者能持金剛經司寇卒後徐作功德爲誦經日八百遍一夕病重夢見役召至閻羅殿上坐王者謂曰某司寇薨事太刻奉上帝檄貶爲我處

應訊事甚多忽然金剛神闖門入大叫不許我審硬向我要某司寇去我係地下冥司金剛乃天上神將我不敢與抗只好交其帶去金剛竟將他釋放我因人犯脫逃不能奏覆上帝只得行查到地藏王處方知是汝在陽間多事替他念金剛經所致地藏王曉得公事公辦無可挽回故替我攔住金剛神不許再來作鬧仍將某公解回聽審所以召汝者將此情節告知不許再爲誦經姑念汝也是一片好意無大罪過故仍放汝還陽然妄召尊神終有小譴已罰減陽壽一紀矣徐大驚而醒未十年竟卒吳西林曰金剛乃佛家不强之神嚮

同伐異聞呼必來有求必應全不顧其理之是非曲直也故佛氏坐之門外爲壯觀禦武之用誦此經者宜愼重焉

燒頭香

凡世俗神前燒香者只侵早第一枝爲頭香至第二枝便爲不敬有山陰沈姓者必欲到城隍廟燒頭香屢起早往則已有人先燒矣悶悶不樂其弟某知之預先遍知廟祝毋納他人俟其先到再開門納客廟祝如其言沈清晨往見燒香者未至大喜默香下拜則撲地不起矣扶歸家大呼曰我沈某妻也我雖有妬行然罪無

死法我夫不良起我生產時屬穩婆將一鐵針置產門中以此陰命一家之人竟無知者我訴城隍神神說我夫陽壽未終不准審理前月關帝過此我往喊冤城隍說我衙冤儀仗又縛我放香案廊下幸天網恢恢我夫水燃頭香被我捉住特來索命沈家人畢集拜求請赦紙錢百萬或請名名僧超度沈仍作娶語曰汝等癡矣我死甚慘想往叩天閽將城隍縱惡沈某行惡之事一齊申訴豈區區紙錢超度所能饒免者乎言畢沈自床上投地七竅流血死

樹怪

費氏度從征西蜀到三峽澗有樹子立存枯枝而無花葉兵過共下輒死死者三人費愁自往視之其樹枝如鳥爪見有人過便來攫拏費以利劍斫之株落血流此後行人無恙

廣信孤仙

徐芷亭方伯初守廣信府有西廂房鎖閉多年云中有孤徐夫人不信親往觀之聞鼾呼聲啟戶無人聲從一榻中出夫人以棍敲之牀中有人語云夫人莫打我是梳子也居此百餘年頗有去意數欲移居而門神攔我夫人可爲我祭之且代爲乞情則我讓出朝廷公廨矣

夫人大驚具酒肴向竹床陳設兼祭門神告以原委又聞空中語曰我受夫人恩惠無以報謹來賀尊府上老爺即日陞官奉囑者七月七日切勿抱官官到紅梅園嬉戲其日恐有惡鬼在園作祟言畢寂然到期方伯表兄某過園見樹上有兩紅衣兒以手招入就視之並無形影但聞崩頹之聲則假山石倒矣幾為所壓九月間徐公陞贛南道此事徐公子秉鑑為我言

白石精

天長林司坊名師者家設乩壇有怪物占為壇主自名白石眞人人問休咎頗驗常教林君修仙須向上開一

眼便可見上帝宮室雲中神仙林從此廊迷時以小刀
向壁間刻劃人奪其刀便怒罵忽一日乩盤書云我土
地神也現在謫汝者是西山白石之精神通絕大我受
其驅使渠不能作字凡乩上皆強我代書今日渠往西
天參佛故我特來通知速折乩盤其是乎不聽城隍庶
免此難但切不可告知此怪是土地神來洩漏也適蔣
太史若生自金陵來知其故立毀其盤并以三十金買
天師符一張懸林室中怪果不至後十年林君亡矣符
尚在中堂有線香倒下燒其符上硃砂字盡而彌紙
不壞其時蔣在京師未得林訃適天師來朝告蔣曰貴

親家林君死矣問何以知之曰某月日我所遣符上神
蔣已來歸位故也後得知林家燒符之信方彊駭然當
扶乩時蔣在座則盤中不動蔣去後人問乩書云此老
有文光射人我不喜見之據土地云白石精在林家作
祟者要攝取林之魂供其役使故耳

鬼關

蔣少司馬時庵公子某與數友在京師遊慈忠寺時屆
清明踏青荒地見精舍數間中有琵琶聲趨往則一女
背面坐手彈弦索逼視之女回頭變青面獠牙者百來
相撲陰風襲人皆驚走歸時尚下午彼此以為眼花且

恃有四人之衆各持木棍再往則有四黑人坐而相待手持銅圈套人受其套者無不倒踣棍無所施正倉皇間有放馬者數人驅馬衝來怪始不見四人歸各痛十餘日

東醫寶鑑有法治狐

蕭山李選民少年偶僦燒香佛廟見美女在焉四顧無人遂與通語女自言姓吳幼無父母依舅而居舅母凌虐故在此禮佛願得佳耦琴以言挑之女唯唯遂與歸家情好甚篤久之李體日羸覺交接時吸取其精與尋常夫婦不同且十里以內之事必先知之心知爲狐驅

之無法一日拉其友楊孝廉至三十里外以情告之楊曰我記東醫寶鑑中有治狐術一條何不試之遂偕往琉璃廠覓得是書求東洋人譯而行之女果涕泣去此事余在西江謝福山太史家親見楊孝廉為余言之惜未問其東醫寶鑑中是何卷頁

乩言

撫州太守陳太暉未第時在浙鄉試向乩神問題批云且體而微後中副車方知所告者非題也有求對聯者書努力加餐飯小心事友生十字問次句何出曰秀才讀時文不讀杜詩可憐可笑陳方與友遊鑑湖觀蓮乩

問昨日鑑湖之遊樂乎有咏紅蓮者以詩求和乱上題
云紅衣落盡小姑忙從此朝來葉亦香莫恠酣光太炙
迫花開三日即爲長雲門山氓有被鬼作崇者請乩盤
求救乩書我不能救請某村余二太爺來救如其言請
余二太爺至余向其家東北角厲聲曰你們要往四川
也該速去了空中應曰極是從此怪竟寂然余二太爺
者某村之學究也問其所以驅鬼者是何言語笑而不
答問乩乩亦無言

新齊諧

移觀音像

山西澤州北門外有廟供觀音時時有黃蜂從其座下石縫中出紛紛數萬日日爲商人移觀音像搗蜂穴以火薰之見一朱棺有底無面中有婦人突然而起將紅袖一揣頭插雙帶而走衆愕視聽其所往其裙上滿繡蝴蝶飄飄然竟入市中李姓家而滅李方娶婦衆人告以故李以爲妄大罵衆人荒誕未三日其家新婦縊死

山陰風災

己丑年蔣太史心餘掌教山陰有扶乱者徐姓盤上大書關神下降蔣拜問其母太夫人年壽神批云爾母係母來人來去自有一定未便先漏天機復書云屏去家僮有要語告君如其言乃云君負清才故爾相告今年七月二十四日山陰有大災爾宜奉母避去蔣云弟子現在哀疚絕少親戚無處可避且果係劫數中人避亦無益乱盤批違哉二字霎風蕭然神亦去矣歸七月之期蔣亦忘神所言二十四日晨起天氣清和了無變態過午二刻忽大風西來黑雲如墨人對面不能相見雨

龍閣子笑中飛沙走石石如碗大者打入窓中以千百計古樹十餘丈者折如寸草所居蔵山書院石柱盡搖至申刻始定牆傾屋塌死兩奴獨一七歲小兒存米桶中哭吟不死問之云當牆倒時見一黑人長丈餘擒我納桶內其母則已死桶外矣是年瀛海居民死者數萬人

謝櫃霞

建昌者昭州人好學耽吟友人某邀與同賈楚中友人肆會計昉獨守舟次泊湘源數日愛江水淨碧凡衣裳襟帶都促奴子再三澣濯而自吟不輟夜夢身立水上

有好女子號波與語自稱謝檀霞元時人年十八天死父母憐我癖愛此間山水遂葬于此今墳沒水隨遷骨入村泥沙生時好潔躭吟與君同癖宜壽而天故得全其神氣不復輪迴生死介在仙鬼之間君明日當死于風濤中妾憐其癖之同也敢以預告君可速附他舟回家防驚醒即治裝覓下水船抵家歸後足不出戶庶聞湖源陷風濤死數千人惴惴無已年餘忽夢更數人突至其家責以免脫之罪謂冥王赫怒將覆拔其事連皇遽甚許焚寘錢若干方尤緩期數夕後鬼使復至索錢加倍昉亦允許正當焚送之期方晝寢忽見檀霞自外

入笑曰我來賀君脫難壽君屈指不得廣爲問訊不圖野水之拔人數太多容易蒙混又喜各府判官新舊交代我已遣人將君姓名註銷自今以後君無死期我是數百年英魂飄泊無棲願其晨夕授予服氣之法不必交媾如人世之夫婦也且曰鬼差索詐不必理他有我在此後遂日日降形其家周旋如妻妾不飲不食久之昉亦能辟穀每言禍福輒應閭里以此敬而奉之檀霞嫌人世無味仍偕昉重遊湘中不知所終

引鬼報寃

浙江臨道司快役馬繼先積千金爲其子娛章營貿吏

缺煥章更才更勝乃翁陡發家貲巨萬繼先葬年娶妾馬氏頗相得繼先私謂下僕指示妾云汝小心服侍終我天年我即將此物相贈去留聽汝越五六年繼先病復語其子云此女事我甚謹我死後所蓄可俾付之繼先死煥章頓起不良即與其姑丈吳某曾爲泉州太守者商曰不意我翁私蓄尚多命與此女殊爲可惜見去此事易爲乃翁死後我來助汝遂之過數日煥章誘此妾出屋伴靈私與其妻硬取箱篋搬入內室將乃翁卧房封鎖此妾在外尚不知也繼先回煞後此妾欲歸內房封鎖此妾在外尚不知也繼先回煞後此妾欲歸內室吳突自外入厲聲曰婊娘無往我看汝年輕決不能

守節不若即今日收拾回娘家另擇良配我叫汝小主人贈汝銀兩可也斷呼煥章兌銀五十兩來煥章趨出曰已備妥欲進內煥章止之曰既是姑爺吩咐想必不錯汝之箱籠行李我已代汝收拾停妥毋煩再入妾素感懼吳之威含淚登輿去煥章深謝吳之勞又數月節屆中元妾帶去之資及衣飾已爲父母弟兄蕩盡欲赴此節哭奠主人仍歸馮氏守節七月十二日備香帛祭祭至馮家哭奠煥章之妻罵曰無恥賤人去而復返不容入內命其坐外廳之側軒暫過一夜祭畢即去如再逗留我決不容妾徹夜哭五鼓方絕聲次早往視已懸

躯于梁矣煥章買棺收斂其母家懼累聲勢亦無異言
煥章因屋有縊死鬼將屋轉售章姓別搆華室自居章
翁自小奉佛誦經夜見此女作懸梁哭泣狀翁久如此
事心爲不平且惡煥章之嫁禍乃祝曰馬嫗嫗我家賃
屋用價不少並非強佔嫗嫗與馬煥章兒某有仇與我
家無干明晚二更我親送汝至煥章家何如鬼嫣然一
笑而没次晚爲此女設位持香送至煥章門低聲曰嫗
嫗傍立待我叩門即叩門問司閽汝主人歸否對曰尚
未乃又私祝曰嫗嫗請自入仇可復矣司閽者不解章
之啣喃何語笑其癡章歸家終夜不寐天未明即趨馬

家聽信見司閽者已立門外章曰汝起何早司閽者曰昨夜主人歸方至門即疾作刻下危甚章驚而返下午復探馬已死矣過數日吳太守亦亡煥章無子其資均爲他人所有吳沒後家亦不振

靈鬼雨救兒命

武昌太守汪獻琛之弟名延生者暑月暴亡後乾隆二十八年秋日其堂兄希官亦得危疾數夜不寐醫者開方以補劑治之其母方煎藥病者忽發聲曰大嫂娘母再誤也我昔誤于庸醫今希哥又遭此難我不忍坐視其死言畢即將藥碗擲地希母問曰汝何人憑我兒曰

我即延生也死未一年孀娘不能辨我音聲耶希母曰汝死後作何事曰陰司神念我性直且係屈死命我爲常州城隍司案吏因木官移文浙省城隍會議總督到任差務要事命我賫文來此我故得來一探希哥不意渠已卧病幾爲庸醫所殺此刻我在城隍衙門將公事了結再來詰舉即開目卧覺夜安眠次早醒問之茫然無知至晚忽作延生聲曰憊矣速具水漿來解渴希母與之又云可呼八兄來我有話說八兄者即其胞兄也既至慰問若生時且云八兄汝何貪戲若此前在祖宗祠堂池內自蕩小舟幾爲石柱碰斃其時幸我在旁使

柱旁倒不然難逃此厄柱下有古塚一坵因我父濬池
不察使他枯骨曰浸水中故欲來報怨我再三求之彼
方允諾八兄須爲遷葬又呼其妹三人至前曰大妹二
妹有福不妨小妹祿甚薄不若隨我去交與母親照管
何苦在此常受庶母之氣大笑拱手作別狀曰再會再
會言畢希忽仰卧如初越數日病愈不半年其幼妹果
亡二十九年冬希哥夢延生至曰兄今愈矣弟辦完此
差小有功績可望受職從此別矣後會難期語竟而去
希哥悲呼而醒

木蕫

永城尉陸敬軒浙之蕭山人修署截木署舊有柳樹一株鋸之板中現天然畫一幅如淡墨寫成左右峯右懸崖崖上松一株山樹一株枝葉倒垂松上纏藤累累中有一叟扶杖立高冠長袖鬚眉如活左手納袖中著腳前右脚前行露舄左舄隱衣下回顧若聽泉狀尉寶之攜歸其家時乾隆辛酉十月十三日事

滾經臺

貴州平越府署內有石臺高七尺藏佛經十六幅全書梵字讀之不可解相傳太守訊獄有事關重大而犯人不伏者則取經鋪地令犯人在經上滾過理直者了然

無害理屈者登時目瞪身僵數百年來官恃以斷獄而獄囚亦無敢輕瀆經臺者張文和公第五子景宗性素愞抵任後以爲妖折臺狹經是年兩子死次年公亡

菜花三娘子

陽湖某秀才美丰姿春夜獨坐書房中聞扣門聲啟視之有女自稱菜花三娘子特來相伴隨後有四姊妹如媵從然生驚其美遂留宿焉日久身病遣之不能去其父具牒訴于本縣之張王廟是夜夢張王拘犯聽審責三娘子蟲豸良人各杖十五押逐出衙五婦行未數步皂隸持杖追至向三娘子索錢曰非我用情輕打則沒

等嬌娥之臂傷矣焉能行路各女皆于裙帶中出錢謝之越三日三娘子復來曰我與汝緣法未盡不能拾汝汝再告張王王亦無奈我何汝向學有王先生某者其人近腐可憎汝不許往告亦不許其入門生父母惡之重具牒訴于張王廟神果不靈乃速招王生生處館遠方越數日方到到時生已死矣王先生亦巨中廩生年未三十

神和病

趙雲崧探花年十六時戚人張某患神和病有女鬼附據形神鴉立卷卷欲斃其母徧禱諸神卒無效驗唯趙

坐其榻鬼不敢至趙去鬼笑曰汝能使趙探花常坐此乎甘苦求趙公趙不得已往秉燭相伴至第三夜不勝其倦忍閉目病人精已遺矣越數日而卒

鼠食牛

句容村民養一牡牛忽有七鼠從牛後竅入食其心肺牛竟死村民逐鼠得其一遍體白毛重十斤烹食之肥過雞豚

代神判斬

肅十洲黎戎致政歸養舟泊巫峽是夜夢有若差官狀者持令箭騎馬沿江問執是蕭大老爺舡躍入舡頭喘

猶未定懷中取出公文一角面書金龍四大王封六字
隨押七犯跪旁請判斬字蕭駭白此地方官之事余武
職且退歸林下之員不敢越俎差官答曰公文上有公
衙名請照例辦項刻間燈燭輝煌傳呼升堂開門堵下
儀仗吏卒排立儼然坐公堂上非舟中也差官先唱紋
犯六名畢後唱斬犯一名乃六七歲童子蕭問曰渠尚
未成丁何罪遽斬吏搖手曰罪名已定毋煩置議請速
判之隨送標條判訖遂押衆犯而去公夢覺心惡之次
晨大霧瀰江公戒勿解纜已刻向其母太夫人閒話間
述前夢未竟忽有一隻上水貨船觸石撞沉呼救甚慘

乃急令舟子撈救僅救起三客業僵死矣如法灌救良久方活其舵工七名皆已溺斃後復撈獲無頭童男一屍認其衣服即舵工之子也余按此事與無錫華師道夢中相合華夢陰官差役請華到衙門判斬字華以未審罪名不肯落筆有被髮婦再四哀求云公若不肯下判則此案又拖累三年矣華終不肯云我不知其所以應斬之罪如何忍心落筆遂喝拒而醒隔三年師道卒師道字半江精篆隸之學在淮上程蕅江家處館與余交好

鬼門關

朱梁江名衣太倉州諸生也戊子科赴江寧鄉試寓中患熱症甚危親友買舟送歸行次丹徒聞卧艙中忽爾暈絶見二青衣人導之登岸其路頂而窄黑暗無光兩足甚輕飄行約十數里忽有一物來緊傍身左走十數里又一物來緊傍身右再走數十里到一城巍巍然雙門謹閉城額橫書鬼門關三字二青衣扣門不應再叩之旁邊突出一鬼貌甚猙獰與二青衣互相爭鬪遥見紅燈一對四轎中坐一官長傳呼而來近視之似太倉州城隍神神問你是何姓名對係下場太倉州學生員神曰你來尚早此處不可久停命撤所導之燈送歸見

城門洞啟騎甫入而門仍閉矣持燈者云速隨我向東走覺非前來之路行二三里至大江邊曰浪滾滾持燈者將渠推入江心大呼救命而驀聽舟已抵太倉城外蓋死去已三日矣因心窩尚溫故從者促舟子曰夜趲行至家病愈此事蕭松浦所言蕭客珠崖時曾過僧耳四面登嶂崒律中通一道壁上鐫鬼門關三字旁刻唐李德裕詩貶崖州司戶經此所題詩云一去一萬里十來九不還家鄉在何處生渡鬼門關字經五尺大筆力遒勁過此則毒霧惡草異鳥怪蛇吟日愁雲如入鬼域眞非人境矣

冤魂索命

乾隆戊寅蕭松浦與沈毅菴同客番禺幕中分辦刑名時茭塘有刃傷事主盜案獲犯七名贓証確鑿蕭照律擬斬解府司勘轉臬使某疑七犯皆閒大辟得毋過刻駁審減輕蕭亦不願辦此重案借此推辭案歸毅菴辦矣毅菴居處與蕭僅隔一板壁夜間披閱案牘聞毅菴齋中若嘶嘶有聲甚微起而矚之見毅菴俯首案上筆不停書其旁立有三四鬼手捧其頭又見無數矮鬼環跪于地蕭急呼毅菴視之忽血腥撲鼻燈燭俱滅身亦昏跌窓外童僕急扶歸卧次日毅菴及同人叩其故蕭

告以所見殺者曰吾知之矣非肖所辦菱塘盜案也原
輕情實罪當七犯皆無可生之法因奉駁審不得不從
中減輕二名內謝阿挺先阿癡兩犯本在外接賊並未
入內因護贓格鬬刃傷事主且有別案君故皆擬斬予
欲改輕其罪以迎合臬司君所見跪地無數矮鬼殆二
犯之祖宗也其環侍之無頭鬼非二犯已伏法誅之夥
盜即被殺害之怨鬼來索命也予不敢枉法以活人使
死鬼含冤于地下請仍照原擬頂詳可也其案遂定

掃螺螄

徐公浩觀察山西有老狐化作道士時入其署與語某

縣令太倉王姓者中飛語觀察信之將褫其官老狐緩頰謂其人祖宗功德不可量也後觀察廉得其誣事遂已令來謁觀察問君祖宗作何好事對以五世祖耕海濱海潮至青螺隨潮入岸潮退螺不能歸原處被人捉賣祖夫妻各持帚掃青螺入海自三更至黎明爲度如是者六十年狐所謂功德或指此耶觀察有小婢曰彩雲狐見之曰不可使爲婢此女有根基將來是觀音大士作媒嫁與洞庭君者近數日彩雲持其父所書牘倚柱看觀察見文理粗通問知其父爲諸生祖翰林且臧老狐之言命作第三孫女遂近皆抑有三姑娘閻牛載

有巨公以札令觀察并贈一畫軸云聞公三姑娘未字人可許與甲太守大年之子奉贈大士像甚靈懸齋頭禱求當有驗也甲湖北人悟洞庭君之說大士像又與媒札同至乃爲成其婚狐之前知如此

周太史驅妖

周用修江西瑞昌縣樓下郝人年五十餘早喪妻有子有媳生計頗自給一日有嫗年五十許入其家登樓呼其長子婦至曰吾爾姑也爾母懼婦詫甚子歸時並未見有姑也用修聞之欲相見不許其子欲見亦不許然飲啖寢興無異常人舉家亦安之無何有諺語飛入其

耳怒亡去仲修家遂困所存布救貯之櫃扃鎖甚固啟視一空邑人但時見老嫗在用修門首日市布救如是三年家困甚請于官召巫治之皆不驗崇人厚轂以庶吉士在假至其家先一夕怪去至期又去用修異之乞厚轂爲驅除厚轂硃書黃紙檄其土地神及社神曰陰陽同一理無陰司則已若果有則以一區區樓下邨有二神在此而聽此妖祟人竟莫之問乎限三日驅之不能則五日七日若再不能是無神也焉用血食爲當今焚爾廟毀爾像突檄焚後厚轂即渡江訪友閱半月仍過樓下邨在肩輿小睡似見漫山塞谷皆老少男婦

人上立人者幾千萬計擁道來觀二老人鬚長二尺立與旁默無語厚轝驚覺催肩輿入城諸族人賀曰君焚檄後三日怪去竟不復來言未已用修至搏顙于地求爲草詔後文再焚于二神祠怪遂絕

艮豬

江南宿州睢溪口民被殺投屍于井官驗無凶手忽一豬奔至馬前啼甚慘從役驅之不去官曰畜有所訴乎豬跪前啼若叩首狀官命隨之行豬起前導至一家排戶入豬奔卧榻前以嘴齧地出刀血跡尚新執其人訊之果殺人者鄉人義之各出貲養豬於佛舍號曰艮豬

十餘年死寺僧爲龕埋焉

雷打扒手

烏程彭某妻病子幼賣絲度日一日負一捆絲赴行求售因估價不合置之櫃上時出入賣絲者甚衆行家以其貨少他顧生理彭轉瞬絲即失去因牽行主鳴官行主云我數萬金開行詩騙此數千文絲乎官以爲有理不究賣絲者悶悶回家適其子嬉戲門外見攵賣絲歸以爲必帶果餌迎上索取彭正失絲懷忿任脚踢之兒登時死彭悔急自投河亦死其妻不知也隣人見其子臥于門扶之方知氣已絶連呼病婦告以兒亡婦痛子

情急不暇擇擾死官驗後覺隣人為之埋葬越三日雷雨大作震死三人于賣線者之門少頃一剃頭者復避處簷前扒手孫某在某行扒出一捆線對門謝姓見之欲與分價方免出首係在我店賣出孤分我得錢三百彼二人各得二千旋聞賣線者投河官驗後無事矣不料今日仝遭雷擊彼等均已擊死我則打傷一腿驗之果然

北門貨

紹興王某與徐姓者明季在河南避張李之亂所過處尸橫遍野一夕過李兵二人自度必死避城內亂屍中

夜半燈燭輝煌自城頭而下疑賊兵巡城漸近乃城隍
燈籠愈驚懼不敢作聲少頃聞從者曰有生人氣又一
吏呼曰一个北門貨一个不在數神漸遠去次早賊兵
出城二人起走驗記夜所聞認南路而行傍晚又抵一
城恰是北門突遇賊兵徐被殺王遁歸家後子孫共衆

泥劉海仙行走

如皐北門內湖南常德太守徐文度家買一泥塑劉海
仙長六寸許置于堂前神龕內有年矣一日文度欲睡
忽聞堂前有剉豕聲命婢携燈照視其婢驚奔入告曰
龕內泥劉海忽然下地行走公初不信視婢驚怖之狀

乃出堂諦視而泥劉海果跼跼而行咸以爲妖欲毀棄之公語衆曰汝等且勿懼此像既能行走或有靈應之徵不可毀棄仍令供奉龕內迄今二十餘載絶無他故

其子湘浦現任兩浙副使

驢雪奇寃

乾隆四十三年春保定清苑縣民李氏女嫁與西鄉張家庄張氏子爲室相距百餘里李女歸寧月餘新郎跨驢來迎令妻騎驢而已步行於後路經某村離家僅二十里緣此村居民素與新郎熟識必多調笑且驢亦熟識歸路張乃令妻先行至六七里許有三叉岐路過西

爲張家庄大路過東則任邱縣界有一少年控車自西道轆轆而來係任邱豪富劉某將張妻驢衝向任邱道上相遇而行天漸晚張妻心慌問少年曰此地離張家庄幾何少年答曰娘子悞矣張家庄須向西而去此是任邱大路相距數十里天晚難行當爲娘子擇庄借宿天明即遣人送往何如張妻無奈勉强允從至前庄係劉之佃戶孔某家偏房安歇其時適孔佃之女亦新婚歸寧孔謂女曰今晚業主借宿不能遵命汝當暫回夫家候業主去後再來迎汝女從而歸其房爲劉張其宿之所劉之車夫宿于房外張之騎驢繫於簷下次日將

午不見啟戶孔佃窺於窻隙見兩屍在坑頭俱在地簷下騾驢亦失孔佃與車夫顏慄剪刺佃乃容語車夫曰汝家河南離此甚遠何不載彼衣物速行竊歸一經到官則尔我身命難保矣車夫從之是晚即野塵兩屍御車載物而去劉母見子久出不歸音無音耗即在任邱縣控追車夫張郎追捕不見疑有別故復又趕至清苑控告其兵父母縣官疑有冤枉務捕密訪其時有賭無賴之郭三鬻驢于市恰與張供毛色相符向郭盤詰始知郭三向與孔佃之女有私孔女歸寧郭從後窺潛入見有二人其寢一時氣忿殺此二人并盜此驢縣令復

喚孔佃根詰屍首所在親往起屍開土三尺赫然一死人乃禿頭老和尚也復又深掘得所殺兩屍張冤既雪劉死有踪而和尚之屍又屬疑案正懷疑問天忽陰雨乃避雨古廟寂無人跡詢諸鄰保云此巷向有師徒二僧後以師出雲遊徒亦他往矣即同鄰保往視僧屍咸云此即雲遊之僧也遂緝拿其徒訪至河南歸德地界已蓄髮娶妻開張豆腐店究其師死之由緣僧徒所娶之婦向與其師有姦後徒漸長復與此婦私通其師每有不平故共謀殺其師棄廟遠颺遂成夫婦乃置之法

張大令

舉與張大令者辛巳進士海寧查太守慶昌之業師素行正直忽一日平明而起索冠帶甚急道有當事貴人要來相會遂着蘇衣補褂迎至大門外升中堂作揖邀坐口喃喃對語旁人聽者語不可解初若欣慰繼而悲嘆又繼而辭讓取茶兩杯一自飲一置空中杯亦不脫落作態良久乃送至大門外再揖始歸家人問何客曰嘉興府城隍也彼陞任去舉我代其職故先來見訪且告我此地一二年內有兩貴人橫死遞補者不少我不便洩天機也言畢端坐不飲不食三日遂亡俄而巡撫王陳兩公事發

鏡水

湘潭有鏡水焰人三生有駱秀才往焰非人形乃一猛虎也有老嫗工往焰現作美女雲鬢牙瑜池開蓮花瓣辮皆作青色

蔡掌官

虎邱蔡掌官以古董爲業年少貌美飲倪康民家倪遣小奴持燈送歸于無人之處見掌官與人作揖口喃喃細語奴問與何人說話曰好友李三哥喚我我便同他去你不必跟我語未畢跳入河中奴急救起之拉歸家告知蔡之父母親友成大驚都來問蔡蔡如醉如痴口

無所言但見刀印塵其喉見繩則試其頸若以爲天下至樂之境無如縊死者家人鎖閉之雖小衣衫褲皆不縫帶但穴一洞通飲食而已滿月全家上墳祭祀遠近出兩日不歸家人知其必死四處尋覓至白蓮橋空野忽見筆官倚桑樹大呼曰我在此不必再尋矣家人喜奔趨視之則已縊死樹上呼者乃其魂也縊帶係偷柴坊店地上所鬬布爲之

沈文恭

高郵沈公文恭宰山左靖化時有相好同官某親老無子將奉差西藏公慨然代往聞者無不驚其高義跋涉

三年餘始回內地途中冰雪苦寒往往月餘無人烟有僕二人名夏祥者侍公最忠每至住營帳時輒不見少頃必手捧粟至炊熟奉公不知其粟何自來也一日晦霧行至險坂下臨深澗萬丈二僕俱墮澗中公馬足已陷忽見雲霧中有大士像手持青蓮向公指導俄頃身已過澗至平地痛失二僕逡巡不前久之聽黑聞人語聲急呼之則夏祥至矣問何來稱墮澗後有綠毛人長丈餘自澗中負出至僕相抱大哭公歸後將此事語高文良公高為動色繪大士圖書年月以祀之後三十餘年沈之孫名均安者知江西贛縣高之孫名士鎮者官

贛縣司馬初不相識既而詢及世系彼此爽然始知大
士固猶在高處傳爲主賓至此乃以齟齬

藍姑娘

王申亦丁憂後居杭州羊市公館簷下婢忽作地良久
蘇醒瞪目作旗人語曰我鑲紅旗某部統家藍姑娘也
日渴殷饑可致食大人作速供養我王親臨問曰爾既
係旗人何故到我漢人家來曰我與舉姊妹清明日
出門看會不料行政使團大老爺路過儀從甚盛將我
姊妹一衝而散我避不及只得避到大人家來仲丞曰
汝避國大人不避我獨不知國大人尚是我之屬員乎

他德汝汝何不到他家作祟鬼曰我畏之中丞曰然則汝誰作鬼者亦勢利只怕現任官不怕去任官耶曰不然去任者果做好官我亦怕也中丞大不喜不得已且供飯燒紙錢與之婢病旋愈未一年中丞及于難

鼠胆兩頭

山東桂未谷廣文精篆隸之學藏碑板文字甚多每收獲鼠唆破心惡之說沒擒鼠以爲鼠胆汁可以治瘧乃生剝之果得一胆如黍大兩處有頭蠕蠕行動鼠死半日胆尚活也竟不解其故懼而棄之溝中亦無他異或云首鼠兩端此之謂也然擒他鼠驗之并胆俱無

嘉興錢汝器太傅文端公第七子也選陝西武功令抵任後不數月以疾卒卒之前一日五起告家人具湯沐朝服北向九拜復東向九拜家人問故曰北向所以謝主恩也東向者余出都時過滑州宿西門外西廟夢禹王召我爲水神居西海祠余固辭不獲定于明日當去次早果端坐而逝時壬寅九月十七日也先是有郭生者蓋屢入明慧普歌爲錢所眷孫君淵如亦善之旋以他事逸去後孫在朝邑令莊虛巷所接郭生書云九月過解州夢錢七公子來儀衛甚盛告余云將赴任西海

祠如申旦之約無間幽明當訪我于蒲州南郭外言訖而寤若夢中言果眞公子當不在人間矣時孫正訪生消息不得接此信即日脂車渡河至蒲州相訪果有西海祠建于至元十二年現在重修落成方徘徊間忽郭生自廊廡出相與敘述前事共相悲喜因醵酒潔蔬爲文祭云昔者巨卿死友厥有素車之馳子文酒徒無損成神之哭悲聞故實不謂逢君陽湖洪孝廉亮吉亦罹此詩云少年有願須先償既入神籍何能狂

湖孫洒

曹學士溶禮爲予言康熙甲申春與友人潘錫疇遊黃

山至文殊院與僧雪莊對食忽不見席中人僅各露一頂僧曰此雲過也次日入雲峯洞有一老人身長九尺美鬚髯衲衣蒲履坐石床薦向之煮茶老人笑曰此間安得茶薦舂炒米獻老人老人曰六十餘年未嘗此味矣昔叩其姓氏曰余姓周名執官總兵明末隱此百三十年此猿洞也爲虎所據諸猿患之招余殺虎殪其類因得居此床置二劍光如沃雪壁上供河洛二圖六十四卦地堆虎皮數十張笑謂曹曰明日諸猿來壽我頗可觀言未已有數小猿至洞前見有人驚跳去老人曰自虎害除猿感我恩每日輪班來供使令因呼曰我將

請客可拾新爆栗猿躍去少頃捧新至煮栗與曹共啖
曹私憶此間得酒更佳老人已知引至一崖有石覆小
凹澄碧而香曰此猢猻酒也酌而共飲老人醉取雙劍
舞走電飛沙天風皆起舞畢還洞枕虎皮卧語曹云汝
飢可隨手取松子橡栗食之食後體覺輕健先是曹常
病瘧至是病瘧八九最後引至一崖有長鬚白猿以松
枝結屋而坐手素書一卷誦之琅琅不解作何語其下
千猿拜舞曹大喜急走歸告雪莊拉之同往洞中止存
石床不見老人

張秀才

杭州張秀才某館京師某部統家書舍在花閒中離正
宅百步張素小胆喚館僮作伴燈上即眠已半餘矣八
刀中秋月色大明館僮在外飲酒園門未關張立假山
石上玩月見一婦人披髮赤身遠遠而至諦視之膚體
甚白而自臉至身皆有泥汚斑瘢張大驚以爲此必僵
尸破土而出者也健睛炯然與月光相射尤覺可畏急
取木杙撐房門而已登床窺窺之未幾寂然有聲門撐
雖斷而此婦昂然進矣坐張所坐椅上將案頭書帖盡
撕毀之颯颯有聲張已駭絶更取其界尺大敲桌上仰
天長嘆張神魂飛越從此不省人事矣昏迷中覺有摩

其下體者罵曰南蠻子不堪不堪遂搖步而去次早張僵卧不起呼之不應館僮及學生急請都統來視灌以薑汁始蘇具道昨宵情形都統笑曰先生毋駭此非鬼也吾家有僕婦喪偶積思成癡已鎖縶二年矣昨偶然鎖斷故逸出作鬧致驚先生張不信都統親拉至鎖婦處窺觀果昨所見也病乃霍然張頗以不堪二字自愧館僮聞而笑曰幸而相公此物不堪家中人有中癡婦意者都被其索鬧無休有咬傷掐痛其陰幾至斷者

周將軍憂二事

山西寧武有周將軍遇吉之墓百餘年來河水齧其麥

墳漸傾瀉士人張某哀之具牲牢致祭默禱曰將軍威靈當思所以護墓之法次夕天大雷雨百里內聞有兵馬騰踔之聲次日將軍墓旁忽湧出一山高十丈餘闔截衝水處至墓前便繞道山流矣人咸異之

乾隆四十五年其地山水暴至有周某者將軍之族孫也負母而奔黑夜踉蹌全不認路其母在伊背上罵曰汝有妻有子妻可以生兒可以傳代汝俱棄之而獨負我龍鍾之母不太愚乎其子不顧牢負其母狂奔而已次早天明始知身與母俱立將軍墓上土高丈許水不能淹雖行一夜亦無三里之遠也歸家視妻子皆無恙

三水來時似有人扶我上屋者故得生全其勞鄰人已
無子遺矣

隨園戲編

婁雜二道人

婁眞人者松江之楓涇人幼孤從中表某養大與其婢私中表怒逐之婁盜其橐金五百逃入江西龍虎山方過橋有道人白鬚曳杖立笑曰汝來乎汝祖作天師法官乎須知法官例有俸費非千金不可五百金何濟婁大駭曰吾實帶此數金少奈何道人曰吾已爲汝豫備矣命侍者擔囊示之果五百金婁跪謝稱仙道人曰吾非仙乃天師府法官也姓陳名竟緣盡當去爲待子故

未行有三錦囊汝佩之他日有急難大事可開視之言
畢跌坐橋下而化婁入府見天師天師曰陳法官望汝
久矣汝來陳法官死豈非數耶故事天師入京朝賀法
官從行雍正十年天師入　朝他法官同往婁不得與
夜夢陳法官踉蹌而來涕泣請曰道教將滅非婁某不
能救須與偕入京師萬不可誤天師愈奇婁乃與之俱
時京師久旱諸道士所請無效　世宗召天師諭曰十
日不雨汝道教可廢矣天師惶恐伏地竊念陳法官與
中語遽奏請婁某升壇婁開錦囊如法作呪身未上而
霈雪丈須臾雨霑足　世宗悅命留京師十一年誅妖

八買士芳買在民間爲祟名曰使治嬰以五臘正法治之拜北斗四十九日妖滅是年地震嬰先期奏明指錦襄所載三事也今婁倘存錦襄空而術亦盡矣婁所服九藥號一二三當歸一兩熟地二兩枸杞三兩

又有羅眞人者冬夏一衲佯狂于市兒童隨之而有取生米麥求其吹吹之即熟晚間店家燃燭無火亦求羅吹吹之即滅京師九門一日九見其形忽遞去無跡疑死矣京師富家多燒煖坑坑深丈許過三年必掃煤灰有年姓者掃坑坑中聞鼾聲大驚召衆觀之羅眞人也崛然起曰借汝家坑熟卧三年竟爲鄙鄰掃出衆請送

入廟曰吾不入廟請供奉之曰吾不受洪然則何歸曰可送我至前門外蜜蜂窩即舁往蜂窩窩洞甚狹在土山之四蜂數百萬嘈嘈飛鳴羅解上下衣赤身入羣蜂圍之穿眼入口出入于七竅中羅怡然不動人饋之食或食或不食每食必磬其所饋或與斗米飯雞卵三百一啖而盡亦無飽色語呶呶如鴃舌不甚可解某與人饋生薑四十斤啖之片時俱盡居窩數年一日脫去不知所往

蛆含草消木化金

張文敏公有族姪寓洞庭之西積山莊藏雨雞卵于廚

舍每夜爲蛇所竊伺之見一白蛇吞卵而去頸中膨亭不能遽消乃行至一樹上以頸摩之須臾雞卵化矣張惡其貪戲削木柿裝入雞卵殼中仍放原處蛇果來吞頸脹如故再至前樹摩擦竟不能消蛇有窘狀遍愬園中諸樹皆而不顧忽往亭西深草中擇其葉綠色而三叉者摩擦如前木卵消矣張次日認明此草取以摩停食病略一拂拭無不立愈其隣有患發背者張思食物尚消毒亦可消乃將此草一兩煮湯飲之須臾膿背瘡果愈而身漸縮小久之并骨俱化作木病家大怒將張捆縛鳴官張哀求以實情自白病家不肯休往廚間喫

飲入城視鍋上有異光炤耀就視則鐵鍋已化黃金矣
乃捨之且謝之宋亦不知何草也

榮京後身

榮正時某佃公意自言爲榮京後身以仙宮墮地獄無
世間誦仁王經耳目爲之一亮又寫作揚州寡婦守空
房四十年故癖好尤奇好觀美婦之臀美男之勢以爲
男子之美在前女子之美在後世人易之非好色者也
當使女衣袍褶男餙裙釵而摸其臀勢以爲得味外味
又常戲取姬妾優童數十以被蒙首而露其下體互猜
爲某郎某姬以爲笑樂有內閣供事石俊者微有姿而

利處甚佳公甘爲哂乎有求書者非石即磨墨不可得
也號醫曰白玉綿團勢曰紅霞仙杆

天鎮縣碑

天鎮縣隸雲中其地有元帝廟廟有古碑其上礮銃鉛
鐵大小丸甚多皆陷入石內邑人云前明時闖兵來邑
人拒戰不勝俄見此碑自廟飛出盤旋軍陣凡敵所放
火礮咸墮于上我軍無失劒而敵賴以退今謂之天成
碑現存于廟

撻輅郎君

杭州世家子汪生幼而聰俊能讀梵書年十八九忽遠

出不歸家人尋覓不得月餘其父遇于鷹橋大街則皆人擡轎而行父大驚率拉還家痛加鞭箠問其故不荅乃閉鎖書舍中未幾逃出又爲人擡轎矣如是者再三祖父無如何遣之不問戚友中無肯與婿然漠書成誦者終身不忘通衢道衝淨處朗誦高祖本紀瑣瑣然一字不差杭州士大夫亦樂召役之勝自己閉卷也自言兩肩負重則筋骨鬆通眠食俱善否則悶悶不樂此外亦無他好

楊笠湖救難

楊笠湖爲河南令上憲委往商水縣賑災秋暑甚虐午

刻事畢納涼城隍廟坐未定一人飛奔而來口稱小民
張相求救問何事曰不知左右疑有瘋疾舉起逐之其
人長號不出曰我昨夜得一夢見此處城隍神已故縣
主王太翁同坐城隍向我云汝有急難可求救于汝之
父母官我即向王太翁叩頭王曰我已來此無能着力
汝須去求隣封官楊太翁救過明午則無害矣故今日
黎明即起問太翁姓楊又在此廟故來求救言畢叩頭
不肯去楊無奈何笑曰我已面准汝有難即來可也問
其姓名命家人記之數日後散賑過其地訊其隣人曰
張某是月得夢入城後彼卧室兩間無故坍倒毀傷什

物甚多唯本人以入城故免

馮侍御身輕

馮侍御養梧先生自言初生時身小如猫稱之重不滿二斤家人以爲必難長成後過十歲形漸魁梧登進士入詞林轉御史生二子一爲布政使一爲翰林先生爲兒時能蹈空而行十餘步方如李鄴侯幼時能飛母恐其去以葱蒜厭之其事竟有

江都某令

江都某令以公事將往蕪州踰行往甘泉李公處作別面托云如本縣有屈傷相蹤事望代爲辨理李唯唯已

而聞其三鼓後仍搬行李問署李不解何事探之乃有
報相屍者商家汪姓兩奴角口一奴自縊汪有富名楊
以爲奇貨命停屍于大廳故不往驗待其臭穢講貫三
千兩始行往驗驗時又語侵主人以爲喝令重詐銀四
千兩方肯結案李公見而尤之以爲太過某曰我非得
已我欲爲小兒捐一知縣故耳現在汪銀七千兩已差
人送入京師我並不存家中未幾其子果選甘肅某縣
陞河州知州乾隆四十七年爲冒賑事發斃斬立決孫
二人盡行充發家產籍沒入官某驚悸疽發背死

執虎耳

雲南大理縣南鄉民李士桂家世業農家畜水牛二隻至夜牛不歸士桂往尋昏黑中月色初上見田中有獸臥焉酣聲雷鳴以為己牛罵曰畜生如何此刻不回家隨即騎上將攀其角角不見但聳毛耳兩隻遍身狸色班然方知是虎急不敢下虎被人騎驚醒騰身起咆哮叫跳士桂私念下背必為所啖于是竭生平之力緊握其耳至于穿破耳輪手愈牢固抵死不放虎性猛烈騰山躍水為棘刺所傷次日晨刻力盡而斃士桂亦僵仆虎背氣息奄然家人尋得抱持歸家竟獲重生兩腳上為虎爪所攫肉盡骨見醫迴年才得平復

十八灘頭

湖南巡撫某年時敬奉關帝每元旦先赴關廟行香求簽問本年休咎無不應驗乾隆三十二年正月一日詣廟行禮畢求得籤有十八灘頭說與君之句因有戒心是年雖陸水不路必搭舟坐轎秋間爲侯七一案下

使接臨從某湖過某地行舟則近而遊起岸則遠而遊使者欲舟行公不可乃以關神籤訣誦而告之使者勉從而心不喜未幾貴州鉛廠事發有公受賄事公不承認而司閣之李奴必欲扳公說此銀實送主人非奴所擅騙時李已受刑兩足委頓奴主爭辨不休使者厲聲

謂公曰十八灘頭之神竟驗矣季字十八也委頓于地難也說此銀送與主人是送與君也關聖帝君早知有此劫數公何弗之有公悚然遂認受賑而案定

三姑娘

錢侍御琦巡視南城有梁守備年老能超距騰空所擒獲大盜以百計公奇之問以平素擒賊立功事狀梁跪而言曰擒盜未足奇也某至今心悸且嘆絕者擒妓女三姑娘耳請爲公言之雍正三年某月日九門提督某名我入面諭曰汝知金魚衚衕有妓三姑娘勢力絕大乎曰知汝能擒以來乎曰能需役若干曰三十提督嘅

如歎曰不揣來擾倘見我三姑娘者深堂廣廈不易篡取者也梁命三十人環門外伏已緣墻而上時已暮秋暑小涼高蓬蔭屋梁伏篷上伺之漏初下見二女鬟從屋西持朱燈引一少年入跪東階低語曰郎君至矣少年中堂坐良久上茶者三四女鬟持朱燈擁麗人出交拜妮語膚色目光如明珠射人不可逼視少頃兩府橫陳六女鬟行酒奇服炫粧紛趨左右三爵後繞梁之音與笙簫間作女目少年曰郎倦乎引身起牽其裾從東窗入滿堂燈燭盡滅惟樓西風牢上紗燈雙紅梁竊意此是採虎穴時也自篷下足踢寢戶八女驚起赤體躍

床下趨前抱梁腰低聲辟咡曰何衙門使來曰九門提督衙門梁曰孽矣安有提督拘人而能免者乎雖然裸婦女見貴人非禮也請着衣一謝明珠雙梁許之乃與一褚一衫一領襖女開箱取明珠四雙鄭某手中女衣畢乃從容問公帶若干人來曰三十曰在何處曰環門伏曰速呼之進夜深矣為妾故累若輩飢渴妾心不安頓左右治具諸婢烹羊炮兔咄嗟立辦三十人席地大嚼懽聲如雷梁私念床中客未獲將往揭帳女搖手曰公胡然彼某大臣公子也國體有關且非其罪妾已教從地道出矣提督訊時必不怒公如怒公妾願一身當之

天黎明女坐紅帷車與梁偕行離公署未半里提督飛馬硃書論梁曰本衙門所拿三姑娘訪聞不確作速釋放毋累良民致千重譴梁惕息下車持珠還女女笑而不受前婢十二人騎馬來迎擁護馳去明日偵之室已空矣

搜河都尉

子親家張開士牧宿州奉旨開河掘地得龜大如車輪頂繫金牌鐫正德二年皇帝勑封搜河都尉十二字龜兩眼深碧色背殼綠毛寸許民間聚觀告之官官念前代老物命放之是夜風雨颯至河不掘而成者三十

餘文

科場事五條

乾隆元年正月元日大學士張文和公夢其父桐城公諱英者獨坐室中手持一卷文和公問翁看何書曰新科狀元錄狀元何名公舉左手示文和公曰汝來此吾告汝文和公至左曰汝已知之矣何必多言公驚醒卒不解後丙辰狀元乃金德瑛移王字至英字之左此其驗也公得子遲祈夢于京師之前門關帝廟夢帝以竹竿與之旁無枝葉心頗不喜有解者賀曰公得二子矣問何故曰孤竹君之二子此傳記也破竹字爲兩个字

此字法也已而果然

王士俊爲少司寇讀殿試卷夢文昌神抱一短鬚道士與之後臚唱時金狀元德瑛如道士貌出其門劉大櫆丙午下場請乩乩仙批云王子雨榜劉不解以爲王子非會試年或者有恩科耶後丙午中副榜至王子又中副榜

繆煥蘇州人年十六入泮遇乩仙問科名批云六十登科汪大悲嫌其遲後年未三十竟登科題乃六十一而耳順也

有三人祈夢于于肅愍廟兩人無夢一人夢肅愍謂曰

妝往觀廟外照墻則知之其人醒告二人二人始其有夢爲漫焉者即宇夜間取筆向墻上書不中二字天尚未明爲不字不甚連接次早三人同往視之乃一个中三字果得夢者中矣

百四十村

閻學周公煌四川人自言其祖樵也孤身居峨嵋山年九十九未婚每日入山打薪賣與山下吳姓舂豆腐翁吳夫妻二人一女每日買周薪爲炊交易甚懽吳年六旬告周曰明日是吾生辰與早來飲酒周諾之已而不至吳之妻曰周與頗善飲今不來賣薪又不來稱祝母

乃病乎盍往視之吳翌日往訪見周顏色甚和問昨何不來叟笑曰我昨入山將伐薪作壽禮不意過一深溪見貞白物纍纍得無世所稱金銀者乎余竭力運之現堆床下若下山則誰爲守者吳視之果金銀因代爲謀曰叟不可居此矣叟孤身住等山而狹此重物保無盜賊處耶周曰微君言吾亦知之盍爲我入城尋一屋在人煙稠密處吳如其言且助之遷居未幾周又至面赧然有慙色手百金贈吳揖曰吾有求于公吾明年百歲矣從未婚娶自道將死邊有他想不料獲此重資一老身守之復何所用意欲求公作媒代聘一婦吳睨其妻

相與笑吃吃不休嫌其不知老也周曰非但此也我聘妻非處子不可若再醮二婚非老人鄭重結髮之意倘嫌我老者請萬金為聘以三千金謝媒吳雖知其難而心貪重謝強應曰諾老人再拜去月餘無人肯與老人婚老人又來催促吳支吾無計時吳女纔十九歲忽跪請曰女願婚周叟吳夫婦愕然女曰父母之意不過嫌周老憐女少耳女聞人各有命兒如命倘雖嫁年相若者未必不作婦婦兒如命好或此叟尚有餘年幸獲子嗣足支門戶亦未可定且父母無子只生一女女恨不能作男兒孝養報恩如彼以萬金來此而又以三千金

作謝是生女愈于生男而女心亦感女恐此鬼如許年紀獲此橫財恐天意未必遽從此終也吳夫婦以女言告鬼鬼跪地連叩頭呼岳父母者再嫁生一子讀書補廩孫即楊學公也老人年一百四十歲矣女先卒年已五十九矣老人殯葬制服哭泣甚哀又四年老人方卒所居村人題曰百四十村

人畜改常

搜神記有雞不三年大不六載之說書亦載豚之不可久畜也余家人孫會中畜一黃狗甚馴常呼飯狗屈尾乞憐出入必相迎送孫甚愛之一日手持均與食狗嚼其

手掌心哲痛絕于地乃捧狗殺之陽州趙九喜發虎檻虎而行路人覩者先與十錢便開檻出之故意將頭向虎口摩擦虎涎滿面了無所傷以爲笑樂中見者二年有餘一日在平山堂下索錢又將頭探其口虎口張一噬而頭斷衆人報官官召獵戶以鎗擊虎殺之人皆曰鳥獸不可與同羣余曰不然人亦有之崔晦甫余宰江寧有報殺死一家三人者余往詳驗問于乃屍親之妻弟劉某年甘面皮姊弟甘面無鬚與其姊生子年甫五歲每見氏來代爲哺抱甘爲頭當是年五月十三日劉又來抱甥姊便交與劉乃擲甥水缸中以石壓

殺之姐驚走視便持刺參刀而姐斷其頭姐夫來救又持刀刺其腸出腸尺餘尚未氣絕余問打何冤仇傷者極言平日無冤言終氣絕閭劉不言兩日斜視向天大笑余以此案難詳立時杖斃之至今不解何故又有寡婦某守節二十餘年內外無間言忽年過五十私通一奴至于蓮難而亾其改常之奇哲虎狗類矣

夢葫蘆

尹秀才迓一未第時每逢下場必夢神授一葫蘆放榜不中自後遇入闈心惡而夢次必夢葫蘆然屢夢則葫蘆愈大雍正甲辰科入闈之前夕尹恐又夢乃坐而待

子不語 卷十七 三

旦欲避夢也其小奴方睡大呼夢見一个葫蘆頭相公長等身升懊恨不祥亦無可奈何已而榜發升竟中三十二名其三十名姓胡其三十一名姓蘆皆甚少年方悟初夢之小葫蘆蓋二公尚未長成故也

乩仙示題

康熙戊辰會試舉子求乩仙示題乩仙書不知二字舉子再拜求曰豈有神仙而不知之理乩仙乃大書曰不知不知又不知衆人大笑以仙爲無知也且科題乃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三節又甲午辛酉試前秀才求乩仙示題仙書不可語三字衆秀才苦求不已乃書曰正在

不可語上衆僉不解再求仙明示之仙書一畫字再明之則不應矣已而題是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一章

神鍼預兆

奏狀元大士將散館求關廟籤得靜求好把此心捫之句意謂醫不樂以爲神噬其有虧之事也已而試松柏有心賦限心字爲韻終篇忘點心字閱卷者仍以高等上　上問之問心字韻何以不明押秦俯首謝罪而閱卷者亦俱拜謝　上笑曰狀元有無心之賦主司無有眼之人

奇編

騙術之巧者愈出愈奇金陵有老翁持數金至北門橋錢店易錢故意較論銀色曉曉不休一少年從外入禮貌甚恭呼翁爲老伯曰介甫貿易常州與姪同事有銀信一封託姪寄老伯將往尊府不意姪之路遇也將銀信交畢一揖而去老翁拆信謂錢店主人曰我眼昏不能看家信求君誦之店主人如其言皆家常瑣屑語末云外紋銀十兩爲爺新水需翁喜動顏色曰還我前銀不必較論銀色矣兒所寄紋銀紙上書明十兩即以此兌錢何如主人拔其銀傾之十一兩零三錢疑其子發信時匆匆未檢故信上祇言十兩老人又不能自稱可

將錯就錯獲此餘利遽以九千錢與之時價紋銀十兩例兌錢九千翁貪錢去少頃一客笑于旁曰店主人得無受欺乎此老翁者積年騙棍用假銀者也我見其來換錢已爲主人憂因此老在店故未敢明言店主驚竟其銀果鉛胎懊惱無已再四謝客且詢此翁居址曰翁住某所離此十里餘君追之猶能及之但我翁隣也使翁知我破其法將仇我請告君以彼之門向而君自往追之店主人必欲與俱曰君但偕行至彼地君告我以彼門向君即脫去則老人不知是君所道何仇之有客猶不肯乃酬以三金客若爲不得已而强行者同至漢

西門外遠望見老人攤錢櫃上與數人飲酒客指曰是也汝速往擒我行矣店主喜直入酒肆捽老翁歐之曰汝積騙也以十兩鉛胎銀換我九千錢衆人皆起問故老翁夷然曰我以見銀十兩換錢並非鉛胎店主既云我用假銀我之原銀可得見乎店主以剪破原銀示衆翁笑曰此非我銀我止十兩故得錢九千今此假銀似不止十兩者非我原銀乃店主來騙我耳酒肆人爲持戥稱之果十一兩零三錢衆大怒責店主店主不能對羣起歐之店主一念之貪中老翁計懊恨而歸

騙術有巧報者常州華客挾三百金將買貨淮海間舟過丹陽見岸上客負行囊呼搭船甚急華憐之命停船相待船戶搖手慮匪人爲累華固命之船戶不得已迎客入宿于後艙舡尾將抵丹徒客負行囊出曰余爲訪戚來今已至戚所可以行矣謝華上岸去頃之華開箱取衣箱中三百金盡變瓦石知爲客偷換悔恨無已俄而天雨且寒風又逆舟行不上華私念金已被竊無買貨資不如歸里掘搨再赴淮海乃呼篙工托舟返許其直如到淮之數舟人從之順風張帆而歸過奔牛鎮又見有人冒雨負行李淋漓立招呼搭船舵工睨之即竊

銀客也急伏艙內而偽令水手迎之天晚雨大其人不料此船仍回急不及待持行李先付水手身躍入艙見華在焉大駭狂奔而走發其行囊原銀三百兌然尚存外有珍珠數十粒價可千金華從此大富

香亭記夢

香亭于乾隆壬辰冬赴都謁選選道東昌十二月五日宿冠城縣東關客店夜夢至一園亭竹石蕭踈迥非人境几上橫書一卷字作蠅頭小楷閱之載一事云新野之渠有巨魚化爲麗妹名曰喬如有李氏子感焉至三百六十日而李氏子以弱死宋氏子又感焉歷三十六

日爲宋氏子亦死有楊氏子知其爲怪也故網之而特
變之絕其水飲喬如無所施術三年生三子悉化爲魚
六年楊氏子遍體生鱗甲而喬如適治艷一夕暴風雨
喬如抱持楊氏子兩身合爲一身各自一首欵鬐尾飛
投洞庭湖日出時楊飲水曰入時喬如飲水楊氏子猶
如故喬如安欲不知爲魚在水也而竟得不死壽此之
謂物其物化其化自此以下字模糊不可辨鐘鳴夢醒
枕上默誦不遺一字

敦倫

李剛主講正心誠意之學有日記一部將所行事必棨

賣書之每與其妻交構必楷書某月某日與老妻敦倫一次

一字千金一咳萬金

商邱宰某申詳一案有里職勘得毫無疑義四字臬使某怒其專擅駁飭不已并提經承宅門將行柳責杨急改似無疑義四字再行申詳乃批允核轉然往返盤費司房打點已至千金沒上令某見巡撫某備悉其疾失聲一咳某怒其不敬必欲提參央中間人私獻萬金方免人相傳為一字千金一咳萬金

菩薩答拜

余祖母柴太夫人常爲余言其外祖母楊氏老而無子依其女洪夫人以終年九十七而卒居一樓奉佛誦經三十年足不履地性慈善閒樓下笞奴婢聲傭傍徨不能食或奴婢有上樓者必分己所食與食九十以後拜佛禮像起立答拜太夫人大怖時余祖母年尚幼嘗訊之作伴曰汝在此佛不答我也卒前三日索盆濯足婢以向所用木盆進曰不可我此去將蹈蓮花須將浴面之銅盆來俄而擁檀之氣自空繚繞端坐跏趺而逝逝後香三晝夜始歇

選羅妻驢

暹羅俗最落男子年十四五時其父母爲娶一牝驢使與交接夜則縛驢以其勢置驢陰中養之則壯盛異常如此三年始娶正妻迎此驢養之終身嘗作側室不娶驢者亦無女子肯嫁之也

倭人以下竅服藥

倭人病不飲藥有老倭人能醫者熬藥一桶令病者覆身卧以竹筒插入穀道中將藥水乘熱灌入用大氣力吹之少頃腹中汩汩有聲拔出竹筒一瀉而病愈矣

獅子擊虼

戈侍御濤云其太翁名錦爲某邑令適西洋貢獅子蠶

過其邑獅子於路有病與解員在館驛暫駐獅子蹲伏大樹下少頃昂首四顧金光射人伸爪擊樹樹根中斷鮮血迸流內有大蛇決折而斃先是驛中馬多患病往往致死自此患除厚待貢使至京獻於　闕延象見之不跪獅子震怒長吼一聲象皆俯伏奉　旨放歸本國後數日陝撫奏至云京中放獅本日午時已過潼關

賈士芳

賈士芳河南人少似癡愚有兄某讀書命士芳耕作時時心念欲往遊天上一日有道人問曰爾欲上天耶曰然道士曰爾可閉目從我遂凌虛而起耳畔但聞風濤

聲少頃命開目見宮室壯麗謂士芳曰爾少待我入即至良久出謂曰爾膜儉耶授酒一杯賈飲半而止道人弗強曰此非爾久留處仍令閉目行如前風濤聲少頃開目仍在原處步至伊兄館中兄驚曰爾入耶鬼耶曰我人耳何以爲鬼曰爾數年不歸曩在何處曰我同人至天上往返不過半日何云數年其兄以爲癡不之顧與徒講解周易士芳坐于旁聞之起搖手曰兄誤矣是卦繇詞九五陽剛與六二相應陰陽合德得位乘時水火相濟變爲正旨之卦過此以往剛者漸升柔者漸降至上九數不可極極則有悔悔則潛藏以待剝復之機

矣其兄大驚曰汝未讀書何得剖析易理如此精奧信其果遇異人遠近趨慕叩以禍福無不響應田中丞奏聞蒙　召見奏以不法伏誅或云賈所遇道人姓王名紫珍尤有神通嘗烹茶招賈觀之指曰初烹時茶葉亂浮清濁不分此混沌象也少頃水在上葉在下便是開闢象矣十二萬年不過如此一襄耳稿文敏公總督河道時賈常在署中人多崇奉之有不相敬者賈必拉至無人之處將其生平陰事妻子所不知者一一語之其人愧服乃已又常問人可畏鬼否曰畏鬼便已如云不畏則是夜必有奇形惡狀者入房作鬧

石男

石婦二字見太元經其來久矣至于半男半女之身佛書亦屢言之近復有所謂石男者揚州嚴二官親甚美而無人與狎其穀道細如綠豆下穢如線香晝食粥一盂酒數杯蔬菜些須而已多則腹中暴脹大便時痛苦異常

鬚長一丈

黃龍眉震澤縣人官熱河四旗廳巡檢鬚長一丈有奇繞腰兩匝餘垂至地

禁賭婆

與東崖州居民半屬黎人有生黎熟黎之分生黎居五指山中不服王化熟黎尊官長來見則縢行而入黎女有禁魘婆能禁咒人致死其術取所咒之人或鬚髮或吐餘振衣納竹筒中夜開赤身仰臥山頂對星月施符誦咒至七日其人必死遍體無傷而其軟如綿但能魘黎人不能害漢人受其害者摘之鳴官必先用長竹筒穿索扣其頸項下曳之而行否則近其身必為所禁魘矣據婆云不禁魘人則過期己身必死婆中有年少者不及笄便能作法蓋祖傳也其咒語甚秘雖刺殺之不肯告人有禁魘婆無禁魘公其術傳女不傳男

剖竹簽

黎民買賣田土無文契票約但用竹簽一片售價若干用刀劃數目于簽上對劈爲二買者賣者各執其半以爲信日久轉賣則取原主之半簽合而驗之其稅簽如稅契請官用印于紙封其竹籤之尾春秋納糧畝內地加豐焉

黎人進舍

黎民婚嫁不用輿馬吉日新郎以紅布一疋往岳家娶新婦負背上而歸其俗未成親之先婿私至翁家與其妻苟合謂之進舍若能生子而後負婦者則羣以爲榮

鄉里交賀各以白紙封番錢幾元至其門首拋竹筐中其主人以大甕貯酒陳于門前夔內插細竹筒數條賀客至各伏筒夔而飲飲畢又無迎送拜跪之禮余在肇慶府署中厓州刺史陳桂軒爲余言

海異

海中水上鹹下淡魚生鹹水者入淡水中即死生淡水中者入鹹水中即死鹹水煮飯水乾而米不熟必用淡水煮才熟水清者下望可見二十餘丈青紅黑黃其色不一人小便則水光變作火光亂星噴起魚常高飛如鳥雀有變虎者變鹿者

喝呼草快子竹

惠州山中有草喝之則葉捲號喝呼草羅浮山有快子竹竹形小而質勁截之可以爲箸不許人作聲若作聲呼之便遁入土中覓不可得

蚺蛇藤

瓊雷兩州蚺蛇大如車輪所過處腥毒異常遇者輒死性淫而畏藤土人多以婦人褲并藤條置牖間聞腥氣知蛇至先以婦褲擲去蛇舉頭入褲吮嗅不已然後以藤拋擊蛇便縮伏憑人捆縛歸釘之樹上用刀剖腹蛇似不知將至胆處乃作愛護之狀胆畏人取逃上逃

下未易捉取直至蛇死腹裂胆落地上猶躍起丈餘漸力盡勢低取掛簷間其胆衣內汁猶終日滴瀝上下無一隙停留俟亮乾後才可入藥

網虎

江西鄱陽湖漁人收網疑其太重解而視之斑斕虎也惜已死矣

福建解元

裴文達公典試福建心奇解元之文榜發後亟欲一見晝坐公廨聞門外喧嚷声問之則解元與公家人為門包角口公心薄之而疑其貧禁止家人索詐立刻傳見

其人面目語言皆粗鄙無可取心悶悶因告方伯某悔取士之失方伯云公不言某不敢說放榜前一日某夢文昌閔帝與孔夫子仝坐朱衣者持福建題名錄來閔帝歷額云此第一人平生作惡武斷何以作解頭文昌云渠官階甚大因無行已削盡矣然渠好奠喜聞一聞毋竭即止念此尚屬孝心姑予一解不久當令歸土矣閔帝尚怒而孔子無言此亦奇事未幾某亾

顧四嫁妻重合

永城呂明府家佃人顧四乾隆丙子歲荒鬻其妻某氏嫁江南虹縣孫某生一女次年歲豐顧又娶後妻生子

成成幼遣出為人傭工流轉至虹縣地方贅孫姓家兩年妻父歿成無所依遂攜其妻并妻母回永城顧四出見兒之岳母已之故妻也時顧後妻先一月歿遂為夫婦如初

千里客

萬歷年間紹興商家崛起第卜云千里客來居此宅當時訝之至　國初王侍御蘭膏先生任塩政歸買此宅居之王別號千里即江寧王檢校大德父也

趙子昂降乱

鄧宗洛秀才云伯祖開禹公少時贅海寧陳大司空家

衆人請仙公亦問終身此判云子趙子昂也五字宛然趙書公在旁微笑云兩朝人物乱隨判詩一首云莫笑吾身事兩朝姓名久已著丹霄書生不用多饒舌勝爾巢由嘆寂寥後公年八十由歲貢任來安訓導十年而終

神仙不解考據

乾隆丙午嚴道甫客中州有仙降乩鄢縣劉氏自稱雁門田穎詩文字畫皆可觀并能代請古時名人如韓柳歐蘇來降劉氏云有壇設其家已數載矣中州仕宦者咸敬信之穎本唐開寶間人會撰張希古墓志石在西

安碑林畢中丞近移置吳中靈岩山館一日降乱節署
甫至即以此語謝其護持之功此事無知者因共稱其
神奇時嚴道甫在座因云記墓志中云左衛馬邑郡尚
德府折衝都尉張君致唐府兵皆隸諸衛左右衛領六
十府志云尚德府爲左衛所領固也但唐書地理志馬
邑郡所屬無尚德府未知墓志何據仙停乱牛晌云當
日下筆時僅據行狀開載至唐地理志爲歐九所修當
俟晤時開明再奉復耳然自是節署相請乱不復降即
他所相請有道甫在乱亦不復降

廣西太平府獠婦生子經三日便澡身于溪河其夫乃擁衾抱子坐于牀榻剖起飲食皆須其婦扶持之稍不衛護生疾一如孕婦名曰產公而妻反無所苦查中丞儉堂云

烏魯木齊城隍

烏魯木齊于乾隆四十一年築城得至德年殘碑中有金蒲字知其地唐時爲金蒲城今唐書作金滿城誤也並建有城隍廟與工三日都統明公亮夢有人儒冠而來云姓紀名永寧陝西人昨奉天山之神奏爲此地城隍故爾來謁公心異之時畢公秋帆撫陝因以札來詢

畢公飭州縣查現在紀姓中未有名永寧者適嚴道甫修華州志有紀姓以家譜來求登載其遠祖撿之則名永寧者居然在焉乃明中葉生員生平亦無他善惟嘉靖三十一年地震時曾捐貲掩埋壓傷死者四十餘人而已因以復明公書至適于是日廟方落成也

黑霜

四海本一海也南方見之爲南海北方見之爲北海証之經傳皆然嚴道甫向客秦中暗誠毅伯伍公云雍正間秦使鄂勒素聞有海在北界欲往視國人難之固請乃派西洋人二十名持羅盤火器以重壇裹車從者皆

乘橐駝隨往北行六七日見有氷山如城郭其高入天光氣不可逼視下有洞穴從人以火照羅盤蜿蟺而入行三日乃出出則天色黯淡如玳瑁開有黑烟吹來着人如砂礫洋人云此黑霜也每行數里得巖穴則避入以硝磺發火蓋其地不生草木無煤炭也遇時復行如是又五六日有二銅人對峙高數十丈一乘龜一握蛇前有銅柱虫篆不可辨洋人云此唐堯皇帝所立相傳柱上乃寒門二字因請回車云前去到海約三百里不見星日寒氣切肌中之即死海水黑色如來時復開裂則有夜火性獸起來攫人至是水亦不流火亦不熱公

因以火着貂裘上試之果不然因大息而回入城檢點從者五十人凍死者二十有二公面黑如漆半載始復故隨從人有終身不再白者

中印度

後藏西南四千餘里有務魯木者即佛經所云中印度也世尊居之金銀宮闕與佛書所云無異宮門外有池方廣百里白蓮如斗香氣著衣經月不散云即阿耨池也天時寒暖皆如三四月杭稻再熟無金銀皆以貨物交易達賚喇嘛五歲一往覲聞雍正初年鄂羅索發兵萬餘驅猛象數百來閙欲奪其地世尊持禁咒遣毒蛟

數千往禦鄂羅索懼請受約束蝀蛇瞬息不見世尊云
此嗔心所致也不嗔則無有矣因諭以此地人少每十
年當以童男女五百來獻令其自相配耦至今猶然誠
意伯伍公云

來文端公前身是伯樂

來文端公自言伯樂轉世眸子炯炯有光相馬獨具神
解兼管兵部及上駟院時每值桃馬百十爲羣瞥眼一
過其毛病纖悉無不一一指出販馬者驚以爲神年七
十後常閉目靜攝每有馬過靜聽嘶聲不但知其良否
即毛色疾病皆能知之　上所乘馬皆先命公選視有

內侍衛數人精選三馬百試無差將獻　上公時已老眼皮下垂以兩指撐眼視之曰其一可用其二不可用再試之果踰矣一日坐內閣史文靖公乘馬至閣門外下偶言所乘騂騮馬甚嘉公曰嘉則嘉矣但公所乘乃黃膿馬也何得相詫文靖云適所言誠悞但公何以知之公笑而不言又一日梁文莊公入閣少遲自言所乘馬傷水艱于行步公曰非傷水乃悞吞水蛭耳文莊乃請獸醫針治果下水蛭數升而愈公常語侍讀嚴道甫云二十時荷校于長安門外三十年日翫索易象乾坤二卦得相馬之道其神解所到未能以口授人也

福建試院樹神

紀太史曉嵐視學閩省試院西齋有栢一株干霄蔽日幕中友人于深夜常見有人來往其下章服一如本朝制度惟袍是大紅紀意樹神爲祟乃掃室立主以祀並作對句懸于楹間云參天黛色常如此點首朱衣或是公自是怪遂絕

于雲石

金壇于雲石官翰林時迎其父迎養入都一日行至中途天色已晚四無人烟尋一旅店遂往投宿店主以久滿辭于以前路無店固求留宿店主躊躇久之曰店後

只有空屋數椽小兒幼年曾讀書其處不幸天亾我不忍往觀故封閉之容如不嫌請暫住一夜如何于從之即開門入見四壁塵蒙蠨蛸滿戶案有殘書數卷偶得時文稿一本翻閱之與其子雲石所作文無異入後數篇與鄉會試中式之卷亦相同意甚訝然忽窗外有光射入見對面石壁上恍惚有于雲石字跡即秉燭出觀乃于雲石三字也轉身進內豁然有聲石壁遂倒宇亦隨滅一夜驚疑不寐曉行抵都與子備述其事雲石聞言不覺失色須臾仆地急喚家人救治不甦而絕

新齊諧

新齊諧卷二十二

隨園戴編

萬佛崖

康熙五十年蕭州合黎山頂忽有人呼曰開不開不開如是數日無人敢答一日有牧童過聞之戲應聲曰開頃刻雷然風雹怒號山石大開中現一崖有天生菩薩像數千鬚眉宛然至今人呼爲萬佛崖章准樹觀察過其地親見之

大力河

孫某作打箭爐千總具所轄地陰雨兩月忽一日雨止

仰天見日光孫喜出舍視之頃刻烟沙蔽天風聲怒號
孫立不牢撲地亂滾似有人提其辮髮而顛擲之者腿
臉俱傷孫心知是地動忍而待之良頃動止起視人民
與自家房屋全已傾圮有一弟逃出未死彼此惶急孫
老于居邊者謂弟曰地動必有回潮不止一次我與汝
須死在一處乃各以繩縛其身兩相擁抱言未畢而怪
風又起兩人卧地顛播如初幸沙不迷眼見地裂數丈
有冒出黑風者有冒出火光帶紫綠二色者有湧黑水
與而腥者有現出人頭大如車輪目睒睒斜視四方者
有裂而仍合者有永遠成坑者兄弟二人竟得無恙乃

理蓬全家撅出貨物各自謀生先三月前有瘋僧特緣簿一冊上寫募化人口一萬孫惡其妖言將擒之送縣僧已立一楊柳小枝上曰你勿送我到縣送我塞大力河水口可也言畢不見是年地動四川大力河水中決溺死萬餘人

王昊廬宗伯是蓮花長老

王昊廬宗伯未第時自黃岡赴京應試路過廬山宿於蓮花宮內因次日仍欲啟行未晚便睡夢身坐大殿之上面供羣鬼下有袈裟百輩環拜誦佛因隨手取而前東子偶吹數枚遂醒醒時口中有餘味正驚訝間忽見

住房外燈燭輝煌几筵排設衆僧方膜拜宛然夢中光景啟戸問之是日乃此庵已故淨月上人忌辰衆方祭祀宗伯大異起視所供盤中之棗其頂微缺如少二三枚者恍然自已前身乃此庵長老也故終身奉佛甚虔先是宗伯父用予公崇禎翰林殉節廬山故自號吳廬取吳天罔極之義譚澤宏

鬼貿兒

洞庭貢生葛文林在庠有文名其嫡母周氏亡後文州續娶李氏即文林生母也于歸三日後理周氏衣箱有繡九枝蓮紅袱一件愛而著之食次即昏迷自批其

頻曰余前妻周氏也箱內衣裳是我嫁時帶來我平日愛惜不忍上身今汝初來公然偷著我心不甘來索汝命家人環跪替李求情且云頻子業已身故要此筆衣何用曰速燒與我我等要着我自知氣量小從前粧奩一綫不能與李氏皆速燒與我我才肯云家人不得已如其言盡焚之鬼拍手笑曰吾可以去矣李即霍然病愈家人甚喜次日李方晨粧忽打一呵欠鬼又附其身曰請相公來其夫奔至乃執其手曰新婦年輕不能理家事我何早來代爲料理嗣後午前必附魂于李身查問新米啊賣奴婢井井有條如是者半年家人習而安

之不復爲怪忽一日謂其夫曰我要去矣我柩停在此汝輩在旁行走震動靈床我在棺中骨節俱痛可速出殯以安我魂其夫曰尚無塋地奈何曰西隣賣炮竹人張姓者有地在某山我昨往看有松有竹頗合我意渠口索六十金其心想三十六金可買也葛往觀果有地有主孫毫不爽遂立契交易鬼請出殯日期葛曰地雖已有然敢期告親友尚無孝子出名殊屬缺典鬼曰此說甚是汝新婦現有身矣但雌雄未卜與我紙錢三千我替君買一兒來言畢去至期周氏果生文林三日後鬼又附婦身如平時其姑陳氏責之曰周氏新產身子

暴鼠汝又來糾纏何太不留情耶曰非也此兒係我買來嗣我血食我不能忘情新婦年輕貪睡倘被渠壓死奈何我有一言囑婆婆俟其母乳畢後婆婆即帶兒同睡我才放心其姑首肯之周婦打一呵欠鬼又去矣擇日出葵葛將兒甫滿月不勝粗麻易細麻與着鬼來罵曰此係薛緦孫喪祖之服我嫡母也非斬衰不可不得已易而送之臨葬鬼附婦身大哭曰我體魄已安從此永不至矣嗣後果斷先是周未嫁時與鄰女結拜三姊妹誓公生死其二妹先亡周病時曰兩妹來現在床後喚我高怒拔劍斫之周頓足曰汝不軟求而斫傷其臂

鬼搶饅頭

文林言洞庭山多餓鬼其家蒸饅頭一籠甫熟揭蓋見饅首啍啍自動逐漸縮縮如豌大者頃刻變小如胡桃食之味如麵筋精華盡去初不解其故有老人云此餓鬼所搶也起籠時以筯點之便不能搶如其言點者自點縮者仍縮蓋一人之點不能勝羣鬼之搶也

荷花兒

餘姚章大立康熙三年舉人家居授徒忽有一兔鬼一女一男白日現形初抵其喉繼推之地以兩手高撐捂

而不開若空中有絕繫之者先作女聲曰我荷花兒也繼作男聲曰我王奎也皆北京口氣家人問何冤曰章大立前身姓翁亦名大立前朝隆慶時爲刑部侍郎其時我主人周世臣官錦衣指揮家貧無婁只荷花兒與王奎一婢一奴相伴有盜入室殺世臣去我二人報官官遣張把總入室捕盜疑我二人因姦弒主刑部嚴刑拷訊我二人不勝楚毒遂自誣伏刑部郎中潘志伊疑之獄久不決及大立爲侍郎忽發大怒別委郎中王三錫徐一忠再訊二人迎合竟照前議定罪志伊苦爭不能得遂劾我二人于市越二年別獲眞盜都人方知我

二人之意傳入宮中天子怒當奪大立官職面詢一忠三錫于外請問凌遲重情可是奪職所能蔽辜否我故來此索命家人問何以不報王徐之冤曰彼二人惡蹟再多一已變豬一囚酆都獄中我不必再報惟大立前身頗有清官之號又居顯職故爾遲遲今渠已投第三次人身矣祿位有限方能報復且明季朝綱不整氣數將絕陰司鬼神亦多昏聵我等屢訴不准不許出京豈若當今　大清之世冥司陰官亦洗心革面即家人跪求說召名僧為汝超度何如曰我果有罪方要名僧超度我二人絲毫無罪何用名僧超度況超度者不過要

我早投人身耳我相就投人身遇著大立也要報仇渠必死我二人之手然而旁觀者不解來歷即我與大立既已隔世雖報其人而邊鄰不曉來歷無以警戒作官之人故我二人每間冥司喚令輪回堅辭不肯今冤報後可以輪回矣言畢取几上小刀自割其肉片片墜下作女聲問曰可像剮即作男聲問曰可知痛耶血流滿席而死

歐陽敞

宋浙西有陳東歐陽敞廟當時士民憐其忠故私立而祠之也後王倫從金國來見而惡之命有司折毀明季

有富而好義者李士貴又立廟于艮山門外鄉民祈求頗靈一日李夢神人布袍革履叩門來見曰我歐陽澈也當日位卑而言高獲罪係我自取幸上帝憐我忠誠命我司杭城水旱之事杭城地方甚大我一人難以辦理我有友二人一樊安邦一傅國璋皆布衣有氣節可塑二人像于我側助我安輯地方李允許既而笑問曰陳東先生安在何不相助爲理曰李伯紀相公現司南嶽聘陳先生作記室去矣士貴于次日即增兩像于旁

浮尼

戊戌年黃河水決河官督治者每築堤成見水面有綠

毛鶩一羣翱翔水面其夜隄必朋用鳥銃擊之隨散隨聚逾月始平雖老河員不知鶩爲何物後閱桂海稗編載前明黃蕪之亂黃江有綠鶩爲祟識者曰此名浮尼水怪也以黑大祭之以五色粽投之川門然去矣如其言果驗

雷火救忠臣

金楸金先辰以御史直諫觸崇正皇帝之怒名對平臺將重懲之忽迅雷震御座乃免之嘉靖怒剡魁楊爵周怡直諫杖置獄中有神降乱言入宛乃赦之後因熊浹言乱仙不足信也捕入獄丁何高元殿火起帝禱于

靈墓火光中有呼三人姓名稱忠臣者乃急傳詔釋之且復其官

滑伯

河南滑邑署中有滑伯墓甚大邑令到任必先祭奠朔望行香滑伯之神時時出現圭璋袞冕而出者官必陞遷深衣便服而出者官多不祥余門生呂炳垚宰滑州忽一日見滑伯衣甲冑立于墓上是年陞晉河同知墓前古木甚多木葉落時風吹四散從未有落墓上者亦奇

盤古腳迹

西洋錫蘭山高出雲漢其頂有巨人脚迹入石深二尺長八尺云是盤古皇帝開天落地之脚迹其國人多裸形有穿衣者皮肉必爛

珠重七兩

明史永樂十五年蘇祿國貢大珠重七兩有零

來腯人酒

占城國以生人腯入酒與家人飲且以浴身曰通身是腯每伺人于道出其不意殺之取腯以去若其人驚覺則腯先裂不足用矣置衆腯于器必以中華人腯居上王在位三十年則避位入深山以兄弟子姪代而已持

彌愛戒告于天曰我爲君無道願虎狼食我或病死居一年無怨則復位如初

膽長三寸

福王之敗有起義兵者吳漢超宣城生員也兵潰逃出城念其母在乃入見大師曰首事者我也殺之剖其腹

膽長三寸

湖神守尸

明季大學士賀逢聖在武昌爲張獻忠所遏投墜子湖死自夏至秋有神托夢于湖之居民某云我奉上帝命守賀相尸殊苦汝可受而視之有黑子在其左手者是

也某覺而異之俟于湖赫然尸出乃殮而葬之尸在水中百有七十日面如生

僵尸抱韋馱

宿州李九者販布爲生路過霍山天晚店客滿矣不得已宿佛廟中廊下二鼓睡已熟夢韋馱神撫其背曰急起急起大難至矣負我身後可以救你李驚醒踉蹌而起見床後屏帷肅然有聲走出一尸遍身白毛如反穿銀鼠套者面上皆滿兩眼深黑中有綠睛光閃閃然直來撲李李舁上佛幌負韋馱神背後僵尸伸兩臂抱韋馱神而口咬之噌噌有聲李大呼羣僧皆起持棍點火

把來僵尸逃入棺中棺合如故次日見韋馱神被僵尸損壞所持杵折爲三段方知僵尸力猛如此羣僧報官焚其棺李咸韋馱之恩爲塑像粧金焉

窮鬼崇人富鬼不崇人

西湖德生巷後門外賃棺千餘堆積如山余往作寓問巷僧此地當有鬼祟否僧曰此間皆富鬼終年平靜余曰城中那得有如此許多富人焉能有如此許多富鬼且久攢不葬不富可知僧曰所謂富者非指其生前而言也凡死後有酒食祭祀紙錢燒化者便謂之富鬼此千餘棺雖久攢不葬僧于每年四節必募緣作道場設

盂蘭會燒紙錢千萬兒皆醉飽邪心不生公不見世上人搶劫詐騙之事皆起於飢寒凡病人口中所說目中所見可有衣冠華美相貌豐腴之鬼乎凡作祟求祭者大率皆蓬頭歷齒藍縷羸弱酸之鬼耳余甚是其言果住月餘維家僮婢子當陰霾之夜無聞鬼嘯者

雷神火劍

乾隆戊申八月河庫道司馬公遣兩僕還家一名祝升年三十一名壽子年十六二人催船行至寶應劉家墜地方天晴陰晦壽子忽驚曰前面拾臺唱戲有金盔金甲神在場上甚熱鬧旁人皆不見笑曰前面河水滔滔

絕無戲臺汝孩子氣一心想看戲耶祝升同一篙工爭曰果然有戲諸君何獨不見言未畢有惡風吹折桅杆滿舡皆黑震雷一聲擊殺壽子祝升于舡頭並殺篙工於舡尾雷雨小定船中人大驚泊舡報縣請官相屍俄而祝升蘇曰我與壽子正在舡看戲忽見前面萬道金光不見河路地上俱鋪雪白銀磚臺上宮殿巍峩中坐晃旒神方面白鬚旁立金盔甲者數十一金甲神而晃旒者勒躬白事語不可辨但見晃旒神點首金甲者遂趨出上舡擒我與壽子篙工三人去跪殿上扣頭下挂劍紅光焰耀將壽子頸上橫穿過去又將篙工腳上橫

穿過去我看光景不好側身要逃被別个金甲神壯仕用金瓜錘當頭一打我遂昏絕以後便不知人事了縣官萬公次臉即取此段口供申詳立案驗壽子舡上兩尸果有細眼穿喉胸二處實棺殮埋因祝尚活在舡中不便醫治乃撐舡至大王廟停泊五祝身入廟祝望見大王端坐上首者即此神也又旁晚曰諸位神道都在殿上何不救救我即吉畢食竭一餘仍氣絕矣是年冬余同劉蘭裳遊沐陽過劉家營泊舡大王廟往看諸神皆塑常金裝木偶無他靈異劉向神問壽子年幼有何惡而犯天誅神不答余笑曰痴秀才此所謂民可

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耳幽明一理何必對神曉舌耶

水精孝廉

廣東紀孝廉童時誤入蛇腹黑無所見但聞腥氣捫其壁滑涎不可近幸身邊有小刀因挖其壁漸見微明就明鑽出困臥於地鄉人見之扶歸其家是日卯刻三十里外有大蛇死焉孝廉爲毒氣所傷遍身皮脫如水精腸胃皆見從幼至壯不改鄉舉後同年皆見之呼爲水精孝廉

水鬼殺家

王某居杭城之東園地多魚池東西相接中隔一埂季

夏日正午立埂上乘涼見東池忽有一道浮漚闊尺許似潮湧而來清清有聲近及埂岸有尺半長一段黑氣從東池飛入西池而寂鼻中作羊羶氣問之隣人云是乃水鬼移家也

負妻之報

杭城仙林橋徐松年開銅店年三十二驟得瘵疾越數月疾潮劇其妻密訓曰我有兩兒俱幼君或不諱我不能撫我願歸於神以請借君君當撫兒待其長娶媳可以成家君不必再娶矣夫許之婦投詞於城隍再禱於家神嫉疾遂作夫疾日瘳狹歲而卒松年竟違其言續

婁曹氏合巹之夕床褥間夜一冷人不許新郎交接新婦獨起盡前妻附魂於從婢以開之也口中痛責其夫共寢五六月齊禱未靈松年仍以瘵發

四小龜壯一大龜而行

杭城橫塘鎮有孤靜巷一老僧焚修其後壁見有四小龜壯一大龜徑尺許循牆依檻團團而走迴環不止老僧呼經卷滿屋一澄龜方斂跡數年後老僧圓寂龜亦不復再見雍正年事

鬼送湯圓

杭州王生繩玉課蒙於橫塘鎮氏鎮第三子字有條年

已二十自喻其年稱十六問弟子此時何可讀書否王答以果能志堅書何不可讀耶有條大喜諷誦不輟其父俗賈也不以爲然迫之赴吳門貿易有條欝欝而往日赴市暝夜仍閉戶隱身帷帳中私自鑽研滿房貼歲不我與四字越四月疾亟而歸時近重九抵家遂卒柩停於家次年七夕前一日王睡夢中聞內屋啟門聲步至書舍排闥入見有條左手秉燭右手執碗碗內騰騰熱氣至王床前啟帳笑曰先生肚饑耶特送點心來王坐起接其碗見內浮湯圓四个兼有銅銚遂忘其爲鬼竟挑食之及三而飽尚留其一隨手交還有條有條復

爲下帳閉門而去王忽大悟驚曰有條歿已週歲今夕胡爲而來方舉念間體中寒熱頓作自夜及明循環三次憊甚不能起乃呼輿歸家家中攔門鬼以百十計男女大小他鄉本郡之鬼無所不有大約鳩形鵠面披衣曳屣之窮鬼爲最多恰無怪狀奇形之可怖者王有妹嫁翟家來視兄疾鬼在病人口中云汝是鄭家橋翟家娘子亦來此耶王弟訪之果翟鄰家修髮之妻新縊死者也王父爲延醫投藥掖起病人命服衆鬼擁肩揑背持其手使不得服如是者再四王心厭焉竟違父命終不飲藥次晨另延一醫胷視間曾投藥否父語以故醫

衆方視之驚曰幸而未飲否則今日不能出聲矣另立一方鬼不復來奪從此衆鬼闖門塞屋日掩天先夜燄燈光或坐或立或言或笑聚集十餘日家中持經放焰口毫無效驗一女鬼呼曰汝家該延老僧宏道來我輩便去如其言往請宏道甫到門衆鬼轟然散矣病亦潮安袁子曰同是念經放餓口而有驗有不驗此之謂有治人無治法也不知鬼食之不宜人食而以奉其先生此之謂慾思恩孝也

忠恕二字一筆寫

黃燁照欽縣人原任福山同知罷官後主講韶州書院

嘗書忠恕二大字勒石講堂歙落新安後學某拔書忽
一日夢黑衣者二人執燈至曰奉命召汝黃即隨往至
一處歷階而升聞呼曰止黃即立定黑衣人分左右立
中隔一層白雲聞有人曰汝爲大清官員何以生今反
古書忠恕二字歙落新安宜速改正黃驚醒急將前所
刻新安二字改寫歙縣越數日又夢前黑衣人引至原
處仍聞雲中人語曰汝改書勒石固善但亦知忠恕二
字之義是一氣讀否汝可於古帖中求之黃醒檢閱十
七帖見忠恕二字行書乃是忠心如一四字恍然大悟
復將壁間石刻毀去仿帖中行書另寫勒石今現存郡

州書院

土雨

乾隆十四年李元叔秀才自京就館濮陽抵明年夏四月回京師渡途水阻日作北窗予站路過遠昏黑不得抵宿時乘四套車投一深林中聞樹葉上颯颯作雨聲沾酒衣上視之皆土也未幾四馬揭蹄退後不敢前驟御大呼曰有鬼碍路當道車拉不動乃取閒路銕鋤抓土撒之口中作咒語車始得行不數步見一火炬大僕車而行其光上下遠近不定照里許而滅土人云凡鬼物出皆先有土雨

降廟

粵西有降廟之說每邨中有總管廟所塑之廟美醜少壯不同有學降廟法者法將成則至廟下卦降神初至捕一劍於廟門之中神降則拔劍而回神不降則肭踢倒之能隨足而起則生如不起則爲神誅矣其法將一碗盛水寫一井字圈繞之地上亦寫一井字圈繞之八仙桌中間亦寫一井字圈繞之召童子四人手上各寫一走字圈繞之將桌面反對碗口之上四童以指擡桌其人口念咒云天也轉地也轉左叫左轉右叫右轉太上老君急急如令轉若還不轉鋼叉叉轉鐵叉叉轉

若不再轉土地城隍代轉唱畢桌子便轉然后請藥方無不驗者

隴西城隍神是美少年

康熙間隴西城隍塑黑面而髯者貌頗威嚴忽於乾隆間改塑像爲美少年或問稚倩僧曰聞之長老云雍正七年有謝某者年甫二十從其師在廟讀書後開先生出外謝步月吟詩見一人來禱乃隱於神後伺之聞其祖曰今夜若偷物有獲必貝三牲來獻方知是賊也心疑神乃聰明正直之人豈可以牲牢動乎次日賊竟來還願生大不平作文責之神夜託夢於其師將降生禍

師醒後問生生抵賴師怒搜其篋竟有責神之稿怒而焚之是夜神踐跣而至曰我來告你弟子不敬神明將降以禍原不過嚇嚇他你竟將他文稿燒化被行路神上奏東岳登時將我革職拿問一面將此城隍之位奏明上帝即將汝弟子補缺矣祇歐而退未三日少年卒廟中人問呼騶聲云是新城隍到任嗣後塑像者易黑鬚之貌爲美少年

城隍赤身求衣

張觀察捐修湖州城隍廟以檀香雕三丈坐身繡袍衣之供奉三日矣忽夜夢一巨人頭帶平天冠而身

無衣服亦兩股直立帳前公驚醒心動急欲赴廟查看而廟中道士已來報神衣被竊突乃為另製且命拿賊云

水怪吹氣

杭州程志章由潮州過黃崗渡海攸半渡天大風有黑氣冲起中有一人渾身漆黑惟兩眼眶及嘴唇其白如粉坐舡頭上以氣吹舟中人舟人其十三人頃刻貌盡變黑與之相似其不變者三人而已少頃黑氣散怪亦不見開舡風浪大作舟覆水中死者十人皆變色者也其不變色之三人獨免

鐘響

杭州北門外三清院林道士能捕妖在懸花收妖鐘中放三清神坐下逾年錢生袖海與友孔傳經餞行上南京鄉試醉後向鐘云我友中則鐘響果響一聲客散生夜看書見白衣人坐檻上與之拱手生用界尺打之撫掌大笑而退是年孔君果中

貞女訴冤

陸補梅作漳州太守有和姦自盡一案縣詳到府文卷在案上將批如詳核轉矣其晚幕友房中起大風宛然一女子立而不言五更始去幕友告太守適太守差調

上省謂其子曰汝膽大今晚可至幕友房伺之晚間公子遵父命往幕友書房果如前風起幕友又見此女即告公子而公子無見也因大聲問曰汝何爲者女曰吾即几上案中人也因拒奴致死父母受賄證成和好汚我名節襲訴之縣縣亦受賄不爲申理所以來此訴冤公子唯唯即以其言寫家信馳告太守太守從省歸適經是縣因札致幕友將原案發回本縣未幾縣令來迎太守不宿公館先往城隍廟行香謂令曰吾訪聞前好案事有冤信乎縣據其父母口供抗詞請質太守無奈何即宿城隍廟中傳犯人及隣証人等於大殿後陪宿

陰伏人於殿後察之至三更餘隣証等各自言語有爲其父母之無良憐其女之貞烈者聽者取筆書之至天明先盥詰隣証取夜間所書示之俱服遂以强姦致死定案旌其女入節孝祠

楊成龍成神

處州太守楊成龍性正直作官五十年頗有政聲壬寅春余遊天台招余飲酒歷敘辦山東數大案有古循吏風余許作傳以表章之不料別後告老就養于伊予深州署中無疾而卒先是太守宰歷城時買妙板一副置張秋僧舍身亡後其子脩文必欲遣人取歸然後入殮

以慰乃父之心忽其幼孫某頭暈撲地旋起坐廳聲同
濬文汝太糊塗當此六月天我尸在床待從張秋取棺
來則吾尸壞矣深州木材儘可用何必遠取現在處州
人來迎我作彼處城隍我俟汝喪事小定即往到任我
無他語大凡人在世上肯做好官必有好報汝緊記之
明年三月十四日二孫所生之子將來可以紹我之志
取名紹志可也若壞我當在鹿務山中做癸丁山向幼
孫言畢沉沉睡去俄而嬉戲如初濬文悚然一遵父命
次年果生紹志月日無爽

周倉赤脚

相傳東臺白駒場關廟周倉赤脚因當日關公在襄陽放水淹龐德時周倉親下江捉吭故也戊申冬余過東臺與劉霞裳入廟觀之果然赤脚又見神座後有一木匣長三尺許相傳不許人開有某太守祭而開之風雷立至

張飛治河

大學士稽文敏公總督南河將築隄東岸夢有壯夫面短鬚者直入一揖隨即上坐曰某隄須築某所我保無虞若在此不能成功稽領之已而思其人狀貌乃一武夫言復椎魯何以公然與宰相抗禮意頗不懌叱叱而

醒次日上工次過張桓侯廟小住毀茶上塑神像宛然
夢中人乃命停工

神佑不必貴人

章觀察家奴陳霞彩居上元義直巷中與其外婦同宿
夜聞風雨聲似震雷聲物初不介意天明揭帳則卧榻
後山墻夜崩榻之前後左右皆壞堆數尺唯留一榻不
打壞青衣青帳亦得神佑如此

成神不必賢人

李海仲秀才秋試京師在蘇州僱鴨嘴舡行至淮上見
舡前來王某求附舟舊時隣也因與同行泊晚王笑問

君膽大否秀才愕然漫應曰大王曰懼君生畏故以膽
問君既膽大我不得不以實告我非人乃鬼也我別君
六年矣前年歲荒爲飢寒所迫掘墳盜財被捕拏獲罪
已斬決今作鬼依舊飢寒故往京中索逋仗君乞帶李
問往索何人之債曰汪某渠作刑部司官許擬斬文書
到部時爲駁減等故餽以五百金不料渠全無炤應終
不能保全性命故往崇之汪某者李臧也李大駭曉之
曰汝罪宜誅部議不枉汪舍親不應騙汝財物我帶汝
往說明原委令渠還汝以解此仇可也但汝以死要銀
何用王曰我雖無用尙有妻子在家尙與君隣我索得

後可代我付之李唯唯又數日將到京師王請先行曰我且到令親處作祟令渠求救無方君再往說之方肯聽君否則渠係貧財之人君雖有言渠不聽也言畢不見李入都百寓遲三日往汪家汪果得風狂之病舉家求神問卜毫無效驗李方至門病人口語曰汝家救星到矣家人爭迎問李李告以原委汪妻初意與燒紙錢數萬爲償病人大笑曰以假錢還眞錢天下無此便宜之事速兌五百金交李老爺我便饒你其家如其言汪病果愈又數日來李處催與同歸李不肯曰我未下場鬼曰君不中不必下場也李不聽畢三場後鬼又催歸

李曰我要等榜鬼曰君不中不必等榜也榜發無名鬼來笑曰君此時可以歸乎李慙沮朗日起身鬼與同舡一切飲食嗅而不吞熱物被嗅登時冷矣行至宿遷鬼曰某村唱戲盍往觀乎李同至戲臺下看數齣鬼忽不見但聞飛沙走石之聲李回舡待之天將黑鬼盛服而來曰我不歸矣我在此做關帝矣李大駭曰汝何敢做關帝曰世上觀音關帝皆鬼冒充前日村中之戲還關神願也所還願之關神比我更無顯我故大怒與爭戰而逐之君獨不聞沙石之聲乎言畢拜謝而去李贈帶五百金付其妻子

中一目人

康熙甲戌科丹徒裴公之仙偕數友入都會試都中有善召乱者延之閒中召仙至判一貴字衆不解再叩之仙曰皆判明矣榜發後惟裴公中會元餘皆落第裴公疑一目始悟向所判貴字乃中一目人也

女鬼告狀

包某年少美丰姿娶室王氏包世業賈常與同事者往來閭巷歲隆庚子秋日偕數友爲狎邪之遊日暮乃返王氏方同一老嫗入厨下治晚餐聞叩門聲命老嫗往啟見一少婦盛粧而入直赴內室閨之不答嫗疑

爲媚咸往告王氏王急趨至室則包在焉因大笑老嫗
目昏悞認主人爲婦人也包忽作女態歛衽而前與王
氏寒暄且言包郎在某娼家飲酒時我在門後尚孚俟
其出方得同回王見其聲音舉動不類包郎恐其瘋狂
急召僮僕及隣里姻戚其來看視包皆一一與見禮儀周
到稱謂無悞宛然一大家女也或男子稍與相狎鬼即
怒曰我貞女也誰近我我即取其命衆問你與包有何
仇鬼曰妾與包實無恩愛成仇曾控告于城隍神前後
共十九狀俱未見准今又告于東嶽帝君始蒙批准不
日與包同往矣詢其姓名鬼曰我好人家兒女姓名不

可聞也告包者何詞鬼即連誦十九詞其詞甚疾不能悉曉大意控包負心令役無歸之意或又問汝既托包身而言包令何在鬼微笑曰渠被我縛在城隍廟側小屋中矣王氏泣拜求放其夫鬼不答至夜分衆姻戚私語曰彼鬼曾言告城隍狀不准今縛包于城隍廟側何不往告于神求其伸理于是共負香燭楮鏹若將往者鬼忽言曰今諸人既同來相求且放彼歸自有束縛言畢倒地少頃包撼極稱困頓衆環問所見包曰初出某娼門即見此婦相隨初尚或左或右至教場婦遠前扯我往城隍廟左側小屋內黑暗中以繩縛我手足

置之干地旁似有相守之人適聞婦來曰今且放汝歸推我出戶一跌而醒身已在家此事明日東嶽當傳審矣再詢其細包惟酣睡而已次日午後起曰差人至矣速具酒食自出廳向空庭拱揖語多不解酒既設復歸卧床上更許死矣惟心頭微熱王氏與諸人泣守之見包面色時青時紅時黃變幻不測三更後胸前及喉頰間見紅斑小痕數處次夜二鼓辮髮忽散亂手瞎如蘇索茶飯盡十數器吞咽迅速觀者駭然少定呼取酒食欵差役王氏如前設之又命取錢六千須去其破缺者以四千焚于廳前二千焚于門側巷內復自起至大

門作拜法狀反室熟睡兩日乃能起悉言所見白衣鬼
解縛放回後次日下午有二差役來傳其一不識其一
陳姓亦買人子兒時與包爲同牕友陳家貧娶婦時包
會助以錢數千文今已及三載謂包曰此事已發速報
司審辦爾我同牕好友在生又承高誼自當用情照應
不必上刑具同行至中途見又二役鎖前矢鬼鬼大恚
以首觸包手抓傷包面頰此包身所以有紅斑爪痕之
現也次鬼置二差資法差不得已爲包亦上鎖同行路
愈遠愈熙陰風慘烈鬚髮俱散至一處彷彿見衙署差
令坐地守候旋見二紅燈由內出二差去包鎖帶入跪

千燈止處見有公案文卷一官上坐紅袍烏紗以手捋鬚問曰汝包某耶包應曰諾官即提女鬼至訊答語頗多女與包並跪堦下相去尺許絕不聞其一字見官震怒令批女鬼頰十五即上枷鎖二役牽之痛哭而去包初跪案前覺沮洳泥淖陰風吹髮面上絲絲如刀刺寒慄難當迨批女頰時陳役從旁悄言曰老兄官司已贏矣吾爲兄辮起髮來包再舉首燈與官俱不復見二役乃送之回言明差錢四千文其二千則陳役所私得也人問包會識此女否包力言不識揣其情女鬼因慕包之色而亡又欲抱包以陰陰耦逞私妄控故爲陰司所

丁大哥

康熙間揚州鄉人俞二排種爲生入城取麥價舖戶留飲回時已遲遂選晉照行至紅橋有小人數十扯拽之俞素知此地多鬼然膽氣甚壯又值酒酣奮拳毆擊散而復聚者數次聞鬼語曰此人兇勇非我輩所能制必請丁大哥來方能制他遂悶然去俞心揣丁大哥不知是何惡鬼但已至此惟有前進方過橋見一鬼長丈許黑影中彷彿見其面色青紫猙獰可畏俞念動手進則失勢難脫不若乘其未至迎擊之解腰間布裹錢二千

文迎面打去其鬼隨手倒地鏘銜石上鏗然有聲俞以足踏之漸縮漸小其質甚重牢握歸家燈下照視乃古稻上一大鐵釘也其長二尺粗如巨指入火鎔之血涔涔出俞名諸友笑曰丁大哥之力量不如俞二哥也

汪二姑娘

紹興吳某行三在趙州刺史署中主刑名後又延一幕書奠者亦吳姓行三蘇州人署有老吳師爺小吳師爺之稱其館舍對房而居甚相親洽刺史有妾七八人侍婢甚夥亦皆妖艷常出入于館舍左右二吳每評論某某當否意某某當君意以爲戲謔一日公事畢時已三

鼓各回房就寢小吳方坐床上吸烟燃燭于帳外命僕反掩門而去少頃聞有讀書聲寂忽有人推門小吳問爲誰不答見一女子年可二十容色甚美急趨而進至床前啟曰視小吳驚問爾何人何爲至此女曰我汪二姑娘也來與絡趾吳三憤矣憤矣吳意其爲東家侍婢與老吳有約因笑指曰紹興吳三在對房我蘇州吳三也女聞然竟去明日向老吳戲言曰昨夜大快活老吳不解屢言之老吳究問所以小吳笑曰吾所目擊尚抵賴乎老吳益疑再三問小吳告以衣服形狀並汪二姑娘來尋紹興吳三之語老吳爽然失色曰彼何至此耶少定

告小吳曰此吾至親也亡去已十數年不識何故尋我小吳驚異見其顏色沮喪不復再問至晚老吳默默無語而畏懼之容愈甚拉小吳至房同居小吳力辭老吳不得已命二僕夾床而卧小吳徹夜潛聽毫無聲息至曉其二僕起視老吳則已死矣

謝鍋頭

鎮江西門舊在唐穎山　國初遷于北城外陽彭山有佛寺殿宇廊廡修潔即麗春臺古蹟也地近孔道縉紳當道迎送飲餞皆在此處自城門遷後路既隔遠此寺遂廢惟存大鍋佛三尊相傳五代時所鑄約數萬斤露

處山內有謝某者承販銅爲業潛幻通書役鉛錫而朋分之議定工費皆謝出謝取其半諸人分其半銷燬之日四體皆化惟佛頭不壞衆皆疑懼謝曰此易事耳登鑪鎔之佛頭竟燬謝年四十餘尚無子是時方歡笑間傭工者至前賀家中已生子矣謝大喜以爲此佛劫數當爲我燬遂名其子爲謝銅頭家由此少裕日以私鑄制錢爲事數年後其黨以私鑄見獲詞連謝某謝自以熱灰揉瞎雙目到案時言目瞽已久僻坂顯然竟得漏網及銅頭長成仍事私鑄復爲人所控乾隆某年父子對縛斬子陽彭山下

烏頭太子

胡某世以丹徒江上洲田爲業乾隆十八年冬初至洲收租以所收稻晒于場上有烏鴉羣集食稻某取土塊逐之隨手中一烏啞然墜地復奮起飛去某歸莊房晚餐後忽聞風雨聲啟戶仰視天色深黑大雨如注急入室衣色全白皆鴉糞矣某因憶人言爲糞着身者不吉我今被污殆將死乎自此遂病雀爪風手足抽掣不便起卧又不能持物飲食需人扶餵不堪其苦然心甚明瞭因自念鴉食我稻我逐之有何過乃敢祟我必控之于神屢動此念竟未能寫狀也一日晝寢夢以黃紙白

寫一狀將投于城隍廟忽空中有黑雲二片飛下至地化青衣人何吳曰君前所擊者非殤也乃烏頭太子也君因得罪于彼故怨此恙若再往告彼罪益重矣不如具酒食請罪于太子可保全也吳不聽且怒曰彼貪我稍又安禁我我必告之須臾空中又下黑雲二片化作少年元色冠巾一人持黑繩隨其後向吳拱手曰君欲控烏頭太子耶控詞何似吳持與觀之少年曰君前擊中太子故有此疾今知其誤也其為君緩頰于太子可保君如舊何須控告即因取控詞懷之飛去頃遠前往奪忽然驚醒自此所患漸愈兩月後平復如常

吳生兩入陰間

吳某丹徒舊家子也其祖父俱在黌序祖爲人端直鄉閭推重殁十數年某始娶婦琴瑟甚篤乾隆丙子其婦暴卒吳追思不已有朱長班者合城皆知其走陰差因吳治喪彼朝夕來供役吳因私問陰司事朱言陰司與人世無異無罪者安閑自適有罪者始入各獄吳遂懇其携往陰司一覘妻兒朱云陰陽道隔生人尤不宜濫入老相公待我甚好我豈肯作此狡獪吳嬲之不已朱云此事我不爲相公果堅意欲往可往城裏太平橋側尋丹陽常媽許以重資或可同往吳欣然次日尋得常

媽初亦不允許錢數千始允之且曰相公某日可擇一靜屋獨宿我卽來相約但衣履一切不可使人俏爲移動稍移動卽不能還陽矣諄囑再四而歸吳自妻歿後卽獨宿于一廂屋內至某日吳私囑其嬸母曰姪今病甚須早卽望嬸母爲我鎖房切不可令人攪入動我衣履此姪生死關頭也嬸母甚駭問其故不告乃陰爲檢點之吳旣入房燃一燈于床前心有此事展轉不寐私念曰彼原未囑我熟睡但彼從何來招我耶抑妄言耶二鼓後見有黑烟一線自窗隙間入嫋嫋然如蛇之吐舌也吳心甚懼少頃其烟變成一黑團大如斗直撲吳

面遂昏暈有人在耳邊悄言曰吳相公同去聲即常嫗也以手扶起同由門隙而出所過窗戶皆無礙見其端母房門有火光數叢蓋與諸弟同宿于內甫出大門則另一天地黃沙漫漫不辨南北途中所見街市衙署與人世彷彿行至一處見一大池水紅色婦女在內哀號常指曰此即佛家所謂血污池也娘子想在其內吳左右顧見其妻在東角吳痛哭相呼妻亦近至岸邊垂泪與語並以手來拉吳入池吳欲奔赴常嫗大驚力挽吳告之曰池水涓滴着人即不能返入此池者皆由生平毒虐婢妾之故凡毆婢妾見血不止者即入此池以婢

妾身上流血之多竟爲入池之後深吳曰我娘子並未毆婢妾何由至此嫗曰此前生事也吳又問娘子並未生產何入此池嫗言戊前已言明此池非爲生產故也生產是人間常事有何罪過言畢辜吳從原路歸吳昏睡過午始起而召黃白若久病者數日方復月餘吳思妾轉甚走至常嫗家告以欲再往看之意常甚難之許以數倍之資始爲首肯如前囑婢毋鎖門常嫗復來相約出門行里許常嫗忽憮吳弃去吳不解其故錯愕間目前有一老翁肩輿而至覲而乃其祖也吳惶遽欲避祖喝曰汝何爲至此吳無以答何告以故其祖大怒曰吝

人生死有命汝乃不達若此手批其頰罵曰汝若再來我必告知陰官立斬常媼遣興夫送至河畔興夫從後推吳入河大叫而醒左頰青腫痛不可忍托病臥房中十數日始愈聞吳有媳戚某翁病篤吳謂其媳母曰某翁某日方死媳驚問之吳告以兩次所見並言於一衙署前見所掛牌上姓名月日故知之也自後吳神氣委靡兩目黯色下午後即常見鬼至今猶存吳媳母法嘉蓀中表法故悉其顛末而爲予言

狐道學

法君祖母孫氏外家有孫某者巨富也　國初海寇之

亂移家金壇一日有胡姓橋其子孫奴僕數十人行李甚富過其門云是山西人遇兵不能行願假尊屋暫住孫接其言貌知非常人分一宅居之暇日過與閒話見其室中有琴劍書緗所讀者皆黃庭道德等經所談者皆心性語錄中語遇其子孫奴僕甚嚴言笑不苟孫家人皆以狐道學稱之孫氏小婢有姿一日遇翁之勿孫于巷遮抱之婢不從白于胡翁翁慰之曰汝勿怒吾將杖之明日日將午胡翁之門不啟累叩不應遣人踰墻開門閙之宅內一無所有惟書室中有白金三十兩置几上書租資二字再尋之階下有一指死小狐法子曰

此狐乃眞理學也世有日談理學而身作巧宦者其愧狐遠矣

隨園戲編

太白山神

秦中太白山神最靈山頂有三池曰大太白中太白三太白木葉草泥偶落池中則群鳥啣去土人號曰淨池鳥有木匠某墜池中見黃衣人引至一殿殿中有王者科頭朱履鬚髮蒼然顧匠者笑曰知爾藝巧相煩作一亭故召汝來匠遂居水府三年功成王賞三千金許其歸匠者嫌金重難帶辭之而出見府中多小大毛作金綵色向王乞取王不許匠者偷抱一犬千懷辭出路上

閱憒視之一小金龍騰空飛去爪傷匠者之手終身廢棄歸家後忽一日雷雨下水雹皆化爲金稱之得三千兩

太平閒吏

王員外中齋字告後卜居江寧題一齋額曰太平閒吏後十年員外卒屋之東偏售于太平守王克端屋之西偏售于太平守李敏第

楚雄奇樹

楚雄府碾嘉州者卜夷地方有冬青樹根蟠大十里遠望如開數十座木行其中桌椅床榻厨櫃俱全可作十

餘戶惜樹葉稀不能遮風雨耳其根拔地而出枝枝有腳

泗州怪碑

泗州虹縣有井是禹王鎖巫支祈處鐵索猶存旁有石碑頭不可動一那移其頭則碑孔內便流黃水如金色

雁蕩動靜石

南雁宕有兩石相壓大可屋二間下為靜石上為動石欲推動之須一人卧靜石上撐以雙腳石轟然作聲移開尺許如立而手推之雖千萬人不能動石一步其理卒不可解

瓦屑廟石人無頭

太湖旁有瓦屑廟廟不甚大中坐石人二十餘頭皆斫落在地有有以手握之者相傳張士誠被圍夜有石將軍率部伍拒戰甚勇城破後廟中石人頭俱墜地矣一云明末石人夜爲民崇故村民以鐵鋤擊去其頭

十三猫同日殉節

江尊王御史父某有老妾年七十餘畜十三猫愛如己子各有乳名呼之即至乾隆己酉老奶奶亡十三猫繞棺哀鳴餵以魚殽流淚不食餓三日竟同死

鬼吹頭彎

林干總者江西武舉解餉入都路過山東宿古剎中僧言此樓有怪宜小心林恃勇夜張燈燭坐以待之半夜後窸窣有聲一紅衣女踏梯上先向佛前膜拜行禮畢望林而笑林不為意女被髮瞋目向前撲林林取几擲之女側身避几而以手來牽林搤其手冷硬如鐵女被握不能動乃以口吹林臭氣難耐林不得已回頭避之格鬬良久至鷄鳴時女身倒地乃僵尸也明日報官焚之此怪遂絶然林自此頭頸彎如茄瓢不復能正矣

蝦蟆教書蟻排陣

余幼住棘巷見乞兒索錢者身佩一布袋兩竹筒袋貯

蝦蟆九個筒貯紅白兩種蟻約千許到店市櫃上演其法畢索錢三文即去一名蝦蟇教書其法設一小木椅大者自袋躍出坐其上八小者亦躍出環伺之寂然無聲乞人喝曰教書大者應聲曰閣閣群皆應曰閣閣自此連曰閣閣幾聒人耳乞人曰止當即絕聲一名馬蟻擺陣其法張紅白二旗各長尺許乞人傾其筒紅白蟻亂走櫃上乞人扇以紅旗曰歸隊紅蟻排作一行乞人扇以白旗曰歸隊白蟻排之作一行乞人又以兩旗互扇喝曰穿陣走紅白蟻遂穿雜而行左旋右轉行不亂步行數匝以筒接之仍蠕蠕然各入筒矣蝦蟆螻蟻至

微至蠹之蟲不知作何教法

木大能吠

葉公文麟言在京師到某北部家甫叩門有獅毛惡犬咆哮而出狀若噬人者葉大怖主人隨出喝之犬卧不動主人覘客笑吃吃不止問何故曰此木犬也外覆以獅毛中設關鍵遂能吠走葉不信主人更出一鷄黃羽絳冠申頭報曉披毛視之亦木所爲

銅人演西廂

乾隆二十九年西洋貢銅伶十八人能演西廂一部人長尺許身軀耳目手足悉銅鑄成其心腹臂腸皆用關

鍵湊接如自鳴鐘法每齣插匙開鎖有一定準程候開則坐卧行止亂突張生鶯鶯紅娘惠明法聰諸人能自行開箱著衣服身段交接揖讓進退儼然如生惟不能歌耳一齣演畢自脫衣卧倒箱中臨值場時自行起立仍上戲毯西洋人巧一至于此

雙花廟

雍正間桂林蔡秀才年少美風姿春日戲場觀戲覺旁有摩其背者大怒將罵而毆之回面則其人亦少年貌更美于已意乃釋然轉以手摸其陰其人喜出意外重整衣冠向前揖問姓名亦桂林富家子讀書而未入泮

者也兩人遂攜手行赴杏花村館痛飲盟誓此後出必同車坐必同牀彼此熏香剃面小袖穿襟不知鳥之雌雄也城中惡棍王禿見伺于無人之處將強姦焉二人不可遂殺之棄屍城角之陰兩家父母報官相驗捕役見禿兒衣上有血搒而訊之吐情伏法兩少年者平時恂恂文理通順邑人憐之爲立廟每祀必供杏花一枝號雙花廟偶有祈禱無不立應因之香火頗盛數年後邑令劉大鬍子過其地聞雙花廟原委得其詳怒曰此淫祠也兩惡少年何祀之爲命毀保毀之是夜劉夢見兩人一捽其鬍一唾其面罵曰汝何由知我爲惡少年

乎汝父母官非吾奴婢能知我二人枕被間事乎當日三國時周瑜孫策俱以美少年交好同寢宿彼蓋世英雄汝亦以爲惡少年乎汝作令以來某事受枉法賍若干某年枉殺周貢生某獨非惡人而謂我惡乎吾本欲立索汝命因王法將加死期已近姑且饒汝神中出一棍長三尺許繫劉辮髮上曰汝他日自知劉驚醒與家人言將復建廟祀之而親子發言未幾以賍事被參竟伏綏罪方知一棍之徵也

假女

貴陽縣美男子洪某假爲針線娘教女子刺繡行其伎

于楚黔兩省長沙李秀才聘請刺繡欲私之乃以實告
李笑曰汝果男耶則勇佳矣吾嘗恨北魏時魏主入宮
朝太后見二美尼召而臛之皆男子也遂置之法蠢哉
魏主何不封以龍陽而畜爲侍從如此不獨已得幸臣
且不傷母后之心洪欣然就之李亦寵愛數年後又至
江夏有杜某欲私之洪欲以媚李者媚杜而其人非解
事者遂控到官解回貴陽臬使親驗之其聲嬌細頸無
結喉髮垂委地肌膚玉映腰圍僅一尺三寸而私處稜
肥肉厚如大鮮菌自言幼無父母隣有孀母撫養之長
與有私遂不剃髮且與纏足詭言女也隣母死乃爲繡

師教人十七歲出門今二十七歲十年中所遇女子無
算問其姓氏曰抵我罪足矣何必傷人閨閫訊以三木
始供吐某某撫軍欲擬長流臬使爭以爲妖人非斬不
可乃置極刑死前一日謂獄吏曰我享人間未有之樂
死亦何憾然某臬使亦將不免我罪止和姦當髮誘人
亦不過刁姦且于律無死決且諸女子與通者暗昧
不明之事儘可覆蓋何必過我供招宜諸章奏各擬重
杖使數十郡縣富貴人家女子玉雪肌膚困于朱木乎
次日赴市受戮指其跪處曰後三年訊我者在此矣已
而臬使果以事誅衆咸異焉余謂此事與明史所載嘉

靖年間妖人桑狨相同桑不報仇而洪乃報仇何耶

預知科名

族弟袁楠作秀才時癸酉鄉試因有家難場前奔走倦矣入闈進洪字三號天已晚閽鋪板熟睡一覺後聞有人問何號是袁相公不覺驚起其人乃同考秀才素不相識者問君姓袁可名楠乎曰然其人拱手作賀曰君已中矣問何以知之曰我聊安人姓謝與君同號頃睡夢間聞外喊取題目紙聲甚急及取之只一紙首題是邦有道危言危行二句其時同號中有六七十人嘈嘈爭問題目何止一紙外答曰此號只中洪字第三號袁

其應得一紙耳君既坐此號名姓皆符故來相報袁謝而領之黎明題紙出果如其言乃大喜自命必中縱筆疾書又如宿構榜發竟登第

胡鵬南

胡公鵬南巡視中城一日聞姊病往視之姊已昏迷問胡至謖然而起曰弟來視我甚善然弟宜速歸胡不肯姊起用手推之家人子弟不解其故胡既去姊語家人曰我方死去押差將送我至城隍府路遇旌旗皂役曰舊城隍陞去新城隍到任汝且將去犯押回問新城隍何人曰吏科給事中胡鵬南也我驚醒不意鵬南即坐

我床上故我勸令還家汝等可速往視之加其言胡已沐浴朝服無疾而逝矣胡乃春圃座師

龍護高家壩

乾隆二十七年學使李公因培科考淮安清晨風雨怒號生徒驚顧不能唱名正躊躇間地大震轅外旗竿被龍攫入雲中不知所往河水暴漲與高家壩相齊河督高公及各驛官面如土色皆云西風一大則淮揚休矣方恐怖間忽轉東風天低若蓋將壓人頭見黑龍在雲中拖尾取水數捲後頭刻之間洪澤湖水低三丈人心大安龍之鱗甲金光四射惟頭角則不可見此石壞壩

教官沈公雨潭所目擊

雷公被污

沈公又云是年淮安有雷轟轟然將擊孤貧院中一老婦婦方解褲溲心急甚卽以馬桶潑之隨見金甲者從屋而下少頃有雷神蹲老婦之旁大嘴黑身長二尺許腰下有黑皮如裙遮掩下體瞪目無言兩翅閃閃搖動不止居民報知山陽縣官官遣道士來書符建醮以清水沃其頭至十餘石次日復雨才能飛去

李文貞公夢兆

李相公光地未貴時祈夢于九龍灘龍神贈詩一聯云

無心想功名兩不成李意頗惡之後中戊戌科進士爲宰相方知戊戌兩字皆似成字而非成字想字去心恰成相字

鬼求路引

德齡安孝廉知太倉州事內幕某浙人也偶染時症一夕大呼曰歸歟歸歟胡不歸察其音陝人也問何以不歸曰無路引問何以死于此曰我寧夏人姓莫名容非前太倉刺史趙西遠親也萬里齎糧而來爲投趙故趙刺史反拒不納且一文不贈故窮餒怨死于此問何以不纏趙幕友與汝寧有冤乎曰趙已他遷鬼無路引不

能出境纏他人無益放來纏幕友庶幾驚動主人哀憐幕友必與我路引德公聞而許之召吏房作文書咨明一路祠神關吏放真容非魂歸故鄉幕友病不醫而愈

石揆諦暉

石揆諦暉二僧皆南能教也石揆參禪諦暉持戒兩人各不相下諦暉住杭州靈隱寺香火極盛石揆謀奪之會天竺祈雨石揆持呪召黑龍行雨人共見之以為神諦暉聞知即避去隱雲栖最僻處石揆為靈隱長老垂三十年身本萬歷孝廉日若懸河靈隱蘭若之會震動一時有沈氏兒喪父母為人傭工隨施空人寺石揆見

之大驚願乞此兒爲弟子施主許之兒方七歲即爲延師教讀兒欲肉食即與之肉兒欲衣繡即衣之繡不削髮也兒亦聰頴通舉子業年將冠宏督學某考杭州分兒應考取名近思遂取中府學第三名月餘石揆傳集合寺諸僧曰近思余小沙彌也何得晴我入學爲生員耶命跪佛前剃其髮披以袈裟改名逃佛同學諸生聞之大怒連名數百人上控巡撫學院道茲僧敢剃生員髮援儒入墨不法已甚有項霸泉者仁和學霸也率家僮數十纂取近思爲假辮以餙之即以巳妹配之置酒作樂聚三學弟子員賦催粧詩作賀諸大府雖與石揆

交而衆怒難犯不得已准諸生所控許近思薙髮爲儒
諸生猶不服各洶洶然欲焚靈隱寺毆石揆大府不得
已取石揆兩侍者各笞十五群忿始息後一月石揆命
侍者撞鐘鼓召集合寺僧各持香一炷禮佛畢泣曰此
寺負諦暉之報也靈隱本諦暉所住地而寺以一念爭
勝之心奪之此念延綿不已念已身滅度後非有大福
分人不能掌持此地沈氏兒風骨嚴整在人間爲一品
官仕佛家爲羅漢身故余見而頃心欲以此坐與之又
一念爭勝欲使佛法勝于孔子故先使人學以繼我孝
廉出身之衣鉢此皆貪嗔未滅之客氣也今侍兒受杖

爲屠已甚尙何面目坐方丈平夫儒家之改過卽佛家之懺悔也自今已往誓將遁釋梵天王處懺悔百年纔能得道諸弟子送持戒禪杖一枝白玉鉢盂一個紫衣袈裟一襲往迎諦暉爲我補過衆僧合掌號泣曰諦暉逃出已三十年音耗寂然從何地迎接曰現在雲棲第幾山第幾寺戶外有松一株井一口汝第記此去訪可也言畢跌坐而逝鼻垂玉柱二尺許羣僧如其言果得諦暉沈後中進士官左都御史立朝有聲謚清恪雖貴每言石揆養育之恩未嘗不泣下也

諦暉有老友慱某常州武進人逃難外出披甲有兒年

七歲賣杭州駐防都統家諦暉欲救出之會杭州二月十九日觀音生日滿漢士女咸往天竺進香過靈隱必拜方丈大和尚諦暉道行高貴官男女膜手來拜者以萬數從無答禮都統夫人某從蒼頭婢僕數十人來拜諦暉諦暉探知瘦而纖者悼氏兒也嬰然起跪兒前膜拜不止曰罪過罪過夫人大驚問故曰此地藏王菩薩也託生人間訪人善惡夫人奴畜之無禮已甚聞又鞭扑之從此罪孽深重禍不旋踵矣夫人皇急求救曰無可救夫人愈恐告都統都統親來長跪不起必求開一線佛門之路諦暉曰非特公有罪僧亦有罪地藏王來

寺前僧不知迎罪小大宴請以香花清水洪養地藏王入寺緩緩爲人長婦職悔并爲自己職悔都統大喜布施百品以兒與諦暉諦暉教之讀書學畫取名壽平後即納之還家曰吾不學石拔癡也後壽平畫名日噪詩文清妙人或問惲沈二人優劣諦暉曰沈近思學儒不能脫周程張朱窠臼惲壽平學畫能出文沈唐仇範圍以吾觀之惲爲優也言未已以戒尺自擊其頸曰又與石拔爭勝矣不可不可諦暉壽一百零四歲

天上四花園

嘉興祝孝廉維誥爲中書舍人好扶乩言休咎往往有

歷者將死前一月此仙自稱我天上看園叟也特來奉迎祝問天上安得有園叟云天上花園甚多不能言其數但我所管領者四園三主人耳問主人爲誰曰冒辟疆張廣泗其一則足下也祝問冒與張絕不相倫何以共在一處曰君等三人皆隸仙籍冒降生爲公子享福太多現今未許復位園倒荒蕪張嗾刀最大以作經畧時殺降太多上帝怒之將罪宣獄詐而生前已罹國法故猶許住園君在世無過無功今陽數將終可來復位言畢此盤不動是年祝病亡

倏晴仕哲

常州武生某素有力往金陵卿試路過龍潭見一
門首因口渴向其索茶婦見生不分男女大罵閉門進
去生忍不與茶則已何至詈罵氣甚不平見其田中卧
碌碡一條即用力擎起擲于樹上而去明日婦開門見
之詢隣人皆曰此物非數人不能動莫非樹神所爲乎
因朝夕敬禮有求必應或侮慢之即有不利如是者月
餘生試畢歸家仍過其地見所置碌碡尚在樹間其下
香火羅列禱祈者紛紛心知爲己所快笑而不言是晚
宿店中思此事終是惑衆必轉去說明方好忽矇矓睡
去見有人告曰我某處鬼也游魂到此假托樹神以圖

血食君新科貴人故不敢隱瞞若肯見容不說破感恩非淺言畢不見生遂不轉去徑回常州是科榜發果中舉人

風流具

長安蔣生戶部員外某第三子也風流自喜偶步海岱門見車上婦美初窺之婦不介意乃隨其車而尾之婦有慍色蔣尾不已婦轉嗔為笑以手招蔣蔣喜出意外愈往追車婦亦回頭顧盼若有情者蔣神魂迷蕩不知兩足之踽踽也行七八里至一大宅車中婦入蔣凝立門外不敢近又不忍去徘徊間有小婢出手招蔣且指

即難以無錢相贈宍客在樓下呼曰汝主病詐也必是抱優童娶小奶奶故不許我登樓我偏欲上樓一看兩侍者固拒之爭吵不已主人忽聞急又低語負參者曰速藏參速藏參毋爲惡客所見床下竹箱可以安放以銅鎖鑰匙付之曰汝坐箱上護守參我自下樓見彼或能止其上樓亦未可定踉蹌下樓與客始而寒暄繼而戲罵客必欲上樓主人又固拒之客大怒曰汝不過防我借銀耳慮我見汝樓上有銀故也如此薄待我我即去永不再來主人陽爲謝罪送客出僮僕亦隨之出許久寂然負參者端坐箱上以待良久不至始有疑意開

鎖取參參不見藏參之箱一活底箱也箱底板即樓板方戲鬻時從樓下脫板取參守參者不知也

偷畫

有白日入人家偷畫者方捲出門主人自外歸賊窘持畫而跪曰此小人家祖宗像也窮極無奈願以易米數斗主人大笑嗤其愚妄揮叱之去竟不取視登堂則所懸趙子昂畫失矣

偷靴

或着新靴行市上一人向之長揖握手寒暄着靴者茫然曰素不相識其人怒笑曰汝着新靴便忘故人掀其

幘擲瓦上去着靴者疑此人醉故酬酒方徬徨間又一
人來笑曰前客何惡戲耶頭暴烈曰中何不上瓦取
幘着靴者曰無梯奈何其人曰我慣作好事以肩當梯
與汝踏上瓦何如着靴者感謝乃蹲地上踏其肩着靴
者將上則又怒曰汝太性急矣汝幘宜惜我衫亦宜惜
汝靴雖新靴底泥土不少忍污我肩上衫乎着靴者愧
謝脫靴交彼以後踏肩而上其人持靴徑奔取幘者高
居瓦上勢不能下市人以爲兩人交好故相戲也無過
問者失靴人哀告街隣尋覓得梯纔下持靴者不知何
處去矣

偷墻

京中富人欲買磚造墻某甲來曰某王府門外墻現欲拆舊磚換新磚公何不買其舊者富人疑之曰王爺未必賣磚某甲曰微公言某亦疑之然某在王爺門下久不妄言公既不信請遣人同至王府候王出某跪請看王爺點頭再拆未遲富人以為然遣家奴持弓尺偕往故事買舊磚者以弓尺量若干長可折二分算也適王下朝某甲攔王馬頭跪作滿洲語喃喃然王果點頭以手指門前墻曰憑渠量畢即持弓尺率同往奴量墻縱橫算得十七丈七尺該價百金歸告富人富人喜即予

半價擇吉日遣家奴率人往拆墻王府司閽者大怒揪
問之奴曰王爺所命也司閽者啟王王大笑曰某日路
馬頭白晝者自稱某員子家奴主人要築府外照墻愛
我墻式樣故來求丈量以便如式砌築我以爲此細事
有何不可故手指墻命丈事原有之非云賣也富人謝
罪求釋所費不貲而某甲已逃

鬼妬一則

常德張太守之女許周氏子年十七以瘵疾亡周別聘
王氏女年亦十七甫締姻尚無婚期王女忽中惡以手
批頰曰我張四小姐也汝何人敢奪我郎君周氏子聞

之告太守太守夫人治家素嚴聞之大怒黜亡女畫像
罵曰汝與周郎連姻尚未成親汝死周郎再娶亦禮之
常何以往害王家女無恥若是罵畢折桃枝擊之未數
下門外周郎奔來求饒問何故曰王女口稱張四小姐
呼痛去矣并求替他母親說情故壇特來王氏女竟愈
杭州馬坡巷謝貿賣魚爲業生二女俱有姿有武生李
某見而悅焉李貌亦美先有表妹王氏慕之託人說媒
李却王氏就婚於謝王氏以瘵亡謝嫁未逾月忽披髮
佯狂口稱我王氏也汝一個賣魚婆何得奪我秀才取
凡上前刀自刺其心曰取汝命羅卅謝貿夫妻往秀才

家燒紙錢作裔麟跪求卒不能救問靈羅柑何物曰你
女兒之心肝也未幾次貢死秀才又來求聘其妹謝曰
有戒心不許妹悅其貌曰我不畏鬼如其來我將揮刀
殺之爲姊報仇謝迫不得已仍嫁與暮婚後鬼竟寂然
秀才生一子而寡居

人面豆

山東于七之亂人死者多平定後田中黃豆生形如人
面老少男婦好醜不一而耳目口鼻俱全自頸以下皆
有血影土人呼爲人面豆

粉楦

杭州范某娶再婚婦年五十餘齒牙落矣奩具內藁葉有聲啟視則匣裝兩胡桃不知其所用以為偶遺落耳次早老婦臨鏡敷粉兩頰內陷以齒落故粉不能勻呼婢曰取我粉檀來婢以胡桃進婦取含兩頰中撲粉遂勻杭人從此戲呼胡桃為粉檀

口琴

崖州人能含細竹裝絃其上以手拉之上下如彈胡琴狀其聲幽咽號曰口琴

蕪湖朱生

蕪湖監生朱某家富而嗇待奴僕尤苛捐州牧入都路

出在平以一二文之微痛笞其奴奴懷恨夜伺其睡持所用錫湯壺擊其頂門腦裂而死店主告官僧奴于法後十年蕪湖趙孝廉會試誤投此店燈下見赤身披血而立者曰我朱某也欲有所求趙曰汝奴淩遲汝冤已雪汝復何求曰窮極求救曰汝身雖亡汝家大富汝雖為鬼不合苦窮曰我死後方知生前所有銀錢一絲不能帶到陰間奈陰間需用更甚於陽間我客死於此兩手空空為羣鬼所不齒公念故人之誼燒些紙錢與我以便與羣鬼爭雄問何不歸曰凡人某處生某處死天曹部有定簿非有大福力超度者不能來往自如橫死

者陰司設關于神嚴束之故不能還故鄉問紙錢紙也陰司何所用之曰公此問誤矣陽間眞錢亦銅也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亦無所用不過習俗所尚人鬼自趨之耳言畢不見趙哀之爲焚紙錠五千而行

白日鬼

有偷兒戚姓技最工攫取漸多恐跡之者衆因做義冢旁敗屋居焉有數鬼見夢曰若宜祀我會且致富戚于夢中諾之覺以爲妄亡何鬼復見夢曰三日內祀我出三日則若于夜間所偷予能白日取之戚倔强覺而不祭三月後果大病命其妻檢視諸物徵鬼言驗召時曰

亭午消物忽自移動若隱隱有遣之者欲起奪之手足如縛物盡而縛解厥病亦痊乃大悟笑曰我虢閻香梁人今乃為鬼所迷世俗所稱白日鬼其斯之謂歟自此改行為善

饒州府幕友

趙漢襄如浩遊蘇西江監寧都州程牧爰好乾隆三十一年程公委署饒州府篆邀如浩偕往時郡署新遭回祿前太守某被焚身死程公到任修葺尚未告成夜間如浩持燈往廁中遇一人年三十許衣月白衫舉頭望月若有所思惟下體所著桂皺縐糊莫辨見如浩至共

手問訊審其有杭人也自言周姓字濬菴加浩因署內並無是人詰所自來乃欲歐告曰我非人乃鬼也我係前任司錢穀幕友上年饒郡被災太守某侵餘賑糧郡民孤某寧領二十餘人赴部告虛蒙發本省大憲審問明核賑冊不料太守已早揑造印簿升斗出入皆有可憑大憲為其所欺遂將數人問成誣告即行正法此輩怨魂上訴都城隍牒閻羅審訊我係幕友故被株連又值公事甚忙正在設辦饑郡災民冊子候至月餘始得審明太守某冒賑是實又冤殺數人即遣鬼隸捕縛放入火中以故在署暴死我非同謀罪雖獲免而戕襲已

處不能還魂只得藁葬在此因停厝處被孔木匠渡關
終日穢雜坐卧不安先生肯爲我秘葬郊外令思不滅
言訖不見如指次日訃主署後果見黑漆棺一具停在
墻邊諸工作人在傍喧嚷遂告知主人舁至城外擇地
掩埋作文祭之

雷誅不孝

湖南鳳凰廳張二賦性兇惡父死依母而居母年七十
餘視若老婢少不如意輒加呵叱隣里忿極欲鳴之官
母溺愛隱忍反爲調護乾隆庚寅六月七日值其生辰
酣睡不起飲酒食麵家故貧未娶廚中僅母一人司炊

某酒酣索麵母云柴灶火不旺姑少待某怒拍案呵責母急捧一碗戰兢而至因惶遽忘下箸某益怒接碗擲面打母母倒地仰天大哭忽天光晝晦雲氣如墨雷聲隱隱而起某自知于天之怒即扶母起跪地謝罪母亦代爲跪求某伏母後抱持母足不放雷電繞屋不去母起立茲香忽火光如流星飛入中堂將某攝去擊死于街隣里聚觀同聲稱快朱孝廉名錦者適至敬修書院講席聞而趨視見其面目焦黑左太陽一孔如針大作硫黃氣其身蜷縮如倡攤堤起則長放手即縮益骨節已震碎矣釜底有字似篆非篆不能識

桂花相公

江西豐城縣署後有桂花相公祠相公之里居姓氏弗可考相傳爲明時人作幕豐城令有盜案株連數人相公廉其冤欲釋之令不從遂大怒囑桂樹而死後人肖其像爲之立祠稱爲桂花相公相公甚靈異宰斯土者必先行香凡存命案發覺前一日相公必脫帽几上自露其頂始而異之積久如是亦弗之怪

落漈

海水至彭湖漸低近琉球則謂之落漈落者水落下而不回也有閩人過臺灣被風吹落漈中以爲萬無生理

忽聞大震一聲人人跌倒船遂不動徐視之方知抵一荒島岸上砂石盡是赤金有怪鳥見人不飛人饑則捕食之夜聞鬼聲啾啾不一居半年漸通鬼語鬼言我輩皆中國人當年落漈流屍到此不知去中國幾萬里矣久棲于此頗知海性大抵閱二十年落漈一平生人未死者可以望歸今正當漈水將平時君等修補船隻可望生還如其言群鬼哭而送之競取岸上金沙爲贈囑曰幸致聲鄉里好作佛事替我等超度衆咸鬼之情遠家後各出貲建大醮以祝謝焉

鐵公鷄

濟南富翁某性慳吝綽號鐵公鷄言一毛不拔也忽呼媒納妾價欲至廉貌欲至美媒笑而允之未幾攜一女來不索價但取衣食充足而已翁大喜過望女又甚美頗嬖之一日女謂翁曰君年已老需此多錢無用何不散之貧人使感德那翁大怒拒之嗣後且防之慮其花費如是者半年啟其所藏已空矣翁知女所竊拔刀問之女笑曰君以我爲人乎我孤也君家從前有後樓七間是我一家所居君之祖父每月以鷄酒相餉已數十年自君掌家以多貲故罷之轉租取息俾我一家無住宿處懷恨在心故來相報耳言訖不見

夜星子

京師小兒夜啼謂之夜星子有巫能以桑弧桃矢捉之其侍郎家其曾祖留一妾年九十餘舉家呼爲老姨日坐炕上不言不笑健飯無病愛畜一猫相守不離侍郎有幼子尚襁褓夜啼不止乃命捉夜星子巫來治之巫手小弓箭箭幹縛素絲數丈以第四指環之坐至半夜月色上窗隱隱見窗紙有影倏進倏却彷彿一婦人長七八尺手執長矛騎馬而行巫推手低語曰夜星子來矣彎弓射之唧唧有聲棄矛反奔巫破窗引線率衆逐之比至後房其絲竟入門隙衆呼老姨不應乃燒燭入

覓一婢呼曰老姊中箭矣環視之果見小箭釘老姊肩上冲吟流血所畜猫猶在牖下所持弓乃小竹簳也舉家撲殺其猫而絶老姊之飲食未幾死兒不復啼

瘍醫

大興霍篤霍約霍筠皆瘍醫子筠獨秀逸出群不屑屑本業而喜讀書父以其極家教怒而責之賴有鄰翁姚學究者時來勸勉因得肆力于舉子業不數年父死篤篤各行其術頗能自贍獨筠謀生計拙日就窮困時值試期筠步行之通州一老僕相隨因起身晚行二十餘里日已西下苦無宿店忽見林際燈光自遠而近一堰

奔走氣喘老僕遮問曰此處有人家借宿否嫗應曰正有急事去請外科不得代借宿家筠急呼巨我曉外科何不見請嫗問先生如此少年可曾娶妻否曰未也嫗大喜就請同行筠心疑其所問非所答俄至一莊門庭壯麗嫗請少待容先入白老夫人少頃嫗率婢婦數十趨出曰老夫人奉請筠與老僕隨嫗行數十餘間屋始到上房夫人已相待于中堂年約三十餘珠環玉珮光艷奪目與筠行賓主禮問姓字年齒及未婚原委筠以實對夫人之顏色甚怡屏去侍婢謂筠曰身姓符本籍河南寄居于此孀居無子只生一女名宜春年已十七

待字于家忽患瘡疾在私處不便令人醫治嘗與小女商量必訪得醫生貌美年少者乃請療病病愈即以小女相配如先生者正是合式但未知手段何如鈎初念不過欲求一宿及聞此語喜不自勝夫人命喚惡兒傳語親攜鈎手而行歷曲室數重始至閨閣啟簾入見麗人擁錦衾而臥夫人謂女曰郎君乃良醫也兒意可否女睨鈎低語曰娘以爲可便可耳夫人曰先生請看病娘且暫去女羞澁不勝惡兒慢保之乃卸臥向內舉袖障面鈎坐床側款款啟衾則雙臀玉映穀道豁細而霞深惟私處蔽以紅羅瘡大如錢鈎視畢覆衾下床夫人

迎于窓外延至書齋陳設精雅筠麾諸婢出碎扇上所繫紫金錠調以硯水携入見夫人曰此藥忌唫人手須親敷乃可夫人曰但得病愈任郎所爲筠復啟奩摩挲其臂温存敷藥女但微笑不作一語越數日瘡愈夫人置酒囑筠曰郎君之于小女天使來也乃部署新室涓吉合巹新婚彌月筠欲歸家夫人曰此間荒野不足栖遲京師阜城門外有故宅一所郎往居之筠遂同行輛重甚富既至宅皆畫棟雕墻也居數年生子女二人一夕宜春忽泣向筠曰夙緣已盡明日將別矣四十年後當復相見天明携手出門彼此大慟前已駐一犢車望

之甚小夫人與宜奮急兒率女婢十數人乘之車亦不覺險驟息不見宜奮哭聲光恍然在耳也鈞後舉孝廉出爲某縣尹究不知四十年後再見之說果何如耳

產麒麟

燕湖張姓者賣腐爲業其妻孕十四月生一麒麟圓手方足背青腹黃通身翠毛如繡左右臂有鱗甲金光閃閃墜地能走餵飯能食好事者以爲祥瑞方欲報官而是晚死矣距生時只七日

生夜叉

紹興鄭時甚秀才妻衛氏生一夜叉通體藍色口齒向

上環眼縮鼻尖嘴紅髮雞距駱蹄落胎即咬咬傷收生婆手指秀才大懼持刀殺之夜又作格鬬狀長人乃斃血色皆青其母亦驚死

石膏因果

嘉定張某有名醫之號偶下藥用石膏誤殺一人過後自知深以爲悔然亦不便語人雖家中妻子無人知者二年後張亦患病延徐某來脉定一方而去臨煮藥時張自提筆加石膏一兩子弟諫不聽清晨服後取方視之驚曰此石膏一兩誰人加耶其子曰爺親筆所加爺忘之乎張嘆曰吾知之矣汝速備後事可也作偽語曰

石賁石賁雨命一刀庸醫殺人因果難逃過午而卒

劉伯溫後輩

紹興上虞縣署後園有古墓相傳新令到任拜城隍神後必往祭之由來舊矣乾隆間有冉姓者宰其地禮房吏以舊例請冉問從前縣令到任時可有不祭者乎曰惟張某性倔强竟不行此禮今現任湖北布政司冉曰我有志效張公竟不祭一日至廳審事見有古衣冠客乘輿至堂上堂冉竟不知爲鬼叱傳事吏何以不報語未畢其人下車拉冉入書室語曉曉不可辨但聞冉若與人爭辨者亡何氣絕作鬼語曰我姓蘇名拉元末進

士爲上虞縣令死亂葬此劉伯温猶是我後輩也汝大膽不祭或引張方伯故事折之鬼云張某祿位盛時我不能報今其運盡我將死其眼矣冉家人環跪求恩願多備牲牢祭奠眞人蘇醒冉懼遂朝服祭之壽果無恙未幾張方伯竟以事坐誤遂至喪明此事錢少詹辛楣先生爲余言

小那爺

黎簡明公與小那爺交好明奉差他出三年還都行至南小街市見那立市中仲夏衣棉衣戴暖帽明心異之下馬執手各道衷曲畢那曰自與公別後每爲人欺蒙

公所贈驢爲某騎去不還新居樹木被畜牧傷擾家人不理幸公歸替我圖之語畢明公上馬那亦登車去明公歸語其事家人云那死一年矣明公大駭至那家問之殮時衣服與途中所見同問所贈驢其子云在某家據云先人所贈故不敢索公呼某啾之道破其詐乃追驢還其子視其墓果被牧畜踐損爲修葺封樹而還其夕夢那來謝云愧無以報明午屠市中有一病驢公買之必獲大利明公如其言果得驢醫痊後日行五百里

水鬼鐔

武林門外西湖壩人家有老僕日暮取水遠見水面一

酒罈隨流而泛因思探取亦可貯物俄而罈已至前用手取之不意脫人罈口口漸縮小極伊入水急呼人救獲免

鬼市

汪太守僕人李五由潞河赴京畏暑至晚步行計天曉可進城夜半見途中街市甚盛肆中食物正熟麵飯蒸食其氣上騰腥且餒入肆中啖之酬值而出及曉遥望見京城猛憶潞河至京四十里其間不過花園打尖草舍一二家何以昨夕有街市如此盛耶頓覺胸次不快俯而嘔之蠕蠕然在地跳躍諦視之乃蝦蟆也蚯蚓蟮

結甚多心甚惡之然亦無他慮又數歲乃卒

金娥墩

金娥墩在無錫縣城東南六十里故南唐李昪祔墓也娥能工詞翰進忠言昪甚愛之越數年昪發兵晉陵拏娥同行遇吳越王兵不得進娥適死因葬于此乾隆初年居民耕地得磚上篆四字云唐王寶印至今墓間尚多更可異者每當風雨之夕常有女鬼見形且泣且歌曰日侵削兮三尺土山川已改兮衆余侮

翻洗酒罈

廣信府徐姓少年無賴鬬酒毆死隣人畏罪逃去官司

無處查拏家人以爲死矣五年後其叔某偶見江上浮
屍即其姪也取而葬之又五年徐忽歸家家人皆以爲
鬼徐曰我以殺人故逃不料入廬山中遇仙人授我煉
形分身之法業已得道恐家中念我特浮一屍以相安
慰今我尚有未了心事故還家一走徐故未娶其嫂半
信半疑且留住焉一日嫂于酒罈嫂大怒罵之徐曰洗
之何妨嫂曰穢在罈裡如何可洗徐伸手入罈拉其裡
出之如布袋然仰天大笑躡雲而去至今翻底罈尚存
徐家所毆死隣家且起在案上得千金或云徐來作報
所云了心畢者即此之謂

雷誅吉祥

湖州女子徐氏生娛胎素三歲後即好念佛長至十四歲忽被雷誅鄉人譁然謂雷無靈及殞時見有篆文在背識者以爲唐吉祥三字

狐仙親嘴

隱仙菴有狐祟入菴中老僕王某惡而罵之夜臥于床燈下見一女子冉冉來抱之親嘴王不甚拒乃變爲短黑鬍子鬚尖如針王不勝痛大喊狐笑而去次日僕滿嘴生細眼若蝟刺者然

喇嘛

西藏謨勒孤喇嘛王死其徒卜其降生於維西某所乾
隆八年衆喇嘛乃持其舊器訪之至某所有嬰些頭人
子名達機已七歲矣忽指雛雛問母曰雛終將依母乎
其母曰雛終將離母也達機曰兒其雛乎有頃謂其父
母曰西藏有人至此迎小活佛揚欵留之父母以爲妄
不聽達機力言之其父出視果有喇嘛數十輩不待延
請竟造其室達機見之跏趺于地爲咒語良久衆喇嘛
舉所用鉢數珠手書心經一册各以相似者付之令達
機審辨得其舊器服珠持鉢展經大笑衆喇嘛免冠羅
拜達機釋鉢執經起遍摩衆喇嘛頂於是一喇嘛取僧

衣帽進達機自服之羣喇嘛以所攜銅齒數十層中庭擁達機坐其父不知所爲衆舉以白金五百餘緡喇各數十端爲其父壽曰此吾寺主活佛也將迎歸西藏其父以止此獨子不許達機曰毋憂明年某月日父母將生一子承宗祧我乃佛轉世不能留也其父母不得已許之亦合掌拜焉衆喇嘛擁達機于達摩洞佛寺遠近座些千百成羣頂香皈拜佈施無算留三日去之四藏明年其父母果如期生一子

夢中事只疆一生

涇縣胡諱承璞方爲諸生時夜夢至一公府若王侯之

居值其叔父在焉其叔父驚曰此地府也汝何以至承璘詢其叔父有何職任叔父曰為吏酆承璘請查其祿命叔父閱其籍曰一窮諸生耳承璘再三哀懇求為之地其叔父不得已乃以他人祿命與之相易曰此大弊也若被罪在不赦可若何因以其所易錯示之庚子科舉人雍正元年　恩科進士任長垣縣知縣某年月終且謂之曰酬酢試須記用卦名因以手推之一跌而跛承璘主庚子科首題歲塞一飾因用屯蒙剝復等十卦成文果得高魁癸卯　恩科成進士又數年授長垣縣知縣一二不爽無何屆死期究因緣辦交盤且置酒

與親友作別沐浴易衣靜坐而待至黃昏後忽嘔血數升以爲必死矣徐徐平復竟不死復活十餘年至乾隆六年壽終于雲南糧道署家人之事忽靈忽不靈如此

新齊諧卷二十四

隨園戲編

長樂奇冤

福建長樂縣民婦李氏年二十五生一子越六月而夫亡矢志撫孤家只一婢一蒼頭此外雖親族罕相見者黑黨咸欲之子年十五就學外傅一日氏早紡績忽見白衣男子立床前駡而叱之男子趨床後沒氏懼呼婢入房相伴及午子自外歸同母午餐舉頭又見白衣男子在床前駡而呼男子復趨床下沒母語子曰聞白衣者財神也此屋自祖居至今百餘年得母朱入所遺金

平與婢共起床下地板有青石大如方桌上置紅緞銀包一个內白銀五錠母喜欲啟其石而力有未逮乃計曰凡掘藏宜先祀財神兒曷入市買牲禮祭而後迎之兒即持銀袱趨市買豬首既成交乃憶未經攜錢因出銀袱與屠者曰請以五錠為質更以布袋裹豬首歸道經縣署前有捕役尾之問小袋內盛何物曰豬頭役盤詰再三兒怒擲袋于地曰非豬頭豈人頭耶傾囊出果一人頭鮮血滿地兒大恐啼泣役捉到官兒以實自其屠告拘屠者至所言合並以銀袱呈上經官吏輾轉捧上皆紅緞袱及至案前開視則緞袱乃一血染內布

中包人手指五枚令大駭重訊兒兒以實對令親至其家啟石坑內一無頭男子衣履盡白右五指缺焉以頭與指合之相符遍究從來竟不能得其影響因磔屠與兒于獄案懸莫結此乾隆二十八年事

燒包

粵人于七月半多以紙錢封而焚之名曰燒包各以祀其先祖張戚者素無賴而有膽其僕三兒即病月餘至七月十六日忽自床踴起趨而出戚追之出城至大河側三兒即立點首藝語若與人爭狀戚掌其頰三兒云爲盜人拘來聲人挑送包錢戚問差何在以手指曰前

立淺渚間者是也戚果見一人高幘青衣若今之卒皂隸狀手執鞭指揮戚大呼擒之一擊而沒問包在何處三見云在家堂板閣上我因過重不肯擔乃拘我來戚歸啟家堂果有紙灰十包

金銀洞

高峯崖在廣西思恩府城南百里兩峯壁立崖上大書十三字云金七里銀七里金銀祇在七七里字畫遒勁不知何年鐫鑿崖下有土地祠望氣者咸稱其地有金銀氣百十年間工人多方搜求一無所得星士某至土地祠內徘徊數日攜神像去土人追及詢知像乃範金

所爲然亦不知七七日爲何該屋中安窖數十丈上有銀洞洞中白銀纍纍大者重數十斤大架木而登拾之即百計不能出或向外擲之若地即火或牽大八腳銀繩大身向外滚之大即狂吠比出而身亦無銀也

猫怪

靖江張氏住城之南偏屋角有溝久弗疏濶淫雨不止水滿于堂張以竹竿通之八丈許竿不可出數人曳之不動疑爲泥所滯天晴復舉之竿脫然出黑氣如蛇隨竿而上頃刻天地晦冥有綠眼人乘黑戲上逕每交合其陰如刺痛不可忍張廣求符術道士某登壇治之黑

氣白壇而上如有物砥之者所砥處舌如刀割皮肉盡爛道士狂奔去道士素受法于天師不得已買舟渡江張使人隨之將求救于天師至江心見天上黑雲湧起道士喜拜賀曰此妖已爲雷誅矣張歸家視之屋角震死一猫大如驢

夢馬言

乾隆十八年山東高苑宰河南延津縣書晨寢書室夢一馬衝其庭立而人言高射之正中其心馬吼而奔高驚醒適外報某村婦盧羅氏夜被殺以杖探其陰并殺二孩高往驗屍傷如所報而兇犯無以根究因憶所夢

乃順花點名簽有馬姓者點畢無有問外莊有姓馬者
平曰無當將莊冊翻閱沉思良久見有姓許名忠者忽
心計曰馬屬午馬立而言則言午也正中其心當是許
忠矣呼許曰彼此婦者汝也許稽顙叫冤曰實是也以
刻不從故殺之兩指被婦咬傷故怒而椓其陰并殺其
子但未識公何以知之高笑不答視其手血猶涔涔也
置于法合郡以爲神

蔣靜存

蘇昌蔣君字靜存余同館翰林也詩好李昌谷有驚沙
不定亂黃飛羊燈無燄三更碧之句生時其祖夢墨僧

擔十三經擲其門俄而長孫生故小字僧壽及長名臺昌以避一國諱故特改名又自號僧半癡麟一幅與之遂名麟昌十七歲舉孝廉十九歲入詞林二十五歲給性傲兀不檢過日成誦常曰文章之事吾長寧子才而愛裘叔度他名宿如沈歸愚易與耳卒後三日其遺孤三歲被帳號叫曰阿爺僧衣僧冠坐帳中家人爭來探不見鳴呼靜存始終以僧爲鴻爪之證其爲戒律輪廻似矣然書與之談輒痛訶佛法而深惡和尚何耶

天妃神

乾隆丁巳翰林周鍔奉　命冊立琉球國王行至海中

風起飄至黑套中水色正黑日月晦冥相傳入黑洋從無生還者舟子主人正其悲泣忽見水面紅燈萬點舟人狂喜俯伏于艙呼曰生矣娘娘至矣果有高髻而金鐶者甚美麗指揮羣中隨即風住似有人曳舟而行聲隆隆然俄頃遂出黑洋周歸後奏請建天妃神廟天子嘉其效順之靈遂允所請事見乾隆二十二年邸報

宿遷官署鬼

淮徐道姚公廷棟駐劄宿遷封翁壽期演劇于堂堂旁墻極高見墻外有人頭數千眼睒睒然俱來觀劇初疑

是皂隸輩叱之不去近之無有明旦視之墻外皆溺無
立入處其暮又潘禹九遣奴往廚取酒久而不至迹之
已仆于地口眼皆青泥盤中酒菜之類變作蚯蚓樹葉
潘素不信鬼神乃挺身至奴所行處驗其有無署中二
客詐爲鬼狀私往嚇之潘籠一小燈行未半道兩客見
黑氣一條繞燈而入燈色綠如螢火潘勿覺二客悚然
喫不發聲潘將如廁有大黑手遮其面跟蹌急歸二客
迎之共相駭異手持燈漸重火亦漸滅家奴各持火來
照燈籠內有死野鴨一隻鴨大籠小竟不知從何處竄
入也

康熙壬戌武探花沈崇美爲廣東守備署後花園有井擔水者率以爲常偶一夜有女子呼水擔夫如其言與之乃抬其頭入桶中擔夫疑署中婢與戲置婢輦婢曰無之擔夫引婢至取水處有海棠一枝白鴉成羣入樹下不見羣婢笑曰非鬼也藏神也掘之必得金銀遂令擔夫具畚鍤開土未五六尺得一棺懼而止忽一婢發狂大呼曰請主人請主人沈公偕其妻往視婢呼曰我嘉靖十七年巡按某公之第四妾也遭主婦毒虐縊死埋此公家羣婢犯我我應索其命第十淺地濕棺中

多水主人肯改葬我則掘者不爲無功將免其罰大堂西偏我年前埋金鐲二隻寶珠數顆可掘取爲改葬費亦不累主人金也言畢婢子如常無病矣主人爲啟其棺水浮浮欲流發堂之西偏封鐲宛然爲改葬高處鐲重三兩六錢形如蒜苗

爲兒索債

葛禮部諱祖亮者爲予言其隣程某擁重貲無子晚年生兒性聰慧眉目瑩秀程愛如掌中珍十二歲即多病所覓醫藥不貲稍長不事生業好鬬鷄走狗歷爲之空程忽甚一旦懸祖宗神像將笞之子忽作山東人語曰

俺是某也前生爲爾負債萬金今來索取將盡汝以我爲子也大悞大悞我昨揭帳尙欠八十餘金今亦不能相讓奮衣前取其母髻上珠蹈碎之然後死程卒大窮而嗣絕

鬼魂負棺告主人

姜靜敷寓京師慈忠寺寺旁爲書室室中有空棺俗所稱壽器是也寺隣某爲其父老故置焉姜月夜讀書忽戶闢然大開棺蓋低昂不已姜大駭持燭視之如有人指痕出沒于棺上者纍纍久乃已次早隣人叩門云某翁死來取棺方悟初死之魂夜間先來就棺也蘇州屠

道原年七十卒其子爲買棺于海紅坊壽器店主人云
昨夜有白鬚人坐某一棺上燭之不見問其狀貌酷似
道原店主人素不相識也乃即買其所坐者歸金陵戴
敬咸進士與梅式菴飲于吳朱明孝廟家忽狂顛據梅
手呼曰要朱紅要加漆梅愕然不解已而氣絶方知所
託者藏身物也程原衡家管事李姓者夜醉嘔樓死舉
家未知原衡睡醒覺左耳陰冷異常疑而回顧燈光青
熒有黑人吹氣入耳似有所訴驚起呼家丁四照見樓
下屍方知李魂來告主人求棺殮也

區怪

杭州孫秀才夏夜讀書齋中覺頂額間蠕蠕有物拂之見白鬚萬莖出屋梁匾上有人面大如七石缸楣目宛然視下而笑秀才素有膽以手將其鬚隨拂隨縮但存大面端居匾上秀才加杭于几視之了無一物復就讀書鬚又拖下如初如是數夕大面忽下几案間布長鬚遮秀才眼書不可讀擊以硯響若木魚去又數夕秀才方寢大面來枕旁以鬚搔其體秀才不能睡持枕擲之大面縮地滾鬚颯颯有聲復上匾而沒合家大怒急爲去匾投之火怪遂絕秀才亦登第

徐支手

咸陽徐某家巨富初生一子頗聰慧六歲病痘死旋生三子貌皆相似病亦如之徐年已邁矣至第三子死時撫屍慟甚用刀剖兒腹出其痘復斷其左臂罵曰母再來誘我其痘形如三角菱有口能呼吸懸之樹間風日吹乾每觸油膩口猶能動未期年徐又得子貌如前痘雖不作而左手竟廢至今尚存人呼爲徐支手

魚怪

會稽曹娄山八市得大魚歸剖食之餘半置紗厨內至晚厨中忽有光舉室皆亮迫視則所餘之魚鱗甲通明火光射目曹大駭盛以盤送于河其光散入水中隨波

搖蕩如轉閒成魚而去曹歸家屋中火發東滅西起衣物床帳燒燬都盡而不及棟宇凡三晝夜始息食魚之人竟亦無恙

盜鬼供狀

先君子在湖廣臬司運公維臺署中同事大興人朱揚湖司錢穀忽一日狂呼趨視之面如死灰伏地昏迷飲以薑汁良久曰吾坐此校文案日方正午見地下磚縫有物蠕蠕然頂磚起疑爲鼠以脚踐之磚亦平復稍坐定磚縫如初掀視之有黑毛一團類人頭髮自土中起陰風襲人漸起漸大先露兩眼瞪睛怒視再露口頤牙

腹其黑如漆頸下血淋漓躍然而上舉手抱我足曰女在此乎汝在此乎吾前世山東盜也法當死汝作邑城知縣受我賕七千兩許爲開脫定案時仍擬大辟死不瞑目今汝雖再世而吾仇必報言畢即牽我入地我大呼彼見衆客至捨我走衆視磚迹猶宛然開嗣後其鬼無日不至有人共坐則不至尤畏臬司遲公聞遲公將至便抱頭遠竄公大書几上曰問惡鬼汝作盜應死敢與法吏仇乎汝欲報仇應仇于前生敢仇于今世乎速具供狀來鬼夜黑書其側字迹歪斜曰某不敢仇法吏敢仇贓吏某以盜故殺人多受冥司炮烙數十年面目

已成焦炭每受刑必呼曰某當死有許我不死者在也
郊城縣某老爺受賕七千兩獨不應加罪乎呼六十餘
年初不准理今以苦海漸滿許我弛桎梏報冤所具供
狀是實遲公無如何不能朝夕伴朱命多人守護之居
月餘遲公生日演戲諸客飲酒强朱出觀朱曰吾待死
之人有何心情看戲諸公愛我可多命家人伴我如其
言席散往視朱已縊于床遲公及諸友俱責家人何以
不管僉云燈下吹來黑氣一團奴輩便各睡去或云諸
奴貪看戲亦未必伴朱也

時文鬼

淮安程風衣好道術四方術士咸集其門有蕭道士琬
號韶陽年九十餘能遊神地府雍正三年風衣宴客于
晚甘園蕭在席間醉睡去少頃驚嗟曰呂晚村死久矣
乃有禍大奇人驚問曰吾適遊地府問見夜叉率一老
書生過鐵鎖銀鐺標曰時文鬼呂留良聖學不明誘佛
太過異哉時坐間諸客皆誦時文習四書講義若服呂
者聞之不信且有不平之色未幾會靜事發呂果剖棺
戮尸今蕭猶存嚴冬夜秀才與同寓轉遑廬雅雨署中
親見其醉後伸一手指令有力者以利刃割之了無所
傷

鬼弄八二則

杭州沈濟之訓蒙爲業一夕夢金冠而髯者謂曰汝後園有埋金一窖可往掘之沈曰未知何處曰有草繩作結上穿康熙通寶錢一文此其驗也明早往園視之果有草繩且縛錢焉沈大喜持鋤掘丈餘卒無有竟一怒而得狂易之疾

乾隆甲子馮春山秀才夢神告曰今歲江南鄉試題樂則韶舞馮次日即作此題文熟誦之入闈果是此題以爲必售榜發無名就館廣東夜闌獨步聞二鬼哄唔聲聆之其闈中所作文也一鬼誦之一鬼拊掌曰佳哉解

元之文沈鷟疑以爲是科解元必割截卷面偷其文字
辭館八都以狀具控禮部禮部爲奏聞行查江南解元
薛觀文文雖不佳並非馮稿也獲誣告之罪謫配黑龍
江

漢江寃獄

曹震亭知漢江縣晚衙夜坐見無頭人手提一頭啾啾
有聲語不甚了曹大駭遂病病逾三日死宴家人欲殮胸
前尚溫過夜而蘇曰被隸人引至陰府見戴冠南面者
衣 本朝服色輿外人傳呼漢江縣知縣曹學詩進曹
行陽間屬吏禮向上三揖神賜坐問有人訴公公知否

曰不知神取几上牒詞示曹曹閱之本縣案卷也起立曰此案本屬有寃爲前台所定已經達部我申詳三次請再加審訊爲院司所駁駁牌現存神曰然則公固無罪也傳呼寃鬼某進陰風颯然不見面目手足但見血塊一團叫跳呼號滾風而至神告以曹爲申救之故且曰汝寃終當超雪須另覓仇人鬼伏地不肯去神拱手向曹作送狀手揮隷人云速送速送曹猛然夢醒不覺汗之沾衣也自此辭官歸家長齋奉佛終其身

控鶴監秘記二則

控鶴監秘記唐人張垍所纂京江相公會孫張冠伯家

有抄本數十頁皆載唐宮淫褻事絕不類世所傳武后外傳其畧云太后幸懷義數年懷義驕恣不法馳馬南衙爲宰相蘇良嗣批頰后聞而銜之一日置酒上陽宮從容謂千金公主曰汝知朕左右無人乎爲此紆鬱奈何公主頓首曰臣欲奏天皇久矣天皇不言臣何敢先言今陛下既知小寶之罪臣竊以爲天皇是何等聖明託身人間廣選男妃自應擇公卿舊家子弟姿稟穠粹者置床第間足以游養聖情捐除煩慮何事幸彼市井無賴之徒爲嫪毐曇獻故事被千秋萬世擬秦胡兩后耶后曰微汝言朕亦知之近日宰相批懷義面正欺其

明井小八耳若得公卿子通曉文墨者南衙何敢辱之
言畢嘆公主曰陛下勿嘆陛下知太宗時有鳳閣侍郎
服九成乎其從子昌宗年近弱冠玉貌雪膚眉目如畫
其風采絕類巢刺王如后嘿然俯而未應公主遽前跪
起附耳語曰陛下毋過慮兒兼知昌宗下體矣兒于凝
碧池置莊春花盛時駙馬輒宴賓客畢賜浴浴時兒
于琉璃屏窺之羣臣無有佳于昌宗者昌宗通體雪艷
無微痕半瑕瘦不露骨豐不垂腴其陰頭豐根削末起
時垂不甚長渾脫類鵝卵有筐稜高起五六分鮮紅柔
潤語未畢太后色和謂曰兒試耶公主曰兒非不涎之

也爲后故不敢然終不自信故遣侍兒逼焉回顧侍者曰據實奏天皇毋慚也侍者跪起附耳如公主狀奏曰奴初遇昌宗時似南海鮮荔枝入口光嫩異常稜張如纖三四提後花蕊盡開神魂飛矣昌宗遲速亦不自爲主張婉轉隨奴意事畢後紅玉頹然奴觸之體猶嫖也太后大喜指公主曰兒誠解人朕每聞世俗女子但好壯健不選温柔此村嫗淫耳夫壯健遲久可以藥力爲也海外眞邮膠朕宮中有石許無所用之男陰佳處全在美滿柔和懷義老奴筋勝于肉徒事憨猛當時雖愜過後朕體覺違和御醫沈南璆肉差勝然上下如一頭

角蒙混且皮弛稍稍裹稜非翹起不脫故時覺不淨如卿所云乃全才也公主出卽命侍者召昌宗衣以輕綃霧縠之衣冠以玉清雲仙之中浴蘭芳含雞舌入宮后果大幸薛沈輩不復召矣當是時后春秋高學修養法常令昌宗陰而睡昌宗陰頭豐肥后口爲之勞終弗忍棄后兒齒生昌宗覺苦乃薦易之后口含易之而以下體受昌宗情尤酣艷易之寵亞于昌宗二人易班休沐每歸家后遣人伺之不許與妻交一語上樓去梯其母憐之爲置人壁間方生國忠也太后使昌宗騎木鶴呼爲子晉後身又命修三教珠英居控鶴監與學士崔融

宋之問等酬唱之問尤詆事二張爲持溺器人笑之之問曰卿知是何等溺乎我爲婦人遇二張亦不知何者爲名節況天后也后以龍錦手段賜公主且曰朕聞古時公主多行不端此選駙馬者之罪也自今以後命晝工寫昌宗上下形體爲式如式者方充駙馬之選庶幾公主夫妻和樂亦不虛生帝王家公主及侍兒宮人皆叩頭呼萬歲中宗睿宗倣而行之其時安樂公主雖驕奢與武延秀恩好頗隆無面首之侍皆后力也昌宗妻貌寢后召入宮封一品崇讓夫人常戲曰夫人何修得嫁六郎耶時有一世修貌二世修陰之謠亡何五王起

兵八宮詠二張橫屍未收百姓怨之鱗割肢體爲糜碎
宮人婉兒揣后意于殘骸中收得莖頭半段紅潤如生
手持獻后后泣曰是六郎也契苾兒不能如是選第一
府白玉盒盛之曰朕萬年後以此爲殉
上官婉兒以祖儀得罪沒入掖廷容貌瓌麗兼工詞翰
天后愛之使侍側治筆視后幸昌宗不避婉兒性
黠媚昌宗而遠之后尤喜然昌宗每溷婉兒顧盼不能
無情天后命將作大匠于峽石爲昌宗造園屋舍皆黃
金塗白玉爲階后熟奇香擁眞珠帳幸昌宗昌宗醉眠
陰收后迎爲戲拉莖上皮覆陰頭頭稜高皮格格不

俄而挺然根雖磬健而頭肉肥厚如綿毬成團色若芙蓉捻之類無精管者后嘆曰使人之意也消婉兒心動袖下皆濕不覺手近昌宗后大怒取金刀插其鬢曰汝敢近禁臠罪當死六郎爲哀求始免然額傷有痕故于宮中常戴花鈿也吏部侍郎崔湜以才貌年少私侍婉兒婉兒有外舍極亭臺之勝招與宣淫先通武三思後通湜湜問廬陵王三思何如曰廬陵王稜角混韋皇后笑其食哀家梨不削皮何能知味三思故自佳然亦嫩肉薄耳問兩后選男何法曰陰騭巨以皮觔勝者不選問何故曰人之一身舌無皮故知味踵皮厚故履地久

陰纖膜微蒙天生男子之陰亦去皮留膜取極嫩處與之作合又與稜角使之摩挲幼而蓋含長而茄脫以柔抵柔故有氤氳化醇之樂否則拖皮帶穢進退麻漠如隔一重甲矣天后幸男子畢不許陰頭離宮馮小寶雖壯盛頭銳易離六郎稜肥腦滿如鮮菌靈芝雖宣洩而陰頭猶能填塞滿宮久而不脫故權愛之情有餘不盡六郎侍寢后雖衰仙液猶透重衾也湜曰如昭容言天下優劣豈獨男子然即湜少忝宮階爲女子所悅所遇豈無槃者然下體亦正難言往往有交無搆木木然如瞽人投井不知何往爾時徒憊精神少回味道天下女

子皆然自蒙昭容恩接後方知西子毛嬙所以專寵六宮者必別有勝人處昭容花心穠粹滑一交接覺陰頭觸娥處如醍醐灌頂毛髮皆蘇手按昭容後竅翕然躍便知將宣洩不敢搖身俟穀道躍定後再候意旨故常得昭容歡浸亦蒙昭容滋露之恩深含細吐山澤氣交次日上朝不覺疲憊想世間男子喜與女子好久皆如乞丐食豬脂三斗便道窮奢極慾宜初世人耳昭容笑曰卿言大快然知音甚難大抵男女交接如匙之配鎖各有所宜聞劉妃陰有橫骨非尖勁者不能入宮卿陰頭粟娥若遇之不大苦卿耶天后云肉重則進住稜

高則退佳眞解人語方昵語閒安樂公主擁駙馬武延
秀至頗有所聞公主視駙馬禪手其陰咨曰此何如崔
郎耶昭容曰直似六郎何止崔郎此皆天后選婿之功
不可忘也是夕酣飲觀拔河之戲次日爲中宗生辰至
午始朝賀當是時湜雖通昭容咐三思而心知韋氏必
亡故陰附臨淄王王起兵誅韋后婉兒持燭來迎亦斬
于壍中湜爲同平章事竟不能救侍郎張說使子均收
昭容尸厚葬之兼表請復昭容號編序其文集人莫不
多說而惡湜也

牛乞命

天台縣令鍾公醴泉爲余言其尊人守貴州大定府設局辦鉛日正午忽有牛突入鉛廠數十人鞭之不肯去醴泉往觀牛伏地作叩頭狀因問牽牛者曰此耕牛乎宰牛乎曰宰牛問價若干曰七千鍾曰以牛與我以價與汝何如牽牛者謝領錢去牛蹶然起矣

猪乞命

奉天錦州府之南有天橋廠海泊交易處屠人縛一猪將殺以入市其猪乘間嚙斷繩索奔至海客前屈雙足伏地屠人執繩追至海客詢其市價如數付與以此猪捨于海會寺之龍神廟人呼猪道人則應曰何得無禮

則屈前雙足向人作叩首狀牙長數寸腳爪環裹如螺其大倍于常猪

張世舉

張世舉字遇春杭州府諸生每入試場髮鬚有人持其卷者迫曉則還污被黜積赬殊甚乾隆甲子科入闈加意防範試卷謄眞至晚另貯他所坐號中置心伺察覩一女子竊手探卷急執之厲聲問曰子與汝何讐乞試而污我卷曰今歲君應中解元我亦難違帝命但君當爲我剖雪前言擇地瘞我以釋冤譴我卽君對門錢店女也當日隣人戲謂君與我有私君實無之乃不爲辨

明且風情自命假無為有以資嘲謔既嫁而夫信浮言不與我同處我無以自明氣忿投繯君汚我名我汚君卷逼君七科宜也言畢不見張毛骨俱慄甫出場即訪其家告以故而捐資助葬之且為延僧超薦是科揭曉果中第一名

洗心池

洗心池在茅山乾元觀西石壁上有洗心池三字筆法遒勁隱而不見欲見則以池水沃之雖大旱不涸相傳錢妙眞獨居斯洞宮修煉或誘之乃于此刳腹洗心以相示故名

活死人墓

道人江文谷於洗亦池考培小阜疊石塞牖跌坐于中囑其徒云每日向牖呼我應則已不應則入收遺蛻呼之三年皆應忽一日應曰可厭吾云矣嗣後不應啟石視之尸果僵故稱活死人墓

屋傾有數

鵝湖金公德瑛視學江西考吉安府童生五鼓點名諠燈下見紅衣婦人從考棚趨出再再騰空而去問之僕隸皆有所見公心惡之即以中庸必有妖孽四字命題日正午諸生方握筆忽考棚傾到倒壓三十六人金公

據實奏聞　上憐之俱　欽賜生員

余親家史少司馬抑堂任福建臬使時與糧道王介祉等四人同坐花廳議事閒談上屋角沙沙有聲客欲起避史公不可已而聲漸大有扈呼曰出出者再史亦心動急與四客齊出則花廳倒矣几案皆碎是日省中府縣俱來問安史公笑謂曰設使四大員一時併命則司道之印誥公委署不皆有分乎

汚布十三疋

杭州胡某程九峯中丞之表姪也中丞巡撫湖北胡往求館薦與荆州刺史某署中司書記事半年後胡妻在

家病瘧忽爲鬼所附聲如男子聽之乃其夫也自稱到湖北後蒙中丞公薦往荆州寓主相得不料未二月患病身死有衣箱行李新買沔陽布十三疋現在署中須着人往取我客死飢寒可供木主祭我并廣招名僧超度我家人聞之環泣當即成服立主以死無日月未便報訃亡何妻病痊家故貧欲差人往楚迎喪以無盤費屢屢遷延亡何胡竟歸里舉家駭然以爲鬼也坐定談說方悟前所憑者乃邪鬼借名索食求超度故耳頃之衣箱到門開之果有布十三疋的係胡過沔陽時所買

一 牛鼻山守歲

廣西柳州有牛鬼山形如女陰粵人呼陰爲鬼因號牛鬼山每除夕必男婦十人守之待旦或擲于防范後火戲以竹木梢抵之則是年邑中婦無不淫奔有邑令某惡之命里保將土塊填塞是年其邑婦女小便梗塞不能前後溲致有傷命者廣東沙而上妓船如雲泊大使專司船政有總督某嚴禁之隨即海水溢漫漶不沒者三板地方紳買俱以爲言乃收回禁約以試之果令收而水退至今妓船愈多

鬼拜風

錢塘孫學田開鹽店溫州城中與友錢曦暮往來甚狎

錢有樓三間封鎖頗密相傳有鬼人不敢居孫素有胆與同人賭勝鋪床樓上燒巨燭二枝竟往居焉夜二鼓聞推門聲有艷裝女子再再來見燭光意若畏之欲退再拜每一俯首則陰風從其袖生一燭滅矣孫擲以劍鬼走下樓去孫知將復來所恃惟燭乃以所滅燭重加點明以身擁燭而坐鬼果再至又作拜狀見孫上坐欲却欲前孫以劍擲鬼變惡狀上前格鬬彼此相持不已忽聞樓外鷄鳴遂化黑氣一團滾樓而下溫州人爲之語曰人拜曲躬鬼拜生風但逢孫老比鬼還兇

僵屍夜肥晝瘦

俞蒼石先生云凡僵屍夜出攫人者貌多豐腴與生人無異睜開其棺則枯瘦如人腊炙熬之有啾啾作聲者

黑雲劫

王師征緬甸有昆明縣皂隸張某死三日復蘇言被鬼卒勾赴冥司有大殿朱門如王者居門外坐官吏甚多皆手一簿判記甚忙判畢則煞氣一團覆于簿上有椎腰蹙額自稱勞苦者葉陽壽未盡以不在應死之數故仍放還路間私問鬼卒彼官吏所執何簿曰人簿三獸部五問何爲有簿曰從古人間征戰之事皆天上劫數先定無可挽回一切應死者皆先寫入黑雲劫簿中雖

一騶一馬皆無錯誤終竟獸多人少故其簿有人三獸五之說問應此切者省城中可有某官乎曰第一名即你家總督也其時督滇南者劉公藻丙辰鴻詞翰林後曰刻

金秀才

蘇州金秀才貢生才貌清雅蘇春屋進士愛之招為壻婚有日矣金夜夢紅衣小鬟引至一處房舍精雅最後有圓洞門指曰此月宮也小姐奉候久矣俄而一麗人盛粧出曰秀才與我有夙緣忍舍我別婚他氏乎金曰不敢遂攜手就寢備極綢繆嗣後每夜必夢懽好倍常

而容顏日悴舉家大懼即爲完姻蘇女亦有容色秀才愛之如夢中人嗣後夜間酉戌前與蘇氏亥酉戌後與夢中人交久之竟不知何者爲眞何者爲夢也其父百般禳解終于無效體本清羸斷創逾年成瘵疾而卒與夢中女唱和甚多不能全錄但記其贈金郎一絕云佳偶豈易尋奪郎如奪彩幸虧下手强爭先得爲快

董觀察

董觀察名榕官贛南道時所屬上猶縣某村素被山瀑衝沒田廬公爲相度開河引水入江居民安堵又改佛寺爲濂溪書院規模一新亡何丁太夫人憂哀毀過度

欲以身殉扶襯返里至滕王閣下維舟受唁大吏親來撫慰觀者無不謂董公眞孝子眞好官次早方欲解纜忽家僕等驚覓觀察不得急報守土官沿江打撈俱無踪跡經一晝夜尸竟逆流至豐城縣沙岸上驗視之猶白衣麻帶面目如生乃具殮逆至舟中月餘公舊僕某偶至上饒士人告以感公開河之恩立廟祀公僕欣然走至廟中拜覩神像則儼然公之面目詢立像時日卽公墮水夕也

狐仙開賬

和州張某作客揚州寓興教寺寺中僧舍素有狐仙無

人敗居張性落拓竟往居焉未三日果有一翁自稱吳剛子來見揖而與言風采頗異能知過去未來之事因問可是仙乎曰不敢張故貧士意欲交結之以圖富貴遂設酒食與之飲宴吳亦答謝未半月張力竭矣而吳之酒饌甚豐張遂起貪念終日嫌其設席吳作主人亦無客色如是者月餘吳忽不至時遇霪雨張開箱晒衣則全箱空矣中書一賬並質錢帖數紙某日鵝魚若干某日蔬果若干皆與張之衣服而用之筆筆開除不空設一席不妄消一文

戊蛾燭

上虞人錢姓者爲人傭工夜歸見女路哭問其故曰夫亡無歸家居夏蓋山一時迷路求爲指示錢與諧戲相隨至一室中成夫婦之好如是者數月主人見其貌日憔悴再三問錢錢言其故主人曰此鬼也再與交時須取渠一物以爲駐錢如其言作與懽笑而暗剪女髮一束女大驚走去錢細視所居之地全無房屋其與此女淫處精流蟹洞中皆血也髮如煙而軟黑若牛皮刀斫火燒不壞自此不敢出門匿主人家未幾鬼人主人家附其婢身作閒日還我錢郎不還我者即將錢郎交與汝家我暫去明年來挺且云俟今秋汝壽盡時當來降

禍至期竟不驗錢姓今猶存此事台州張秀擢爲余言

仁浦海怪

乾隆壬辰八月廿三日黎明大風雨平湖仁浦之海濱有物突起自東南往西北所過拔木以萬計民居屋上瓦多破碎中間有類足跡大如圓桌子者竟不知是何物有某家廳房移過尺許仍不倒壞

天開眼

平湖張敬坡一日偶在庭中天無片雲忽聞剝然有聲天開一縫中闊兩頭小其狀若舟睛光閃鑠圓若車軸照耀滿庭良久方閉識者以爲此卽天開眼云

泥像自行

平湖張氏世居兼葭園其始遷祖名迪字靜菴明洪武間人歿時其家泥塑靜菴夫婦二像高七八寸供家廟中所居屋歸屬長房歷四百餘年長房子孫貧屋傾圮僅存數間而其像猶在張氏故有宗祠距靜菴故居三里許一日黎明有鄉人操舟者見兩老人求雇渡船遂誠以行問何往云將之張家祠堂既登岸疾行如飛舟人望之見形軀漸小抵祠前守祠僧聞扣門聲起視之寂無所見惟見兩泥像在門樞下一時驚以為異其裔孫張丹九方重修祠宇因加綵繪別設一厨供之

棺尸二則

平湖南門外某鄉掘出三穴二穴已空中一穴棺木依然磚書趙處士之墓尸年四十許貌如生穿雲履盤青紬袍紬如一錢厚不壞掘者馬某覆出其尸而焚之火不能旺乃投諸水是夜鬼大哭一村皆驚好事者爲扛起殘尸血縷縷如注乃仍納棺中加土塋之是夕遂安馬姓至今無恙爲典史皂役

平湖小西溪之西蔣姓田家也冬至前一日日方西燒父尸方開棺尸走出追之蔣擊以鋤尸倒地乃焚之晚

歸聞其父罵曰汝燒我屍若何不孝至此其人頭腫如
匏及午而死張熙河所自擊也

美人魚人面猪

崇明打起美人魚貌一女子也身與海船同大舵工問
云失路耶點其頭乃放之洋洋而去雲栖放生處有人
面猪平湖張九丹先生見之猪羣與人見以頭低下拉
之才見

花魄

婺源士人謝某讀書張公山早起聞樹林鳥聲啁啾有
似鸚哥因近視之乃一美女長五寸許赤身無毛通體

梁曰如玉眉目間有愁苦之狀遂攜以歸女無懼色乃畜籠中以飯喂之向人絮語了不可辨旬數日為太陽所照竟成枯腊而死洪孝廉宇麟聞之曰此名花鬼凡樹經三次人縊死者其冤苦之氣結成此物沃以水猶可活也試之果然里人聚觀者如雲而至謝恐招搖乃仍送之樹上須臾間一大怪鳥銜之飛去